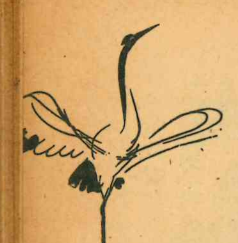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584

名著預告



奇情俠義
哀艷故事

禍水雙侶

高庸・著



紅顏禍水，自故皆然，可是這雙「禍水」却是武林中各門派爭奪的一雙活寶，無論他們走到何處，都會惹起一番慘烈血案，原因是一方不惜以生命保護那雙「禍水」，另一方面則要追殺這雙「禍水」，因此就引起了武林中一場浩刦……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迷宮殺機（兩期完鐵拐俠盜故事）◀下▶
奇人奇案　怪畫怪事
五顏六色　乱七八糟……………………馬　雲　3

劍士雄風（三期完俠情小說）◀下▶
英雄何價　無語問蒼天……………………盧　令　37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俠義金粉（三期完俠義奇情小說）◀上▶
酒而不俠　金不嫌多……………………倪　匡　79

倩女情仇（中原第一劍故事之三）
雪嶺餘生　獲傳曠世學
古堡驚魂　怒殺蓋代嬌……………………宇文瑤璣　101

長篇新派俠義緊張連載故事

過關刀
疏星冷月人失色……………………秦　紅　28

鏢旗
畫掛紅布夜挑燈……………………臥龍生　61

香車劫
谷下谷中　雙瘦險喪生……………………曹若冰　67

千人塚
絕處獲生逢故劍……………………高　皐　93

江湖浪子
天母潭畔悲喜劇……………………單于紅　113

七星堡
英雄常遭盛名累……………………慕容美　123

紫鏢囊
安排香餌清奸宄
輕身犯險陷重圍……………………東方英　137

劍底揚塵
生死追逐戰
情天一線牽……………………雲中岳　147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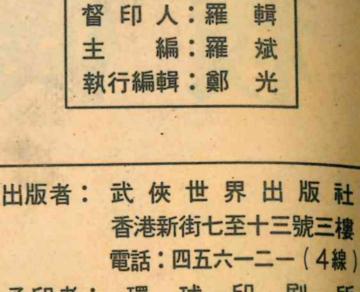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特別推薦最新出版的依達創作小說！







包括長篇・中篇和短篇・情節纏綿・行文清新・感情濃郁………

長篇創作

青草地上　一個紅極一時的男明星自殺逝世，遺下的祇有一篇日記，他將日記送給一個最痛恨他的朋友，於是……一顆明星的昇起，一顆明星的殞落，秘密全暴露出來了……

中篇創作

沙灘對岸　這個島上，住着一個瞎了眼睛的青年，他孤獨而怪僻的性格，沒有人能接近他。一天，島上來了一個少女，她用她的聲音，她的愛，去治療這青年破碎的心，但是後來他無意中發現，她就是很久以前摧毁他前途的情人……

花的兒女　如果花代表愛，他和她的生命就是花。她要他知道，花是有生命的，花是有愛的，她要他知道，他們是花的兒女。這是一篇全新的創作小說，青年的情愛與憤怒被描繪得絲絲入扣，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短篇創作

父親的情人　是一個富有的少男，擁有各式各類的女朋友，但是當他戀愛時，對象竟然是父親的情人，悲劇也由此產生……

明天・明天　母親告訴孩子：「不論多少不幸降臨在我們身上，但是明天，是另一天……」看幾個孩子如何去拯救一個不幸的家庭？「明天，明天」是一篇純人情味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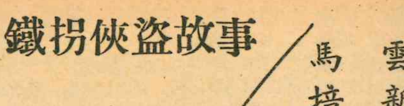
全書三五七頁　　定價四元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馬雲·文
培新·圖

迷宮殺機（下）



前文提要： 上同書至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被一班來歷不明的持槍大漢捉去，後來，呂偉良雖然憑鐵枴杖中的迷魂氣體脫身，結果仍在千鈞一髮之際，被人擊暈，在另一方面，當晚有兩名小偷潛入「迷宮」畫室之內，千方百計，盜得香氏遺作一幅，往古董店兜售，店主温伯認得此乃香氏遺作中最有價值之一幅油畫，答應以高價購下。

奇人奇案　怪畫怪事

温伯的確在房內打電話，胡老頭和麥七在房門外清楚聽到他撥動號碼盤的聲音。

胡老頭沉着聲說道：「這老傢伙果然想出賣我們。」

麥七道：「讓我衝入去把他宰了。」

「不！別太衝動，聽他怎麼說吧！」胡老頭說着，把耳朵附近門緣去。

可是，仍然聽不到温伯在說什麼。

麥七不耐煩地說：「我看，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否則警察來了就走不成啦。」

胡老頭也知道警方的無綫電台與每一輛巡邏中的警車，經常保持連絡，如果温伯眞的報警，那麼在附近巡邏中的警車，不消一分鐘就趕抵現場。因此，胡老頭終於也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回頭我們再來找這老頭兒算賬！」

於是這兩個胆小的小偷，果然靜悄悄地離開了温伯的古董店。

等到温伯自房間裏出來時，已經不見了胡老頭和麥七，心裏不禁大感驚奇。原來他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並非打電話報警，只是現金不足，要一位朋友立即替他帶來不足之數。因爲他明知胡老頭作賊心虛，如果開支票叫他去銀行兌現，只怕他不會答應。

温伯正在感到莫名其妙之際，古董店內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正是畢山。

他們是認識的。畢山的神色有點緊張，他把温伯拉進辦公室裏，說道：「我有事要拜託你。」

「什麼事？」温伯問道。

「是關於香奇才的畫。」

「聽說你一夜之間，已成爲百萬富翁，就全憑香氏那些畫。」

「不！我已經說過，那是撥給香老太的，大家都知道，她太可憐了。」

「當然，一個沒有了依靠的老婦，她的處境也想像得到。」温伯覺得面對着的，是個心地善良的畫家經理人。

「我知道閣下是個識貨的人，是最懂得欣賞藝術的。」

「你過獎了。」温伯又問：「然則，你要我替你做些什麼事？」

「我手上還有好幾幅香氏的作品。我認爲這是最高水準的，想一次過讓給你。」

「我那裏有這許多現金？不過，你可以放在敝店寄賣。」

「不！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想離開本市，到別處去，所以，我寧願便宜一些，也要現金。當然，一兩天的現金支票，也不成問題，但是要你保證兌現。我知道，你認識不少懂得藝術的朋友，門路最多。」

「你手上還有多少香奇才的畫。」

「爲數不多，大約十幅。你也知道，香奇才已經死了，除了公開拍賣的十幅之外，這十幅是絕無僅有的。」

「未必吧！剛才就有人拿了一幅前來兜售，我覺得無論着色和意境，全是令人興奮的。」

畢山心裏一凛，問道：「是不是公開拍賣的十幅之中，其中一幅？」

「不！是很小的一幅抽象油畫，我相信它是香氏遺作中，水準最高的一幅。」

「你是說：題名爲『麗莎』的一幅？」

「不！不妨靜靜告訴你，是『迷宮』的保險箱中珍藏着的傑作。」

畢山更加感到迷惑了，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警方和我已經先後搜過『迷宮』，那裏還有什麼畫？」

「但是，拿畫來向我兜售的人，的確說出是『迷宮』裏的保險箱所珍藏的。」

畢山想了想又問：「那個人現在什麼地方？」

「剛走了。」

「你沒有把那幅畫購下？」

「我正打電話向朋友要現金，你也知道，這麼早，許多銀行還未開門呢。想不到打完電話出來，他們已經離去了。」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他們是小偷之流，是不？要不然，他們又怎麼可以偷進『迷宮』裏去開裏面的保險箱呢？」

温伯說道：「要我告訴你也可以，但你也要答應我，別干涉這件事。因爲我實在想購下那幅抽象油畫，希望那個傢伙回頭會來找我。」

「你放心吧！我有什麼理由來干涉你們的交易呢？」

「你是香奇才生前的經理人啊！」

「但是，香氏的畫，並非我獨有的，例如他生前畫了一些，贈予親友留作紀念，但現在他人已經死了，畫也吃香，於是有些親友想乘機發財，把留下紀念的畫出售，亦非全無可能的事。」

就在這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温伯接聽之下，發覺正是胡老頭打來的。他還未曾開腔說話，胡老頭已經質問他：「你敢出賣我們？」

温伯一頭霧水，反問道：「你是什麼意思？」

「剛才你打電話給誰？」

温伯這才恍然道：「原來你誤會我報警嗎？別作賊心虛，我不過向朋友討些現金。我姓温的，除非不答允，否則，决不會出賣朋友的。你現在來我這裏來吧，切不可將那幅畫賣給別人啊！」

「你眞的沒有設下陷阱？」

「唉！你這人太多疑了。」

「好吧！數分鐘之後，我們就把畫帶來。你的現金也準備好了吧？」

「回頭我的朋友也會將錢送到，你放心吧！」

電話掛斷了之後，畢山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對温伯說道：「如果他是賊世界裏的人，希望你也介紹我們認識。我可以保證，我不會破壞你們之間的交易。甚至可能會給些好處給他們。」

「好吧！但等一會兒當我們交易時，你最好迴避一下，否則，他們可能又怕得要死呢。」

畢山果然避開了。

不久，胡老頭與麥七又捲土重來。温伯把他們請進了辦公室裏來。而温伯的友人亦接踵而至，他是帶來一批現鈔的。

於是，這一宗買賣名畫的交易，便順利完成。

就在胡老頭與麥七挽了一袋鈔票，準備離去之際，畢山突然出現。他們雖然有點詫異，但一經温伯解釋，彼此就明白過來。

「因爲這是一宗奇怪的事，我不能不了解一下。」畢山說道：「這幅畫，眞的是由『迷宮』裏弄來的？」

「是的，如果閣下不加追究，我們可以發誓。」胡老頭與麥七異口同聲說道。

「我不但不加追究，還有事求二位帮忙。」

「什麼事？」

「在你們行家之中，有沒有人在昨晚做過一次大買賣？我家裏的保險箱，有十萬元現金被窃，但二位不可誤會，我並非企圖找回那筆錢，只想知道這是誰的手脚而已。」

胡老頭、麥七，甚至温伯都聽得呆了一陣。要不是看見畢山一派正經還以爲他在開玩笑的。

畢山看見他們不作聲，又說：「如果二位够義

氣的，請代我查一查這件事。因爲這個人太奇怪了，只要了十萬元的鈔票，至於所有的支票和名畫，他却沒有興趣。我眞想知道他到底是誰。假如二人肯代查，那麼，在下自可代二位保密一切，甚至你們偷入『迷宮』的事，我也不加追究。」

胡老頭說道：「如果是行家做的，一定可以查出，下午我給你回覆。」

「那眞麻煩你了，請你查到之後，打個電話給温伯。」畢山說道：「到時我會向他查詢的。謝謝你。」

胡老頭和麥七終於離去了。

温伯這時才向畢山問道：「怎麼，你也遭人光顧了？」

「是的，有人偷進我的密室，所以我覺得不安全，才急於把這批畫出售。」畢山又說：「爲了避免外面過份注目，請你不要把這一切對別人提及，包括出售香氏遺作的事在內。」

「好吧，假如你眞的肯廉讓，我也不妨考慮一下，因爲目前香奇才的畫，還很吃香。但是，我一定要先看一看那些畫。」

「當然，你幾時有空，請到舍下來吧。這件事，我以爲越快越好。」

「那麼，下午我給你電話連絡，要是胡老頭有消息給你的話，我順便帶給你吧！」

畢山離開温氏古董店之後，又去拜訪了好幾個人——這些人都是買賣字畫甚有興趣的，包括有藝術品的經紀，以及收藏家等等。

畢山本來想將手上存有的一批香奇才作品，利用時機逐步推出。但是，自從呂偉良進入過他的密室之後，畢山有一種直覺，覺得他遲早會一無所有，倒不如早點將全部香氏作品推出，待有了一大筆錢之後，立卽離開這兒，到外國去。

因此，畢山開始用同一種手法——就像對温伯所講的一樣，說他手上還有十幅八幅香奇才的遺作，希望以秘密交易方式，低價出售。但要一次過批發，須要現金交易。

畢山奔走了好幾個地方，終於又回到「迷宮」裏去，但是，「迷宮」仍然是門外加上了一把大鎖，屋內空空如也。他用鎖匙開門，走了進去。

他在室內室外巡視了一遍，發覺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這才離去。

就在「迷宮」門口，他又遇見了那個隣人苗木。苗木就是看見有人把屍體背走了的人。他認得畢山是經常到「迷宮」裏來的人，於是跟他招呼。

「畢先生，你眞大胆，怎麼一個人進去？」苗木大驚小怪地說。

「怕什麼？」畢山故意問：「難道你又看見有什麼怪事麼？」

「唉！別提了，上次就是爲了證明確有人毀屍滅跡，我幾乎給老闆開除啦。你也知道，我不過是個日傭階級，但警方却天天把我叫去問話，連老婆也怪我不該多事。所以，這次我學乖了，就是看見什麼怪事，我也佯作不見，還敢出聲麼？」

「我又不是警方，你怕什麼？你告訴我，我不會轉別告人的。到底怎麼一回事？」

苗木四周打量了一遍，這才鬼鬼祟祟的說：「這裏自從鬧出了命案之後，經常在三更半夜裏，鬼影幢幢。」

「你不是嚇人吧？世間那有鬼魂這事？」

「你信不信也好，事實是這樣，每晚午夜過後，我就發覺有點不對。」

「是不是小偷？」

「小偷又怎麼會晚晚跑到這裏來？而且，裏面相信也沒有什麼好偷的吧？」

畢山心裏有數，問道：「你可是住在對街二樓的？」

「對了，我就住在『迷宮』對面的二樓，所以由窗口可以居高臨下，對『迷宮』的情形，亦可以說是瞭如指掌。」

「你到底看見一些什麼？」

「這兒窗簾雖然落下了，但是，我有時在三更半夜起來，仍看見裂縫中有燈光露了出去。你說，這不是鬼魂是什麼？」

「就是昨晚麼？」畢山心裏以爲可能是他看見了胡老頭和麥七他們。因爲他在温伯那裏，曾聽過他們說，昨晚曾經入過「迷宮」。

可是，苗木却搖搖頭道：「不是昨晚，是前幾晚，有時我會在半夜起來，怪事往往就在深夜裏出來。」

畢山這一次，眞的給他嚇倒了。

他在街頭獃了一陣，終於趕回家中去。他心裏想：鬼魂可能是假的，有人偷入「迷宮」却有可能是眞的。然則，那人是誰？他進入「迷宮」的目的又何在？

畢山覺得一切事情的發展，都似乎令他意料不到。他不敢再想下去。

想到密室中爲數一百幅的香氏名畫，要在短期內推出，恐怕不易。但是，他必須趁住這一個高潮，盡量把香氏的畫推銷，希望獲個理想的價錢。

於是，他又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個姓柯的男子。這男子就是昨天晚上約好他，叫他代找以女人作題材的香氏作品，畢山覺得，他可能會代銷數幅。

但是，那姓柯的男子出去了，聽電話的人叫他

等一會兒再打去。

電話剛放下，又响了起來，那是温伯打來的。他立即就要來看看那批畫！

畢山在電話中大表歡迎。

掛綫後，畢山立即走進密室中去，揀了幾幅香奇才的畫出來。

不一會，温伯果然來了。他首先對畢山道：「胡老頭已經查過了，他說，這宗窃案是行外人幹的。照你說的情形，決不可能是他們下的手脚。」

畢山沉吟道：「是的，我早已想到了，這人好厲害，普通窃賊不會下這種手脚。也算了，談談我們的交易吧。你以爲這裏幾幅如何？」

温伯看過了那幾幅香氏作品，認爲水準甚高，事實上畢山也知道温伯是個識貨之人，決非一般附庸風雅者可比。所以剛才進入密室時，也是盡量把香奇才的幾幅精心作品，揀了出來。因此，温伯也給了他一個頗高的價錢。

温伯再三欣賞過之後，說道：「畫的確不錯，我決定全數跟你要了。但是，我手頭上暫時沒有這許多現金，可否讓我先下一半訂金，明天我備足欵項，前來出貨。」

畢山心裏暗喜，因爲八幅畫換來四十萬元，比起拍賣那十幅畫時，雖然低了許多，但是，他最明白香氏作品炒到這麼高價，除了畫本身的藝術價值之外，主要還是各方面的配合，製造成一種高潮，當這高潮過後，仍然能够維持這麼高價嗎？實在令人懷疑。

如果再讓人家知道畢山擁有的香氏作品是過百幅，而不僅是這八幅的話，相信更加不值錢了。所以，畢山爲了這緣故就不能不進行逐個私自交易。

那一天，畢山就是忙於向各方面推銷香奇才的畫。

×　　×　　×

「鐵枴俠盜」呂偉良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

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是，當他摸摸疼痛的腦袋時，就依稀記起昨夜的事：他曾經利用鐵枴杖中的迷魂氣體，把看守的槍手迷倒。可是，當他逃至走廊時，給人在黑暗中偷襲，向他後腦痛擊一下，他只感到滿天星斗，終於昏倒過去……

以後的事，他完全不知道。

他疲倦地瞪開雙眼，發覺身上的衣服，以及那半截義腿，都給人取去，鐵枴杖更是不知所踪。

是的，被他利用迷魂氣體迷倒的人，正在檢查呂偉良所有的物件，包括衣服鞋襪，以及枴杖，甚至義腿等等，也不放過。

可是，由於阿生這「鬼靈精」早已想到有此一着，把鐵枴杖製造得極之巧妙，加上外壳是一種特製精煉鋼，所以，任由他們用刀用銼，也無法把裏面的機關打開。至於其他物件，却又找不出什麼破綻。

正當各人大感迷惑之際，電話响起來了。

一個槍手接過聽筒問：「你找誰？」

「我找柯先生。」對方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槍手對他說：「他未起床。」

「替我叫醒他，是他約我打來的，十分急切的事。」

「你貴姓？」

「我姓畢。」

「好吧！請你等一等。」槍手於是他把電話上的分機按鈕按了一下，對住講筒說道：「老闆，有個姓畢的打電話給你，說有緊要事，又說是你約好他的。」

分機中傳出聲音：「把外綫接進來吧！」

於是，槍手按下了另一個按鈕，把電話綫接了了過去，這才把聽筒放下。

自稱姓畢的人在電話中說：「柯先生麼？」

「是的，畢先生，早晨。」

「你早，關於閣下要找的一幅名畫，我已經找到了，但價錢很貴。」

「貴倒不成問題，不過，你怎麼知道，我要找那一幅畫呢？我記得，昨夜拜訪閣下時，只託你代我找一些香氏的作品，但要以女人畫的人像爲主，並沒有指定是那一幅啊！」

「柯先生，我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你要找的東西，我最明白。那一幅題名『麗莎』的名畫，在一個人的手中，但他聲明這是冒險得回來的東西，必須高價才肯脫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已經約好他今晚午夜十二點，到『迷宮』裏來。」

「爲什麼約在午夜？」

「難道你希望公開交易不成？」對方笑道：「彼此心裏明白便是，何必追問？」

這姓柯的男子，果然沒有追問下去。

掛了綫之後，他趕到樓下去，這時，那些槍手仍在心有不甘地，檢查一切屬於呂偉良的物件。

姓柯的男子生氣地說：「你們在幹什麼？」

槍手答道：「老闆，我們在檢查那跛子的秘密武器，可是……」

「唏！你們都是吃杜米的，事前沒有好好防備，事後還有什麼好檢查？快些把他們帶走！」

「什麼？把他們放了？」槍手們還以爲聽錯。

「是的，『麗莎』那幅畫，並不在他們那裏，我已經有了下落。不過，你們也得小心，把他們綁上了眼睛，同時警告他們勿思報復，否則，到頭來我們還是隨時可以殺了他們的。」

「我們明白了，老闆。」

「還有，今晚午夜十二點，我們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約會，你叫弟兄們小心點，好好準備一下。」

姓柯的男子吩咐好一切之後，又跑上樓去了。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即將獲釋，但是，這時他已經發覺阿生也被囚在同一房間之內。

阿生有繩子綁住了手脚，眼睛也加上了黑巾包紮。

直至到呂偉良叫出聲來，阿生才知道他師父也被囚禁在這裏。他有着難以形容的心情，問道：「師父，你怎麼樣？」

「還好，只給他們迎頭擊了一下。」呂偉良支持起身體，沿住牆邊走過去。

呂偉良沒有給他們綁上手足，大概人家以爲他沒有了枴杖和義腿，便失去了危險性吧！

就在他準備替阿生解開手脚的繩索時，有人在門外喝了一聲：「不准動手！」

呂偉良望向門外，只見幾名槍手持槍開門入來。其中一名說道：「答覆我一個問題，你們立刻獲得釋放，要是你們活得不耐煩那就隨便你好了。」

呂偉良看見他的鐵枴杖也給他們帶了入來，衣服則被扔到面前來。

那槍手趨前兩步，問道：「跛鬼！告訴我，你用什麼方法將我們迷倒？」

呂偉良看見鐵枴杖並未被人拆毀，知道他們無法將其中秘密揭開，便說道：「我說出來，你們也不會相信的，索性不說也罷！」

「別賣關子，否則我揍你一頓。」那槍手作勢舉起了拳頭。

另一名槍手勸止他，回頭對呂偉良說：「快點說吧，你就快可以獲得釋放了。」

呂偉良道：「好吧！就讓我告訴你們，這是一種邪術，迫不得已我才應用的。」

「邪術？」幾名槍手同時怔了一怔。

呂偉良又扯謊說：「雖然說是邪術，但也有科學根據的。它比催眠術高深得多，原理差不多一樣，主要是借用你們的注意力，令到你們的神經中樞受到控制。」

「他媽的！簡直是胡說八道！」那槍手暴跳起來！

另一名却說：「算了算了，老闆要放他就早點放，別讓老闆知道，我們又挨罵啦！」

「鐵枴俠盜」呂偉良覺得眞是莫名其妙，他們的「老闆」爲什麼又要將他放走？難道又是留下阿生作人質之類的做法？

無論怎樣，他現在也輕鬆得多了。他說：「要是諸位對我的說話有懷疑，請用雙眼瞪住我面部吧！保證不消幾秒鐘，你們又要昏倒。」

幾名槍手半信半疑地，交換着眼色。但是其中一名就說：「算了吧，別節外生枝做正經事去！」

於是有人把呂偉良雙眼綁上了黑巾。呂偉良問道：「你們打算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是奉了老闆之命，把你放走的。只要你們別反抗立即可以恢復自由了。」一名槍手說道。

阿生插嘴道：「你們全是胆小鬼，每一個人都有槍在手，我們又怎敢反抗？我的手却給你們綁得痲痺了。」

槍手們終於替阿生解開手脚的繩子，但却不許他解開雙眼的黑巾。

阿生伸展了一下手脚，但槍手們看不出有反抗的企圖。最後，師徒二人被帶離那間房。

在途中，阿生故意遺下一粒銅鈕——那是外衣上的鈕。但是槍手們固然沒有發覺，就是呂偉良也沒有留意這件事。

他們師徒二人被幾名槍手用車子押走，送到市區一處僻靜的街道上，把他們放下之後，車子便匆匆開走。

師徒二人解開黑巾，那輛車子已踪跡渺然。

呂偉良獃在路旁，嘆氣說道：「這一次，跌得我腰骨也幾乎截斷！」

「是的，我們很少這樣上了人家的當。」阿生說道：「不過，也好，我們可能因此而把所有的結解開了。我被他們解走之前，曾把一粒銅鈕遺下。那是一顆精巧的電子儀器，只要返家把我自製的電子追踪儀搬來，相信總會把他們找着的。」

呂偉良明知阿生是個「鬼靈精」，自然也相信他這番說話，但是，他的心裏却另有想法。他喃喃地說：「他們爲什麼會放我們？」

阿生道：「大概他們已經找到了那一幅『麗莎』了，否則的話，這麼辛辛苦苦把我們抓住，又怎會把我們放走？所以，我們更加要找出他們之所在處。」

呂偉良也覺得阿生言之有理，師徒二人，召來了一輛街車，返抵翠紅路附近，發覺那輛銀灰色的車子仍然停在路邊。

二人返抵家中，已是午間時份。他們第一件事，就是翻閱今天早上派來的早報，發覺畢山並沒有報警，因爲報章上並未刊出他失窃的消息。如果他報警的話，照例會刊在報端的。

師徒二人將一副電子追踪儀搬上汽車，發覺儀器開動之後，磁性針竟指向北面。於是，他們的汽

車也迅速直駛北郊。

這一次，他們把靈犬「多利」也一併帶走。

阿生自行製造的追踪儀果然靈敏度極大，他們就憑這儀器，把那顆銅鈕找回——那是由於銅鈕之內，本來就是一小組的電子小儀器。

可是，令他們啼笑皆非的，就是那顆銅鈕竟被發現棄置於一處草叢間。

銅鈕以一張紙包裹住，紙上有字寫住：——

「呂先生：昨夜之事，乃出於一時誤會，祈勿見怪。倘以爲利用這銅鈕即可找出在下所在，乃屬妄想，且有危險成份。在下既已道歉，亦請閣下收手。否則捲入漩渦，實屬自誤！神秘人啓。」

阿生氣得雙目發瞪，原來他千方百計想出來的辦法又告失敗，那顆銅鈕必然是跌在當眼地方，給人拾得交到那班槍手的「老闆」手中。

這自稱「神秘人」的人，於發覺銅鈕的秘密後，便寫下這張字條，同時把銅鈕帶到遠離現場，故意令他們無法找出曾將他們囚禁的地方。

但是，靈犬「多利」却是一頭有靈性的犬隻，牠在嗅過那張字條之後，便帶領住師徒二人，向住一處小山崗之上走去！

師徒二人往上一看，隨即把「多利」叫住！

原來山崗之上，有一幢別墅式的建築，附近有人放哨！

呂偉良低聲把「多利」喝住，阿生突然用手踭碰了呂偉良一下，二人同時望向那邊，一輛車子正在開動。

阿生沿住一列矮叢林，急竄過去，車子已經開走了。阿生只能記下車牌號碼。

呂偉良沉聲道：「車內似乎有個禿頭的中年男子，很像是這兒的主人。」

「是的，看他坐在汽車後面的派頭，咬住一口雪茄，就知道他是個有錢人的格局。」

「阿生，我們也回到汽車裏去。」

「怎麼？我們不進別墅裏去了？」

「不！我們不輕易騙過這些放哨的，而且，就算入去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爲主腦人可能就是那個禿頭的男子，我們爲什麼要冒險？把汽車開往警局，我要往交通處查一查那車子的主人是誰？」

「是的，我也想到了，這一着可能很有用，因此我把那車子的車牌號碼記下了。」

事實上呂偉良也看見阿生把車牌寫下來。於是師徒二人，帶着「多利」悄然返回汽車上去，同返市區。

呂偉良僞稱交通意外，畧施小計，就從交通組裏查出那汽車的主人是柯天熊，這是一個頗意外的結果，因爲呂偉良早從麗莎那裏知道她的丈夫就是柯天熊。

師徒二人離開交通組辦事處，阿生喜不自勝地說：「想不到這件命案，總算有了眉目。」

「是的，我們立刻就要去找麗莎。」呂偉良沉吟了一會，道：「你以爲那禿頭男子，會不會就是柯天熊？」

「我想不會弄錯的，多利一直以來就是一條受過訓練的狼狗，牠的嗅覺十分靈敏。那間別墅，一定是柯天熊的別墅。」

「如果是他，這件命案便有着落了。他一直對麗莎說，去了外國，怎麼會留在本市？這一點，我們必須查個明白。」

車子開往麗莎的住所附近，呂偉良叫阿生留在車內，他獨自去找麗莎。

麗莎有點意外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以爲有事發生嗎？」呂偉良反問。

麗莎聳聳肩。「我直覺上覺得，這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對不？」

「也許是的，聽說你丈夫回來了。是不？」

「誰說的？他還在外國。」

「去了多久？」

「差不多半年啦。怎麼？你找他？」

「不！我與柯先生並不認識，可是，我對他發生了興趣。」

「你這話，到底包涵了一些什麼？」麗莎側起頭，皺着眉梢。

「柯先生是不是有一間別墅在北郊？」

「是的，但老早賣給別人了。」

「賣給誰？」

「我也不清楚，似乎是他的朋友。是怎麼一回事？」

「你先答了我的問題，其他的，慢慢再說。」

呂偉良又問：「柯先生是個怎麼樣兒的人？」

「四十多五十歲的年紀，中等身裁，樣子很老實。」

「是不是禿頭的？」

「你怎麼知道？」

「我似乎見過他。」

「在什麼地方？」

「在一處山崗的別墅附近，他坐在一輛豪華的大房車裏。」

「車牌號碼——」

呂偉良不待她發問，便接嘴說了下去：「車牌號碼是X七六七號。這是一個十分易記的號碼，可不是麼？」

「是的，這正是他的車子，嘿！想不到他竟瞞

騙着我。到底爲什麼？」

「我正想問你，到底他爲什麼要欺騙自己的妻子？」

「也許他沒有錯，是我先欺騙了他。可是，他到底什麼時候回來了？」

「對了，他到底什麼時候回來？爲什麼他不想人家知道他回來？」呂偉良想了想又問：「他的車子，習慣停放在什麼地方？」

「海灘別墅的車房內。他把山崗別墅讓給了別人之後，便斥資興建海灘別墅。」麗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起來，山崗別墅還是我與香奇才最初邂逅的地方，當時香奇才在附近繪畫寫生，我們愛上了之後，還在那兒幽會過。後來，我丈夫不知怎的，把山崗別墅讓給了朋友，興建了一間靠近僻靜海灣的海灘別墅。不過，由於地處偏僻，海浪聲又嚇人，所以我很少去住。每次，只有他回來之後我們才一起去住幾天。」

「那麼，那汽車爲什麼也要停在那間海灘別墅呢？」

「因爲車子太大，市區沒有車房，反正我又有一輛跑車用，他便把那輛大房車收藏在海灘別墅的車房中。可是，如果你不是說謊，這件事，就有古怪了。」

「我爲什麼要說謊？」

「對了，你沒有可能說謊的，因爲你能說出他的車牌號碼。」

「還能說出了他的樣兒，你一定感到奇怪吧？」呂偉良說：「不過，更奇怪的，是他竟連電話也不打一個給你呢。」

「是的，現在我似乎明白了，香奇才的死，可能與他有關！」麗莎若有所思地睜大了眼睛，「然則，是我間接害死了奇才！」

「如果這種推測不錯的話，我們可能又寃枉了畢山。」

「怎麼？你也曾懷疑到畢山？」

「是的。」

「他有什麼值得你懷疑？」

「例如：香奇才的畫歸他所有，這是合約中的規定，但也可能成爲殺人伏綫之一。然則，他比許多畫評家更有眼光，因爲他早已看到香奇才的畫有價值，所以便與香奇才簽了約。於是，在香氏生前，畢山完全沒有爲他宣傳一下，反而在香氏死後，大事宣傳。我覺得，這也是他的陰謀之一。」

「那麼，到底是我丈夫殺了香奇才呢，還是畢山？」

「我不是偵探，而且目前也沒有足够說他們是兇手，不過，除了你丈夫和畢山之外，還有一個冷年庚，他也有嫌疑。」

「你是說：冷如冰的父親？」

「是的，他恨透了香奇才，他以爲殺了香奇才之後，可以令到他女兒冷如冰死了這條心，豈料現在冷如冰一怒之下，竟脫離了家庭。」

麗莎想了想，又問：「那幅以我作模特兒的『麗莎』，又落在何方？」

呂偉良道：「我看，可能是你丈夫爲了面子關係，派人偷走，然後加以毀滅。可是，這裏面似乎又有矛盾，就是你丈夫如果得到了那幅畫，又何必難爲我？」

「他怎麼難爲你？」

呂偉良道：「不怕對你說，我師徒二人昨晚給人綁架，有一帮人要脅我，要我們把『麗莎』這幅畫交出來。」

「是的，他是個愛體面的人，如果我的畫像萬一給人公開拍賣，他什麼面子也沒有了。但是，我覺得他要毀滅我那幅畫像的原因，還有一個可能性更大，就是，他恐怕警方會憑畫中人的形像，找到我這兒來，到時有關方面勢必發覺我們的關係，而牽涉到我丈夫方面去，假如他是兇手，那麼，破案的機會便大增。所以，他無論如何，也要把『麗莎』這幅畫找到。」

呂偉良覺得麗莎這種分析更加合理。柯天熊這麼急於找到香奇才遺作「麗莎」，主要是怕它落入有關方面手中，對他的面子有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怕牽涉到案情眞相的被揭發。

呂偉良最後要走了，麗莎忽然叫住他：「呂先生，你可以陪我到海灘別墅去一次麼？」

「當然可以。」呂偉良覺得這個主意很好，他實在也想知道柯天熊是否眞的回來了。

麗莎說：「請你在這裏坐着等我一會兒，我要進去換件衣服。」

「那麼，我到門外等你好了。我要把我的徒弟阿生打發走！」

於是，呂偉良回到自己的汽車上，教阿生把車子兜個圈子，回頭再到這兒來監視，必要時進入蒙麗莎的住宅，搜索一下，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不久，蒙麗莎出來了。她頭紮七彩絲巾，一身黑色打扮，戴上了一副黑色太陽眼鏡，令人有一種嬌艷而又神秘的感覺。

呂偉良坐上她那輛鮮紅色的跑車裏，一陣陣幽香，迎風吹來，中人欲醉。他心裏不禁怔怔地想道：「這麼一位的可人兒，也難怪香奇才牡丹花下死了。」

車抵海灘別墅，看門人說柯天熊一直沒有到過那兒已經好久了，他的大房車也一直停在車房裏。

呂偉良跟隨住蒙麗莎，在海灘別墅內內外外作走馬看花的參觀，覺得這幢別墅建築得美麗堂皇，裏面不但有花園和網球場，還有泳池和私人碼頭，唯一缺點就是太荒僻了。

呂偉良和蒙麗莎回到跑車之上，忍不住問她：

「你丈夫花這許多錢在這兒海邊建築這麼大的一間別墅，看來有點糟撻了。」

「是的，像他這麼忙得團團轉的人，包括我在內，也覺得有點糟撻。」蒙麗莎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把跑車開走了。

「現在，我們到底什麼地方去？」呂偉良看出那條路不是返市區的！

「我們要繞到北郊去。」

「你的意思是：到山崗別墅去？」

「是的。難道你不想看看別墅的眞正主人是誰麼？」

呂偉良覺得那是一種冒險，因爲柯天熊如果眞的回來了，他一定不高興別人跟他的美麗的妻子在一起。但是，呂偉良有如騎虎難下，只好硬住頭皮跟她去看看。

車子抵達山崗別墅門外，擋在私家路口的鐵門沒有打開。

一個看門人走過來問：「你們找誰？」

蒙麗莎坐在跑車裏說道：「請問你，這裏的新主人是誰？」

「你是什麼人？」看門人打量着她。

呂偉良趁機向四下裏張望。可是，早些時他和阿生在這別墅附近見到的放哨者，如今却不知躲到那兒去了。他眞担心，在這種僻靜的地方，會有冷槍向他們射來。

蒙麗莎這時又告訴那個看更人：「我是這裏舊主人柯先生的太太。」

「對不起，我們並不認識甚麼柯先生柯太太，我也沒有告訴你這裏主人是誰的必要。」看門人盯了她一眼，「這裏沒有人住的，我的主人去遠遊了，這就是我唯一可以答覆你的。」

說完，看門人就走了入去。

由於看門人態度的冷淡，令到呂偉良覺得更加身處險境。

蒙麗莎道：「看來我們的企圖又失敗了。」

「我開始覺得你做錯了。」呂偉良說：「如果柯天熊偷偷回來了，我和你的處境都十分危險！」

「你怕他？」

「當然，他有許多手下，也有槍械，而我只不過是個殘廢的人。」

「但我就覺得你殘而不廢，你有正義感，這社會正須要更多像你這麼樣的人。」

「你過獎了，幸而柯天熊不在，否則他聽到了，一定揍我。」

蒙麗莎把車子開走。

當車子經過叢林時，呂偉良依稀發覺裏面藏了一些人，他懷疑那就是他和阿生見過的放哨者。他們所以不採行動，大概是其中有些槍手認出了蒙麗莎就是柯天熊妻子之故。

蒙麗莎把跑車開得飛快，就像一支箭那樣在公路上奔馳着。直至車子駛入了市區後，這才慢了下來。

呂偉良道：「看這情形，可能是我太過敏感，你丈夫可能還未返抵本市。」

「不！你說出的形狀，簡直就是他。」蒙麗莎一邊開車一邊說：「別因爲那輛編號X七六七的車子仍在海灘別墅裏，你就發生錯覺，他有錢，可以擁有另外一輛豪華汽車。但車牌仍然可以用回那一個號碼。」

車子駛返蒙麗莎住所門前，呂偉良離遠就看見他的車子停在街口等他，因此，他把蒙麗莎送進去之後，便拄杖跑向街口那邊。

阿生就在車內等他。

「有甚麼發現嗎？」呂偉良問。

阿生指指那邊一輛汽車道：「一直有人在監視，我分不開他們到底是警探還是甚麼人，所以我不敢入去，不過，我打過一個電話入去，有個女傭接聽，據回答，她的男主人未由外地回來，女主人則剛出去了，却沒有說是跟你出去的，我再三追問她也不肯說，由這點看來，她們一定受過麗莎的訓練，所以才不輕易對外人說出女主人的行踪。」

呂偉良瞥了那輛黑色房車一眼，問道：「你甚麼時候發覺那輛車子的？」

「剛把車子繞一個圈回來就看見裏面有人，所以我不把這車子停得太近，以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由於你由蒙麗莎住宅那邊走過來，現在他顯然已經注意着我們這邊呢。」

呂偉良故意叫阿生把車子開走，但是，那輛黑色房車並沒有開過來跟踪他們。看他們的目的，顯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蒙麗莎的住所。

師徒二人返抵家中，立即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個男子打來的，他對呂偉良說道：「如果你再敢多管閒事，你將會被殺！」

可是，呂偉良尙未回答，對方就已將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獃在電話機旁，怔怔地說：「這件事越來越奇怪，爲了爭一幅畫而要殺人。這有甚麼意思呢？」

阿生道：「如果不是情殺，便是那幅畫可能是一幅藏寶地圖之類。」

「如果眞的如你所說，橋段也未免太殘舊了。阿生，看來我們必須到『迷宮』裏看看。也許有些綫索給人忽畧了。」

× × ×

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麗樹道「迷宮」畫室附近，靜得像墳墓一樣，連行人也不多一個。

一輛車子突然停在「迷宮」門前，車上走下好幾個人，他們的行動非常迅速，轉眼間已分佈在「迷宮」附近的黑暗街頭和梯間各處，埋伏起來！

只有兩個黑影，走進了「迷宮」裏去。其中一個禿頭的中年男人，戴上了太陽眼鏡，另一個是槍手。他們入到裏面，發覺燈光昏暗，牆角間，有人影幢幢，彷彿有好幾對烱烱生光的眼睛，在注視着他們。

再看清楚，那些人都有槍在手。

一個男子的聲音，喝令他們把手槍放下，中年男子和他的槍手無可奈何，把手槍自地板上滑了過來。

黑暗中，一個蒙面男子走了出來，拾起二枝手槍之後，一步步的，迫近了他們。

蒙面人沉聲問道：「你可是柯先生？」

中年禿頭的男人答道：「是的，在下正是姓柯，你大概就是畢山先生吧？」

「不！你誤會了，我只是他的代表。你曾經寫下一個電話給他，叫他打電話給你，是不？」

「是的，我叫畢先生代我找一幅畫。」

「蒙麗莎的畫像，是不？」

「對了，找到了沒有？」

「當然找到了才約你出來。不過，你的鈔票，可帶來了沒有？」

「我只帶了支票簿。」

「畢先生要現鈔交易。」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的身份，我不會開空頭支票的，你放心吧！」

「我當然知道閣下是誰，你是蒙麗莎的丈夫柯天熊，在社會上有點名氣的富人。」

「對了，所以，你應該相信我。」

蒙面人笑道：「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在乎那幅畫像，又何必帶了槍和保鏢來？你應該只帶鈔票來才對。」

柯天熊也笑了笑，說：「假如我只帶鈔票來，恐怕畫像找不到不特已，還會給你們殺死。」

「未必吧！如果我給那幅麗莎的畫像給你瞧一眼，大概你有興趣付現金了吧？」

「好吧！就讓我先看一看那幅畫。」

「錢呢？」

「現在我們已是手無寸鐵，不會強搶的，你放心好了。如果我看過那幅畫之後，我會叫我的保鏢到汽車裏去，把錢取來。」

「好吧！請你跟我入來。」蒙面人把手一揮，「麗莎的畫像，就在這裏。」

柯天熊走進那間房，果然看見他妻子的一幅畫像掛在牆上。

蒙面人問：「是不是這一幅？」

「是的，那小子畫得太似了，栩栩如生，簡直有如眞人一樣。」柯天熊瞪住那幅畫說。

「你說誰個小子？」

「當然是香奇才那小子。老兄，你不知道我爲什麼會千方百計找回這畫像嗎？」

「不知道。」

「不……我還是不說了。」柯天熊支吾着說，「告訴我，這幅畫畢先生要多少錢才肯出讓？」

蒙面人舉起兩隻手指：「二十萬！」

柯天熊道：「太貴了。」

「那算拉倒了。」蒙面人說，「畢先生說過了，如果拿出去公開拍賣，大約值二十萬，因爲香奇才的畫，十分搶手。」

「可以減一點麼？」

「一口價，你不要，別人也要。」

柯天熊無可奈何，只好叫他的保鏢出去取現鈔出來。

蒙面人這時又問：「現在可以告訴我了，你爲甚麼要收購這幅畫？」

「因爲我是個有地位的人，不能讓我妻子的畫像落入別人的手中。」柯天熊嘆一口氣說，「我這次偷偷由外地回來，亦無非爲了偵查他們之間的私情。」

「那麼，查到了沒有？」

柯天熊輕嘆道：「查到了又有甚麼用？那小子已經死了。」

「假如他未死的話，你又怎麼樣對付他？」

「我會殺他！」柯天熊咬牙切齒地說，「你知道，男人最怕戴上了綠頭巾的。」

這時候，保鏢已經把一個手提箱挽了入來。

柯天熊道：「這裏是多少？」

「剛好二十萬。」保鏢說道，「我數過才帶入來的。」

蒙面人說：「把它放在地下，打開箱蓋！」

保鏢突然把手提箱拋過去，蒙面人想不到有此一着，登時給撞倒地上，忙亂中，他仍發射了一槍。可是，柯天熊和他的保鏢非常有默契，一個衝向門外，一個奪畫，行動快如閃電！

當蒙面人發射第二槍時，他們已經衝出房門之外，順手將門帶上。

柯天熊和他的保鏢匆匆奪門而出，回到汽車上，埋伏在附近的槍手們，也一湧而上，車子隨卽開走。

柯天熊極力讚賞他的保鏢機智，因爲箱子裏並沒有鈔票，只是損失了兩支手槍。但是，令他莫名其妙的，就是大廳一角的幾名持槍大漢，爲甚麼會讓他們輕易離去，而不發一彈？他進去時，分明看見那兒有幾個人站在一角，持着手槍的。

他保鏢這時才告訴他：「那不是眞人，當你叫我出去取鈔票時，我已經發覺了，因爲我曾用手電筒照射過去，發覺那只是一些畫像而已，要不是我視力好，很容易給他嚇倒。所以，我才會想到用空箱騙他。」

「好了，現在把車子開到蒙麗莎住所。」柯天熊吩咐着他的司機。

在「迷宮」畫室的後巷附近，「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擬由後門偸進「迷宮」，突然却聽到了二响槍聲！

二人正驚愕間，突然又看見一條黑影自後面閃了出來。

阿生立刻想衝過去攔截他，但給呂偉良伸手拖住，低聲說道：「他有槍在手。小心！」

轉眼間，那蒙面人已奔出了後巷，攢進了一輛車子，匆匆離去！

呂偉良道：「你開車追踪他們，我進畫室裏去看看。」

阿生應了一聲，竄進了那輛銀灰色的車子，追踪蒙面人的汽車！

呂偉良由後門小心翼翼地，拄杖走進「迷宮」之內，除了發覺牆壁之上有些畫之外，天花板之上也留下了一個彈孔，另一個則在門板之上。

他担心又捲入漩渦，匆匆離去。

在街頭處，呂偉良利用藏在鐵枴杖中的無綫電對講機，與阿生取得連絡。

阿生的聲音傳過來說：「師父，你一定想不到，那人原來是畢山。」

「畢山？」呂偉良怔了怔，「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他停車之後，急急跑進了畢山的住宅中去了。」

「你把車子開到麗樹道東面街口來接我，這裏沒有街車經過！」

「好的，你等着我，我立卽就來。」

當阿生把呂偉良接到畢山住所外面的時候，那兒也靜得像麗樹道一樣，連行人也無法找到一個。

呂偉良和阿生下車登樓，按過了門鈴，很久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道：「何必等他來開門？我們自己進去好了。」

說着，阿生彎腰把門鎖弄開。屋子裏很靜，像是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呂偉良在戒備中摸到了一個燈掣，把燈亮了。客廳裏沒有人，房門虛掩。他揚聲問道：「裏面有人嗎？」

可是，也沒有人答應。

呂偉良遞了一個眼色給阿生，二人隨卽竄至門旁；呂偉良利用鐵枴杖將門推開，他們担心這裏面可能是一個陷阱；可是，房內毫無動靜。

二人亮燈進房，房間裏也沒有人。

呂偉良用一種充滿疑問的目光瞪住阿生，阿生說道：「我明明白白看見那黑影進來的，當時客廳裏還有燈光。難道他在我駕車去接你時，乘機溜了出去？」呂偉良獃在那裏，想了一會兒。終於把衣櫥打開，走進了牆後的密室去。

密室內的畫不見了，保險箱內空空如也。

阿生隨後進來，看見這情形也說：「他果然及時逃脫了。」

呂偉良沒有答他，因爲這時他發覺牆角有堆東西用白布掩蓋住，他走過去用鐵杖撥開白布，立時嚇了一跳，阿生也給眼前的情景嚇得倒退幾步！

蜷曲在地上的，是一具屍體。

呂偉良蹲下細看，發覺那死者竟是畢山！也不禁感到迷惑地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畢山死了？」阿生怔怔地說，「誰把他殺死的？」

「我想，還是先打電話報警吧。」

阿生會意，跑出密室，到客廳外面打電話去了。呂偉良在畢山的屍體上搜索，發覺口袋中有一張紙，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和一個「柯」字。呂偉良不禁又想起了柯天熊來。

那一晚，柯天熊曾經來找過畢山，拜託他代找香奇才筆下的女性畫像，臨走時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彼此約好有消息便以電話連絡。當時他們的對答，呂偉良也在偸聽器中聽到了。

呂偉良出到客廳，看見阿生非常小心的，把電話筒放下；阿生利用手帕輕輕包裹聽筒一端，極力避免接觸握手的部份，這是爲了保存聽筒上留下的指紋。呂偉良覺得，阿生漸漸成熟了。

他回頭對呂偉良說道：「已經打電話到警局去了。」

呂偉良把自屍體上搜出的一個電話號碼，打了一次；對方回答，並無一個姓柯的。呂偉良感到奇怪，後來才發覺，那張紙上面的電話號碼，其中有一兩個阿拉伯字母，給人改過了。

呂偉良並不知道「迷宮」畫室裏，今晚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但是，當他想到柯天熊有衆多的打手，以及他那麼急切的要找麗莎的畫像，便懷疑這可能是他幹的手脚。

他作了一個這樣的假定：柯天熊他們一早到了這裏，也許他們也發現了這密室，於是進行搜索，希望搜到那幅麗莎的畫像。可是，就在搜索中，遇上畢山匆匆返家，在發生糾纏中把畢山殺死。

當然，這只不過是呂偉良的假想，事實上，柯天熊今晚並沒有到這裏。而且，麗莎的畫像他已經得手了。

不久，大隊警方人員開抵現場展開偵查。

夏維探長和助手們也到了。他在細心聽取呂偉良師徒二人的供述。

驗屍在很快就確定畢山已經死了，他是死於利刀之下的。而且，時間不太久，前後不超過一小時，這看來與呂偉良的假定，似乎差不多了。

夏維後來又根據呂偉良的口供，帶人趕到「迷宮」裏去。

「迷宮」之內，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但是，呂偉良所說及的壁畫及彈孔等，則仍然可以淸楚見到。

「這是誰畫上去的？」呂偉良不禁問。

夏維說道：「這些日子以來，我看香奇才的畫也看得多了。這些畫，是香奇才的筆調。但是，香奇才已經死了，如果畢山要冒他的筆調繪畫，亦非不可能的事。」

「他爲什麼要冒香奇才繪畫？」

「那是爲了利之所在。」

「這些繪在牆壁上的畫，以前見過了沒有？」

「這是最近才畫上去的，以前未見過。」夏維探長又說，「最近我們已經十分注意一件事，就是香奇才的畫，大量在市面上出售。」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在學香奇才的畫，是不是？」

「是的。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鈔票也可以印出假的。這世界上的人，只要有利可圖，什麼事也可以做得出來。不過，繪畫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也是無止境的專門藝術。最近我們得到消息，知道香奇才的畫十分吃香之後，有人暗中推出大批香氏作品。但是，據我們點存死者遺物時，香奇才的遺作，只在一百幅左右而已，其他的都給人毀壞了。但目前市面竟出現了二三百幅香氏作品。」

夏維探長說着，又與呂偉良併肩走進了一間房裏去。

房間一角，有一個保險箱，但鎖上了。

夏維說道：「你可否幫個忙，把這個保險箱開了？」

呂偉良笑道：「別開玩笑，這是犯法的事。」

「但是，在警方作證之下，這不算犯法的；我想看看裏面有些什麼。」

「那是你引人犯罪啦！」

呂偉良一笑，隨卽蹲了下來。他以手帕裹手，在兩個號碼盤上動了一動，保險箱卽拉開。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幅丁方一尺的圖畫。

那是一幅以黑白綫條構成的圓形圖案。呂偉良多看一眼，立刻感到有點頭昏目眩，腦部有點兒隱隱作痛。

「怎麼還有一幅畫？」夏維探長說道，「這裏出了事之後，畢山已經根據合約規定，把每一樣東西都搬走了。我記得這保險箱也是空的。」

呂偉良曉得視覺上的刺激，可以令人精神上受到影响而頭痛起來，所以不敢多看一眼那幅畫——其實，嚴格說來，那只是一幅圖案。

夏維探長接過了，只看了幾秒鐘，立刻就支持不住，而把它交給助手保管。

夏維揉着受刺激的雙眼，說道：「這眞是一幅怪畫，會不會又是畢山冒充香奇才的筆法，而繪畫出來的？」

「我才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把這麼一幅圖案，放在這保險箱內？」

「也許他以爲事過情遷之後，沒有人再到『迷宮』裏來了。」

一隊偵探人員奉命開到「迷宮」裏來，展開連串基本偵查。

就當各人在「迷宮」裏忙着的時候，一名探員把一個女子帶進來。

探員對夏維探長說：「這女子在外面鬼鬼祟祟的，我懷疑她另有企圖！」

「有什麼企圖？」女子叫了起來，「我失眠，才在街上散散步而已。」

夏維探長和呂偉良都可以認得出，她並非別人，正是冷如冰。

冷如冰又說：「每晚，當我失眠時，總是到『迷宮』附近散步的。剛才，我看見『迷宮』裏有燈光透出，所以才左張右望。但是，他竟把我抓了進來。」

夏維探長問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怎麼你還到這兒來？」

「我早說過了，我失眠啊！」冷如冰回頭問呂偉良：「呂先生，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

「畢山給人殺死了。」呂偉良說道，「你說過每當失眠之夜，便到『迷宮』附近來散步，這幾晚，你有沒有發覺一些什麼動靜？」

「沒有。坦白說，我多數在日間到這兒來，今晚是例外。」冷如冰說着就要走！

一名探員制止她，但夏維叫他放她走。

回頭夏維派人暗裏跟踪她。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在懷疑冷如冰？」

「是的，她給我帶來了破案的靈感。」夏維探長說，「可以模仿香奇才筆法繪畫的人，就有可能是她，未必是畢山；因此，她也可能是殺死畢山的人。」

「她爲什麼要殺死畢山？」

「難道你不知道嗎？畢山假公濟私，把香奇才的遺作，拍賣之後，完全不理會香老太，冷如冰因此大爲反感。假如想深一層，這可能是一宗連環謀殺案。」

「怎麼樣連環法？」

「首先是：冷如冰可能發覺畢山才是殺死香奇才的兇手。但是，她苦無證據，於是她把畢山殺了。這一類由於報私仇而演變成的連環謀殺案，過去也曾發生過了。所以絕不稀奇。」

「我看，冷如冰未必有這種殺人的胆量吧！」

「女人，有時高深莫測的，她外表雖然斯文，說不定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那麼，這幅令人看見便感到頭痛的怪畫，又怎樣解釋？」

「如果冷如冰眞的懂得模仿香奇才的筆法繪畫，這當然也是她的作品。」夏維說道，「她不是說，她經常在這兒附近出現麼？」

「是的，她也曾對我說過，她是爲了懷念香奇才。」

「那不過是藉口，她可能要利用這間『迷宮』，引誘殺死香奇才的兇手出現。」

呂偉良因爲沒有看見事實，實在也不知道這件事到底是怎樣搞的，所以沒有再跟探長討論下去。不過，那幅有着香奇才簽名的怪畫，的確令人感到迷惑，任誰也不可能凝神注視一分鐘，這是視覺神經受不起刺激的緣故。

在畢山的寓所內，搜不到手槍等兇器，也搜不到那些賣畫得來的錢。

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與阿生離開「迷宮」，趕到麗莎的住所去。

且說柯天熊帶着麗莎的畫像返家，蒙麗莎實在感到有點意外。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麗莎怔怔地問。

「剛抵步才不久。」柯天熊撒謊說，「你別來無恙吧？太太。」

「還好，就是掛念你。」

「謝謝你！」

蒙麗莎不知怎的，突然「哇」的一聲哭，撲倒在她丈夫的懷抱裏。

柯天熊輕吻着她，柔聲說道：「親愛的，我也知道對你不起，整天在外面東奔西跑的，冷落了你。以後，我會盡可能的多點時間留下來陪你，別哭啦！」

豈料如此一來，蒙麗莎更加問心有愧，哭得更加不可收拾。

是的，說起來應該是她不守婦道，對不起丈夫；而不是柯天熊對不起她，但現在柯天熊竟向她抱歉地說對不起她，叫她怎不問心有愧？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吵鬧聲，原來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要進來找蒙麗莎時，給柯天熊的一班手下阻擋住！

柯天熊與蒙麗莎夫婦開門出來，二名大漢正要跟阿生動起手脚來，給柯天熊一聲喝住！

呂偉良拄杖走過來，蒙麗莎給他介紹認識她丈夫。

呂偉良笑道：「我想，不必介紹了吧！柯先生大概早已認出我是誰了。」

柯天熊道：「我們似乎未見過面。」

呂偉良道：「但你的手下們，對我一定不會陌生。起碼我已認得出有幾個在街頭演出過一幕活劇，引我師徒二人上釣。」

柯天熊面色一沉：「你這是什麼意思？」

「柯先生，別裝蒜了，最近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閣下一定心裏明白的。」

蒙麗莎聽呂偉良這麼說，立即想起了香奇才之死，以及最近發生的連串怪事，都可能與柯天熊有關。她開始相信呂偉良的推測不錯；柯天熊不是今天才回來的，他早已悄然返抵這裏了。

柯天熊面色大變，呂偉良和阿生一直留心着他的態度，也注視着他的手下們的一舉一動。

呂偉良又說：「早些時，你在什麼地方？柯先生。」

柯天熊道：「你像個警探。」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警探，你現在已經被[illegible]上手鐐了。」

「好吧！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說個明白。」柯

天熊把手一攤，「請進來，讓我慢慢告訴你。」

呂偉良正拄杖欲行，阿生却說道：「別上他的當！」

柯天熊笑了笑，說道：「如果我要殺你們，恐怕早已動手，怎會到現在？」

呂偉良也說：「是的，他如果要我們死，在山崗別墅就該動手了。」

師徒二人終於進入屋內。蒙麗莎已經沒有剛才那一股熱情，遠遠離開柯天熊。

柯天熊令下人斟茶遞烟，然後把他們摒退。於是客廳裏，就只剩下柯氏夫婦和呂氏師徒，總共是四個人。

柯天熊嘆一口氣說：「呂先生，首先要你原諒我的唐突，我承認我的手下曾向二位動粗。」

阿生道：「我早想到是你，禿頭坐在大房車內的，正是你！」

「是的，我那麼粗魯，亦無非爲了維持我們夫婦間的情感，以及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柯天熊又嘆着氣說，「因爲麗莎的畫像，萬一給人公開拍賣，人家就不難想到她與香奇才的關係。」

蒙麗莎如夢初覺地說：「你的意思是：你已經知道了我和他的關係了？」

「是的，麗莎，你也知道我多愛你，但是，當我發覺我不該時時離開你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柯天熊無限難過地，垂下了頭。

「那麼，奇才是你殺死的。是不？」蒙麗莎瞪住她丈夫問。

柯天熊道：「不！我沒有殺過人！」

「我不相信！」蒙麗莎說，「你因爲憎恨香奇才，所以偷偷潛回本市，把他殺了，這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你騙不了我。」

「親愛的，你要怎麼樣才相信我呢？我說的全是實話。」柯天熊怔怔地望住他的妻子。

呂偉良忍不住揷嘴問：「那麼，誰把我的畫由我家偷走？」

「我不知道。」柯天熊說，「但是，你應該輕易想得到，一定不可能是我，因爲在此之前，我仍在盡一切辦法去找麗莎的畫像。」

呂偉良道：「你一定找到了，所以才把我師徒二人放走，是不？」

「不！只是我在山崗別墅內，接到畢山的電話，他說已經替我找到了麗莎的畫像，約我當晚到『迷宮』去，由於事前我拜託過他，所以我相信了他的說話。那時我才知道，麗莎的畫像，的確不在你們的手上。」柯天熊說，「所以，我便叫我手下把你們放走。我這樣做，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希望你多多原諒。」

蒙麗莎「哼」一聲，吸着嘴問道：「這麼說來，你並未把山崗別墅出讓給別人，爲什麼你要騙我呢？」

「還不是爲了那小子麼？我決心讓你澈澈底底的，把那小子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我對你說，山崗別墅賣給別人了，用意不過是要你以後不要再到那地方法；這點，相信你心裏也明白吧？」

「算你說對了，但是，爲什麼你要瞞住我，偷偷回來了，也不讓我早點知道？」

「我愛你，我不希望失去了你，所以我要悄然回來，設法挽救我們這一段婚姻。」

「單憑這一點理由，你就可能成爲殺人兇手。」蒙麗莎說。

柯天熊痛苦地搖搖頭，說道：「是的，我不否認，我這次所以偷偷回來，又利用山崗別墅設立總部，養了許多槍手，目的就是要澈底對付他；可是，這小子仇人太多了，竟給別人搶先了一步。」

「你的意思是：你並未殺他？」

「是的，我並未殺他！」柯天熊又說，「但是，我却想到誰是兇手。」

「誰？你說！」

「就是畢山。」

「畢山？你怎會懷疑他？」

「香奇才死後，只有畢山一個人獲益最大！」

呂偉良這時又忍不住揷嘴說：「可是，畢山現在也給人殺死了。」

「什麼？畢山也死了？」柯天熊和蒙麗莎差不多同時反問着。

呂偉良道：「是的，他是死在寓所的密室裏。柯先生，剛才你不是說，那幅麗莎的畫像，畢山曾答應跟你在『迷宮』裏交易麼？」

柯天熊道：「是的，不過，他只派了一名代表來到『迷宮』裏，他本人沒有來。」

呂偉良道：「那代表，是不是蒙面的？」

「正是蒙着面的。」柯天熊出奇地問：「你怎麼知道的？」

呂偉良道：「當時我們師徒二人正在『迷宮』後面附近，聽到了二聲槍响之後，便看見一條黑影由『迷宮』裏飛奔而出。迷濛的路燈底下，可以依稀看見那個男子用黑巾蒙住面。」

柯天熊道：「對了，二聲槍响，正是他企圖轟擊我們；但是，我和我的保鏢終於及時逃出了『迷宮』，不久之後，就回到了這裏。」

呂偉良道：「你沒有到過畢山那裏？」

柯天熊道：「沒有。」

「有什麼可以證明？」

「我的保鏢可以做個人證。」

「他是你僱用的，當然帮你。」

柯天熊想了想，終於在几子把一個膠袋拿起，由那裏取出了一幅畫來。說道：「我已經取得了麗莎的畫像，目的已達，為什麼還要去找畢山呢？」

呂偉良和阿生四目交投，發覺在柯天熊手上拿着的，正是麗莎的畫像——他們失去了的那一幅。

柯天熊又把銀包打開，取出一些鈔票來，說道：「聽說這幅畫，是你花了一百元，自『迷宮』裏購來的，我不想你平白損失，賠你二百吧！」

呂偉良道：「為什麼不索性把這幅畫像交還給我呢？」

「不！我這麼辛苦把它找回來，亦無非不想它落入別人的手上。」柯天熊說道，「愛情是自私的，我愛我妻子，自然不想她的畫像落入別人的手上。這點，希望你能够原諒我。」

呂偉良相信柯天熊可能眞的很愛他的妻子，但是，却無法確定他是否到過畢山的住所裏去。因此，他又自口袋裏，掏出一張字條——這正是呂偉良自畢山的屍體上找到的。

呂偉良把字條交給柯天熊：「請你看看，這上面所寫的電話號碼，可是你的？」

「這是我寫給畢山的，你由什麼地方得來的？」柯天熊接過了字條。

「由畢山那兒。」

「有兩個數目字，給人改過了。」

「眞的改過了？」呂偉良說，「怪不得我無法在這個電話號碼中找到你。我相信，畢山生前也無法與你連絡，因為這電話號碼根本不對。」

「但是，他的確打過電話給我。否則，我又怎麼會到『迷宮』裏去？」

「是那個蒙面人的傑作。」呂偉良分析着說，「蒙面人並非畢山的代表，他故意偷偷地把這紙上的電話號碼更改一下，先令畢山無法與你連絡，然後，他又冒充畢山把你約來。」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知道你要找尋這幅畫像，他希望賺到一大筆。」

「那麼，他為什麼又要跑去殺畢山？」

「他大概急於須要一大筆錢，所以，他殺了畢山，把他保險箱中的錢，全都偷去了。」

「然則，這蒙面人到底又是誰？」

「這就是我們要去尋求的答案了。」

柯天熊束着眉梢，沉吟道：「這麼說來，他可能也不會放過我！」

「我正在這樣想。」

話猶未完，電話倏然响了起來。

蒙麗莎搶先接聽，發覺對方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柯天熊先生在家嗎？」

「你等一等！」蒙麗莎把聽筒交給柯天熊。

柯天熊怔了一怔，他不知道對方到底是誰。他覺得除了他的手下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已回來了。

聽筒剛湊近耳畔，就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說：「你可是柯天熊？」

柯天熊道：「正是，你是誰？」

「別理我是誰，總之我要找你。你以為把麗莎的半身畫像奪得，便可以把醜事盡掩麼？哈哈……」那男子一陣狂笑之後，又說：「沒有那麼容易吧！大概閣下還不知道，香奇才生前曾替韋夫人畫了一幅裸體畫像，那眞的是赤條條的啊！」

「你說什麼？」柯天熊氣得直發抖。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可以問問韋夫人。那幅全裸圖，是香奇才遇害之前畫的，本來在畢山的藏寶室內，但現在却在我這裏。」

「你想怎麼樣？」

「也是一口價，五十萬元。」

「你瘋了？」

「一點也不！」那人在電話中說，「麗莎的半身畫像本來值二十萬元，但你却撒賴，一個仙也不給，所以，這幅裸體美女圖，我要你五十萬元，一點也不多。而且，我只限你二十四小時之內，與我交易，否則，我只好交到拍賣行去。」

柯天熊想了想，問道：「你到底是誰？你現在什麼地方？」

「你企圖對付我麼？那簡直是妄想。」那男子「哼」了一聲，「現在你只可以做下面幾件事：第一，證實你太太是否赤條條地給香奇才作畫。第二，準備好現金五十萬元，把這幅香氏的眞正遺作贖回。否則，你可能會名譽掃地，成為新聞人物。哈哈……」

電話就在笑聲中掛了綫。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蒙麗莎，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差不多也可以聽到了對方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

柯天熊呆呆地，獃在電話旁邊！

「又是那個蒙面人？」呂偉良故意問道。

柯天熊木然點點頭。

蒙麗莎驀地「哇」的一聲，抱頭痛哭！柯天熊走過來安慰她說：「親愛的，別難過，過去的事，忘了它吧！只要以後我們好好地生活下去，損失一些金錢，又算得什麼呢？」

「我……我對不起你！你讓我死了吧！」蒙麗莎帶淚狂哭，直衝向露台外面！

阿生搶先一步，攔住了她的去路，道：「別這樣，死了也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是你們無法了解的，還是讓我死了吧！」

蒙麗莎哭哭啼啼，宛似梨花帶雨。

柯天熊走過去，把她緊緊地擁抱着，她也哭得更加凄涼了。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眞的打算付他五十萬元？」

「除此之外，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柯天熊忽然變得毫無主宰地說。

「如果我是你，我就只選擇兩條路：第一，別理睬他。第二，報警！」

「不！不要張揚出去。呂先生，我求求你，這件事如果張揚出去，以後我也不用在這兒立足了。為了我們夫婦間的前途着想，請你帮個忙，不要插手這件事，一切由我自己處理吧！」

「好吧！不理就不理。不過，我不妨告訴你，那幅畫，只完成了一半，我也見過了，那只有半邊面。所以，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去理會他！」

柯天熊說：「我在本市總叫做有點地位，除非以後的日子，我不在本市生活下去，否則，我一定要制止他把我妻子的裸畫公開拍賣！」

蒙麗莎又是一陣叫嚷，掙扎着要生要死。

柯天熊緊緊擁抱住她不放，一邊又安慰着說：「親愛的，這不是你的錯，是我冷落了你。你何必難過？以後，我會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就算去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帶在身邊。」

「鐵拐俠盜」呂偉良覺得留在這裏也沒有意思，終於和阿生走了。

回到麗榭道，「迷宮」裏的警方人員早已撤退了。

呂偉良因為答應夏維探長到警局去錄口供——因為他是發現畢山屍體的第一個人，所以，他和阿生乘車趕到警局中去。

夏維探長事後對他說：「畢山的藏畫，並非給兇手偷去的。」

「但是，我知道他手上存有差不多一百幅香氏的作品。」呂偉良說，「今晚進去密室裏的時候，一幅也不見了。」

夏維掏出一份名單，攤在枱上，說道：「我的手下在他的遺物中，搜到了這份名單，他把那些畫，分別賣給這班人。後來，我派人漏夜根據名單展開調查，證實名單中的人，都曾向畢山買畫，而且，付了現金。」

「這麼說來，那一大筆現金呢？」

「顯然是兇手偷去了。」

「總數大約有多少？」

「差不多一百幅香氏作品，分別賣給十個人，所得欵項，約是五百萬元。他對那些顧客同一手法，都表示這是絕無僅有的香氏作品，結果全都上了他的當。」

呂偉良故意說：「會不會是上了他的當的人，把他殺了？」

夏維探長說道：「不可能的，這名單上的人，都是手上有點錢的收藏家，或者藝術經紀以及古董商人之類，何況，他們目前仍未知道已經上了畢山的當！因此，他們都不可能成為兇手！」

「冷如冰怎麼樣了？」呂偉良又問。

夏維答道：「跟踪她的人說，她直返香老太那兒，看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

「那幅黑白綫條的圖案畫，找專家研究過了嗎？」呂偉良覺得那是十分重要的綫索之一。

「也研究過了，專家也認為那是難得的傑作，屬於登峯造極的視覺藝術。」

「是不是香奇才畫的？」

「是的，連簽名式也是屬於香氏的筆法。」

「這麼說來，香氏的作品，實在不止一幅這麼少。」

「是的，我們早就判斷了這一點，因為專家們經過了詳細的分析，證明那些畫全是香奇才畫的，尤其是右下角的簽名式，別人不易冒簽！」

呂偉良心裏有數，沒有跟探長再談下去，告辭了。

但是，夏維忽然又把他叫住，問道：「你發覺了一些甚麼？」

呂偉良聳聳肩說：「我一無所獲！」

「有甚麼發現的話，千萬別忘記通知我。」

「當然。」呂偉良道，「其實，目前你比我知得更多。而且也更詳細。」

夏維探長苦笑道：「但是，我對破案仍毫無把握。」

五顏六色　亂七八糟

柯天熊一直都在等候那個蒙面人的電話，可是，電話一直沒有响過。

蒙麗莎始終陪伴在他丈夫的身旁；她是眞的感到有點歉疚。因為她丈夫對她太大方了；像柯天熊這種量度，許多男人都沒有。

電話終於在黃昏時候响了起來！

蒙麗莎的心情非常緊張，她看着柯天熊的每一個動作，聽淸楚他說的每一句話。

最後，電話掛斷了。蒙麗莎情急地問：「是不

是那個人?」

「是的,正是他。」柯天熊說:「他約好了我,今晚午夜時份交易。」

「你眞的給他五十萬元?」

「你以爲我的錢賺得那麼容易嗎?五十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那麼,你準備怎樣做?」

「午夜之前,他再有電話給我。到時他會告訴我交易的地點,我也要到那時候才知道怎樣對付他。」柯天熊咬牙切齒地,握着拳頭。「不過,這小子也太可惡了,簡直是跡近勒索,叫我怎下得這口氣?」

蒙麗莎道:「我以爲你不必去理會他,因爲那幅畫,根本就未完成。」

「管他完不完成,我也要去一次!」

柯天熊說完便外出。

午夜之前,電話又响了。

蒙面人在電話中向柯天熊道:「你都準備好了吧?」

柯天熊道:「是的,我都準備好了,你在甚麼地方見我?」

「你立刻到天山木屋區來。別忘記,那五十萬元,少一元我也不收。」

「放心好了,一定足數的。不過,天山木屋區太大了,叫我怎麼樣可以找到你?」

「你必須由南面通道進入,我已經在路上放下了一些標誌,你不要忘記帶手電筒,只要你按照那些標誌的指示,自然可以找到我的所在。」

「你眞麻煩,爲甚麼要找那麼荒僻的地方?」

「你太富有了,一直住在安樂窩裏,怎麼知道人間疾苦?所以,我一定要你到這兒來。」

「你以爲我在做慈善麼?我不過向你購回我妻子的一幅裸體畫。」

「畫一定給你的,只要你有五十萬元現金,同時也不要施詭計,我們的交易,必可順利完成。好了,別夜長夢多啦,現在就請你到天山木屋區來,不要忘記,你必須由南面通道進入。」

「明白了。」柯天熊答了一句,電話立即就被對方掛斷。

蒙麗莎緊張地走過來,捉住她丈夫的手臂說:「你必須小心!」

柯天熊安慰他的妻子說:「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栽在別人手裏的。」

柯天熊說完,便與他的保鏢們離家外出。蒙麗莎在門旁吻別了她的丈夫。然後,她跑到露台外面去,看見柯天熊和他的手下們,分乘坐二輛車子出發。

不知怎的,在這一刹那間,蒙麗莎感到有一種不祥的預兆,她覺得即將離開她的丈夫——不是暫時性的,是永遠的。

在心情煩悶之際,電話又响了起來。

她立即奔跑過去,把聽筒拿起,對方一個男子說:「柯太太嗎?是柯老闆叫我打來的,他不放心你獨個兒留在家裏,叫我開車回來,把你也一併接去,爲了節省時間,請你立即到樓下等我,我的車子一兩分鐘就到你樓下了。」

電話掛了綫,蒙麗莎立即更換衣服,跑到樓下去了。

是的,家裏太靜了,所有的下人們,早已奉了柯天熊之命,提早休息去了。

柯天熊顯然不想下人們知道得太多。因此,家中就靜得令蒙麗莎有點害怕起來。

車子很快就開了過來,是柯天熊手下們常用的小房車,車牌號碼也對了,所以蒙麗莎非常安心地,跑出行人道去,把手揮了一下。

車子停了下來,司機回頭把後面的車門推開,讓蒙麗莎上了車,然後又迅速將車子開走。

蒙麗莎坐上汽車之後,下意識地瞥了那司機一眼,不知怎的,望得鏡中出現的面孔,登時令到她渾身震抖起來!

因爲,那兒出現的竟然是香奇才的面孔!

蒙麗莎極力壓制住自己的情緒,睜開雙眼,用神地再看淸楚!

一點也沒有錯,果然是他,他也從望後鏡中,瞥了瞥蒙麗莎一眼,而且笑了。

蒙麗莎不由自主地嚷叫了起來:「停車!快停車!」

車子隨即停向路旁,蒙麗莎企圖推開車門,可是,車門却下了鍵!

前面兩個人回過頭來,笑道:「柯太太,你好嗎?」

蒙麗莎現在看得更淸楚了,他,果然眞的是香奇才。她抖聲問道:「怎麼會是你?」

「有甚麼出奇呢,我愛你,所以必須回來看看你。」

「你……你原來沒有死。」

「是的,誰說我死啊?」

「是你約了我丈夫出去的?」

「當然,如果不是這樣調虎離山,我又怎麼可以見到我心愛的人呢!」

「一直以來,你去了那兒?」

「我從來沒有離開本市,一直在爲我們的未來幸福設計着。」

「這麼說來,你是奇才了?」

「然則,你還以爲我是誰?」

「爲甚麼你會有這麼一輛相同的車子?」

香奇才笑道:「這牌子的汽車很普通,要買一輛,也不過花一萬八千,要不是僞裝得像樣一點,你又怎麼肯坐上來?」

蒙麗莎又問道:「然則,現在你們要把我怎麼樣?」

「你先看看這些東西再說。」香奇才把一叠文件似的東西,遞了過去。

蒙麗莎接過一看:「原來是護照和飛機票!」

「對了,剛才我不是說,我一直在爲你我的未來幸福設計麼?這些就是我爲你預備好的護照和機票,當我們獲得了足够的金錢之後,我們就會比翼雙飛,一齊離開這兒。」

蒙麗莎又不由自主地,感到有點兒飄飄然。想起他們過去的一段情,她整個兒也有點溶化了。

她,就是一個這樣意志不堅定的女人。

如果說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完人,大概是指每一個人有優點,亦必有其缺點,蒙麗莎美是美極了,就是爲人沒有主腦。

現在,她倒有點埋怨香奇才。她說:「爲甚麼你不早點與我連絡?」

「太早了,我怕你情不自禁,會露出破綻。而且,一直以來,我發覺柯天熊都有派人監視住你,只有今晚,他有把所有的手下,都帶到木屋區去了。所以,我才把你約了出來。」

「你要把我怎麼樣?」

「你先告訴我一件事,柯天熊有沒有誠意買那幅畫?」

「爲甚麼你要問?」

「如果他是沒有誠意,我也省得到那木屋區裏去。」

蒙麗莎深深地倒抽一口氣:「如果他有誠意,又何必帶這許多人同去?」

「你的意思是:他沒有帶錢去,是不?」

蒙麗莎點點頭!

香奇才面色驟變,咬牙切齒地說:「果然是個老奸巨滑!」

但是,他很快又陰森森地笑了起來!

蒙麗莎不知道他到底笑甚麼,她只感到自己有如一葉孤舟在大海飄蕩着。

香奇才忽然又說:「麗莎,你可知道,你丈夫曾計劃把我殺害麼?」

蒙麗莎木然點點頭。

「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要殺我?」

蒙麗莎搖搖頭。

「那不過是爲了你。」

蒙麗莎仍然是一言不發地,瞪住他。

香奇才又問她:「你還愛我嗎?」

不知怎的,蒙麗莎忽然又覺得他的目光中,充滿了魅力——這份神秘的男性魅力,曾冲破了她的理智堤壩,以致情感的浪潮,淹沒了她的貞操!

現在,她又感到飄飄然,毫無主宰的,點了點頭!

於是香奇才又說:「那麼,你必須聽我的話,立即回家去,把所有的首飾現欵,都帶走。你知道,這世界到處都講錢,沒有錢是寸步難行的,明白嗎?」

蒙麗莎還沒有答他,他已經把車子開走。

車子停在柯宅門外。香奇才替她把車門弄開,說道:「我在這裏等你,快一點!」

蒙麗莎終於下了車,跑回家中去。

她一直在想:應該怎麼樣做?過去她已經錯了,但是她的丈夫並沒有怪她,絲毫不加追究,現在又怎麼可以一錯再錯?

終於,她決定返抵家門之後,靜悄悄地打電話報警。

她剛撥動了第一個電話號碼,立即給人按斷了。她回頭一看,香奇才不知道在甚麼時候走進了屋內。

她嚇得張大嘴巴想叫,但很快就給香奇才用手掩住了嘴巴,推入房間裏去。

「你瘋了嗎?」香奇才責備她說:「我爲了你弄成這副樣子,你竟想出賣我?」

蒙麗莎知道無法反抗,忍不住又問:「你眞的和我一齊離開這裏?」

「當然是眞的,護照和機票也弄好了,你還須要一些甚麼證明?」

「好吧!我算是給你再度征服了。」

「我一直在爲你安排一切,想不到你竟三心兩意。早知如此,我眞不該費心機。」

蒙麗莎終於把保險箱打開,把所有的首飾和現鈔,全部帶走。

車子向住天山木屋區駛去,蒙麗莎不禁問道:「怎麼你不是駛往機場?」

香奇才笑了笑道:「難道你忘了你那位好丈夫麼?」

「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要跟他算賬。」

「不!但已經有了我,也有了這許多錢財,爲甚麼你不放過他?」

「想知道理由嗎?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因

為他要殺我。」

「那你更加不應該去會他了。」

「你以為他有辦法可以殺我嗎？」

「他帶了許多人去，也有槍。」

「那是沒有用的，讓你去開開眼界吧！我在那兒木屋區建成了一座新的迷宮。」香奇才又說：「你那位有錢丈夫，大概還不知道，天山木屋區大部份居民已經徙置了，因此，我亦有許多地方可以利用。」

蒙麗莎道：「我眞不明白你這個人，過去你並不是這樣的。」

「是的，過去我並不是這樣。環境往往可以令到一個人改變，而我就是給環境改變過來的。這個世界，弱肉强食，似乎成為無可改變的定律，你不暗算別人，別人就會來暗算你。因此，我也一定要把柯天熊處置，否則的話，我們只怕逃不了多遠，他就會帶了他的槍手趕來了。到時，我們一樣是逃不了。」

「你的意思是：一定要殺死他！」

「是的。」

「不！我不贊成你這樣做。」蒙麗莎叫了起來，「你快停車！」

車子「刷」地一聲，停向路邊。香奇才突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把她綑綁起來。再用布塞住她的口部，推到後面座位去。

蒙麗莎極力掙扎，但是又有甚麼用呢？她到底是個女人，氣力方面遠遠不及香奇才。她要高聲大叫，但是更深夜靜，她叫不了兩聲，就給香奇才把口塞住。

現在，她是眞眞正正的覺悟了。但，已經太遲了。

車子又再開動，香奇才半句話也沒有說。在這一刹那間，蒙麗莎覺得自己的確太蠢，情感也太容易衝動，否則就不會弄到這般田地。

車子是由西開進天山木屋區的，蒙麗莎給香奇才推出車外，走進一間木屋裏去。

屋內有一個人接應他，是一個女人。只見她生得明眸皓齒，珠圓玉潤，眞的是明艷照人。看她的矯捷身手，一切動作都與香奇才非常有默契，蒙麗莎就不禁有如春夢初覺，恍然大悟！

蒙麗莎給推進了另一間木屋，裏面畫滿了壁畫，使人置身其間，有如置身於一個寬闊的大客廳。

這當然又是香奇才的傑作。

其實，在其他許多間可以互通的木屋裏，香奇才也利用了他的天才畫筆，把一間間細小的木屋，佈置成各式各樣的環境，再加上巧妙的燈光佈置，使人在視覺上發生錯覺。

柯天熊與他的五個手下，目前就正被困在這謎一樣的環境裏。

他們是依了香奇才的電話指示，由天山木屋的南面通道入來的。沿途上，香奇才利用木塊，畫上許多指示的符號，放在小路旁邊，柯天熊就有如童子軍露營追踪一樣，依了這一連串的符號，進入一間木屋之內。

由於柯天熊担心裏面有詭計，把他帶來的十名槍手，分成兩組。一組跟隨在他左右，另一組留守屋外。

可是，當柯天熊和他的五名手下剛走進了那間木屋，那度門立即自動閉上了。

六枝手槍一齊拔了出來。

二名槍手設法把門弄開，但是，那度門竟像上了螺絲一樣，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木屋門戶，而是一塊巨大的鋼板。

柯天熊這時候聽到了一個女人在說話。那女人說道：「你們別浪費氣力，也不要浪費時間，請進來吧！」

燈光隨即亮了。

六個人十二隻眼睛，都可以看見這是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客廳，絕不似一間簡陋的木屋。他們熄去了手電筒，有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一樣，四下裏張望。他們都不敢相信在外面看來十分簡陋的木屋，裏面竟然會像宮殿一樣。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柯天熊無法找到那個說話的女人。

六個人，沿住走廊入內，他們這時又聽到了那女人的聲音：「各位請到這裏面參觀！」

一度門突然打開了。

他們步步為營的，走了進去。一幅海棠春睡的裸體畫像，就像在室內一角，畫中人正是柯天熊的妻子蒙麗莎。

柯天熊看見她在畫中那副媚態，便感到醋意盎然！他霍然掏出了一柄尖刀，衝過去把那幅畫劃上了幾刀。

那女人又說道：「柯先生，五十萬元你可帶來了沒有？」

柯天熊握槍在手，四下裏搜索，總是無法找到那女子之所在。

五名槍手分別戒備，有些衝出房門外，有人握槍守在走廊之上。但是，四下裏却找不到一個對方的人。

那女人的聲音，却是虛無飄渺地，來自四方八面，又好像躲在天花板之上。

柯天熊在怒火如焚中，咆哮地叫着：「你在那裏？出來跟我說話吧！」

「柯先生，尊夫人的畫像已經給你破壞了，那五十萬元，你想賴了麼？」那女人又在說話！

柯天熊大叫起來，槍聲連發「砰砰砰……」分向前後左右發射，可是，仍然是毫無反應。有的，只是「嗡嗡」的回聲。

過份的沉寂，令到柯天熊感到有點不妙，他衝出了那間房，跑到走廊上去。他正企圖找尋一處出路之際，又發覺了另一間房的房門打開。

視綫所及，可以看見房內又掛着另外一幅裸體畫像，圖中模特兒正是蒙麗莎，唯一與剛才那幅不同的，就是姿勢更加美妙動人，那回眸一笑的神情，令人看見了就有點飄飄然的感受！

柯天熊狂性大發，連發數槍，把那幅裸體畫像，射穿了幾個孔。

可是，子彈射得越多，他的耳鼓便越聽越難受，因為這間木屋好像密不透風的鐵桶一樣，些微的聲響，也發生了反彈作用。那陣陣「嗡嗡」的回聲，幾乎把耳膜也弄破了。

「柯先生，你還有多少顆子彈？」那女子的聲音又在問他。

柯天熊衝出房外，循聲音找過去。這一次，他覺得聲音並非來自四方八面，而是在這兒對面的一間房中發出的。

果然，一個女人就蹲在對面那間房之內。她的神態悠然自得，柯天熊立即瞄準發射，「砰」然一聲，槍响過後，那女人突然不見了，出現眼前的，竟然是一個圓形的圖案。

柯天熊不知怎的，只對那黑白綫條構成的圓形圖案瞧上了幾眼，便感到頭昏目眩，無法再支持下去。

他立即逃出房外。同時對其他手下說：「大家小心！快找出路，這是一間鬼屋。」

五個槍手也感到有一種窒息的感覺，這兒的空氣，似乎越來越薄弱了。

柯天熊感到更奇怪的，就是外面另外五個槍手，聽到了槍聲之後，為甚麼不採取行動？

一名槍手東奔西跑，又闖進了一間房內，房裏坐了一個女人，槍手這一次沒有開槍，他表現得十分冷靜，喝道：「快舉手！不准動，只要你一動，我就開槍！」

可是，那個女人不但不會動，尋且是不言不笑的！

話也還沒有說完，他已經發覺有點不對。原來這是一幅畫像，並非眞人。

「他媽的！我竟糊塗到做了小丑！」槍手一氣之下，用手推了那畫像一下。

畫像立即旋向後面，轉過來的，又是一幅用黑白綫條構成的圖案，槍手凝視片刻，只覺得天旋地轉，連忙閉上了眼睛！急急退出房外！

柯天熊與其他四名手下，四處竄動，結果又是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用力推動那些壁畫嗎，發覺那全是用鋼板鑲成的，如何可以把它推開？

六個人急得團團轉，渾身大汗。

他們曾經分別在不同的房間，遇上了那種旋轉畫像，都是正面畫上了一個人像，背後畫了圓形黑白圖案的，如果對住這種畫像發射子彈，人像便會被子彈推動，轉到後面，後面的黑白圖案便會反過來。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會忍不住多瞧它兩眼，但只要看多幾眼，就會頭昏目眩，無法再看下去。

每一幅旋轉畫像都用一條軸心連貫，就像地球儀一般的原理，所以每一幅畫像都會旋轉。每一幅圖案畫的圖案，雖然大同小異，但同樣用黑白綫條構成，在視覺上足以令人神經受到影响！

當然！這些全是香奇才的傑作。以其說他是個天才，不如就說他是個鬼才吧！這一帶木屋區，絕大部份的居民已經遷到大厦去居住，但却留下許許多多的空置木屋，等待當局來拆卸。

香奇才就利用這一類眞空木屋，把它連貫成一連串的，可以互相通過的平房。然後又在裏面加上他筆下設計——一幅幅有深度的畫，貼在牆壁之上，使人看見了，會在視覺上認為是一間寬闊而宏偉的大厦。

甚至頭頂天花板上的燈飾，也是由香奇才畫上去的，只是在適當的燈光照射下，令人在視覺上，覺得它像眞的一樣而已。

這種立體設計，充份表現出香奇才是個鬼才畫家。那個女助手是個模特兒，她叫艷桃紅。剛才那一連串的女子聲音，就是由她透過隱藏着的咪高峯發出的。香奇才老早就想到柯天熊等人被困在這間「新迷宮」裏，一定不可以這麼快便逃得出去，所以他在柯宅附近建築物中窺伺，看見柯天熊等人離家外出之後，便打電話把蒙麗莎引誘出來。然後把她帶到這兒來。

現在，柯天熊帶住五個槍手，筋疲力倦地，闖到了一間大房之內。

燈光掩映之下，他看見自己的妻子蒙麗莎，被人綑綁在一條木柱之上，只見她半裸着身體，梨花帶雨似的，一副楚楚可憐相，令到柯天熊不由自主地，飛撲過去！

「轟隆」一聲，柯天熊這才發覺自己撞在一塊鋼板之上。

又是一幅非常迫眞的畫像，那種立體的感覺，

令到柯天熊又一次上了大當！

「柯先生，對不起！」這一次竟是個男子的聲音。他，就是香奇才。

柯天熊覺得這男子的聲音，似乎在電話中聽過了。

香奇才又說：「請到隣室裏來，你的太座就在這裏，但她決不是畫像，是眞人！」

柯天熊身不由主地，帶同手下跑到隣室去。果然，又是一個半裸的女人，被綁在一張木椅子之上，但她決不再是一幅立體畫，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柯天熊衝將過去，同樣，是被撞得鼻子隱隱作痛。

卽使如此，他仍相信那不是一幅畫像，而是一個眞人，因爲她在哭泣，柯天熊也淸淸楚楚地可以聽到。

柯天熊伸手摸摸，原來那是一塊厚厚的玻璃。

香奇才的聲音在格格大笑！

柯天熊一槍在手，兩眼四下裏張望，就是找不到香奇才在那裏。

香奇才的聲音，這時却傳了過來：「柯先生，尊夫人的一幅裸體畫像，竟值三十萬元，被你猜猜，她的眞人又值若干？」

「你這狗養的，有種出來見我！」柯天熊哮咆着。

話猶未完，一個蒙面人出現在玻璃的另一面；柯天熊隨卽舉槍發射，「砰」的一聲，回聲反彈，變成了轟然巨响！

五名槍手伸手掩耳！那些刺耳的聲音仍在反彈着。

可是，那塊玻璃竟然絲毫未有損傷。柯天熊這才明白，原來那是一塊是防彈的不碎玻璃。

蒙面人當然就是香奇才，但是，蒙麗莎口部之間，却給一條帶子橫綁着，使到她無法說出此中眞相。她只有飲泣！

柯天熊像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地說：「你到底想怎麼樣？」

「尊夫人貌美如花，如果我要一百萬，大概你沒有異議吧？」香奇才說道。

「我那裏有這許多錢？」

「你有的，我知得非常淸楚。不過，你恃住有幾個飯桶槍手，竟想在此橫行，那是做夢。」

「你可以減一點麼？」

「別把你太太當作貨品，那是一種天大的侮辱。」香奇才伸手採前，拉着蒙麗莎的衣襟，用力一拉，「嘶」的一聲，蒙麗莎立時打出半個乳房。

柯天熊發狂地叫：「住手！你別動她！」

香奇才一陣格格大笑，說道：「你如果是眞的愛她，這一百萬元，又算得了什麼？如此這般美妙的身段，就是把她當作蠟像，只怕也不止值這個價錢吧！」

「你這魔鬼！我恨不得殺了你！」

「你要殺我？哈哈……我看沒有那麼輕易吧？我算準了，計準了，然後才約你到這兒來的。別說你單憑這幾個人幾支槍，只怕再多一倍二倍，對我來說，也是起不了什麼作用。」

柯天熊氣得發抖，但是，也無可奈何。終於，他的聲音又軟了下來：「你到底是誰？」

「如果我讓你知道我是誰，只怕會把你嚇得一跳。」

「也許，我已經想到了。」

「好吧！那就先聽聽你的。」

「你大概還未死，否則，這許多栩栩如生的畫像，以及一切巧妙設計，又是出自何人的手筆？所以，我想你一定是香奇才。」

「對了，給你猜中了。」香奇才把蒙面的黑巾拉下來，「你不是說，要殺掉我的麼？現在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領了。」

柯天熊笑道：「你不愧是個鬼才，我服了你。但是，請你讓我跟麗莎談幾句好嗎？」

「當然可以。」香奇才非常大方的，也把綁住蒙麗莎口部的帶子解開。

柯天熊忍不住說道：「麗莎，想不到你也會演戲。」

蒙麗莎含淚問道：「你說什麼？」

「香奇才沒有死，你在跟他串同騙我，你以爲我不知道嗎？」

「算了吧，事到如今，你說什麼，我也不想反駁。我是個壞女人，我錯了。說實在話，我也不希望你給錢給這壞蛋……」

豈料那個「蛋」字未出口，「拍」的一記耳光，重重地摑在她的臉頰之上。

香奇才「哼」一聲道：「你這淫婦，有什麼資格做我愛人？柯天熊，別以爲你這妻子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讓你開開眼界吧！」

香奇才說着，把手一攤，一度活門背後，走出一個艷麗絕俗的美人兒來，她，就是艷桃紅。

艷桃紅嫣然一笑，登時把柯天熊和他的五個手下，都看得呆了。

是的，艷桃紅美得有若天仙，她跟蒙麗莎比較一下，蒙麗莎是個成熟少婦中，近乎冶蕩的艷婦；如果把冷如冰比較一下，冷如冰有着少女的純眞；而艷桃紅，就是介乎兩者之間——她既有少婦那一

份騷艷，也有着少女那一份天眞。

柯天熊獃了一陣，看見香奇才那一掌摑得那麼狠，也相信他們不是串謀。於是說道：「把麗莎放了，有事慢慢商量。」

香奇才笑道：「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商量的，給我一百萬元，我立卽放人。」

「可是，我身邊沒有錢。」

「如果你身邊有錢，我只要殺了你，便一切也可以解決了。」

「那麼，你先放了我，我回去帶錢來贖回麗莎吧。」

「不！你這老奸巨滑，我信不過你。」

「你要怎樣才肯相信？」

「叫你的親信回去吧！」

柯天熊道：「他們不知道我藏錢的地方。」

「你可以告訴他們。」

柯天熊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錢一到，你就要把我們放走。」

「當然！有了錢，你不走，我也要走啦！」

柯天熊跟他的手下耳語着。

香奇才又說：「別用詭計，我已經是個詭計專才，小心你的性命吧！」

柯天熊問道：「你怎樣放我手下出去？」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人，現在就離開這間房，但是，請你們不要忘記，這是一間新的迷宮，比起諸葛亮的八陣圖厲害百倍，你們要安然離去，必然遵照我們的指示，否則，只怕你闖到天亮，也闖不出這裏。」

「好吧！我們都依了你的就是！」

於是，五個手下，離開了那間房。

一個女子的聲音，在指示他們左拐左轉的，那正是艷桃紅的聲音。

五個槍手終于離開了那一帶木屋。

他們回頭看看，只見黑夜之中，四周鴉雀無聲，木屋是靠山建築的，外表看不出裏面原來別有天地。

五個槍手在附近企圖找回他們其他五名同件，可是，附近竟然連鬼影也找不到一個。

他們只好跑下山去，發覺那二輛車子仍然停放在山脚之下。

他們駕駛其中一輛，匆匆趕返家中去。柯宅中人，早已睡去。柯天熊一個親信手下叫柯彪的，原是柯天熊的堂兄弟，他叫其他四名槍手留在汽車內，他獨自跑進了柯宅裏面去。

柯彪依了柯天熊的說話，走到他的書房中去，移開一個靠壁大書櫃，那兒原來是一個密室，裏面有個巨大的保險箱。

就在柯彪準備轉動號碼盤的刹那間，他似乎聽到了一些輕微的聲音——那是衣服的磨擦聲。他非常機警，手槍舉起，指住黑暗一角，喝道：「誰？誰躲在那兒？」

一個人影杲然由黑暗處，舉高了雙手，慢慢地走出來。

「你是誰？小子。」柯彪看不見他的面孔，但一看就曉得他是個少年人的身裁！

那個少年人說：「我叫做阿生，你應該見過我了。」

柯彪怔了一怔：「什麼？原來是跛子徒弟？那麼，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們要搜集你老闆的犯罪證據。」

「哼！你好大的胆子。」

突然背後有些硬物抵住了柯彪的背後，有人喝道：「放下手槍，舉高雙手！否則，你就是這麼大了！」

柯彪認得出，這熟悉的聲音，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的。

呂偉良令阿生接過柯彪抛在地上的手槍，問道：「你老闆呢？」

「給人抓去了。」柯彪道。

「誰？」呂偉良又問。

「香奇才。」

「什麼？香奇才？」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不禁異口同聲地問。

「是的，就是他把我們老闆和老闆娘都抓去了。」柯彪又說：「先生，爲了救人，請你把我放走吧！」

「你回來幹什麼？」

「取錢去贖人啊！」

「你們有這許多弟兄，難道會給一個蒙面人嚇倒麼？」呂偉良說。

「不！不是蒙面人，他是眞的香奇才，他沒有死呢。」

阿生道：「我給他弄得莫名其妙了。」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這倒也合邏輯，迷宮之內，那些畫正是出自香奇才的手筆，夏維不是說過了，那是香氏的作品？如此一來，香奇才根本未死，只是躲了起來，所以，警方就無法找到他的屍首。」

柯彪道：「對了，他還跟一個女人在一起。」

「女人？誰？」呂偉良問。

阿生道：「是不是冷如冰？」

柯彪搖搖頭說：「不，是一個模特兒，美得叫人心動呢。」

呂偉良道：「爲什麼你不報警？」

「老闆叫我這樣做的。」柯彪說道：「現在是有兩條人命在他們的手裏，請你讓我快點開保險箱拿錢吧！」

呂偉良道：「好吧！你把保險箱開了，省得我動手脚也好！」

柯彪毫不猶疑，把保險箱開啓，裏面是一束束簇新的鈔票。

阿生看得眼花繚亂，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鈔票！」

呂偉良伸手取過一束，在燈光之下細看，隨卽笑道：「阿生，不必再找了，這就是證據。」

柯彪道：「你說什麼？」

呂偉良道：「我早已懷疑你老闆不是好人，他沒有理由在山崗別墅設下總部，更不會爲了對付一個香奇才，便動用這許多手下，想不到，果然是個印製僞鈔的專家。」

阿生恍然大悟道：「原來這全是假的。」

柯彪這時才說道：「兩位，請你們做個好心，別說穿了好不好？」

呂偉良道：「萬一你的對手也看出破綻，你老闆就完了。」

柯彪道：「我想不會輕易看出破綻的，他們不是你，你在多方面都是個專家。」

「你過獎了。」呂偉良說：「這件事，交給我們做，也許比你做得更好。」

「不！只怕他們不會讓你進去。」柯彪說道：「那地方，眞的像鬼域一樣，我們有槍在手，也無奈他何，其他可想而知了。」

呂偉良道：「我徒弟阿生，對付罪犯是個天才，請你相信我們，保證可以把你老闆救出來。」

阿生道：「對了，僞錢的箱子，必須裝上機關。只有這樣，才可以把他們制服。」

柯彪道：「你的意思是：不讓他見到這些鈔票，便倒下去麼？」

「當然，鈔票是假的，一經他們看出破綻，只怕一切也完了。」阿生說。

柯彪想想，終于說道：「好吧！我信你一次，但是，不可太久，他只限我一小時之內，必須把贖欵送到木屋區去。」

「放心吧，我們的汽車上，有一切可供應用的物品，只要你們與我們合作，我們的腦筋，比你的槍枝更加厲害。」阿生說。

於是三個人走出那間密室。呂偉良說道：「這裏有個僕人，給我們綑綁在工人房裏，你進去代我們道歉一句吧！」

柯彪走進工人房裏，果然看見有個僕人給綁了起來。

最後，三個人下了樓，柯彪把情形約畧告訴他的同件。

阿生把一些應用物品，由汽車裏搬了出來。他把一些迷魂氣體，裝上了自動掣，安置在僞鈔票的皮箱裏，然後對柯彪解釋說：「進去時，你就對香奇才說，鈔票都在皮箱裏，切勿啓他疑心，讓他自己親自動手把這箱子打開，裏面的機關，便可以把他們弄倒。而你們在這一刹那間，只要停止呼吸，勿讓迷魂氣體吸進自己的身體內，不消兩秒鐘，便可以把他們制服。」

柯彪覺得這也是個好辦法。

呂偉良道說：「爲了你老闆的安全，讓我混入你們的隊伍中去。」

「那麼，我們的人呢？」柯彪說。

「你們的人，就與我徒弟阿生在外面接應。」呂偉良說。

柯彪道：「好吧！希望他們看不出破綻了。」

於是，二輛車子，開到天山木屋區的山脚下。柯彪挽住皮箱登山，呂偉良師徒二人帶同靈犬「多利」，混在四名槍手之中，跟在後面。

不久，他們已到達一間木屋門外。這條路，正是柯天熊他們初次進來時所走過的。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柯彪首先由那度門走了進去！

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柯彪由裏面無法再把它拉開；但是，門外的呂偉良用力一推，門却開了。原來這是一度自動門，外面的人可以入去；裏面的人却無法由這裏闖出去。

後面三名槍手，也跟在後面，推門入內。阿生與一名槍手，則帶住「多利」，留守門外。

五個人，由通道裏走過，步聲與呼吸聲，也會引起了陣陣空洞的反應。

呂偉良用手電筒往牆壁照射着，發覺那是用牆紙糊上去的，他伸手輕輕摸了一下，才知道牆紙之後是鋼板。

此外，許多地方貼上了一些有立體感覺的畫，使人覺得這是一幢十分寬闊的大宅。

柯彪憑記憶，走了一段路。但是，却無法找到柯天熊他們的所在。

忽然間，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指示他：「請走左面一條通道，再轉右，然後直走，自然可以找到你老闆了。」

柯彪依了她的說話去做。呂偉良則混在衆槍手之間，他担心有人發覺他的鐵拐杖，所以一直只用義腿走路，鐵拐杖却隱藏在衣服之內。

依了那女子的說話，果然找到去一間房內，柯

天熊和蒙麗莎夫婦二人，都在這裏，只是中間却給一塊厚玻璃隔開了。

呂偉良和三名槍手留在房門外。

柯天熊故意問：「怎麼去了這麼久？」

柯彪答道：「單是開保險箱，已經開了不少時間。何況，數目是那麼的龐大，我們必須核對清楚。咦！他們的人呢？」

「跑到那邊門後去了。」柯天熊打了一個眼色，意思是：他們可能一直在暗中窺伺。

柯彪會意，所以沒有亂說話。

柯天熊朗聲道：「喂！你們怎麼還不出來？」

香奇才的聲音由裏面傳了出來：「鈔票帶來了沒有？」

「都帶來了。」柯天熊答道。

香奇才又說：「把它打開我要先看看數目！」

柯天熊就要揭開皮箱，柯彪沉聲低語道：「老闆，小心！梢子有機關！」

香奇才這時出現在玻璃後面，笑道：「怎麼啦？裏面不會是炸藥吧？否則，爲什麼不開給我看看？」柯天熊道：「你到底想怎的？錢拿來了，你還在諸多做作幹什麼？」

香奇才道：「我不會上當的，我早說過了，我是個詭計專家呢。」

柯天熊聽柯彪說箱子裏有機關，還道是儎了炸藥，但柯彪却心裏明白，那只是一些迷魂氣體。因此，他又對柯天熊低聲說：「你用手帕掩住鼻孔，讓我開給他看就是。」

香奇才道：「我沒有耐性等了。」

柯彪看見柯天熊佯咳嗽，以手帕掩鼻，他也倒抽了一口氣，把箱蓋打開，隨卽站了起來，迅速以手帕掩鼻。

香奇才隔住玻璃，看見滿箱盡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倒也看得呆了。

呂偉良由門外看進去，正覺得柯彪事前說得不清不楚，如果他早說房中有塊玻璃隔開，他就會叫阿生不用這一種方法。

但現在已經勢成騎虎，柯彪和柯天熊雖然用手帕掩鼻，這只不過是暫時性的，太久就無法支持了。萬一他們一昏倒，香奇才就不會上當。

就在這一刹那間，香奇才叫道：「把箱子關上，由玻璃脚下推過來！」

柯彪把箱子關上，果然看見玻璃徐徐上升，脚下露出了數寸高的空間，他就把箱子自那空間推過去！箱子剛滑了過去，玻璃又徐徐下降，眼看那塊巨大的玻璃，又要閣攏至與地面成一直綫之際，呂偉良突然自門外飛奔進來，把鐵拐杖伸至玻璃脚下，橫擱在中間。

香奇才以事態來得突然，挽起皮箱，就往門外走。呂偉良費盡氣力，把鐵杖撬住玻璃，極力往上攀。玻璃原是由牆角一具小儀器控制升降的，因此，那巨大的壓力，令到呂偉良幾乎吃不消。

就在這時候，門外三名槍手也趕來協助。

當鐵杖將玻璃撬高至一尺時，柯彪十分機警，立卽由下面攢了過去，將小儀器扳動，玻璃才緩緩上升，讓各人通過。

但是，這麼一阻，香奇才早已逃得不知所踪。

呂偉良看見柯氏兄弟並未被迷魂氣體迷倒，明白這是由於氣體洩出不多，同時由於二人不是首當其衝之故。

呂偉良想到這裏，就不難想到皮箱之內儲存的迷魂氣體，還有可能會把香奇才迷倒，但是，眼前他必作緊急撤退，相信也沒有空去開啓那皮箱了。

爲了及時制止香奇才逃去，呂偉良立卽拄杖衝過那度活門。

柯彪等人也跟在呂偉良後面，追了過去。只有柯天熊一個人，留下來把蒙麗莎身上的繩子解開。

呂偉良在黑暗的走廊上，看見一度光綫漸漸閤攏，明白到那又是其中一些機關在活動中，香奇才可能就是藏進了那兒去。於是立卽飛奔過去，可是，畢竟還是來遲了一步。

「隆」的一聲，呂偉良的身體撞在鐵板上，鐵板已經閤攏。

呂偉良情急智生，他把鐵拐杖中的小型電鑽抖了出來，這是利用鐵杖內的乾電池發電的，電鑽立卽把鐵板弄出一個小孔。

呂偉良再自拐杖內抖出一支小炸管，放進小孔內，隨卽引爆！

「隆」然一聲巨响！呂偉良撲到地上，避開了碎片的飛濺！

鐵板之上，現出了一個大洞，柯彪等人趕來，以手電筒探射入內，只見裏面黑漆一片。

各人躊躇間，呂偉良自地上爬去，急急衝至，首先竄了進去！

洞內有一乘扶梯，呂偉良沿梯而下，下面是一條狹窄的走廊。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只見黑暗中，有綫燈光，自門縫處透了出來。呂偉良彎腰自門孔望入去，看見香奇才與艷桃紅二人，正在忙於收拾一切。

呂偉良又自鐵拐杖中，抖出一支小炸管，放進了門孔之內，加以引爆！

一聲巨响，整個地洞也變得光芒非常。但只是刹那之間，一切又趨於沉寂。門雖然開了，却無動靜！呂偉良冒住烟霧，衝入門內。

兩條人影，這時正竄進房後一幅牆內。呂偉良這一次再也不肯放過機會，鐵杖連點，衝到牆邊，眼看一幅活動的牆壁，就要關閉，呂偉良迅速閃了入內！

也是剛剛閃了入去，活牆隨卽「隆」然關上了。差一點兒還把呂偉良夾在中央。

香奇才和艷桃紅同時感到驚愕。

香奇才回身舉起手槍，但說時遲那時快，呂偉良已經快如閃電的，鐵杖起處，手槍墮地！

艷桃紅一個飛身，直撲過來，把呂偉良糾纏住！香奇才趁此機會，竄向牆邊，取下壁上掛住的一柄東洋刀，揮舞而至。

呂偉良這時正將艷桃紅制服，趁機將她做了擋箭牌，直推過來！

香奇才略一猶疑，呂偉良已經把艷桃紅推倒。香奇才既不想傷及艷桃紅，動作也自然而然慢了下來，呂偉良已經一杖掛在他的手上。

香奇才挨了一杖，已經痛入心脾，隨手把艷桃紅推過一旁，揮動東洋刀，直劈過來！

呂偉良還杖一格，「錚」一聲，冒出了火花！

香奇才第二招已經拚盡了氣力，橫削而至，呂偉良慌忙沉杖擋煞！隨卽杖隨身轉，急繞輕縱，竄至香奇才身後，疾伸右掌，力拍其肩。香奇才但感渾身一麻，雙手發軟，轉眼刀已墮地！

就在這一剎那間，艷桃紅已經拾起地上的手槍，喝一聲：「不許動！」

隨卽「砰」然一聲槍响！

柯彪等人已經衝了入來，艷桃紅手腕冒血，手槍又再墮在地上！

呂偉良道：「幸而你們及時趕到！」

香奇才冷笑道：「好一個鐵拐俠盜，想不到你竟帮着這班僞鈔黨！」

柯彪道：「小子，你已經敗下來了，還敢口硬？」說着，就要衝過來。但給呂偉良一杖格開。

呂偉良說道：「怎麼，你一早已經知道他們是僞鈔黨了？」

「不！我是剛剛看過那些鈔票才知道的，但當我知道鈔票是假的時候，你已經追到了。」香奇才嘆了一口氣，又改變了語氣道：「呂先生，請你快些放了我，難道你要我死在他們的手上麼？」

「不！我當然不會讓他們殺你的，你放心吧！你只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呂偉良道，「你已經殺了畢山，還想殺柯天熊，到底是爲了什麼？」

「因爲他們都企圖殺我。」香奇才說，「畢山的計劃給我知道了，他企圖讓我汽車失事死去，這件事是由艷桃紅告知我的，他追求艷桃紅，一次酒後失言，說穿了，後來，艷桃紅說到南洋雙親處去長居，擺開了他，其實是躲了起來，與我同居。我們是眞心相愛的，艷桃紅是個能幹的女子。」

「但是，你爲什麼不揭穿畢山的陰謀？」

「他要我死後成名，大大地在我的作品上發大財，我故意讓他成功，然後殺他，把他賣畫的錢都取去了，這豈不更高明得多麼？」

「那麼，柯天熊呢？」

「他知道了我與麗莎的奸情，正企圖暗算我，我也只好跟他暗鬥到底。」

「冷如冰對你那麼好，你却忘記了她。」

「我會給她一筆錢，讓她永遠伴住我母親。」

「金錢不能滿足一個女孩子的愛情的，你太忍心了。」

「但是，在她的心裏，我不是已死去了嗎？」

這時候，柯天熊和蒙麗莎已經入來。

柯天熊舉槍就要殺死香奇才，但是，阿生和「多利」已自外面趕到。「多利」是憑牠的嗅覺把阿生帶入來的。

阿生奪過一名槍手的手槍，要脅室內各人就範。「多利」則虎視眈眈。

一干人等，終於在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控制下，被帶出這木屋區山下的地洞，押到警局裏去。

香奇才雖然犯了殺人大罪，但是，他的天才始終留給人們一個難以忘懷的印象。（全文完）

名著預告：

奇情武俠連載小說「無毒丈夫」 孫玉鑫著

無影燕，展一刀，鬼神愁，血娘子，樂一帖，至尊王，天風劍………無毒丈夫，是同一時代的武林無敵高手。

他、她們各有其殘酷和磊落的一面，各有其可歌可泣的事蹟，但彼此毫無關聯，絕無恩怨，那知事實恰正相反，他們被暗影中伸出來怪手，牽一髮而動全身，使這些武林大豪，自不同角度現身，不知不覺步向同一命運！

過關刀

疏星冷月人失色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代替師兄「無敵神刀」尙大農，携金前往馬鞍山，贖取尙一龍，詎爲賊人所騙，不特失去黃金，性命亦險些送掉，迨返回金陵武館，尙大農已自追獲誘拐尙一龍的匪徒，把尙一龍救了回來。翌日，尙大農與楚雲彪檢拾行囊，正欲出發前往九宮山萬花宮踩探師父的下落，忽報門徒小蠻牛自縊斃命，檢查屍身結果！知是爲人殺害後懸之樑上，更從屍身上獲得一箋白紙，上書限尙大農與楚雲彪一個月內往酆都領死，具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尙大農乃解散門徒與楚雲彪同往赴約——

楚雲彪神色一振道：「正是，咱們進去瞧瞧如何？」

尙大農道：「好，去仔細勘察一番，看能不能另有發現！」

於是，兩人催騎向前疾馳。

不一會，已馳到墳場邊畔，兩人在路旁下馬，把坐騎拴在一株梧桐樹下，卽舉步進入墳場。

楚雲彪走在前面領路，行了一程，在距離「甄賈谷蘭」的假墳約五十丈處，忽見那座墳前站着兩個人，不由心頭一動，立時伏下身子。

尙大農亦甚機警，跟着伏下，低聲問道：「甚麼事？」

楚雲彪探頭窺望，輕輕說道：「有兩個人站在甄賈谷蘭的墳墓前！」

尙大農面色一變，急問道：「在哪裏？」

楚雲彪一指那座假墳的方向道：「那邊，距此約五十丈處——看見沒有？」

尙大農循着他的指示探頭望去，果然看見了那兩個人，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好像在觀察那座墳墓……」

楚雲彪道：「說不定這兩人正是甄賈谷蘭的部下，咱們掩近瞧個清楚如何？」

尙大農道：「好，咱們蛇行過去。」

當下，兩人展動手脚，藉墳墓掩護身形，像兩隻壁虎，悄沒聲响的向前爬過去。

不一會，兩人已爬行到距甄賈谷蘭的墳墓只有七、八丈之處，就在一座高大的墳墓後面，伏了下來。

這時，已可聽到那兩個人的談話了。

只聽一個嗓門沉濁的人說道：「要知道裏面的情形，只有一個辦法……」

另一個細聲細氣的人接口問道：「韋兄有何高見？」

「挖開來看！」

「嗄，這怎成？」

「有何不可？」

「她父親知道了豈肯甘休？」

「她父親不會知道是咱們幹的！」

「這可難說。」

「他如何能夠知道呢？」

「猜都猜得到！」

「無憑無據，他卽使猜到了是咱們幹的，也奈何不了咱們，怕他怎的？」

「但是……唔，韋兄當眞確信這座墳墓被人動過麼？」

「不錯，頭一天我就來看過，那時這墳前並無泥土，而現在却有這許多泥土，可見曾有人動過這座墳墓！」

楚雲彪聽到這裏，大感奇怪，因爲他淸楚的記得那夜所見到的情形，那夜他所見到的甄賈谷蘭之墓已被盜墓賊挖開，而現在，對方兩人竟對甄賈谷蘭之墓是否被人動過表示懷疑，難道甄賈谷蘭的墳墓已「恢復原狀」了？

他暗忖至此，忍不住探出半個頭，向甄賈谷蘭的墳墓窺望過去。

一望之下，他眞的楞住了。

一點不錯，甄賈谷蘭的墳墓，業已「恢復原狀」了！

只有墓前，還散着一些泥土，那顯然是修復墳墓者的疏忽，他沒有將盜墓賊挖出的泥土全部塡回去，或者將泥土移開，打掃乾淨，因此，被瞧出破綻來。

是誰修復了甄賈谷蘭的墳墓的呢？

一定不出甄賈谷蘭本人或是她的家屬！

而，眼前企圖挖開墳墓察看究竟的這兩個人又是何來路的？

當楚雲彪一眼看見甄賈谷蘭的墳墓時，也同時看淸了那兩人的面貌，只見那嗓門沉濁被稱爲「韋兄」之人，是個年近五十的彪形大漢，豹頭圓目，一臉橫肉，模樣粗獷强悍，背上揷着一柄金柄單刀。而說話細聲細氣之人，年約四十出頭，身材十分瘦小，面形亦甚瘦削，顴凸腮凹，門牙外露，頗似猴子，背上亦斜揷着一把金柄單刀！

這時，倘大農也探頭偸望了兩眼，他臉上浮起一片驚奇之色，低聲道：「奇怪……」

楚雲彪凝氣傳音問道：「師哥，你認識那兩人麼？」

倘大農搖搖頭，傳音答道：「不認識，愚兄感到奇怪的是，據你所說甄賈谷蘭的墳墓旣然已被盜墓賊挖開，如今怎麼又修復了呢？」

楚雲彪微哂道：「甄賈谷蘭旣有意要人知道她已『死』了，自然必須修復墳墓！」

倘大農道：「那麼，墳墓是她自己動手修復的了？」

楚雲彪道：「不是她，便是她的家屬。」

倘大農一指前面那個人，傳音又道：「那兩人看來是甄賈谷蘭的敵對人物。」

楚雲彪道：「不錯，他們好像要決定挖開墳墓，發現棺中並無甄賈谷蘭的屍體時，甄賈谷蘭僞死消息傳開，這對咱們很有利，可以很容易打聽出她是何家媳婦！」

倘大農又探頭窺視一眼，道：「你看，他們已在動手挖掘了！」

楚雲彪也伸頭望了一眼，果見那兩人已在揮刀掘墳，當下縮回頭，傳音笑道：「這兩人胆子眞不小，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掘人墳墓！」

倘大農道：「他們的兵器都是單刀，不知是不是金盾幫的人？」

楚雲彪道：「應該不是，聽說金盾幫的人每人都有一面金色盾牌，而這兩人並無盾牌。」

他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便接着又道：「師哥猜想那棺中會有什麼東西？」

倘大農一笑道：「冥幣！」

楚雲彪含笑道：「此外呢？」

倘大農道：「也許還有一些飾物。」

楚雲彪又問道：「還有呢？」

倘大農一怔道：「除了冥幣和飾物之外，你認爲還會有什麼東西？」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裏面可能還有一具屍體？」

倘大農臉色一沉道：「那怎麼可能？」

楚雲彪道：「小弟說的屍體，不是甄賈谷蘭，而是一個老人……」

倘大農恍然道：「盜墓賊？」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那夜他被甄賈谷蘭扼死後，原倒在墓台前，但如果甄賈谷蘭於稍後不久轉回來修復墳墓，她很可能會順便把那盜墓賊的屍體放入棺中。」

倘大農不由連連點頭道：「唔，這的確很有可能。」

楚雲彪笑道：「如小弟猜中了，等下他們打開棺蓋一看棺中的甄賈谷蘭竟變成一個老人時，必然會大吃一驚。」

倘大農啞笑道：「唉，那時他們的表情一定十分好笑……」

楚雲彪又伸頭去窺望，只見那兩人已將墳頭上的泥土挖開，裏面的棺材已顯露出來了，當下轉對倘大農道：「快看，差不多了！」

他們一直以傳音交談，故掘墓兩人毫無所覺，此刻那姓韋的彪形大漢已用刀尖刺入棺蓋縫隙，正在用力往上扳，發出「吱吱」的刺耳聲響。

瘦削漢子亦如法泡製，他一面用刀拔，一面露出曖昧的笑容道：「韋兄，有人說這個甄賈谷蘭是天下有數的美人之一……」

彪形大漢哈哈笑道：「不錯，而且還是個處女，你老龍若想一親芳澤，我可以——」

瘦削漢子忙的打岔道：「韋兄莫開玩笑，小弟不作興姦屍！」

彪形大漢笑道：「只要她的屍體倘未腐爛，嚐一嚐姦屍之味又有何不可？」

瘦漢子搖頭道：「韋兄說得小弟要嘔吐了，死人看着都害怕，那裏還可親近！」

兩人說到這裏，已將棺蓋上的鐵釘拔起，只須稍一用力，就可將蓋棺揭開了。

瘦削漢子道：「咱們只看一眼，若是毫無異狀，就得趕快重新埋好。」

彪形大漢笑道：「當然，不過棺中陪葬的飾物一定不少，你不想拿一些麼？」

瘦削漢子眼前一亮道：「不錯，要是有珍貴的飾物，倒是可以順手牽羊，取一些去變賣。」

彪形大漢笑道：「旣然你不反對，那麼先把臭話說在前面，不論得到多少東西，咱們是二一添作五！」

瘦削漢子笑道：「一句話！」

當下兩人放下了單刀，同時伸手扳住棺蓋邊緣，口中喝了一聲「起！」登時就將棺蓋揭起來了！

楚雲彪和倘大農躲在附近墳後，一眼不瞬的注視着，兩人認定對方兩人揭開棺蓋之後，準會驚得跳起來，因爲棺中卽使是空的，也會使他們大吃一驚。

但是，預料的情形並未發生！

那兩人並未驚跳起來！

他們揭去棺蓋後，視綫已落在棺中，但臉上只昇起一絲驚異之色，只見彪形大漢脫口說道：「怪事！」

瘦削漢子亦嘖嘖稱奇道：「是啊！眞怪……」

躲在附近窺視的楚雲彪和倘大農看得大惑不解，倘大農神色畧一緊張的傳音道：「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

楚雲彪眉峯緊皺，傳音答道：「誰知道，如果是我，當發現棺中並無屍體時，一定會給嚇得吃一大跳……」

倘大農道：「而他們竟這樣沉得住氣，莫非那棺中有……有着甄賈谷蘭的屍體！」

楚雲彪心頭一震，但立刻搖頭道：「不可能，她已『命令』咱們去鄷都森羅殿領死，按理她已動身趕去森羅殿佈置等候才對，怎麼會又躺入墳墓中去？」

他們正在驚惑不解間，只見那彪形大漢又開口道：「她好像已死了十多天了吧！」

瘦削漢子兩眼緊緊注視着棺中，答道：「嗯，剛好是半個月！」

彪形大漢亦目注棺中沉吟道：「一個死了半個月的人，居然還面目如生，毫無腐爛之象，這眞是罕見之事！」

一聽這話，楚雲彪和倘大農已知此刻躺在棺中的，確是自稱「地獄公主」的甄賈谷蘭不錯！

倘大農神色大變！

楚雲彪更是驚駭萬分！

他做夢也沒想到甄賈谷蘭又回到墓中來了，昨夜她還去金陵武舘弄死小蠻牛，留字「命令」他和倘大農赴鄷都森羅殿領死，何以隔不了多久的時間，又回到墓中來了？

是她自行「掩埋」的麼？

不，她可以自動躺在棺中，卻無法自行掩埋，她一定有同黨，她的同黨在她躺入棺中後，就推土爲她掩埋，但是她爲什麼又要回到墓中？難道她不須事先趕到鄷都森羅殿佈置，難道弄死小蠻牛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同黨用她的名義去進行的？

楚雲彪眞想衝過去一看究竟！

這時，只見那瘦削漢子吃驚的又道：「小弟聽過有些人死後埋入地下經久不爛的情形，但這種事情偏就發生在此女身上，卻也太巧合了！」

彪形大漢仍是一眼不眨的瞪視着棺內，矍然道：「你瞧她會不會變成殭屍？」

瘦削漢子道：「這倒不會，據說不腐爛的屍體經人打開棺木後，不久就會腐爛了。」

彪形大漢聽了驚色稍退，笑了笑道：「今天如非親眼看見，我可不相信她已死了半個月之久，你瞧她一臉安詳，就像正在甜睡之中！」

瘦削漢子讚歎道：「她眞美啊！」

彪形大漢笑道：「哈哈！你老龍當眞心動不成？旣是如此，我可到附近去避一避，讓你——」

瘦削漢子忙的搖頭道：「別胡說了，小弟只說她長得很美，並無別的意思。」

彪形大漢道：「我只對她的飾物感到興趣，你瞧她身上的飾物當眞不少呢！」

瘦削漢子道：「拿去變賣，够咱們賭幾天——來，咱們快動手吧。」

於是，兩人俯身下去，將甄賈谷蘭身上的飾物一件一件取上來。

楚雲彪看得暗暗冷笑，忖道：「這兩個傢伙分明不是盜墓賊，假如他們察看過後立刻蓋上棺蓋，或許可以無事，而現在他們旣然見財起意，只怕要步上那盜墓賊的後塵了！」

思忖方了，異變已生！

「啊——」

彪形大漢和瘦削漢子突然發出一聲慘厲的，震駭欲絕的慘叫！

這兩聲慘叫，來得突然，停得也快，聲音十分短促，就好像剛剛驚叫出口，就被人扼住了咽喉似的。

楚雲彪和倘大農霍地站起身子，擧目望去。

一點不錯，那兩個漢子是被人扼住脖子了！

那是從棺中伸出來的兩隻纖纖玉手，右手抓住了彪形大漢的頸部，左手抓住了瘦削漢子的頸部，抓得很緊，很緊！

兩個漢子的臉上，都呈現着無比恐懼之色，雙目暴瞪，嘴唇大張，臉色由蒼白漸漸變爲紫黑。

怪的是，兩人都無反抗能力，就好像兩隻被人抓住頸部的笨鵝，動彈不得。

一會之後，兩人已是死相畢露！

旋見那兩隻纖纖玉手一鬆，彪形大漢和瘦削漢子便頹然倒下，滾落墳邊。

而棺中的甄賈谷蘭並未馬上跟着坐起身子，她慢慢的縮回雙手，依然躺着不動！

楚雲彪心頭撲撲直跳，他簡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事情是眞的。

剛才，他一眼就看出彪形大漢和瘦削漢子並非武林中的三脚貓，他確信他們兩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可是他們在被甄賈谷蘭的手抓住頸部後，竟然毫無掙扎之力，這如解釋他們因受驚而失去反抗能力是說不通的，只能解釋甄賈谷蘭的掌力太强！

那樣一雙纖細白晳的玉手，竟能在彈指之間取人性命，實在是太可怕了。

她，莫非眞是一個女鬼？

楚雲彪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但是他的好奇心蓋過了恐懼，他輕輕的撤出佩刀，轉對尙大農傳音道：「師哥，咱們過去看個究竟吧？」

尙大農點了點頭，也輕輕的拔出單刀，與楚雲彪同時舉步向甄賈谷蘭的墳墓掩行過去。

只要走到她的墳墓旁，就可看到她的容貌了，也可以知道她究竟是女鬼還是活人了！

那知兩人才向前走上四、五步，驀聞身後「呼！呼！」二响，傳來了暗器破空之聲！

楚雲彪和尙大農悚然一驚，兩人同時分左右斜身一掠，再錯步旋身，揮刀磕出。

「噹！噹！」二响之下，兩枚喪門釘，彈飛落地！

舉目一望，兩兄弟不禁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氣！

在他們面前三丈之處，赫然巍立着六個怪人！

這六個怪人，年紀由四旬到六旬不等，但是一律穿着無袖的青衣和短到膝蓋以上的褲子，而且全都長髮披肩，赤着一雙脚，看模樣，像是從深山跑出來的野人！

他們一排橫立着，神色陰沉，殺氣騰騰！

尙大農別臉望了師弟楚雲彪一眼，見楚雲彪也是一臉迷惑之色，心知他也不知道對方六人的來歷，當下抱刀一拱手道：「六位朋友尊姓大名？因何發出暗器襲擊我兄弟二人？」

那六怪人沉臉不答，突然一飄身，分左右散開，很快的將尙大農和楚雲彪困在核心，擺出了圍攻的陣勢。

尙大農笑道：「慢來！慢來！大家先把話說淸楚，在下尙大農，匪號無敵神刀；身邊這個是在下的師弟，無影刀楚雲彪；我們兄弟眼拙認不得諸位，希望諸位先報個萬兒，讓我兄弟拜識拜識，然後如果有動武的理由，再動手不遲！」

六怪人聽若未聞，仍是一聲不响，遊步慢慢向他們迫過來。

楚雲彪忽然開聲道：「諸位莫非是來自南方的『滇池六殘』？」

六怪人依然不答話，一味向前迫來。

尙大農面色一變道：「不錯，這六人必是又聾又啞的『滇池六殘』！」

滇池六殘，生長於雲南滇池，却揚名於中原武林！

他們是同胞兄弟，老大刁鵬、老二刁鴻、老三刁鶴、老四刁鷹、老五刁鷂、老六刁鳴；由於六兄弟又聾又啞，因此無人知悉他們的師承來歷，僅知他們武功高强，性情暴戾，動不動就要殺人。

而眼前的這六個怪人，從他們的面貌和年紀上看，分明正是滇池六殘不錯！

楚雲彪眉心直打結，挫腰沉步，全神戒備着，一面說道：「師哥，這六人如是滇池六殘，咱們兄弟今天只怕難免一場苦戰了！」

尙大農滿面凝重地道：「據說他們掌法奇異，身靈如猴，你可得小心應付。」

楚雲彪道：「是——來啦！」

一閃身，刀出如電，朝已向自己縱撲過來的「一怪」的腰部橫斬過去！

他號稱「無影刀」，出刀之快，自是可想而知；但是此刻朝他縱撲過來的這一個（以年齡揣測，應是老三刁鶴），却對他攻出的一刀沒有一點應付困難的現象，只見他空中一式鷂子翻身，剛好使楚雲彪的一刀走空，由他的脚下揮過，而他的縱撲之勢，却毫不停頓，雙掌張如鷹爪，向楚雲彪直撲而至！

一瞬間，雙掌已然抓到了楚雲彪的面前！

楚雲彪心頭一凛，疾忙一伏身，反手一刀，改取對方的雙脚。

這時，這個可能是老三刁鶴的怪人，身子仍在空中，但是距地面已不及四尺，他已無法再在空中施展身法躲避，然而眼看楚雲彪的一刀即將砍中他的一雙赤脚之際，驀見他右掌一沉，只聽「拍！」的一聲，居然拍中了楚雲彪的刀身，一股雄渾的力道，震得楚雲彪的手中刀沉下一尺餘，險險脫手掉落地上！

而緊接着，老三刁鶴已乘隙再拍出一掌，直取楚雲彪的頭上百會穴！

楚雲彪心頭發毛，叫得一聲「好厲害！」猛可一旋身，左脚一抬，反向對方胯下踢去。

這一脚，踢得十分漂亮，老三刁鶴顯然未曾料到，是以閃避稍遲，登時被踢中屁股，砰然聲中，

摔了個四脚朝天！

但是他背部才一着地，立即倒翻而起，又像一頭猛虎，向楚雲彪撲上去。

與此同時，兩個年紀最大的怪人——老大刁鵬和老二刁鴻——雙臂一張，疾如鷹隼電撲而至，加入圍攻起楚雲彪來了！

而其餘三個怪人——老四刁鷹、老五刁鷂、老六刁鳴——也一齊發動，攻上了尙大農。

刹那間，雙方展開了一塲惡鬥。

尙大農是享譽武林十多年的刀法大家，手中一柄單刀，曾經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可是現在以一敵三，却顯得有些手忙脚亂。

這，並非顯示他技藝平平，而是因爲對手的武功高强之故——滇池六殘，確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呢！

楚雲彪在「斬魂十八式」上面的造詣，確實不在他師哥尙大農之下，自從下山行道以來，還未曾敗過一陣，但今天，遇上了這滇池六殘的爲首三人，却也一開始就被迫得險象環生，他勉强迎戰了數十招後，已知這一仗有敗無勝，若不趁早脫身，只有死路一條，當下大聲叫喊道：「師哥！還要打下去麼？」

尙大農沒有回答，他已被老四刁鷹、老五刁鷂、老六刁鳴圍攻得連招架都來不及，沒有工夫回答了。

楚雲彪心中十分着急，猛揚三刀迫開刁鵬、刁鴻、刁鶴之後，縱身脫出戰圈，又大聲道：「師哥，咱們用不着跟這些啞巴拚命，走吧。」

尙大農仍是無暇作答！一柄單刀飛舞得密不透風，拚命抗拒着三殘的攻勢。

看樣子，他是走不脫了。

楚雲彪不願獨自逃命，因之又陷入刁鵬、刁鴻、刁鶴的圍攻，再度陷入苦戰。

滇池六殘確實名不虛傳，不但掌法怪異絕倫，身法也靈捷無比，縱跳翻飛，如猴似鳥，始終把尙大農和楚雲彪緊緊困在核心！

雙方又激戰了數十招，尙大農忽被老五刁鷂一掌拍中臀部，登時向前仆倒。

老四刁鷹「哇！」的怪叫一聲，乘機猛進，一掌對準尙大農的背心靈台穴劈下。

楚雲彪看在眼裏，心頭大駭，急叫道：「師哥快躲！」

尙大農將身一滾，手中單刀順勢向上撩出，正好迎上刁鷹的手掌，但眼看就要得手之際，老六刁鳴，突然斜刺裏一脚踢到，正中刀身，解了刁鷹之危。

而這時，刁鷂雙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拍向尙大農的腹部。

尙大農長嘯一聲，雙脚一縮一蹬，身形突如脫弓怒矢，低竄出數尺，間不容髮的避開了刁鷂凌厲的攻勢，繼之一翻身，跳上一座墳頭。

身法之靈活，亦不在滇池六殘之下！

楚雲彪一見大喜急道：「師哥，咱們走吧！」

話聲中，上身向前一傾，單刀平刺而出，攻向老大刁鵬，左掌拍向左邊的老二刁鴻，右脚倒踢身後的老三刁鶴，一下同時攻擊三人！

他是想迫開三殘，打開一條逃路，豈知弄巧成拙，刁鵬和刁鴻雖被他迫得停頓了一下，但身後的刁鶴却一把扣住他踢到的右脚。

這一扣，扣得他全身冒出了冷汗。

但是，他的反應却也敏捷異常，只見他大喝一聲，上身猛的折回，一刀直向刁鶴的心窩刺去。

生死關頭，他這一刀刺得奇快無比，幾乎是刁鶴剛剛扣中他的右脚之際，他的刀尖已逼近刁鶴的心窩前！

刁鶴面色一變，只好鬆手暴退。

楚雲彪情知刁鵬刁鴻必會乘機攻擊，故立時一伏身形，手中單刀盲目的環掃而出。

雖是盲目出手，却剛好破解了刁鵬刁鴻的兩招掌法！

於是，他再度獲得脫困之機，當卽抓住機會頓足疾起，一冲兩丈七八，再一折身，勢如殞星般的瀉向正在圍攻尙大農的三殘，舌綻春雷大吼一聲，一刀對準刁鷹的頭上猛劈下去。

刁鷹見他來勢凌厲，不敢出手搶攻，斜身滑步，避了開去。

楚雲彪一瀉落地，又一刀砍向刁鳴雙足，同時急喝道：「師哥快走！」

尙大農得到帮助，壓力大減之下，自然不再遲疑，立時一提眞氣，疾縱而起，往外飛掠出去。

楚雲彪亦隨後掠起，如掠空之箭。

刁鵬「哇哇」大叫，突然一揚手，打出三支喪門釘，接着發足疾追。

三支喪門釘，一齊奔向楚雲彪的背心！

楚雲彪聽到身後傳來暗器破空之聲，連忙反手揮出單刀，正好將三支喪門釘全部打掉，當然他不敢停下再戰，脚下未敢稍停，飛也似的朝墳塲外奔逃。

刁鵬追出了數丈之後，忽然停步不再追擊，轉身向隨後趕到的五人打着手勢，似是要他們放棄追敵……

由於滇池六殘意外的放棄追擊，尙大農和楚雲彪因此得以安全逃離墳塲，乘上原拴在墳塲邊的兩

匹坐騎，向西疾馳。

兩兄弟奔馳一程，回頭不見滇池六殘追來，楚雲彪才鬆了一口氣，道：「好險，差點死在他們的手裏！」

尙大農頻頻回頭張望，道：「奇怪，他們怎麼不追上來呢？」

楚雲彪道：「這不很好麼？」

尙大農也笑道：「愚兄也不想他們追上來，只是覺得奇怪能了。」

楚雲彪道：「滇池六殘果然厲害，咱們若繼續跟他們打下去，必死無疑！」

尙大農道：「他們成名武林已有二十多年，確是罕見的一流高手，不過若是一對一，咱們兄弟似乎可以獲勝。」

楚雲彪道：「小弟聽說他們很少以多爲勝，今天不知怎麼搞的，一上來就聯手攻擊咱們，好像下定決心要殺死咱們似的，眞是沒來由。」

尙大農道：「愚兄亦深感不解，如說他們是那甄賈谷蘭的人，爲甚麼不去攻擊破壞墳墓的那兩個漢子，却反來攻擊咱們兄弟？」

楚雲彪道：「正是，如說他們奉命要殺死咱們，又何必留柬要咱們去酆都森羅殿領死？」

尙大農道：「是啊！」

楚雲彪道：「前面是個村鎭，咱們到鎭上去歇歇如何？」

尙大農道：「好，咱們必須把一切事情好好的研究一下，以決定行止。」

兩兄弟一邊交談一邊飛馳，轉眼進入鎭上，看見街上有一家飯館，於是下馬走了進去。

揀好座頭，相對坐下，楚雲彪喝了一口堂倌端上來的茶，望望拴在外面的坐騎，說道：「不知他們會不會隨後追來？」

尙大農道：「大概不會。」

他向堂倌點了幾樣酒菜，接着吩咐道：「外面那兩匹馬，替我們牽去後面刷洗一番，等下一併算帳！」

堂倌應是退下。

不久，就將那兩匹馬牽到後面去了。

楚雲彪笑道：「這下可以放心吃飯了！」

尙大農「唔」了一聲，面呈嚴肅道：「咱們且研究一下，你認爲那甄賈谷蘭既然『命令』咱們赴酆都森羅殿領死，爲何又要進入墳墓中僞死？」

楚雲彪道：「她的目的，想必是要使某一方面的人認定她確已死亡。」

尙大農道：「但是這樣一來，她怎能先咱們趕到酆都森羅殿呢？」

楚雲彪道：「也許她並未打算親自去酆都森羅殿等候咱們，而要她的同黨下手取咱們性命。」

尙大農道：「若是如此，那滇池六殘是不是她的同黨呢？」

楚雲彪沉思了半晌，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尙大農迷惑地道：「怎麼說？」

楚雲彪道：「若說滇池六殘是她的同黨，那麼剛才他們所以現身攻擊咱們，最大的原因，必是要阻止咱們走近甄賈谷蘭的墳墓。換言之，他們不願咱們看到甄賈谷蘭的面貌！」尙大農點點頭，注目問道：「假如他們不是甄賈谷蘭的同黨，那麼他們攻擊咱們的理由又是甚麼？」

楚雲彪道：「那就是他們誤會咱們兄弟是甄賈谷蘭的同黨之故！」

尙大農道：「兩者之間，你認爲何者較對？」

楚雲彪道：「前者！」

尙大農點了點頭道：「不錯。那韋、龍二人在破壞甄賈谷蘭的墳墓時，咱們只躱在附近偸看，他們應該想到，假如咱們是甄賈谷蘭的同黨，豈肯看着韋、龍二人破壞墳墓而不現身阻止……」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所以小弟相信他們滇池六殘必是甄賈谷蘭的同黨！」

尙大農道：「可惜咱們都不認識韋、龍二人，不然就可知道甄賈谷蘭是誰家媳婦了！」

說話之間，堂倌已將酒菜端上來，兩人等堂倌走開後，便舉箸吃起來。楚雲彪一邊吃一邊搖頭道：「那甄賈谷蘭的身份也是一個謎。若照墓碑上的刻字來看，她分明是人家的妻子。可是剛才那韋姓大漢所說的一句話，師哥聽到沒有？」

尙大農道：「有的。他說甄賈谷蘭還是一個處女！」

楚雲彪道：「是啊！她既是一個姓甄男人的亡妻，怎麼可能還是一個處女呢？」

尙大農苦笑了笑，道：「這件事，確是令人百思不解……」

楚雲彪道：「她既然有意要使某一方面的人認定她已死亡，就不會用假的姓名，是不？」

尙大農一點頭道：「當然！」

楚雲彪道：「那麼可以確定她的丈夫姓甄不錯。師哥可知武林中有姓甄之人？」

尙大農搖頭道：「愚兄不知。」

楚雲彪皺眉一嘆道：「如今咱們還要不要前往酆都森羅殿？」

尙大農道：「經過剛才那番波折，愚兄也不知道該不該去了。」

楚雲彪道：「小弟有一種感覺。覺得她要咱們

去酆都森羅殿，可能是一種騙局……」

尙大農目光一凝道：「怎說是一種騙局？」

楚雲彪道：「她命咱們去森羅殿領死，說起來有些不通。因爲她若只想收拾咱們性命。應該就在金陵下手，這樣才能達到殺人滅口的目的，而如今她却要咱們遠迢迢的趕三千多里路去酆都受死，難道她不怕咱們在路上洩露她僞死的秘密麼？」

尙大農沉吟道：「唔！有道理……」

楚雲彪道：「所以，咱們不如再轉回墳場看看，如滇池六殘已經離去，如甄賈谷蘭尙在該處，咱們就叫她出來，跟她談個明白。」

尙大農想了想，搖了搖頭，道：「這只怕沒有用……」

楚雲彪道：「師哥有何見解？」

尙大農道：「剛才滇池六殘現身攻擊咱們，如是要阻止咱們見到甄賈谷蘭，那麼他們此刻必然還在墳場上。」

楚雲彪道：「他們不可能永遠都守在那裏不走吧？」

尙大農道：「當然！不過萬一又被他們發覺，怕又難脫身了。」

楚雲彪道：「咱們可以易容前去！」

尙大農「唔」了一聲，沒有立刻表示可否。

楚雲彪道：「總而言之，甄賈谷蘭既然尙在此地，咱們沒有跋涉長途前往酆都找她的必要！」

尙大農點點頭道：「也罷，吃過飯後，咱們就轉回去瞧瞧，但用不着易容。愚兄對易容最不感興趣。」

楚雲彪感到不解，但未追問原因。當下低頭默默的吃食起來。

× × ×

半個時辰後，他們回到了墳場上。

這才是未牌時分，温煦的陽光普照墳場，四下看來甚是寧靜。

兩兄弟在墳場邊上蹲伏窺視了一陣。楚雲彪低聲道：「看不見他們，大概已經走了！」

尙大農道：「還是小心爲妙。」

楚雲彪道：「是。如發現他們還在那裏，咱們就悄悄退回，不要再跟他們動手，跟啞吧打架最沒意思，有理也說不淸。」

尙大農微微一笑，當先展動手脚，向墳場中匍匐前進；楚雲彪隨後跟着。兩人爬過幾丈墳地，就停下來窺望凝聽。確定滇池六殘未隱伏在近處，才又向前匍匐爬去。

不久，距離甄賈谷蘭的墳墓已近了。

兩兄弟同時抬頭望去，只見那座墳墓的情形與先前無異。墳頭開裂着，韋、龍兩個漢子的屍體仍倒在原來的地方。而滇池六殘不見踪影。

由於相距還有十來丈遠，故無法看出甄賈谷蘭是否尙在棺中。

楚雲彪低聲說道：「看樣子，他們確然已離開了。」

尙大農挺身起立，游目四望，忽然面色一變，道：「咦！那是……」

楚雲彪一驚道：「師哥發現了甚麼？」

尙大農擧手一指右方道：「你看那邊！」

楚雲彪站起一望，只見右方五丈開外的一座墳墓倒着一個人，那個人面朝地上俯臥着，但從其形態和衣着上看，顯然正是滇池六殘中的一個，而且，他的頭部血肉糢糊。看樣子死了，不禁大爲驚奇道：「噫！他被人打死了！」

尙大農又振臂一指左方，失聲道：「看，那邊也倒着一個！」

一點不錯，左方三丈外的一個土坑中，也倒着一具屍體。那人也是滇池六殘之一。仰面朝天的躺着。但臉上亦是血肉糢糊，看不出他是老幾！

楚雲彪驚駭不置，道：「過去看看！」

兩兄弟奔到土坑前，發現數尺外的一座墳墓後面倒着兩個。同樣是額頭破裂，腦漿外溢，滿臉鮮血，死狀甚慘。

楚雲彪趨近仔細辨認，終於認出死的四人是老大刁鵬、老四刁鷹、老五刁鷂、老六刁鳴。

尙大農神色連變，道：「再找找看！」

他一騰身形，飛上一座高大的墳碑站住，縱目四矚，立刻又指着遠處叫道：「那邊又有一個！」

奔前一看，死的是老二刁鴻！

楚雲彪道：「還有一個老三刁鶴，咱們再找找看……」

兩兄弟立時分開尋找，縱跳如飛，奔馳於叢塚上。但是，找遍了整個墳場，却未找到老三刁鶴的屍體。

尙大農道：「老三刁鶴必是逃掉了！」

楚雲彪道：「師哥，你認爲他們是死於何人之手？」

尙大農的眼睛不期然投向甄賈谷蘭的墳墓，不勝駭異地道：「難道會是她麼？」

楚雲彪道：「如果是她，那麼咱們先前的猜測是錯了。滇池六殘不是她的同黨。」

尙大農面色有點蒼白，喃喃說道：「如果是她，那麼滇池六殘和韋、龍二姓漢子便是同路人。既然如此，滇池六殘在看見韋、龍二人被甄賈谷蘭殺死時，爲何不去攻擊甄賈谷蘭，而反來攻擊咱們兄弟？」

楚雲彪皺緊眉頭道：「正是，他們應該看得出咱們兄弟不是甄賈谷蘭的同黨……」

尚大農眼睛緊緊注視着甄賈谷蘭的墳墓，道：「她在不在棺中？」

原來，他們發現滇池六殘被殺之後，口中雖然不言，心中却都已想到下手者可能是甄賈谷蘭。而滇池六殘的功夫，他們已領教過了，雖然滇池六殘以多取勝。但令他們吃驚的正是這一點——既然滇池六殘曾聯手攻擊他們，自然也會聯手攻擊甄賈谷蘭。可是，現在的情形却是六殘死其五，這除了表示甄賈谷蘭身懷驚人的蓋世武功之外，還有甚麼別的解釋呢？

因此，他們都對甄賈谷蘭懷着一份畏懼，在尋找老三刁鶴的屍體，都不敢靠近甄賈谷蘭的墳墓，也因此都不知道甄賈谷蘭是否倘在棺中。

尚大農長長吸了一口氣，緩緩道：「過去瞧瞧吧！」

說畢，舉步朝甄賈谷蘭的墳墓走去。

楚雲彪拔出單刀，隨後而上，低聲道：「小心，若見她在棺中，不要走得太近！」

尚大農點一點頭，神情緊張，一步一步的踏過去。

兩兄弟走到距甄賈谷蘭的墳墓約七尺之處，已然看到棺中的情景。

棺中沒有人！

尚大農輕吁了一聲道：「她不在！」

語氣中，竟有欣慰之意。

楚雲彪暗覺好笑，忖道：「這位師哥雖然繼承了師父的一身武功，胆量却似不大……」

當下，大步走近墳旁，探頭望望棺中，說道：「她必是追殺刁鶴去了。」

尚大農道：「咱們走吧！」

楚雲彪一怔道：「走？」

尚大農道：「她已不在此地，而且此地死了七個人，咱們如不趕快離開，被人撞見了，只怕難脫嫌疑。」

楚雲彪笑了笑道：「小弟的想法，剛好與師哥相反……」

尚大農「噢」了一聲，望着楚雲彪，等他說下去。楚雲彪道：「頭一層，她此刻雖不在此地，但小弟確信她還會回來。所以咱們應該留下來等她；其次，咱們在此等候，如被不相干的人撞見，可以不必理會，如是被滇池六殘的同黨撞見，正好可以由對方嘴裏獲知甄賈谷蘭的身世來歷。」

尚大農沉吟道：「可是，你如何向他們解釋滇池六殘不是咱們殺的？」

楚雲彪道：「咱們即使不解釋，對方可能也會明白滇池六殘不是咱們殺的！」

尚大農不以爲然地道：「是麼？」

楚雲彪肯定的答道：「是的！咱們兄弟用的是刀，而滇池六殘是死於掌下。而且對方應知咱們兄弟無力擊斃滇池六殘。再說老三刁鶴也許已經逃脫，他可以證明誰是殺死他們五個兄弟的人。」

尚大農似覺有理，故未再表示反對，但從神態上看，仍似不大願意留在墳塲上等候。

楚雲彪感到眼前這位師哥有些古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頗失正確。但以爲他是因小蠻牛之死而激動而失去冷靜之故。當下問道：「師哥是否認爲咱們應該去酆都森羅殿赴約？」

尚大農微微點着頭道：「是的……」

楚雲彪詫異道：「爲甚麼？」

尚大農一笑道：「愚兄也說不上來。只覺咱們似應前往酆都森羅一探虛實……」

楚雲彪道：「可是，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人在這裏呀！」

尚大農聳聳肩，在旁邊一座墳墓前坐下來。

楚雲彪在另外一座墳墓上坐下，緩緩又道：「小弟此番前來找師哥，原來是要與師哥商議尋找師父的。不意一到金陵就遇上了這許多怪事。現在咱們兄弟顯然已捲入一場武林恩怨的漩渦之中，雖然咱們還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但無論如何，小弟認爲咱們應該捨遠求近，先在此地等一等她。如不見她回來，再前往酆都森羅殿不遲。」

尚大農問道：「師弟打算等她到何時？」

楚雲彪道：「到明天早上，如不見她回來，咱們再走如何？」

尚大農點頭道：「好吧！咱們今夜就在這墳塲上捉拿女鬼！」

楚雲彪道：「她如要回到墳墓來，必在天黑之後。而且說不定會有同黨跟來。」

尚大農道：「不錯，她武功再高也無法自行推土掩埋。一定會有人跟來，所以咱們要小心一些，也許與他同來之人，武功比她更高哩！」

楚雲彪道：「等下咱們得躲遠一些，如見有人與她同來。不妨等那人走了後，再現身過來與她相見。」

尚大農笑道：「那人離去之前，必將推土爲她掩埋，你要如何與她相見？」

楚雲彪一指墓碑道：「只要扳開墓碑，就可見到她。那棺頭上已被上次那個盜墓賊挖開了。」

尚大農一哦，起身走近甄賈谷蘭的墳中空棺，伸頭張望，說道：「這具棺木的棺頭，已修補好了呢！」

楚雲彪道：「沒有吧？」

尚大農道：「有的，你過來瞧瞧。」

楚雲彪起身過去，雙手搭上棺身，低頭去看，但是幾乎還沒看清甚麼的時候，驀覺後腦「轟！」的一下，好像被甚麼笨重的器具擊中，登時失去知覺，上半身整個撲入棺中，昏迷不省人事了……

× × ×

夜色朦朧。

大地沉寂。

幾顆稀疏的星星，在深藍色的蒼穹上眨着眼睛，像是在窺視人世間的一切詭秘；眼前，是一片稀疏的樹林，一陣夜風吹來，樹葉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也像是在議論或嘆息人間的一切詭秘……

這是楚雲彪睜開眼睛時，第一眼所看到的情景，他發覺，自己躺倒在一處陌生的樹林下，因之，第一個在他腦海中生起的思忖便是：「我怎會麼躺在這裏？」

然後，他想坐起來。

可是，身子剛剛一動，立刻就有一柄明晃晃的刀擱到他頸旁，鋒利的刀口輕輕抵着他的頸部，接着是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別動！」

刀，是從他頭部後面伸過來的！

楚雲彪頓時不敢動彈，他盡量把眼睛望上翻，但，仍看不見對方，當下，只好開口問道：「你是誰？」

來人冷冷說道：「別問我是誰，現在是我要問你！」

楚雲彪道：「你不能讓我坐起來麼？」

來人道：「不能！」

楚雲彪斜目一瞥抵在自己頸部的刀，笑了笑道：「這是我的刀啊！」

來人道：「如果你不老老實實躺着，你的刀一樣可以割斷你的脖子！」

楚雲彪道：「是，有道理，現在有話就請開始問吧！」

來人道：「你是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道：「是。」

來人語氣漸漸轉爲溫和，說道：「我見過你一次，你在武林中的名氣頗爲不小。」

楚雲彪一笑道：「多謝誇獎，閣下在甚麼地方見過在下？」

來人道：「你不必追問，總之我曾見過你，記得你是無影刀楚雲彪就是了。」

楚雲彪道：「請繼續問下去。」

來人問道：「你爲何被人埋在甄賈谷蘭的墳墓中？」

楚雲彪神色大大一愣，失聲道：「你說甚麼？我被人……埋在甄賈谷蘭的墳墓中？」

來人微詫道：「難道你自己不知道？」

楚雲彪不勝驚駭困惑地道：「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只記得……只記得和我師哥站在甄賈谷蘭的墳墓旁觀看棺中情形，忽然被人擊中，以後的事情，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來人一唔道：「當眞是這樣麼？」

楚雲彪道：「不錯。」

來人問道：「你師哥是誰？」

楚雲彪道：「金陵武館的主持人——無敵神刀尚大農。」

來人輕「啊」一聲道：「原來你和無敵神刀尚大農是師兄弟……」

楚雲彪反問道：「閣下沒見到我師哥麼？」

來人道：「沒有。」

楚雲彪道：「那麼，他必是追擊那襲擊我的人去了，可是……我怎麼會被人埋入甄賈谷蘭的墳墓中呢？」

來人道：「如你所言皆實，你便是被偷襲你的那人埋入的！」

楚雲彪道：「但我師哥爲何不見了！」

來人道：「他可能也遭了毒手被埋在別處。」

楚雲彪心頭好像被刀子刺了一下，語聲微顫道：「是……只怕是如此……」

他想到自己被敵人擊昏之前，絲毫未察覺有人欺到身後，這表示偷襲自己之人武功十分高明，而師哥若是同時被對方擊昏，對方必會把他的身體一起投入甄賈谷蘭的棺中，但既然沒有，便可証明師哥未同時遭受偷襲，是則師哥一定會與對方動上手，而師哥如是獲勝，對方就不可能有機會掩埋自己了，除非敵人不止一個……

所以，他覺得師哥遇害的成份最大！

那麼，偷襲者是誰呢？

甄賈谷蘭？

抑或現在這人？

他不覺又盡力把眼睛往上翻，想看後面那人的面貌，一面又問道：「現在告訴我，你是何人？」

來人聲調一沉道：「我是救你的人！」

楚雲彪道：「貴姓大名？」

來人道：「我的姓名，你不必知道。」

楚雲彪道：「你怎樣救出我的？」

來人道：「我掘開墳墓，發現你躺在棺中，就將你拖出，後來發現你尚有一絲氣息，便動手施救，你的命很大，若是再遲緩一些時候，可就回生乏術了。」

（未完待續）

三期完巨型武俠小說

劍士雄風（下）

盧令•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怒殺龍手」祖驚虹，因勾搭落日牧場塲主「廻風舞柳劍」商翼愛妾，隱居金陵，三年後，得「飛狐」沈天星密告，知商翼已知道他的居處，不日到來尋仇，祖驚虹深知他已無法再在金陵隱居下去，趁商翼未來，决心把橫行金陵，魚肉鄉民的六星堂毀去，爲城中居民造福，乃出手把六星堂的張豪、孫秀及花無容除去，並揚言要直搗總巢。就在他殺死六星堂三頭領的翌日，商翼與沈天星也來到金陵，在客棧歇宿，商翼坐席未暖，六星堂小頭目到來惹事，商翼怒施殺手，把六星堂人馬殺他一個不剩——

英雄何價　無語問蒼天

沈天星兩刀劈實，雙脚便縮，借刀使力，身形倒翻，颼的竄落門口，那兩條漢子的屍身這時才帶着激飛血雨噗噗的摔落地上！

沈天星腕肘隨曲，長刀入鞘，反手掩上門戶，拉好橫栓，他不獨輕身提縱術登峯造極，刀上亦見功夫！

商翼遠遠望見，頗覺欣慰的點了點頭，振吭道：「天星，門外可還有別的人？」

沈天星搖頭道：「就只兩個！」

商翼道：「虧你小心，不然難保驚動他人！」

沈天星道：「天星理當小心！」從容不迫的舉步走上，俯身拔下那嵌在屍身上的「迴風舞柳劍」，拭淨血漬，還與商翼！

旁邊那掌櫃與一衆店小二幾曾見過這等厲害手段，只駭的直在混身哆嗦，這下聽得商翼那麼說話，方才鬆過口氣，那掌櫃拭了拭額上冷汗，跌跌撞撞的走了過來，但還未來得及說什麼，那快嘴張三已衝着張翼叫起來道：「唉呀英雄，你這下可害苦咱們了！」

商翼霍然回首道：「你胡說什麼？」

張三囁嚅着道：「小人可不是胡說，這雖然沒驚動別的人，但這七個六星堂的弟兄到底是死在咱們這兒，若教查出來，咱們還有命的？」

商翼淡淡的道：「殺人的可沒走。」

張三急問道：「爺們莫非打算長住下去？」

商翼搖頭道：「不，也許明天，也許後天，咱們便要離開。」

張三苦着臉道：「那如何是好？」

商翼道：「你儘管放心，那祖老闆既然出手，明天以後，這裏就再沒有什麼六星堂了！」

張三聳然動容道：「可是當眞？」

商翼斬釘截鐵的道：「當眞。」

「好哇，那咱們就再不着吃這六星堂的欺負了！」張三幾乎沒有跳起來，怎知他歡喜還來不及，那掌櫃忽地吶吶問道：「若不是當眞如何？」

商翼沉聲道：「他管不了，還有咱們！」

那掌櫃期期艾艾的又問道：「若是你們也管不了那又怎樣？」

商翼仰首向天，冷笑不語，沈天星却從旁應聲道：「那便合該你這爿店子倒霉了！」

掌櫃立時哭喪着臉，失聲道：「這……」

「這什麼！」沈天星冷截道：「六星堂的人不錯兇惡，但咱們亦不見得更好相與，你最好少嚕囌，莫要惹起咱們的性子，否則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

掌櫃的到底已見識過商翼沈天星兩人的本領，聽得說不由得臉色發青，那敢再多說什麼，囁嚅着忙退了下去，旁邊那快嘴張三却隨即問道：「但他們來時想必還有別的人知道，要是久不見返，找到來時，如何應付是好？」

沈天星笑道：「這還不容易，若是來人問到，回說他們來過又走了不就可以麼，那別人只當他們膽小畏死，借機會脚底抹油，那還會想到其他？」

張三接口又道：「但這七條屍體……」

沈天星道：「只等明天六星堂毀了，你們就隨便扛出來扔到街上，也還有誰來理會？」

張三反手拍了一下後腦道：「對、對！這原也簡單，怎地我偏就想不出來，現在……」

沈天星截道：「現在你們就先將屍體搬到不着眼的地方，再拿水冲乾淨地上的血漬，免得那來查問的人看出破綻，又生麻煩，然後……」

商翼接下去道：「然後，預備酒菜房間！」

張三連聲知道，與一衆小二自去忙個不了……

商翼輕吁了口氣，轉過身來，道：「天星，今晚你我得及早休息，明早只等天色放曙，便到六星堂附近走去，莫教他們設下什麼兇毒埋伏！」

沈天星訝異問道：「這又爲了什麼？」

商翼道：「不爲什麼，只怕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讓祖鷲虹傷在他們手上！」

沈天星道：「商爺此來不就要取他性命麼？」

商翼沉聲道：「不錯我是要取他性命，但却絕不容許別人取他性命，我要他死在我劍下，公平的死在我劍下！」

沈天星道：「那商爺何不今夜就找他了斷，也省得麻煩！」

商翼肅容道：「士可殺，志不可奪，他要除去六星堂，讓他去，遂了他心願也好教他死得安心，死得瞑目！」

沈天星微喟道：「商爺眞不愧是當代英雄！」

苦澀的笑意立時綻出了商翼的唇邊，他默然半晌，喃喃自語道：「英雄，英雄，英雄又能怎樣，英雄又算得了什麼，哈，英雄，英雄……」

× × ×

「英雄，英雄……」

祖鷲虹仰首向天，亦自喃喃自語！

他那脚步終於跨出了家門，踩下了石階，踏上了長街的青石板！

脚步沉重右手却牽着韁繩，那頭黑驢的驢繩！驢昨日從隣家買來，爲的是要馱負那「母夜叉」花無容的屍身！

花無容那屍身此際就馱在驢背上，她的氣息早已斷絕，血亦早已流盡，臉如土色，臃腫的臉皮亦已變的乾癟！

曙色方開，曉霧淒迷，長街的青石板恍如細雨過後，就連那院子裏的木葉亦凝滿了霧珠。

風吹過，木葉紛搖，露珠紛墜，洒滿了地上，也洒滿了嫘娘的秀髮、衣襟，但她却連動也不曾稍動，就呆呆的木立在樹下。

她那目光亦已變的痴呆，就凝視着祖鷲虹的背影，瞬也不瞬，悽苦綻出了她的眉頭，哀愁亦自抹上了她的眼角！

祖鷲虹就默默的走着，頭也不回！

長街雖長，畢竟有走盡的時候，轉過了街角，他就是想回望也不成了，但，他始終沒有回頭，始終沒有回頭，就默默的走着，默默的走着！

他不是鐵石心腸的人，但此際他却不能不硬起心腸，只因爲他知道，知道得很清楚，當他還能毫不猶豫的舉起脚步的時候，他不舉起脚步，恐怕就更難再舉起了！

劍與感情，本就對立，他若是心裏牽掛着太多的感情，分心二用，劍與心就勢必難以緊扣，也就勢必難以隨機應變，此去也就勢必凶多吉少！

他若是死了，又還有誰來照顧嫘娘呢？他若是死了，嫘娘還能活麼？

他不望嫘娘，其實也就是爲了嫘娘啊！

多情却似怎無情，這就是多情却似無情啊，但，像嫘娘這樣的女子，她會懂得麼？

長街走盡，祖鷲虹仍是頭也不回，他那身形終於消失在街口的彎角處。

嫘娘目送祖鷲虹消失，嬌靨煞白，直似凝霜，

剪水的雙瞳，突然透出了怨毒已極的目光……

× × ×

最後的那塊青石板也已放回了原來的地方……

那二十來個勁裝疾服，腰掛長刀，背負强弓硬弩的灰衣漢子亦自鬆過口氣，數十道目光就望着那街道上的青石板，發出會心的微笑。

這長街的青石板看來並無異樣，誰知街中相連接的六塊青石板底下已然挖了個老深的陷阱，青石板所以仍得好好的擱着並未陷下，祇不過因爲還有少許沙土支撐着，但只要稍受壓力，便會下沉！

陷阱的最底早已鋪着厚厚的生石灰，石灰上還倒嵌着十幾口利刄，人若是跌了下去，自是凶多吉少，何況旁邊還預備了强弓硬弩等着招呼！

那白臉皮的頭目只等衆人鋪好青石板，走前去仔細看過實在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才吩咐道：「兒郎們聽着，先檢查要用的弓箭有否損壞，然後，依計劃分別往左右瓦面埋伏，只等姓祖的那廝掉下陷阱，便亂箭射殺！」

一衆應聲卸下了弓箭，只看有沒有損壞的地方，也就在這刻脚步聲突地由遠而近的，劃空傳至！

一衆下意識停下了動作，轉頭望去。

沒多時，只見一條灰衣漢子從街口轉出，急奔而來，秋風雖爽，他却跑得滿頭汗落淋漓。

他人直跑至那白臉皮頭目身前，也不待拭乾汗水，便氣促促的道：「姓祖的已出家門！」

白臉皮頭目頷首道：「得了，你回總壇告訴頭兒知道，這裏我自會小心！」

那漢子應聲知道，急往烏衣巷那邊奔出。

白臉皮聳聳肩膀，目光又自落到長街中那六塊做了手脚的青石板上，陰森森的咧了咧嘴。

這條街道，也就是通往六星堂的必經之路！

挖出來的砂土早已清掃乾淨，毫無跡象可尋，姓祖的定必不會覺察，亦斷無靠牆邊走過的道理，那只要他踏下陷阱，吃石灰矇住了眼睛，兩旁弩箭齊下，嘿嘿，管教他變做隻刺蝟，命喪當場！

白臉皮想到得意的地方，禁不住仰天打了兩個哈哈，那知，笑聲未絕，寒光突然入眼！

他驚呼還未來得及，那道寒光已然入了他的咽喉，赫然就是口短劍，迴風舞柳劍！

身形兩幌，他人便仰天倒了下去！

他就站在那陷阱的邊緣，人往下倒，脚便滑出，恰好蹬在最近的那塊青石板上，那塊青石板毫不受力，立時下沉，其他五塊亦被牽動，紛紛墮了下去，霎時間隆隆之聲不絕於耳，陷阱底下的石灰亦被激的疾揚了起來！

不過，他兩隻脚雖然入了陷阱，上半身却倒在陷阱旁邊，是以，就只是脚虛懸着，人並未掉下來，也就因爲他仰天倒下，嵌在他咽喉上的那口「迴風舞柳劍」便份外分明！

那一衆灰衣大漢子冷不防猛吃一驚，齊齊聳然變色，騷動起來，也不知是那個動手在先，刹那錚錚錚的十幾二十柄長刀紛紛出鞘，三個貪功的喝聲：「誰？」脚尖點地，冲天拔起，半空再一擰腰，人已然上了左邊民房的瓦面！

瓦面上，不知何時，已標槍也似直的悍然立着商翼！「迴風舞柳劍」商翼！

他的左手扣着兩口「迴風舞柳劍」，右手却斜搭在腰際長劍的劍柄上，那長衫的衣襟已然敞開，下擺斜塞在左腰，雖則是拂曉，不見日光，亦無月色，但左右交搭那兩檔「迴風舞柳劍」却仍閃閃發亮，奪人眼目！

那躍上瓦面的三條灰衣漢子身形方穩，便已瞥見商翼，心頭陡凜，急喝道：「什麼人！」

商翼沉聲道：「要命的！」右手陡振，長劍錚的出鞘，身形突起，搶出三尺，劍光如虹，直取當中那灰衣漢子的胸膛！

那漢子甚至連閃避也來不及，劍尖便已沒入了他的胸膛，直劃而下，嗤的一股血瀑立時狂噴而出，他人一仰身，便從瓦面上跌了下去！

商翼劍勢不停，疾轉半身，劍隨身轉，削向左邊那灰衣漢子！

那灰衣漢子不暇思索，揚刀急擋，也算他手急眼快，噹的長刀已然封住了劍鋒！

商翼一聲冷笑，手腕一抖，震開刀鋒，乘勢挑起，却突又削下，劍光暴閃，已從那漢子手上右肩頭削入，左脅下削出，生生將之斬爲兩截！

那下半截身軀先自跨出半步，方才栽倒瓦面，下半截却帶着激飛血雨疾跌了下去！

長街底下，頓時驚呼聲起！

瓦面剩下那漢子不禁心底發寒，那敢再動手，肩頭微聳，急從瓦面躍落。

商翼身已轉過，冷眼瞥見，喝聲：「那裏走！」亦自縱身躍下。

他後發先至，人已着地，那漢子尚在半空。他想也不想，手腕疾翻，劍從下挑起，就迎向那漢子下落的身形。

那漢子半空身形未落，無處着力，自是避無可避，閃無可閃。電光石火的刹那，他那小腹已然壓上劍尖！

他那下落的身形何等迅速，劍又是何等鋒利，頓時直穿入腹，砭骨的寒氣直透心脾，他眞氣亦洩，身形下墮更速，劍立自後腰穿出，他那身子去勢却未絕，疾往下壓，直至抵住劍鍔方才硬硬止住。

那漢子少說也有百多斤重，自上壓下，力道更是只重不輕，但商翼那持劍的手却只是震了一震。

他也不待漢子壓實，腕肘陡震，劍鋒扭轉，就勢一揮，劍便自那漢子腹腰削去。

激飛的鮮血濺紅了他的衣袖，但他却連望也不望，屍身噗的摔落地的同時，他那身形便已沖天拔起，就勢折腰、曲膝、踢脚、提身，「燕子倒穿簾」，颼的倒翻出尋丈。身形着地那當兒，已然截住了六星堂那邊的去路。也不等脚步踏實，自己往左擰腰旋出，劍隨身轉，連環兩劍，左右交擊！

當先兩條灰衣漢子措手不及，胸膛便已迎上劍鋒，鮮血飛激，狂吼倒地。

商翼勢子未竭，連人帶劍疾向其他人捲去。

那衆漢子幾曾見過如此兇悍的人，如此兇悍的劍法。早已盡皆失色，心頭凉了半截，這下更是心膽俱喪。驚呼聲起，猛轉半身，喝聲：「風緊扯呼！」脚底抹油，望街那邊便走。

商翼毫不放鬆，緊追在後。只見他人如奔馬，劍似驚雷。身形暴起暴落，長劍乍展乍收，劍光過處，鮮血激飛，人頭滾地。十多條漢子瞬息倒下了七雙，剩下來不過三人，已然奔至街口。

商翼目光閃動，左掌扣着的「迴風舞柳劍」便待擲出，街口人影突閃，轉出了「飛狐」沈天星。他人才現身，刀便出鞘，刀光暴閃，當先兩人霎時如遭電殛，混身陡震，悶吼倒地。

還有那漢子不由得魂飛魄散，脚步再也無法抬起，膝蓋發軟，噗的往下便倒。

幾乎同時，沈天星已自繞上三步，長刀翻腕削出，頸後直劃至尻骨，鮮血迸濺，那漢子身子着地的同時，人亦氣絕身亡！

沈天星望也不望，刀又挑起，橫裏甩出，就勢抖去刀上血漬，納返刀鞘，急步走上，道：「商爺，他快到了！」

商翼咬了咬唇道：「咱們走！」

沈天星星目閃過，便待俯身去拔那白臉皮頭目咽喉上嵌着的「迴風舞柳劍」。那知商翼却甩袖阻止道：「由得它！」

沈天星詫異的抬起目光，道：「這……」

商翼淡笑道：「讓他知道，早作準備也好。」

沈天星恍然道：「明暗懸殊，行踪莫測，便縱他機心巧絕妙絕，想亦不敢再起逃心。」

商翼噫的微微頷首，回劍入鞘，肩膀陡震，縱身躍上瓦面。沈天星緊緊相隨，兩個人就在瓦面過瓦面，疾向烏衣巷那邊躲去。

長街頓時變得寂靜如死，兩三聲呻吟聲偶爾響起，却是那麼微弱，那麼的短促。也就兩三聲，便不再響起！

也沒多久，祖驚虹已牽着那頭驢子打從街口不徐不疾的轉了過來。

步履悉索，蹄聲得得，敲碎了長街的寂靜。

轉入街口，滿地血屍便入眼簾。

可是，三二十步走過，他那脚步却突地停了下來。目光亦自凝住就瞬也不瞬的瞪着臥屍陷阱旁邊的那白臉皮頭目咽喉上嵌着的「迴風舞柳劍」上。

看到那陷阱，他便知道發生了什麼，那口「迴風舞柳劍」入眼，是誰出的手他就更不用再問了。

畢竟來了……他沉吟着脚步仍是不徐不疾的，未見絲毫慌亂。

他也的確很放心，很放心，只因為他很清楚商翼的為人。商翼既然替他除去那埋伏，留劍示警，却不現身。就斷不會再阻撓他挑戰六星堂。

這三年下來，他私下雖然過得很寫意，但心底偶爾亦難免會感到空虛。那當兒，他不其便會暗問自己。當年那行俠仗義，鋤強扶弱的祖驚虹那裏去了？他深為辜負了自己的身手覺得可惜。

商翼三兩日間就會到來，這他早就知道，並不奇怪。他也清楚，彼此間難免要劍分生死。差的只是遲早問題！

遲抑或早，對他來說，原是沒有多少關係的，但此際，却又自當別論，他得先與六星堂了斷，商翼若是來得太早，他勢必就無暇再去理會那六星堂什麼。生死其次，志屈難舒，却是憾事。

可是，事實放在眼前，商翼雖已到來，却並未就與他為難，反倒先教他逐了心願，豈不快哉？

快哉雖則快哉，祖驚虹臉上却並無笑意，脚下不停，就默默的走着，走着……

長街轉過，再轉，又轉，烏衣巷便已在望！

巷子窄窄的，不長，可也不短。此刻，每隔三兩尺便相對站立着兩條漢子。由巷口直至六星堂門口，少說也有三四十個，俱都身穿灰衣，腰懸長刀，銅片搭口的刀鞘輕拍着深灰色的長褲，血也似紅的刀穗，斜舞秋風，份外顯得氣勢不凡。那凝重的臉上却不時透着緊張的神色。目光炯炯，獵犬般左右搜索，或是翻呀翻的直往上翻，只恐敵人從天突降！說來這還是六星堂首次遭逢變故，要命的連對方是什麼人還未清楚，那就難怪緊張如斯了。

也就在此刻，祖驚虹已然來到了巷口。

衆人立時變了臉色，這祖老闆連殺孫秀七人，他們畢竟只是聽說，並未見到，說不上驚恐什麼。可是，那長街上的陷阱如何厲害，他們却是清楚得很。如今這祖老闆居然若無其事的便闖了過來，身手怎樣了得，可想得知。

而那負責埋伏的二十多個弟兄，竟全都沒了消

息，也不見走來告急，自是凶多吉少。若真的連逃命的機會也沒有，片刻工夫便被這祖老闆斬盡殺絕，那還得了！

再看到那黑驢馱着的屍體。衆人的臉色不禁又變，變得蒼白如死！

難怪發散了人到處找也找不到母夜叉了。原來她亦早已死在這姓祖的手上……衆人心頭暗忖，兩條腿不知不覺簌簌的抖了起來。可也想不透這「繡錦莊」的祖老闆到底是何方神聖。前後不過半日多，六星堂的手足竟便已給他毀掉近半！

巷裏雖然站了許多人，祖驚虹却毫不理會，也不猶豫，就牽着那頭黑驢，筆直地望六星堂走了過去，那脚步仍是不徐不疾的，從容不迫。

可憐那一衆連氣也不敢喘，望也不敢望，直急的額上冒汗，巴不得祖驚虹快快走過。

巷口離六星堂並不遠，祖驚虹走的雖然不快，但也沒有多久便到了門外。

那原來是王樹的故居，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人事變遷如此，景物又豈不然。但那門上的朱漆雖已剝落不少，石階、瓦壁雖已殘缺不堪，依稀仍可見豪門氣勢，迥異尋常。

入門便是寬敞的院子，靠牆兩邊雜植樹木。由門口直至廳堂，鋪了條半丈過外的寬闊的碎白石徑。石徑兩側，此際左六右六。每隔三尺，分別站立着十二條彪形灰衣大漢，人人挺胸凸肚，目露殺機，腰際長刀斜掛，右掌纓槍緊執，刀長三尺六，槍却丈八。紅纓如血，自是觸目驚心。

向着門口廳堂上的石階上，亦自標槍也似的站着九人，左三右三是六條手掌纓槍的彪形大漢，與碎白石徑兩側的相若。當中三人，却是截然迥異。

那最中的，頭抹皂絲轉角簇花巾，身旁紫繡圍胸繡棉袍，腰繫玲瓏玉環絲，足踏金錢抹綠登雪靴。七尺長短身材，四十五六年紀，三綹掩口髭鬚，居然也是堂堂貌相，氣勢不凡。他那臉上不笑時已帶着三分笑意，教人看了，只當他是和氣生財的闊老闆，富太爺，斷不會想到底子裏竟是殺人當吃生菜，連皮帶血呑，不吐骨頭的活閻魔。

他穿的衣服雖則寬闊，身段却未見痴肥。上下左右，並無兵刃。右手斜展描金摺疊紙扇。漫不經意的輕輕招搖，左手却空袖飄飄。赫然已是齊臂斷去。那虛懸的衣袖斜貼腰腹。末端就塞在那玉環腰絲上。曉風吹過，衣袖鼓起，驟眼看來，他左腰便恍惚長了瘤的，份外臃腫！

在他身左那人，相當年輕，諒來不過二十六七左右，身段頎長，臉容峻冷，顴骨高聳，兩腮無肉，脚步虛浮，恍如細柳搖風，看似立足不住，却又似要迎風飛去。

他不獨臉容峻冷，衣色亦是深沉，黑巾抹額，黑色密扣緊身英雄襖，脚踩鷹爪雙縫吊墩靴，腰纏亮銀鍊子槍。那銀鍊尾指粗細，槍尖更是狹銳無匹。鋒稜分嵌倒鈎。雙股並開血槽，直透槍尖。那槍身更是藍殷殷的，分明已淬了劇毒。

若論兵刃兇毒，此槍縱非首席諒亦相距不遠！

紫衣人右側的那個却又與黑衣人迥異。三十年紀，五短身材。兩手却長幾及膝，左右俱戴鹿皮手套。花臉皮，花衣裳，身無兵刃。左右雙膀、腰側、脛腿、胸腹，却分別纏掛着七隻鏢囊。鏢囊七色，各各不同，襯着他那身花衣，更見繽紛奪目！

別的不說，單就看他這身裝束已教人眼花繚亂。他如此裝束，用意想亦不過在於擾人眼目。他裝束已是使人眼花繚亂，你想他的出手會例外麼？

這三個人，六道目光。此刻就望着堂外，瞬也不瞬。紫衣人笑容始終不變。花衣人目光愈來愈見深沉，黑衣人指爪不時扣掌，似已不耐。

沒多久，祖驚虹終於出現堂外！

他神態仍是從容不迫，脚步仍是不徐不疾，就牽着那頭驢子，跨過門檻，踩着那條碎白石路，筆直地走了入來！

看到那黑驢背上花無容的屍身，石階上三人不其亦稍微變了臉色，冷眼再瞥見祖驚虹那口長劍掛在右腰，劍柄斜向左方，紫衣人臉上的笑意便又再褪了半分。

他知道，那麼佩劍的人，用的必然是左手劍。

他也知道，武林道上成名的劍客雖則不多，可也不少。但敢用左手劍的人却寥寥無幾。與用左手劍的人，劍術也就非止絕不會弱。相反，還比右手使劍的人更來得可怕。只因為左手使劍，劍法必然與人相反，招式也定必更見詭異，更難應付！

但他畢竟城府深沉，剎那便自穩定了臉色。

碎白石道並不很長，也沒多久，祖驚虹便自來到階下，脚步陡頓，抬起目光，自左移右。

他就祇望當中三人，是以目光移動甚快，瞬息便已折回，就停留在紫衣人臉上。

紫衣人也方在打量祖驚虹。那臉上笑意愈來愈濃，突抱拳道：「幸會！」

祖驚虹淡淡的道：「笑裏藏刀賈杰？」

「正是賈杰？」紫衣人笑着道：「朋友見面呼名，莫非識得賈某？」

祖驚虹道：「不識，只是閣下這裝束、這相貌、這笑容，已清楚的告訴我閣下是誰！」

「笑裏藏刀」賈杰笑道：「敢情如此？」

祖驚虹道：「正是如此。笑裏藏刀若不是這等

相貌裝束笑容，想也就不配稱爲笑裏藏刀了！」

賈杰居然面不改容，道：「好說好說！」

祖鶩虹接道：「更何況六星堂頭兒六人已去其三，所餘是奇非偶，兩人左右，閣下居中，不是主兒又是什麼？如此簡單的道理，莫非你也不知，非要我細說分明不可？」

賈杰褪去半分笑意，乾咳兩聲，方待說什麼，身右那花衣人已冷笑道：「這原算不得什麼本領！閣下却竟洋洋得意，不覺得可笑麼？」

祖鶩虹轉過目光，道：「三手狼賴秋煌？」

花衣人冷笑道：「你又如何認得賴某？」

祖鶩虹道：「風聞三手狼賴秋煌成名暗器，此外別無專長，閣下鹿皮套手，身繫鏢囊，並無其他兵刃，自是見長於暗器功夫，人又站在賈杰身旁，那不是賴秋煌是誰？」

「三手狼」賴秋煌道：「果然道理！」

祖鶩虹道：「豈止而已！」

賴秋煌冷哼道：「不成還有什麼學問？」

祖鶩虹道：「閣下鏢囊七色，花衣披身，多看兩眼，不免令人眼花繚亂，其意想必亦是如此，好得擾人眼目，乘隙出手！」

賴秋煌悶聲不響，想必已被說到了心裏處。

祖鶩虹接又道：「暗器手法，顧名思義，原來就是要乘人不備，暗裏下手，要乘人不備，就先得亂人心神，別人心神亂了，方好下手，不然，像那普通脚色容易，要對付高手能人，便嫌不足，是以你如此裝束，亦是無可厚非，但你暗器手法若是眞的到家，便雙手變幻已是綽有餘裕，尙要憑賴繽紛妝束，眩人眼目，可見得手上仍欠功夫！」

賴秋煌立時沉下了臉，道：「你不妨試試！」

祖鶩虹道：「方要見識！」

賴秋煌便要發作，那邊頎長黑衣人突地喝道：「然則某家又如何？」

祖鶩虹目光再轉，道：「一陣風粉彪？」

黑衣人道：「好說，正是粉某！」

祖鶩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兩眼，道：「風聞江北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踪，夜走千家，日盜百戶，輕身提縱術已達登峯造極的地步，那知今日一見，不過如是傳言，雖祗是傳言却也是未免太甚！」

粉彪悶哼道：「粉彪粗人，不懂得那許多隱言悔語，你最好解釋清楚！」

祖鶩虹道：「閣下脚步虛浮，躍躍欲起，看似身輕如葉，弱不禁風，輕身提縱術已臻化境，但其實仍欠火候，若眞的是火候已足，身形巧幻，手脚自見功夫，便生死俄頃，間不容髮，亦能隨機應變，跳躍騰挪，閣下下盤不穩，眞氣已提，顯然未至那等地步，無甚信心，唯恐變出倉猝，欲起不及，如此輕功便縱再强，亦不過是鼠竊狗偷的技倆！」

粉彪不其變了面色，道：「只怕未必！」

祖鶩虹也不理會接又道：「況且下盤不穩，手力必弱，護身傷敵，都成問題，更休說攻勢厲如雷霆，守勢固若金湯……」

粉彪臉色更見難看，嘴唇顫動，欲語未語，旁邊笑裏藏刀賈杰已截喝道：「閣下好利的口舌！」

祖鶩虹道：「尙不如劍利！」

賈杰道：「也好胆量！」

祖鶩虹微哂道：「祖某人吃過老虎心，豹子肝，獅子腿，胆包着身！」

賈杰忽問道：「閣下姓祖？」

祖鶩虹不徐不疾的道：「姓祖！」

賈杰追問道：「眞的姓祖？」

祖鶩虹道：「你若不信，何必多問？」

賈杰陪笑道：「原來當眞是祖兄……」

祖鶩虹冷截道：「祖某不慣與人稱兄道弟！」

賈杰也不動怒，道：「客氣說話，閣下又何必斤斤計較？」

祖鶩虹道：「要說便說，那來許多客氣！」

賈杰微微頷首，道：「閣下風凛照人，手眼步法，無不都見功夫，劍懸右腰，柄却靠左，自是劍使左手，與人迥異，亦自非無名小卒，名不經傳，方今武林道上，話雖人才輩出，更勝於前，但像閣下如此英雄人物，想亦聊聊無幾！」

祖鶩虹漫不經意的道：「過獎！」

賈杰又道：「風聞皖北玄妙觀斷虹子，左手快劍，駭電驚雷，燕南屈家落拓生兩手雙飛，右劍悍辣沉雄，左劍飛靈巧幻，俱都是左手劍的能手，但斷虹子身入道門，年已不惑，落拓生却可姓屈，閣下分明不是！」

祖鶩虹道：「區區豈敢與皖北斷虹子，燕南落拓生相比！」

賈杰目光閃動，道：「閣下武功人望，比那斷虹子落拓生兩人恐怕只强不弱，閣下姓祖，如賈某所料不差，閣下定必就是那落日牧場的『一怒殺龍手』祖鶩虹！」

粉彪賴秋煌兩旁聽得賈杰那麼說，心頭不禁怦然震動，四道目光不約而同就瞬也不瞬地疑惑的盯緊在祖鶩虹面上！

祖鶩虹也不否認，緩緩地道：「祖某之名終於出閣下之口！」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粉彪等人聽得祖鶩虹承認，不由得齊齊聳然動容，瞳孔亦自疎縮，

賈杰說的雖肯定，原也不過懷疑而已，不想竟猜個正着；亦是吃驚不少，滿臉笑容不覺僵在那裏，但

他不愧是「笑裏藏刀」賈杰，城府深沉，心裏頭雖然吃驚，仍裝出若無其事的，笑容刹那又展開，突抱拳道：「昨夜燈花，今早鵲噪，只道甚麼貴客降臨，原來祖殺手步到，有失遠迎，尙祈恕罪……」

祖鶩虹冷截道：「不敢當！」

賈杰試探着道：「未知祖兄緣何到此？」

祖鶩虹道：「何必多問！」

賈杰跌足道：「祖兄來此三年賈某竟也不知，聽由堂下弟兄諸多騷擾，實在該死，該死！」

祖鶩虹冷笑道：「你的確該死！」

賈杰瞪目道：「祖兄何出此言？」

祖鶩虹哼的道：「六星堂做過什麼的事，閣下總該比誰都淸楚！」

賈杰道：「堂下弟兄的確開罪祖兄不少。」

祖鶩虹道：「比起那妻離子散，傾家蕩產，飲恨九泉的人，祖某所受，十不過二三！」

賈杰轉問道：「祖兄與他們莫非關係？」

祖鶩虹道：「別無關係！」

賈杰道：「那就是了，祖兄何苦爲此關心？賈某敢胆擔保，錯過今日，六星堂上自賈某兄弟，下至各弟兄，絕不會再騷擾祖兄多添麻煩，賈某人處，自亦還有祖兄諸多好處，當然，祖兄若肯屈就，執掌六星堂，賈某人更是歡迎，甘心聽命左右！」

祖鶩虹仰首不語，賈杰稍微欠身，再又道：「祖兄不妨考慮考慮……」

話口未完，祖鶩虹突然斂聲笑了起來！

賈杰愕然道：「祖兄何事見笑？」

祖鶩虹笑聲陡斂，道：「閣下既聽說過祖某人，當無不知祖某人行事作風的道理！」

賈杰眼波閃爍，道：「請教……」

祖鶩虹厲聲斷喝道：「嫉惡如仇！」

賈杰笑笑道：「果眞如此，祖兄初來時便找上來了，何須待至三年後的今日？」

祖鶩虹沉聲道：「只因爲今非昔比！」

賈杰隨口問道：「昔日如何？」

祖鶩虹道：「身不由己！」

賈杰道：「那今日……」

「重振雄風！」祖鶩虹奮聲道：「也合當六星堂煞星照命，惡貫滿盈！」

賴秋煌那邊突叱道：「住口！」

祖鶩虹也懶得理會，道：「六星堂所作所爲，無不令人髮指，若再不除，也不知多少人還要遭殃，祖某人冷眼旁觀三年，到今日是忍無可忍！」

賈杰褪去半分笑意，道：「賈某人已三再退讓，閣下何必步步緊迫，咄咄逼人！」

祖鶩虹冷笑道：「你三再讓我什麼？」

賈杰道：「言語讓你，態度讓你，再，以賈某人過往手段，便當乘隙取你闔家老小，但，賈某人就只在此相候，並未出此！」

祖鶩虹道：「非不想也，不敢耳，你既不知我底細，更不知我是否隻身，自是不敢輕舉妄動！」

賈杰兩聲乾笑，方待掩飾幾句，祖鶩虹已又道：「再說你若眞的讓我，街上何必暗設埋伏？」

賈杰不由得臉色微紅，又自褪了半分笑意，轉問道：「然則你是不會放手的了？」

祖鶩虹斬釘截鐵道：「祖某向來言出必行！」

賈杰霎時又不見了半分笑意，道：「風聞祖殺手快人快語，敢作敢爲，今日得見，果非虛語，當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猶勝聞名！」

祖鶩虹道：「過獎！」目光睨轉，甩下韁繩，道：「驢背上的是貴堂花堂主的屍身！」

賈杰道：「賈某早已看到，閣下可謂心狠手辣，連婦人也不肯放過！」

祖鶩虹道：「貞婦殉夫，視死如歸，我若不殺她，便得死在她劍下！」

賈杰道：「然則你是迫不得已？」

祖鶩虹道：「也別無選擇。」

賈杰道：「亦只怪她不自量力，明知技不如人，也要去送死！無論如何，咱們這段樑子是解不開的了，可是？」

祖鶩虹甩袖道：「你既已知道，何必多問，但請先料理屍身，好得動手！」

賈杰道：「屍身自當料理，但此刻却非其時，人已死了，遲早自也不成問題，今日六星堂若是倖免於難，當會打點，否則，那就只得麻煩你閣下多廢手脚了！」

祖鶩虹頷首道：「理所當然！」脚下倏的兩步橫移，左手往側抹落，手按劍柄，喝道：「請！」

粉彪賴秋煌應聲雙手立翻，兩脚外分！

賈杰却突地喝止道：「且慢！」

祖鶩虹剔眉道：「你還待作甚！」

賈杰道：「今日相見，便分生死，賈某人深感遺憾，生固不用死，便死，能死在閣下如此英雄手上，亦不枉此生，好好凶凶，且休說它，但請喝杯水酒，也算是咱們認識過！」

祖鶩虹道：「何必多此一舉？」

「閣下又何必拒人千里？」

祖鶩虹嘴唇微哂，道：「好，由得你！」

賈杰笑道：「如此方見爽快！」右手摺疊紙扇拍的陡闔，塞入腰帶，振聲道：「酒來！」

廳堂裏頭立時應聲轉出兩條灰衣漢子，想必早已等在那裏，那左邊的手捧瓷盤，盆上放着兩隻青瓷杯子，右邊的却捧着高頸瓷酒壺。

清香的美酒從壺裏斟出，斟下左邊那隻杯子裏，那捧着瓷盤的漢子隨走到賈杰身前，道：「堂主請喝酒。」

賈杰微微頷首，就手抄起那杯酒，吩咐道：「還不快快過去侍候祖爺！」

那兩條漢子應聲舉起脚步，踩下石階，走至祖鷩虹身前，又自斟了杯酒。

酒仍是從那壺裏斟出，仍是那麼香冽。

那捧着盤子的待酒斟好，便自半步跨上，微揖道：「祖爺看酒！」

祖鷩虹毫不猶豫，右手隨手抄起那杯酒。

那兩條漢子隨即左右讓開。

賈杰眼角笑意更濃，只等祖鷩虹酒杯在握，便舉起掌中酒杯，道：「今日相見，無以爲敬，就以此杯，聊表敬意！」

祖鷩虹淡笑道：「不敢當！」

賈杰道：「請盡此杯！」杯移唇邊，仰首飲盡，再翻手腕，杯口照地，涓滴無存。

祖鷩虹亦自舉起酒杯，却不曾移近唇邊，相反筆直送出，直至盡臂，倏的就手一翻，杯口照地，那滿杯的酒立時潑到了地上去！

酒潑落地上，立時嗤的冒起了嫋嫋白烟，那夾雜長在碎石縫中的幾株青草沾上了酒珠，刹那失綠，變作焦黃！

那是毒酒！毒性劇烈已極的毒酒！

旁邊衆人不其齊齊變色，賈杰仍是在笑，但眼中却連半絲笑意也沒有了！

他那右掌的酒杯更是忘了放落，就凝在那裏！

祖鷩虹兩聲冷笑，道：「好酒！」右手突鬆，酒杯嗆啷墮地，片片碎裂，身形接展，橫竄兩尺，已到了那捧着酒壺的漢子身旁，左手陡震，長劍出鞘！

那漢子失聲驚呼，便要閃避，但脚步欲起未起，祖鷩虹長劍已展，寒光暴閃，那酒壺刷的斷下，上半截噗的墮地，下半截仍捧在那漢子手裏，但那劍雖則極有分寸，未傷及他分毫，他却已心胆俱喪，混身陡震，那捧着的半截酒壺亦自脫手墮地！斷壺墮地，壺裏的餘酒亦自濺開，只見酒珠所及，白烟嫋嫋，青草當之立萎！

壺分兩截，內裏亦自分明，只見壺裏分成兩格，赫然就是隻鴛鴦催命壺！

那鴛鴦催命壺源出於王侯官家，乃是出了名的毒活，壺裏頭分成鴛鴦兩格，所盛的酒自亦可以分成兩樣，只須那斟酒的控制了活門機括，斟出來的酒便得先後不同，毒與不毒，但隨己意，却由於酒都從那壺裏斟出，端的教人防不勝防，始料不及，千百年來，也不知多少名將忠臣，英雄豪傑糊裏糊塗的在這東西下送了性命！

六星堂這鴛鴦催命壺自不會只是拿來裝飾，這幾年下來，已不知被放倒了幾多好漢，眞可謂死得人多，不想今日却被祖鷩虹看破秘密，放他不倒，反吃他劍斬爲二！

祖鷩虹劍展便收，三步倒退，目光烱烱，殺機畢露，冷睨着賈杰，沉聲道：「今日閣下若是逃得性命，日後再要來此手段，奉勸閣下切莫忘了今日錯失，要知江湖道上雖則不落俗套，禮却未可疏忽，當此場面，敬酒自當先敬人客，豈有顚倒先後的道理，這兩個人也想必恐懼先斟毒酒，壺嘴難保殘留餘毒，下意識作出如此舉動，不知縱使殘留餘毒，份量只是尋常，無甚危險，便迫不住毒性，亦絕不會連解藥也來不及，更絕不會先祖某人倒下，如此舉動，反倒啓人疑竇，其次，閣下選人還得下下功夫，這兩人神色雖也鎭定，但心氣仍嫌浮躁，口裏雖然沒說什麼，那目光的閃爍，眼瞳裏透着的詭異，却無疑已說出了壺裏的秘密！」

賈杰吃祖鷩虹指指點點，好生懊惱，臉色雖則未見變動，眼瞳裏畢竟已透出了兇光殺氣！

祖鷩虹直似未見，歎了口氣，又道：「閣下執掌六星堂，好歹也算得上是成名的人物，怎知就只懂得要這藏頭縮尾，見不得人的卑鄙技倆，人說『笑裏藏刀』人如其名，祖某人本以爲非議，誰想却是實言，又寗不令人齒冷！」

賈杰饒是再沉着，給這麼冷嘲熱諷，那臉色不由得亦起了變動，脫口道：「姓祖的……」

祖鷩虹斷喝道：「少廢話，動手！」

賈杰胸膛猛起了陣起伏，眼瞳殺機更濃，倏的深吸了口氣，沉聲道：「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動手就動手！」

祖鷩虹緩緩道：「你待羣毆抑或怎地！」

賈杰悶哼一聲，尙未來得及說什麼，旁邊粉彪已厲叱道：「姓祖的，你少賣狂，你硬要動手，粉某人先來陪你！」

祖鷩虹一步橫移，道：「正要請教！」

粉彪喝聲：「好！」解下腰纏亮銀鍊子槍！

賈杰旁邊突呼道：「三弟……」

粉彪道：「容小弟先去摸摸他的底子！」

賈杰沉吟着道：「那也好，可要小心！」

粉彪頷首道：「自會小心！」

賈杰轉過頭，輕聲道：「秋煌你也小心着！」

賴秋煌會意道：「小弟省得！」

說話間，粉彪已手抓鍊子槍，踩下石階，邊走邊自冷笑道：「姓祖的，別人怕你，六星堂的弟兄可不怕你……」

祖鷩虹冷截道：「少說場面說話！」

粉彪脚步陡頓，兩手陡震，鍊子槍嗆啷啷暴响，道：「那你可小心了，此槍連鍊帶槍足長兩丈，槍尖特取北海金英，鋒利無匹，另淬毒七七四十九種，毒毒相濟，其毒更猖當者立斃，見血封喉！」

他說的看似坦白，但其實不過在亂人心智！

祖鷩虹甚麼樣人，那會聽不出，冷笑道：「藥性至爲複雜，毒藥藥性的複雜，更是無出其右，簡單如砒霜，既可活命，亦可殺人，兩種不同的毒藥遇上，毒性往往便會相互抵消，閣下若眞能將七七四十九種毒藥揉和淬上槍鋒，又都恰到好處，相互滋長不損其性，那用毒敢誇獨步天下的川東唐門，恐怕早就砍掉了招牌，也來向閣下偸師學道了！」

粉彪頓時語塞，他也不再說話，脚步展動，就繞着祖鷩虹緩緩遊走起來！

祖鷩虹亦自移動脚步，隨着轉動，目光烱烱，瞬也不瞬的迫視着粉彪！

他就原地轉動，兩脚轉動的範圍不過尺許丁方，自是省時得多，省力得多，但人若是原地打轉得多了，不難就會生出頭昏腦脹的感覺，轉動時若是再瞬也不瞬的望着遊移不定的東西，那幾圈轉過，不眼花繚亂也幾稀！

粉彪眼看祖鷩虹也隨他轉動，自是暗暗得意，眞氣陡提，脚步移動更急！

但凡武功身法，不過頸肩膀肘腕指，腰腹腿脛膝蹠的變化，催身必弓腰，蛇行必曲膝，誰也不能例外，粉彪自亦當然，只是他輕身提縱的造詣確實不比尋常，那脚下就生像是裝了彈簧的，觸地便起，巧捷矯活，輕如柳絮，疾比風飄，着地時更是無聲無息，就只聽得那銀鍊錚錚作響！

祖鷩虹耳聽風聲，眼裏分明，眉頭陡皺，那移動着的脚步，倏的頓住！

他又何等見識，臨敵經驗又是何等豐富，粉彪的心意又那裏瞞得過他呢？

他雖是長於劍術，輕功可也不差，但雖然不比粉彪爲弱，可也不比粉彪爲强，若是硬要與粉彪爭取先機，追追逐逐，就非得悉力以赴不可，如今强敵環伺左右，他可不是呆子，自不會爲此區區粉彪悉力以赴，他從來就不願意浪費氣力！

粉彪冷眼瞥見，好生失望，但脚下却仍不停，遊走更急，銀鍊相撞也更響！

那銀鍊足長兩丈，雙手便盡量開展，也不過幾尺長短距離，粉彪自要交纏抓着，鍊與鍊間自亦難免相撞，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撞的震天價響，顯然就是粉彪故意如此，好得亂人心緒！

祖鷩虹却直似未覺，完全不爲所動，目光低垂，就背着門口，面對廳堂，動也不動的木然立着！

輕身提縱功夫最是耗力不過，粉彪再强也足是血肉之軀，少不免亦會有氣衰力倦的時候，他這以靜制動，及以不變應萬變，豈非就是最省力的應付辦法？

粉彪也不是呆子，那會看不出祖鷩虹的用心，他嘴角噙着半絲冷笑，心裏頭恍惚已有了計較，脚步移動更快，銀鍊交擊更響！

也不過刹那，他又便自掠到祖鷩虹身後，半身突轉，亮銀鍊子槍借力使力，倏地飛出，颼的直取祖鷩虹腦後！

槍尖閃亮，銳利，槍勢却是急如電閃！

風勢方響，祖鷩虹那左手長劍便已挑起，頭也不回，手腕陡抖，劍就從頸旁翻劃而出，不偏不倚，恰好封住來槍！

嗆的火星飛閃，槍尖彈起，粉彪半身亦自扭轉，鍊子槍槍隨人轉，弧形折返！

祖鷩虹亦不理會，腕肘外翻，劍鋒打閃，腰旁瀉落，他人又自動也不動！

劍長雖則三尺六，但粉彪始終遊走丈外，他就是出手追擊，也是够不上尺寸！

相反，粉彪却是無此顧慮，要知鍊子槍乃是軟硬兼可外門兵刃，可剛可柔，可近可遠，遠可取兩丈過外，近可貼身肉搏，他人就是距離再遠，兵刃亦可威脅到祖鷩虹的生命安全，在兵刃上誠然是佔盡了便宜！

粉彪那身手亦不可謂不敏捷了，弓右膝，倒撤左脚，膀腰齊使力，鍊子槍縮收未已，又再飛出，仍是擊向祖鷩虹腦後，勢子更厲更急！

祖鷩虹仍是頭也不回，依樣畫葫蘆，劍從頸旁倒穿，又自將擊來的鍊子槍彈飛！

粉彪嘿嘿兩聲冷笑，撤槍，蹬脚，提身，猛可冲天拔起，式化「雨打殘荷」，鍊子槍銀虹飛閃，乍呑又吐，乍吐又呑，人才拔起二三丈，已是連環七槍刺出，分襲祖鷩虹腦後，肩膀，兩脅，背腰！

槍勢雖兇，祖鷩虹却並未在意，神色漠然，頭亦不轉，那兩脚陡分，劍勢亦展，左右穿挿，肩頸旁翻挑，只聽「錚錚錚」的金鐵交擊聲不絕於耳，竟被他在間不容髮的刹那，硬將那連環七槍彈飛！

粉彪心頭微凛，身形却未見凝滯，那第七槍彈飛，他便亦挫腕收槍，雙臂陡振，卸氣提身，那未落的身形突又斜斜拔起，就勢折膝，提腰，凌空猛翻了個觔斗，疾從祖鷩虹頭上掠過，鍊子槍槍隨人轉，借勢使力，自上而下，望祖鷩虹迎頭抽落，那勢子之猛，直似中天陡裂，疾走雷霆！

祖鷩虹眼雖未見，但耳聽風聲，亦知來勢異常兇猛，不宜硬擋，急沉肩偏身，橫移兩步！

他人才讓出，那鍊子槍便亦抽落，堪堪貼衣擦過，擊往地上，直抽的沙石激飛！

那鍊子槍吃沙石反震，亦自疾彈了起來，粉彪人亦被牽動，他早已料到，就勢又翻了個觔斗，直瀉落地，槍隨撤回，但突又飛出！

式走穿心，他人雖是腳下未穩，雖盡全力，但槍勢亦已急勁非常！

他人已翻身瀉落祖驚虹身前，式走穿心，那閃亮的槍尖自亦是直取祖驚虹的胸膛！

祖驚虹眼裏分明，劍勢更不會慢，半身突起，劍走偏鋒，錚的敲開槍尖！

粉彪本就未放盡，腕底仍蓄着餘勁，一擊不中，鍊子槍便自撤回，人突又冲天拔起，槍勢再走「雨打殘荷」，槍尖吞吐，一招七式，連擊祖驚虹腹腰，肩脅，胸膛七處要害！

祖驚虹頭也不回，已破解得了那「雨打殘荷」的殺着，如今面面相對，粉彪又豈能奈他如何，只見他左手劍挑抹封擋，輕描淡寫的便將那連環七槍封出外門去！

也就在此際，陽光突從東天破雲射出！

牆垣雖是不矮，可也不高，陽光破雲射出，立時透過牆頭，射入院子裏去！

莊院向東，祖驚虹背門而立，陽光自是只照在他的後背上，但粉彪却是面對祖驚虹，面對門口，那陽光立時射到了他的身上面上！

朝陽原就不會猛烈，初秋的朝陽更是溫柔，就像是那情人多情的眼波，但畢竟絢爛非常，突然射出，更是奪人眼目！

粉彪身子凌空未落，第七槍刺空，方待挫腕收回，冷不防陽光暴閃，眼瞳一花，手底下不覺亦自慢了半分！

祖驚虹看的眞切，更不猶豫，就抓住這剎那，突然冲天拔起，右手暴翻，已自抓住了那鍊子槍過槍頭兩尺處的銀鍊！

賈杰遠遠瞥見，急喝道：「小心！」

「三手狼」賴秋煌那邊早已扣了七支淬毒鋼梭，此際更不怠慢，兩手暴翻，左三右四七支毒梭齊齊脫手，疾往祖驚虹擊去！

賈杰「小心」兩字出口，粉彪亦已察覺，也不棄槍，曲左膝，踢右腳，風車般橫裏翻出，就勢拋肩甩臂，抓着鍊子的雙手全力往後倒撤！

他只道祖驚虹倉猝難盡全力，勢必禁不住他全力後奪，只要他抓手不穩，滑脫鍊子，就得傷在那鍊後槍鋒嵌着的淬毒倒鈎上！

那知，祖驚虹成竹在胸，也不與粉彪拚力，粉彪用力後奪，他亦自就勢卸身，但手却未鬆，握的更緊，立時連人帶鍊被粉彪拉得疾飛了過去！

他這借力使力，去勢當眞急如電閃，身子飛出，左掌三尺青鋒亦自暴長！

幾乎同時，那七支淬毒鋼梭已然飛至，却已趕不上祖驚虹的身形，齊齊擊空！

也不過剎那，祖驚虹已連人帶劍飛至粉彪身前，劍如奔流，倏然湧出！

粉彪全力後撤，勢子已是走老，舊力將盡，新力未生，人又凌空未落，自是避無可避，閃無可閃，劍光入眼，不由得魄散魂飛，驚呼失色！

驚呼也未絕，祖驚虹利劍已自他心胸刺入，直沒入柄，後心穿出！

鮮血嗤的標出，他那凌空未落的身子亦被劍撞出好幾尺，疾跌了下去，祖驚虹亦隨着瀉落地上！

那邊賈杰看得眞切，右手不覺用上了力，那揑着的酒杯頓時噗的片片碎裂，但臉色居然未變。

賴秋煌却是又急又怒，兩手暴翻，又是七支淬毒鋼梭扣下，方待出手，賈杰旁邊突然伸手按住，道：「來不及了！」

賴秋煌應聲垂下了手，方待說什麼，賈杰已又吩咐道：「示意衆人小心，依計行事！」

賴秋煌輕聲問道：「大哥眞要以身犯險？」

賈杰淡笑道：「死裏求生，迫不得已！」

秋賴煌無言頷首，目光陡抬，自左往右閃過。

那十八條手掌纓槍的漢子也方自轉過頭來，三十六道目光不其便先後與賴秋煌那目光相觸，他們顯然俱都經過嚴格的挑選，訓練，雖則目睹粉彪命喪祖驚虹劍下，臉上却並無多少驚恐之色。

賴秋煌那目光剎那折返，無意識的甩了甩手，那十八條漢子却已會意，齊地轉回頭去。

那片刻，祖驚虹已自拔出刺入粉彪胸膛的劍，緩步走回原來那裏，霍地抬起目光，不屑的瞪了一眼賴秋煌，再轉向賈杰冷冷的道：「誰再賜敎！」

賈杰應聲甩去手裏杯屑，取下腰帶上挿着的那柄描金摺疊紙扇，就勢刷地展開，搧了兩搧，帶笑道：「我來會你！」

祖驚虹凝目望着賈杰，半晌才道：「請敎！」

賈杰道：「這便來了！」展步走下石階。

絢爛的朝陽照在他那臉上，映得他滿臉生光，也照在他的身上，他那胸際也竟依稀閃着光芒！

祖驚虹就凝目望着賈杰，立時覺察，疑惑的皺起了眉頭，暗忖道：「莫非他身上穿着軟甲？」

動念未已，賈杰已步下了石階，那腳步陡頓，道：「看祖兄方才出手，的確非凡，只是，未免過於取巧……」

祖驚虹道：「豈不聞隨機應變，出奇制勝！」

賈杰不覺點頭道：「不錯，兵不厭詐！」

祖驚虹冷笑道：「也勝似暗箭傷人！」

賈杰頓時語塞，那邊賴秋煌却已變了面色，陣紅陣綠，但很快便按住，換過來嘿嘿兩聲冷笑。

賈杰亦不再說話，右手輕搖，描金摺扇水平遞出，半弧劃過，指掌倏收，那展開的扇子立時「拍」的闔起，就指着祖驚虹道：「請！」

祖驚虹忽的道：「閣下取過兵刃不遲！」

賈杰道：「此扇就是兵刃！」

祖驚虹目光閃動，道：「閣下最好另換！」

賈杰笑問道：「祖兄不願兵刃上佔便宜？」

祖驚虹道：「好說！」

賈杰又問道：「祖兄也看不起此扇？」

祖驚虹道：「不敢！」

賈杰道：「可知此扇雖是紙面，扇骨却取海底寒鐵，普通兵刃，當者立斷！」

祖驚虹道：「多承指點！」

賈杰道：「至於此扇另藏妙用，恕不言明！」

祖驚虹道：「理當如此！」

賈杰又接道：「鐵骨摺扇，身兼數用，奇門巧打，乃短兵絕險，祖兄得小心了！」

祖驚虹道：「自會小心！」

賈杰微微頷首道：「然則，恕不客……」

那「氣」字尙未出口，他人突然標出，箭也似的欺上，描金摺扇直點祖驚虹咽喉！

出其不意，祖驚虹猝不提防，先機頓失，左手劍要開展時已來不及，急錯步旋身，讓出了三尺！

鐵骨摺扇話雖是身兼數用，但畢竟是短兵刃，貼身肉搏方可見功夫，要貼身肉搏，當然就非要奪得先機不可。

賈杰此際攻其無備，已是先機奪得，那當然也就不肯放手，祖驚虹讓出，他便緊緊迫上，描金摺扇挑抹點刺，三九二十七扇，急如驟雨亂打芭蕉，疾往祖驚虹身上穴道招呼！

瓢把子畢竟是瓢把子，只見他那尺許長短的描金摺扇展動開來，輕捷嬌活，飛靈巧幻，變化莫測，手眼步法，當眞是無不見功夫！

祖驚虹迫不得已，又再倒退出好幾步，突喝道：「你這算是什麼……」

賈杰笑截口道：「迅雷不及掩耳！」描金摺扇陡收又展，剎那又是七扇點出！

祖驚虹冷笑道：「敢情如此！」也不封擋，倒踩七星步，橫裏讓出！

賈杰毫不放鬆，七扇展盡，又是七扇點出，但新舊力交替的剎那，不免亦生出了空隙！

那不過是電光石火間事，若換是別人，恐怕連分辨也分辨不出來，但祖驚虹可就不同了，他本就是使快劍的能手，那眼力何等厲害，反應又是何等敏捷，空隙陡現，他左掌利劍便已乘隙挑起，抵住扇子，賈杰接下來七扇立時全都敲在劍鋒之上！

賈杰心頭微凜，急挫手腕！

祖驚虹劍勢却不停，劍鋒扭轉，震開扇子，就勢一引，自上而下，筆直劃落！

劍鋒未至，森寒的劍氣已然迫人眉睫！

賈杰好生吃驚，忙裏藏頭縮胸倒退出半丈！

祖驚虹也不放鬆，連人帶劍，緊緊迫上，劍勢暴展，瞬息連刺三七二十一劍！

他的劍法並不奇巧，但出手却是快得要命！

三七二十一劍，劍劍緊扣，劍劍相連，但若是拆開，不過都是普通的劍式，可是，交織起來，却便變的犀利無匹！

剎那只見劍光吞吐，寒芒飛閃，尋隙抵暇，偸空抽冷，當眞是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賈杰看的眞切，暗呼厲害，那敢招架，身形展開，跳躍騰挪，忙裏閃躲！

他的身法亦不可謂不快的了，可是比起祖驚虹的出手，却仍慢了半分，那二十一劍刺過，他身上已然挨了三劍！

兩劍分別自他肩頭腰側裂衣穿過，一劍却是削入了他的右小腹，那也就是祖驚虹的第二十一劍！

劍尖銳不可當，裂帛聲响，已然裂衣削入，却竟就到此爲止，再也削不入去！

血不見濺出，賈杰亦不見倒下，神色更未變，若無其事，但額上却已冒着汗，冷汗！

再看那裂口的地方，衣衫外分，露出來的赫然就是套黑黝黝的護身軟甲，那就難怪吃劍刺入，也不曾傷着了！

天驕子的屠龍劍出了名的就是鋒利，可是，賈杰堂堂瓢把子，選用的護身軟甲亦不會是中看不中用的貨色，那劍要刺入去還得要祖驚虹傾盡全力！

劍若是傾盡全力，變化必然亦少，手法更就不可能輕捷嬌活，只因爲劍若是輕捷嬌活，力道勢必亦要分成好幾股！

如今祖驚虹劍勢繚繞，連連刺出，劍劍快得要命，自不可能傾盡全力，那第二十一劍刺出，新力未生，舊力却已欲盡未盡，力道更是弱上許多，刺不入賈杰那護身軟甲，已是意料中事！

祖驚虹也早就料到賈杰會穿着護身軟甲，劍刺不入去，並不覺得意外，也不等勢子走老，連隨挫腕收劍，但剎那，他突然像想起了什麼，半身陡地凝住，劍勢立時接不了下去！

賈杰即時欺身掩上，描金摺扇疾點胸膛！

祖驚虹反應可也不慢，倏的扭轉腕肘，劍鋒打閃橫裏翻出，便將點來摺扇封住！

也就在此際，賈杰左胸衣襟突然嗤的裂開，一口七首，霍地裂衣飛了起來！

那七首，閃亮奪目，顯非尋常可比，鋒口却是藍股股的，分明已淬了劇毒！

七首裂衣飛開，一隻手亦從裂口裏飛了出來，七首也就是握在那隻手上！

那是隻左手，賈杰的左手！

原來他的左手根本沒有斷下，原來他的左手就握着淬毒的七首藏在衣衫裏頭，那空袖飄飄，原來不過是騙人的幌子！

難怪他穿着的衣衫要如此寬濶，原來衣衫寬濶，方好掩飾！

也難怪他穿着的要單薄的錦緞衣裳，原來衣衫單薄，七首方容易裂衣刺出！

但刀鋒必會反光，衣衫若是太單薄了，迎着日光，刀光不難便會外洩，這道理可不知他曾否想到？他裏頭穿着護身軟甲，七首當然不會傷着自己，但裂衣飛出，亂人不備，便可制人死命！

這何止是絕招，簡直就是絕招中的絕招！

寒光暴閃，七首已然刺向祖鷲虹的胸膛！

相距既近，出其不意，祖鷲虹眼看是避無可避，擋無可擋，非得遭殃不可，那知，就在這生死俄頃的刹那，祖鷲虹的右手條的疾挑了起來！

不知何時，他方才執起塞在袖子裏的那口「迴風舞柳劍」已然到了他的手中，隨手挑起，就迎上了刺來的七首！

那護身軟甲黑黝黝的，毫不起眼，當然更就不會反光，但賈杰迎着日光步下來的時候，胸際分明隱隱約約的閃着光芒，既不是發自那護身軟甲，自是衣衫裏頭藏着什麼兵刄暗器，這原就簡單，像祖鷲虹這樣的聰明人，又豈有想不到的道理呢。

他劍勢凝住那會子，正就是要盤算對策，作好準備功夫，好得應付那突然而來的變化！

不過賈杰的左手竟還未斷，那作怪的竟也就是那藏在衣衫裏頭的左手，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但無論如何，他既已蓄勢待發，就絕不會來不及應變，讓賈杰詭計得逞，那生死俄頃，出手也更就絕不會猶豫！

「錚」的那口迴風舞柳劍已然封住了七首！

賈杰不想苦心安排的絕招居然奈何不了祖鷲虹，乍見七首被封，混身毛管幾乎全都豎立起來！

他吃驚尚來不及，祖鷲虹左手利劍已然扭轉，滑開扇子，橫裏截出，疾取賈杰左臂！

劍要是反取胸膛，便得翻腕，振臂，出手是必亦慢上半分，但橫裏截斬手臂，却是就勢方便，當然快上許多！

賈杰冷不提防，要縮手時爲時已晚！

寒光暴閃，血光崩現，賈杰那條左臂霎時連臂帶七首齊肘斷了下來，直摔地上！

斷口血如泉湧，那痛更是痛入心脾，賈杰呲牙咧嘴的臉上的肌肉幾乎全部都扭轉過來，他也無暇多顧，兩腳急頓，暴退七尺，右手陡緊，拇食中三指交錯，描金摺扇「嗤」的迸裂，十七支寒鐵扇骨支支散開，箭也似疾，脫手飛出，沒頭沒腦的望祖鷲虹射過去！

他人緊接一聲尖嘯，蹴地又起，「金鯉倒穿波」，接連兩個翻滾，疾往石階縱落！

祖鷲虹一聲冷笑，右手暴長，扣着那口「迴風舞柳劍」颼的脫手飛出，直取賈杰腦後，左手長劍隨展，接住那射來的十七支寒鐵扇骨！

幾乎同時，站在兩旁與石階上的那十八條彪形漢子霍的搶上半步，肩膀陡震，勁透腕肘，手掌丈八纓槍齊齊脫手飛了出去！

霎時間，風聲呼嘯，漫空槍影縱橫！

也幾乎同時，「三手狼」賴秋煌身形亦展，直竄階下，脚步方穩兩手便自左右上下游移，石火的刹那，掌裏已然扣住了二三十支輕巧絕毒的暗器！

纓槍破空，急如掣電，看似雜亂無章，其實都頗有分寸，看似以祖鷲虹爲標的，但其實却祇是擲向他環身的地下！

祖鷲虹方自用劍將那十七支寒鐵扇骨砸飛，那十八條丈八纓槍已然插在他環身的地上，遠的三四尺，近的幾乎貼身，雖是遠近差異，未能緊密整齊，但已穩然圍成了道欄柵也似的將他圍住！

這區區纓槍自必然無法困得住手掌利劍的祖鷲虹，槍尖插在地上，更就不曾傷及祖鷲虹半分，只是那直豎的槍身却足以暫阻祖鷲虹舒展的劍勢！

單就這十八條纓槍無疑是起不了作用，可是，「三手狼」賴秋煌的淬毒暗器若是乘此機會出手，祖鷲虹的劍勢受阻，轉動不靈，封擋是必亦來不及，豈非就凶多吉少？

賴秋煌可不是吃齋的，他又豈會狠不起心腸，暗器是必然乘機出手，這原也就是計劃的部份，必行的步驟！

賈杰不愧是「笑裏藏刀」賈杰，眞可謂老謀深算，詭計多端了，他着着都另藏後着，着着都欲置人於死地，但他千思萬慮，畢竟還是漏了在頭巾上也鑲塊軟甲什麼，好得連腦袋也護住。

那纓槍擲地的同時，祖鷲虹那脫手飛出的「迴風舞柳劍」，也已飛到了賈杰腦後！

這三年下來，祖鷲虹雖是放下了劍，可不曾放下手，背人獨處的時候，他都不忘用手比劃，是以儘管封劍三年，他的身手並不曾稍弱，更且私下練

成了這飛刀的暗器手法！

他這暗器手法練成來却是爲了應付商翼，靴筒裏的飛刀，亦是爲了商翼而設！商翼遲早必會找到來的，他知道！

暗器的手法，雖非旦夕的功夫，但經過三年的磨練，畢竟已是非同小可，迅速，也準確！

賈杰斷臂痛不可當，心神已亂，更想不到祖鷲虹的暗器手法居然可以百步取人首級，及至聽得風聲不對時，已是來不及閃避！

他那身子方自落下，脚步尙未站穩，劍已噗的從他腦下頸後插入，咽喉穿出！

鮮血霎時標出了他的咽喉，他聲也未聲，便氣絕身亡，立脚不住，就從石階上栽了下去！

也就在此際，賴秋煌的暗器已然出手！

亮晶晶的三二十點寒光疾從他暴翻的雙掌飛了出來，但才只飛出丈許，便忽又墮下！

他人身形兩幌，亦自仰天倒了下去，那咽喉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口短劍，迴風舞柳劍！

他右手五指兀自抬起，反扣咽喉，看來想要抓下那插入咽喉的迴風舞柳劍，但僅就食指中兩指斜搭在劍柄上，顯然他手尙未抓實，氣息已斷！

那口「迴風舞柳劍」也顯然就在他方要發出暗器的刹那插入了他的咽喉，是以他手上力道才無法盡透，暗器雖然發出，但未及半途便已掉了下來！

他委實死難瞑目，人雖然氣絕身亡，眼睛却仍睜着，眼中充滿了疑惑，他也不相信像他這樣的暗器行家，居然還有避不開的暗器！

可不知道他雖則是暗器行家，個中能手，此際遇着的却是個暗器祖宗！

他人才倒了下去，院子旁邊的那株桂花樹上便飛鳥也似的掠下了商翼，「迴風舞柳劍」商翼！

他神色漠然，人才着地，脚步便又展開，就打從站立在那兒那六條漢子身前緩步走過去，俯身拔出賴秋煌咽喉上嵌着的那口迴風舞柳劍。

他那脚步從容不迫，動作亦是從容不迫。

那六條漢子却不由得呆了臉，也不過刹那，突然齊的步步往後倒退，退得三五七步，霍地轉身，狂叫着沒命的往門那邊奔了出去！

剩下來那十二條漢子眼看勢色不對，也自心底發毛，那敢再作逗留，忙亦脚底抹油，分頭鼠竄！

商翼恍如未見，也不理會，就手在賴秋煌那衣衫上拭去劍口染着的血漬。

早些時他猶自衝動非常，但此際却是顯得極其鎭定，祖鷲虹人也就在左右，他的確無須再焦心！

纓槍乍落，祖鷲虹那右手便已橫穿左脅，左手却挑上了右肩頭，半身突矮，雙手齊飛，右掌過處，三條纓槍已被他震了出去，左劍劃過，相連七條槍桿霎時斷了下來！

他人隨又彈起了身，那脚步欲起未起，混身陡震，倏然頓住！

他頭雖然沒有回轉過來，但眼角所及，耳聽風聲，已然推測得到發生了什麼事，他也不用問，亦已知道那來的是誰！

但他畢竟還是轉過了頭，轉過了目光！

他知道，知道得很清楚，逃避了三年，現在已是他面對現實的時候，他也早就想面對現實了。

心裏頭是恐懼、是歡喜、是苦，抑或是甜？什麼感覺，什麼滋味，却甚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商翼？商翼也不知道。

他亦自直起了身，目光亦自抬起。

四道目光，終於相觸，緊緊交纏！

天地間的氣氛，刹那恍惚已凝住了！

兩人的身子亦自凝結在空氣裏，臉容木然，目光也是木然，就像是已變成了兩具沒有生命，沒有感情的木偶！

兩人也就這樣相對木然站立着，身子，動也不動，眼瞳，瞬也不瞬！

雖是相互凝望，兩人的眼裏其實並沒有看見對方，什麼也沒有看見！

兩人的心已麻木，目光也已麻木！

良久，良久，商翼那眼瞳漸漸起了變動，目光愈來愈冷峻，也愈來愈銳利，赫然就夾雜着熾烈已極的殺機！

祖鷲虹那眼瞳却始終不曾變動，空洞，空洞！

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還是祖鷲虹先開了口。

語聲黯淡、苦澀、單調，問道：「是你？」

商翼胸膛不住起伏，好不容易才抑壓住那波動的情緒，從口中吐出那麼的兩個字：「是我！」

祖鷲虹道：「你終於找到來了。」

商翼冷冷的道：「我終於找到來了。」

祖鷲虹道：「我知道你遲早必會找到來的。」

商翼道：「我遲早必會找到來的！」

祖鷲虹輕歎了口氣，不再說話。

商翼也不再說話，眼睛裏的殺機却更濃了！

又半晌，祖鷲虹倏的長揖道：「多謝！」

商翼冷笑道：「謝我作甚！」

祖鷲虹道：「救命之恩……」

商翼冷截道：「我救你不過爲了要親手殺你，不想你死在別人手上，救你命於前，取你命於後，兩相抵消，你原就不欠我什麼！」

祖鷲虹默默無語，商翼接道：「今時今日，你我已無選擇的餘地，廢話少說，動手！」

祖鷲虹張口欲語，但欲言又止。

商翼看在眼裏，悶聲道：「不用說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嬛娘背夫私奔，無論如何我決難饒她，你再說什麼也是廢話，要就乾脆憑本領來奪！」

祖鷩虹微喟道：「那小弟只好放肆了！」

商翼道：「祖英雄如此說話未免太客氣了！」

祖鷩虹聽在耳裏，痛在心中，舉步跨出了檜圈，衝着商翼忽又長揖到地。

商翼眼旁的肌肉猛起了陣抽搐，移步讓開，冷笑道：「商某不敢當，閣下又何必？」

祖鷩虹道：「只謝當年恩德……」

商翼厲聲道：「休提當年！」

祖鷩虹道：「小弟深感抱歉……」

商翼道：「你無須抱歉！」

祖鷩虹道：「小弟也深感慚愧……」

商翼斷喝道：「少說廢話！」右手抹落，斜按長劍劍柄，道：「商某人暗器成名，劍法另滲暗器手法，混身上下，長短劍計凡二十五口……」

祖鷩虹忽截道：「二十四口！」

商翼目光斜掃嵌在賈杰頸後的那口迴風舞柳劍，道：「不錯，二十四口，不管你是孤身抑或多少人，我長劍出手的同時，短劍亦是必同時出手，尋隙抵暇，出其不意，暗器手法，原就如此，閣下不可不知，也莫怪商某不預先言明！」

祖鷩虹頷首道：「但請賜教！」

商翼沉聲道：「好！」腕肘陡震，長劍嗆的出鞘，左手亦起，三口短劍已然在手！

祖鷩虹道：「請！」劍自下挑起，左掌當胸，森寒的劍脊就緊緊的壓在他那鼻尖和眉心上！

劍光森冷如冰，他那目光恍惚亦已凝成了冰，森冷、肅殺、無情！

劍與人，人與劍，刹那凝成不可分離的整體！

劍涼如水，他心也似已如水！

他心裏已再無私人的恩怨，商翼此際在他心目中，只是要與他劍決高下的用劍能手！

無情的人並不多，懂得控制感情的人更少！

普天下也的確沒有多少個像祖鷩虹這樣的人。

他也早就想見識見識商翼的「迴風舞柳劍」了，但不爲切磋，只爲快仇，不在爲友之時，却在爲敵之後，可是他深感遺憾的。

商翼也早就想見識見識祖鷩虹的屠龍劍了！

他那臉色愈來愈深沉，眼裏彷彿已燃起了火焰，眉宇間的殺機也更濃！

祖鷩虹在他心目中始終就是那祖鷩虹！

此戰在他，別無他意，只爲雪恥！

他並未釋懷，他能够釋懷麼？

顛倒提起來也不妨，養在鍋裏頭也沒氣，肥鴨也似的男人雖然不少，但甘心戴綠頭巾的男人却竟還是並不多見！

商翼更不是骨頭軟，吃不下硬東西的男人！

他是英雄，是好漢，他磊落光明，輕財好俠，義在當前，輕擲千金無吝嗇，慷慨，相當慷慨，但最慷慨的人也絕不會慷慨到連妻子也可拱手奉送！

他的身上也似已散發着殺氣，濃重的殺氣！

他並未移動，但人、劍，已呼之欲出！

祖鷩虹也並未移動，眼瞳，亦是瞬也不瞬！

兩人，彷彿已變成了兩尊石像！

風吹過，滿院落葉索索，平添了幾分蒼涼！

不知何時，天邊已湧起了幾朵烏雲。

烏雲掩去了日光，天地肅殺！

院子裏曉霧尙未盡散，日光掩盡，曉霧更見朦朧，院子裏也更見蒼涼肅殺！

祖鷩虹脚下終於起了移動，橫裏半步跨出！

商翼那蓄勢待發的三口迴風舞柳劍立時出手，三道寒光，箭也似疾，飛擊祖鷩虹胸膛！

劍風方起，森寒的劍氣已然斬碎了秋風！

祖鷩虹倏的尖聲長嘯，嘯聲嘹亮，恍如鶴唳長空，嘯聲未絕，他人已冲天拔起！

三道寒光霎時從他脚下飛過，再飛半丈，突又迴風弧形折返，但祖鷩虹的身子並未落下，不由又走空，勢子亦盡，紛紛墮地！

祖鷩虹長嘯不絕，凌空未落，腰膝突折，身子倏的颯地倒翻，借力使力，連人帶劍，疾向商翼飛了過去！

商翼喝聲：「好！」右手長劍突然嗆的入鞘，兩手交飛，電光石火的刹那，左四右五，已然飛出了九口迴風舞柳劍！

劍刃破空，風聲呼嘯，摧人心魄！

祖鷩虹嘯聲未絕，左掌長劍突地嗡的震出無數點光影，迎向擊來那九口迴風舞柳劍！

錚錚錚錚的金鐵交擊聲頓時不絕於耳，劍光陡合又分，九道寒光嗤嗤的先後飛了出去，但突又折返，勢子更急，所取的角度更奇詭，上下左右，縱橫交錯，織成了道嚴密已極的劍網！

祖鷩虹劍勢未竭，乍收又展，脛膝隨縮，借力反彈，連人帶劍，疾從劍網中飛出！

嘯聲立斷，他勢子亦盡，斜瀉落地！

那地上霎時滴滴嗒嗒的濺出了好幾朵血花！

再看他，後腰、左頰、右小腿，俱裂血口，血口雖淺，但鮮血却已如注！

兩口迴風舞柳劍隨又跟踪飛至，祖鷩虹頭也不回，反手兩劍擊出，錚錚兩聲，那兩口劍已被他劍鋒擊落地上，直沒入柄！

他人隨又衝天拔起，劍光如虹，直迫商翼，身

上劍傷，並未影響他絲毫，矯如龍游，翩若鷹展！

商翼反應可也不慢，暴喝聲中，兩手交展，又是九口迴風舞柳劍飛出！

那知祖鷩虹人才拔起兩丈，眞氣立散，身形頓時直瀉落地，其快無比，商翼那九口迴風舞柳劍不由得齊齊走空！

劍如箭矢，力道自不會弱，諒來再飛丈外，方會迴風折返，再無法威脅得到祖鷩虹的安全！

但商翼也非比普通，眼裏分明，心頭雖是吃驚，手下却仍不慢，最後兩口迴風舞柳劍立時出手！

祖鷩虹脚下方踏實，劍光已然入眼，不暇思索，騰身急閃，可是他眞氣方散，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應變已不如平時的敏捷，騰起的身形不免亦慢了半分，讓開了要害，却讓不開了右腿！

那兩口劍霎時釘入了他的右腿，直沒入柄！

他眞氣不由又散，噗的滾倒地上！

利刃穿肌，不會不痛，但祖鷩虹却不曾放在心上，緊咬牙齦，就地兩個翻滾，左手以劍支地，半站起身，右手抹落，已然按在右脚靴筒上！

相距既近，商翼根本又不知道他另藏暗器，絕不會提防，他靴筒裏的七首此際若是出手，商翼是必避無可避，閃無可閃！

他右手五指終於按住靴筒那七首的刀柄，可是，陡地凝在那裏！

商翼磊落光明，難道他祖鷩虹就不能够？難道他祖鷩虹就只懂得暗下毒手？

心念乍轉，他那右手五指不覺離開刀柄了！

他到底還是不忍暗下毒手，不慣暗下毒手！

英雄，他畢竟也是英雄，但又何嘗不是呆子？呆子未必就是英雄，但英雄往往都是呆子！

英雄的呆，呆得可憐，也呆得可敬！

也就在那刹那，商翼長劍已然出鞘，劍拔右手，人隨欺上，劍如奔流，颼的筆直刺出！

祖鷩虹揚劍急擋，但他以劍支地，劍尖已入土裏，挑起來時不其慢了半分，封擋已來不及，忙裏閃避，但也已慢了半分！

刹那，劍已在他左肩胛刺入，肩後穿出！

商翼劍鋒便待扭轉，只要劍鋒扭轉，胸膛削入，祖鷩虹便非死不可！

好個祖鷩虹！臨危不亂，左脚陡蹬，半身後縮，商翼劍才扭轉，他人已從劍口脫出！

血，嗤的標出了他的肩頭，痛徹入心，但他身手却不見絲毫凝滯，左劍突交右手，劍光暴閃，反刺商翼咽喉！

他左手雖已傷重無法舉劍，但他的右手却並未遭受影響，他的右手，雖然不如左手，却也不見得慢到那裏去！商翼也算是眼明手快，不暇傷敵，急回劍急封！

他的出手很快，但事情發生得實在太快太快了，根本沒有他絲毫分辨、考慮的餘地，他忘了祖鷩虹的左肩已然負傷，絕難用劍，倉猝裏只當祖鷩虹用的仍是左手劍，那劍勢展動，下意識便往左封！

兩道劍光，刹那交錯閃過！

商翼劍勢頓時走空，力道無處消洩，那感覺就像是走路時脚步突然踏空，心頭不禁怦然震動！

他心念也還未來得及轉過，已然感到寒氣侵咽，目光陡落，就發覺祖鷩虹的劍已抵住咽喉上！

他那臉色刹時慘變，蒼白如死，混身陡震，劍與人不其全都凝在那裏！

祖鷩虹的劍並沒有刺入去，他左脚支地，半跪在地上，劍就抵着商翼的咽喉，動也不動！

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左袖更已濕透，無數的血花不住的在他脚下濺出，舊痕未乾，新痕又已往上添跡，但他彷彿不覺痛楚，聲也未聲。

商翼也不曾作聲，額上却已冒出了汗珠！

濃重的呼吸聲，單調地此起彼落，氣氛沉重到了極點，壓得人幾乎喘不過氣來！

商翼滿頭汗落淋漓，倏的嘶聲狂叫道：「祖鷩虹，你爲何還不下手，爲何還不下手！」

祖鷩虹恍如未聽，動也不動。

商翼怒道：「誰要你來假慈悲，動手！」

祖鷩虹凄然苦笑，但劍還是不見展動。

商翼鬚髮皆顫，嘶聲道：「好，你不動手，我自己來！」語聲乍斷，右手暴翻，長劍反刺胸膛！

幾乎同時，祖鷩虹劍勢亦展，三尺青鋒，筆直劃下，嗆的震開了商翼那反刺胸膛的劍！

商翼虎目暴睜，厲聲道：「你這算是作甚！」

祖鷩虹劍往後移，支在地上，借力站起了身，倏的縱聲狂笑道：「人只道商翼如何英雄，如何好漢，那知，却是不敢服輸的儒夫！」

商翼怒喝道：「住口！你要殺，隨便你殺，但你若是再出言辱我，可就莫怪我口齒不乾淨了！」

祖鷩虹徐徐道：「然則你是服輸了！」

商翼道：「商某人還不至於貪生畏死！」

祖鷩虹道：「那敢問你我動手之前可曾言明勝的該如何敗的又如何？」

商翼厲聲道：「今日相搏，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已無須言明，也無言明的必要！」

祖鷩虹搖頭道：「話可不是這樣說，你我好歹都是成名的武林人，總不能不講武林規矩，你既未曾言明什麼，今日你敗在我手上便得聽我發落！」

商翼瞋目道：「你待作甚！」

祖鷩虹不徐不疾地道：「今日此戰，你我心裏

俱爲私怨所奪，心劍相違，見於劍上，不過六七成火候，敗的寃枉，勝亦不武，但請三年後的今日，你我擇地再決雌雄！」

商翼冷笑道：「你這算是可憐？」

祖鶖虹道：「祖某人向來不懂什麼可憐！」

商翼突喝道：「你道商某人是貪生畏死！」

祖鶖虹道：「豈敢！」

商翼怒聲道：「然則何必花言巧語，砌詞掩飾，要殺便殺，乾脆了斷！」

祖鶖虹淡笑道：「千金易得，對手難求，猶其是像你這樣磊落的對手，更是不可多得……」

商翼悶哼道：「過獎！」

祖鶖虹佯嘆道：「今日我若殺你，是必抱憾終生，莽莽江湖，再難覓可足相搏的人，日後是必亦寂寞得很……縱然我要殺你，也得在正常的情形下，公公平平的判分生死！」

語聲未了，商翼的眼瞳已然凝住！

他怔怔的，凝望着祖鶖虹，就生像是從來沒有見過面的。

祖鶖虹垂下了目光，不再說話。

也不知過了多久，商翼忽的仰起了頭，長歎道：「你也不用如此說話，你的心意我很明白，很明白，看來今日，我若死在這裏，反見得幼稚可笑了，傳將出去，人們也只道你是重情義的男兒，我却只是不知好歹的糟老頭子！」

語聲陡頓，霍地振聲道：「我雖是恨你入骨，但今日得你手下留情，饒我性命，心裏仍是感激得很，感激得很！」

祖鶖虹身子微顫，頭垂得更低。

商翼厲聲接道：「你不錯是英雄，但商翼又豈是人間賤丈夫，此次別過，當無面目再來見你，更無面目再在江湖立足！」

祖鶖虹心中不其陣陣刺痛，那痛，竟似比身上的創傷，還要痛苦得多！

商翼語聲漸沉，迫視着祖鶖虹道：「今日江湖，已是你的天下，商翼此去，定當遠走他鄉，隱姓埋名，了此殘生！」

語聲陡落，右掌陡抖，三尺青鋒，突然拍的齊中斷爲兩截，劍尖錚的墮地同時，他人亦轉過半身，斷劍脫手飛出，激飛兩丈，奪的釘入那株桂花樹的樹幹上，直沒入柄，隨厲聲道：「錯過今日，商某若再涉足江湖，有如此劍！」

祖鶖虹應聲抬起了頭，張口欲語，但咽喉發哽，却竟發不出聲來，他也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

商翼半身再轉，身朝門口，脚步已然舉起，但忽又頓住，輕歎道：「嫚娘那裏，代我問你，但望你倆白頭偕老！」

祖鶖虹混身陡震，如遭電殛！

商翼突然縱聲大笑了起來，道：「這些說話我本以當死也不會說出口的，但如今說了出來，心裏頭反覺得痛快得很，痛快得很——」

他按連兩聲痛快得很，脚步便亦展開，頭也不回，望門那邊走了過去。

祖鶖虹目送「迴風舞柳劍」商翼遠去，心裏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只覺得鼻子酸酸的，滿腔熱淚幾乎奪眶搶出！

他狠不起心，更不想殺死商翼，但他却不知道，商翼此時的感受，遠比死還要難堪，還要痛苦！

他若是死，痛苦反倒也完了。

死人，死人是不會知道痛苦的——

× × ×

風更急，烏雲更濃，霹靂一聲，雨終於落下！

那六星堂的衆兄弟早已走的乾乾淨淨，巷子裏更無人跡，靜得怕人。

雨水滴滴嗒嗒的洒在青石板上，份外刺耳。

那雨水也洒落在商翼身上，他仰首向天，滿臉水珠，紛紛淌落，却也不知是雨水抑或是淚水。

出了巷口，他那脚步便已慢了下來，標槍也似直的身子亦變的佝僂，仰起的頭不覺亦垂下。

這短短的片刻，他彷彿已老了十幾年。

他身上透着的殺氣已然褪盡，他那英雄氣概亦似已被雨水冲洗無遺，此刻，任誰來看，他也只是普普通通的老人，誰也不會以爲他就是那昔日叱咤風雲，快意江湖的名俠「迴風舞柳劍」商翼。

長劍已然折斷，二十四口迴風舞柳劍也僅剩下了空鞘，人呢？他人又何嘗不是只剩軀殼！

他的思想已然凝結，他自己也已忘掉了自己，更忘了何去何從，就拖着沉重的步伐，踏着濕水的青石板，筆直走前去。

出了巷口，原該折右，但他就默默的向前走着，走着。過得兩個街口，雨下得更厲了。

雨水濕透重衫，他人也終於淸醒了幾分，抬目望去，却只見兩旁的房子都緊緊地閉着門戶，路上也無人跡，靜寂得有如鬼域，聽到的就只是那風聲、雨聲，簷前滴水聲。

風雨迷濛，氣氛很蕭索，商翼那目光更蕭索。

他心頭刹那陡地生出了一種前所未看過的空虛、孤獨，他忽然想起了沈天星。

天星？天星那裏去了？他下意識四下張望。

他動念也未已，「飛狐」沈天星已自前頭的街口轉了出來，他混身水濕，刀已出鞘，刀尖兀自滴着血，遙見商翼，便振聲呼道：「商爺，天星在這裏！」

商翼心裏不知怎的忽然激動起來，那感覺就像是如獲珍寶的，脚下不其亦變得輕快，他幾步走上，忙問道：「你那裏去了？」

沈天星道：「天星去了堵截那衆六星堂的餘孽——商爺，這邊走！」說着，躬身讓道。

商翼點點頭，脚步不停，轉了過去。

那是條巷子，後巷，兩旁都是人家後院的圍牆，很靜，很靜。

沈天星刀未入鞘，逕自跟在商翼身後，幾步走過，忽問道：「商爺，那邊怎樣了？」

聽他的口氣，他竟像是毫不知情，他眞的不關心商翼與祖鶖虹的决鬥？他眞的不曾在院子附近？

商翼聽得問，立時變了臉色。

沈天星人在商翼身後，並未看到商翼的臉色變化，接又問道：「商爺可曾見着祖鶖虹？」

商翼沉聲道：「見着了，也拚上了！」

沈天星忙問道：「商爺沒傷着？」

商翼道：「沒受傷！」

沈天星道：「那商爺是勝了？」

商翼凄然苦笑道：「敗了，是敗了……」

「敗了？」沈天星怪吃驚的失聲叫了起來。

商翼點頭道：「不錯，敗了，若不是他劍下留情，此際我已屍橫就地！」

沈天星默然無語，他很聰明，他知道此際最好就是不開口，其實就是開口，他也不知該說什麼。

商翼語聲稍頓，接道：「他只怕我自尋短見，用說話逼住我，故意約在三年後的今日再見高下，可不知羞刀難入，覆水難收，我縱然不死，亦再無面目與他相見！」

沈天星更不敢作聲，商翼倏的留住脚步，仰天長歎道：「莽莽江湖，已再無我立足的餘地，此次歸去，定當結束落日牧場，洗手武林，隱姓埋名，不再言武！」

沈天星微喟道：「商爺何苦如此？」

商翼斬釘截鐵的道：「我心意已決！」

沈天星再又嘆道：「商爺，創業維艱……」

商翼慘笑道：「我心已如槁灰……」

沈天星倏的冷笑道：「那你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商翼做夢也想不到沈天星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怔了怔，輕叱道：「天星……」

那星字才出口，他混身陡震，語聲突斷，雙肩搖晃，脚步踉蹌，臉上的肌肉幾乎全都扭曲起來！

他那仰起的頭不由得垂了下去，目光亦自垂下，便自看到了胸膛上已多了口兵刃，帶血的兵刃！

那是口刀，沈天星的配刀！

刀從商翼後背揷入，前胸穿出，那穿出胸膛的半截，幾及半尺，所用的力道可想得知！

刀並未刺中要害，是以商翼也並未立時氣絕，但看傷勢，他諒亦支持不了多久，必死無疑！

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死亡染白了他的臉龐！

那刹那他亦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霍然回首，虎目暴睜，但眼瞳裏却仍閃着疑惑，他實在難以相信沈天星會對他下此毒手！

但他實在又不能不相信，他才轉過頭，便看見沈天星站在他身後衝着他冷笑，那手裏空空，已沒了刀，刀已揷到了他的身上！

商翼眼裏的疑惑頓時褪盡，他人隨亦轉過了身，左右兩手陡沉，便要去取劍！

但他按到的只是劍鞘，空的劍鞘！

他又是急又是怒，暴喝一聲，兩手疾翻，奮起雙拳，齊齊搶出，直取沈天星胸膛！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奄奄一息的老虎，畢竟仍有虎威，他帶傷出手，居然還有幾分氣勢！

「飛狐」沈天星當眞是名如其人，雖然有狐狸般的心腸，狐狸般的手段，但也只有狐狸般的胆子，也不敢硬接，雙脚點地，人已飄出半丈！

商翼雙拳開展，便亦扭動傷口，痛徹心脾，拳未到半途，他已然使不下去！

他深吸了口氣，方待再出手，却已力不從心！

沈天星何等心思，豈有看不出的道理，即時頓住脚步，冷笑道：「商爺，你還是莫要妄動的好，否則眞要辜負我這口刀的苦心了！」

商翼不禁氣血上冲，鬚髮皆張，怒叱道：「我自問待你不薄，何以你對我下此毒手！」咬緊牙齦，勉强移出半步，便要撲上！

沈天星沉聲喝道：「莫動，莫動，我這口刀不刺你要害，不過故意如此，好得使你還支持住聽我細說底細，但你若是再動，那就很難說了，想你也不甘死得糊裏糊塗，不明不白！」

商翼破口罵道：「畜牲！豺狼！我與你有何仇恨！」他祗恨得心裏發滚，恨不得撲上去捨命拚了這隻會飛的狐狸，但他脚下還是不見移動，沈天星的說話無疑已說到了他心裏，他的確不甘心死得糊裏糊塗，不明不白！

沈天星等商翼住口，便自桀桀笑道：「仇恨？你我沒有什麼仇恨，也根本說不上仇恨，只是，你很糊塗，很糊塗，放着什麼不做，偏偏做了件你這年紀不該做的事！」

商翼厲聲道：「什麼！」

沈天星微喟道：「你實在不該娶嫚娘爲妻！」

商翼不由瞠目結舌，怔在那裏，沈天星接道：「你要續弦，就是不挑年紀匹配的女子，也該往尋

常人家裏選擇，不該走去青樓，更不該染指嬛娘，要知嬛娘年輕貌美，你與她根本不配，她跟着你，簡直就像鮮花插在牛糞上！」

商翼破口道：「放屁！」

沈天星也不理會，道：「這也得從嬛娘說起，她尙在青樓的時候，艷名遠播，也不知幾許狂蜂浪蝶競逐於裙下，區區麼，更是爲她神魂顚倒！」

商翼聽入耳裏，眼也幾乎直了。

沈天星苦笑着道：「如果說沈天星會鍾情於人，那是笑話，但無可否認，我實在喜歡嬛娘，可惜我雖然薄有微產，競逐於她裙下的人比我更闊氣的却是只多不少，她當然不會對我特別假以辭色，這倒難怪，青樓女子，重利薄情，原就是意料中事，男人到那些地方，當然不會安着好心，嬛娘賣藝不賣身，便就教人難以釋手，豪門鉅公，思量金屋藏嬌的也自是不乏人在，那先後就有兩個頗具身價的仁兄不惜重資，意圖據爲己有，鴇母貪財，自不反對，嬛娘重富，固無異議，可是，那兩位仁兄却都無福消受，才預備了金銀，人尙未領走，腦袋便已搬家，你道是誰的下手？區區是也！」

頓了頓，接又道：「接連兩次兇殺，便縱是呆子也會明白，那家兒郞雖是戀戀不捨，不忍遽去，却已不敢再生妄念，我雖是出了名的不擇手段，但對於男女間的事情向來不顧勉强，滿想以爲經過此事，多用些心機，她便會從了我，那知，就在那當兒你便來了，你有財有勢，又如此英雄，開到了口，嬛娘那敢不從，她就跟了你，我只當是什麼人敢胆再動嬛娘，本來便想教你曉得厲害，誰知打聽淸楚，方才知道你就是那落日牧場的『廻風舞柳劍』商翼，這可嚇壞了我，饒是我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也不敢動到你老兄頭上，但若就此罷手，心血付諸東流，實在心有不甘，於是，細經考慮，打點妥當，亦跟了出關，不惜厚顏屈膝，投入你牧場裏充當武師！」

商翼暗歎了口氣，又是可憐，又是可笑。

沈天星接道：「武林中人，不拘俗禮，英雄如你，更不例外，外內並未設禁，家眷出入，亦是毫無拘束，是以我才入牧場三日，便與嬛娘遇上，瞧她那輕藐嘲弄的目光，要不是侍女在旁，相信她會忍不住笑破肚子，但她若是眞的甘心追隨於你，甘心從良，她就定必不會隱瞞，那你，亦是必會將我撵走，你既然未撵我走，可見得她並不曾說與你知道，可見得她的心意未安定，我仍然有機會，所以我雖然心裏很難受，却也開心得很，放心得很！」

商翼便要叱罵，但却又不知從何罵起。

沈天星突地大笑道：「其實我也是白担心，像嬛娘那樣的女人，你就叫她說她也不會說的，她雖然漂亮，並不聰明，她無知，也淺薄，她喜歡炫耀驕人的美色，她喜歡男人爲他卑躬屈膝，認爲如此方可證明她仍然具有迷人的本領，如此方可驕人，我爲她落到如許地步，豈非就遂了她的心意，滿足了她的傲感……說實在的，此舉實在很沒出色，沈某人我實在丟盡了男人的臉，但像我這樣的男人委實多的很，所以沈某人我並不覺得可恥……」

商翼又要罵，但想到自己當年亦是不惜卑屈的遷就嬛娘，那要罵的說話不由得嚥了回去。

沈天星笑着忽又歎息道：「想來男人還是莫要遷就女人的好，只因爲遷就女人的男人實在太多太多了，這已不值得重視，就譬如喝那滲了水的淡酒，喝與不喝已都不成問題，反倒是喝多了，越喝越不是滋味，不難就生厭！」

商翼不覺點了點頭，沈天星又接着道：「不過，不賣女人賬的男人可也不少，雖然很多都是心裏想，却又要維持那勞雜子的尊嚴，强忍不想的，但無論如何，擺出來總是英雄得很！乍啖去苦澀難堪，越到後來便越覺無窮回味，此橄欖所以爲橄欖，其實橄欖並不好吃，也並不見得就回味無窮，若不是先苦後甜，諒失色很多，原來太容易入口，太常見，太容易得到的東西，人們都是不會過份重視的，果中的橄欖就等如那美色於前也不在意的男人，他未必就很出色，很英雄，也未必就身兼潘安的相貌，鄧通的身價，就只因爲他表現得太若無其事了，那慣受重視的女人突遭漠視，少不免就會生出奇怪的感覺，只要覺得奇怪，不免就會留上了心，只要留上心，那也就不遠了，落日牧場裏頭本來還沒有這種橄欖，閣下的頭巾本來還不至於那麼快變綠，但，閣下却好做不做，偏要去捧隻橄欖回家！」

商翼心裏雖然知道沈天星何所指，但口頭却仍忍不住脫口問道：「誰？」

不知何時，他的語聲已變的異常沙啞，開口說話的同時，口裏亦流出了血！

「祖鶯虹！」沈天星恨恨的應道：「他對於劍懂得很多，對於女人却懂得很少，他不理會嬛娘，倒不是矜情作態，故意如此，他也的確英雄得很，長久只有被人奉承，男人不在眼裏的嬛娘遇着了他，你想能不惹起興趣？我冷眼旁觀，便知要糟，也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不理會嬛娘，嬛娘反挑撥起他來了，他的性格，想你也很清楚，他出身於困苦，人不免亦孤獨，少年起便孤獨的人，特別希冀別人關心，感情也特別來得衝動，那怕別人對他只是小小的溫情，亦足以使他衷心感激，況且那關心他的又是如花似玉的絕色佳人呢！

「在江湖上他不錯是成名的劍客，但在感情上，他却只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嬛娘要對付他當眞比吃白菜還要容易，但兩人還是不敢過份接近，只因爲你新婚燕爾，極少離開，不無顧忌；他兩人如何如何倒也罷了，可恨嬛娘那斯不與你說，反倒與他說出了我的底細，他那混賬小子居然衝動得走來找我拚傢伙，說什麼勝留下，敗的莫要再騷擾嬛娘，可差些沒氣壞了我，忍不住就與他拚上刀子！」

商翼滿目不屑，也好生懊惱，呸的往地上就吐口水，但吐出來的不是唾沫，是血！

沈天星恍如未見，歎了口氣，道：「那傢伙果眞身手驚人，幾下手脚，便殺得我汗流浹背，不得不低頭劍下，我自不甘心就此作罷，口頭上認輸心裏頭却已有了計較，我想自己所以不敢動你，不過因爲非你敵手，他既然身手也不凡，既然也對嬛娘動心，若是挑撥你兩狠狠拚上，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豈非妙哉！但這想是容易，要實行起來可不簡單，既要你兩人兩敗俱傷，又要自己置身道外，不受牽連，更要避免嬛娘遭到波及，最要命的，還是我對你那座生意很不錯的落日牧場已甚感興趣，財色並想兼收，那更就不會容易，不過，想了兩天兩夜，還是給我想着了辦法！

「當下先找着他，擺出英雄好漢的氣概，只說自己如此如此不過看不過眼，爲嬛娘不值，他也頗有同感，於是我再慫恿他帶了嬛娘私奔，幾句話說下來，却套出了嬛娘也曾如此說他，所以遲遲不走，只不過日後生活頗成問題，我不得已忍痛慷慨一番，担承下來，替他安排了退路，也替他打點好了房子等等，倒贏得他感激垂涕，你知道的，狐狸萬萬做不得好事，否則必受天譴，我如此做，當然不會安着好心，要知若是讓他兩人自己去闖，是必會選擇隱僻的村野，那就當眞是鴻飛冥冥，不知何處追尋，自己替他兩人安排妥當，那日後總有個追尋的地方，是以待他兩人溜掉我也就得以放心留在牧場，着意博取你的信任，摸清牧場的底子！」

商翼實在忍不住要罵了，那知，却發覺舌頭已然有些發硬，竟已罵不了出來！

沈天星再又道：「他兩人住在這裏的地方是我湀出去的，做的生意也是我出的本錢，我所以這麼做，只是他兩人在這裏安居樂業，不會溜往別處，這也所以我輕易便帶了你找到來，但你千萬莫要謝我，如今，你便要死在我脚下，祖鶯虹也活不久，你們兩人的屍體我自會好好運往牧場，只有你殺得祖鶯虹，也有祖鶯虹殺得了你，至於你兩人爲何動手，如何同歸於盡，也自會好好解釋清楚，總之，不會讓別人懷疑到我頭上就是，至於嬛娘，她會好好的活着，暫時好好的活着，說到牧場，你既已吩咐了穆師爺與我掌管，我自會好好接收，好好經營，那不服的，懷疑到的，沈某人我自會有許多排除異己精彩手段，那你總該放心去了，哈哈，……」

沈天星心裏得意，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好狠辣的心腸，好狠辣的手段！

「笑裏藏刀」賈杰已經是城府深沉，心狠手辣的了，但比起沈天星，賈杰簡直就變了娃娃。

風雨迷濛，商翼的目光也迷濛，他那眼瞳已變的混濁不堪，但他到底還是看清楚了沈天星，也看透了沈天星的心，只是，太遲太遲了！

他脚步踉蹌，身子已搖搖欲墮！

雨水冲去了刀上的血漬，但他那胸膛仍在冒着血，斷斷續續，他的血已快要流盡！

沈天星狂笑不絕，道：「財色兼得，也不枉我多年苦心，錯過今日，也眞要吐氣揚眉了……」

商翼怒不可支，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勉强跨出兩步，奮起雙拳，便要拚沈天星！

但，雙拳方出，他人已倒了下去，氣絕身亡！

沈天星笑聲立斷，他半俯腰身，探手拔出了刀，冷酷的眼睛凝望着商翼的屍身，喃喃道：「你就在這裏躺着，祖鶯虹也不會讓你等上多久的……」

語聲陡落，長刀入鞘，肩頭微聳，身形飃的冲天拔起，壓膝陡折，便自掠上了牆頭，乍落又起！

苦雨凄風，刹那掩去了他那輕捷的身形……

× × ×

雨水，無情的洒落在長街的青石板上，也無情的洒落在祖鶯虹身上！

長街水濕，祖鶯虹混身的衣衫也已濕透。

他右腿嵌着的「迴風舞柳劍」已然拔出，傷口用撕毁的布條緊紮起來，左肩的傷口已紮起。

他的傷勢說輕不輕，說重不重，他仍然可以自己走路，但已是舉步維艱！

他就以劍支地，蹣跚着步高步低地走着。

雨水順着他的臉頰不住流下，濕水的髮絲亦沾到了他的臉上，風雨迷濛，他的視綫也已迷濛，他那目光却蕭索，心頭更蕭索！

是憂？是喜？什麼滋味，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走得並不快，但終於已回到了家門。

門閉着，緊緊地閉着。

望着那緊閉的兩扇門，他那脚步陡地頓住，他也不知該拍門入去還是怎樣，若是拍門入去，勢必驚動嬛娘，他還不想嬛娘看到受傷的他，他不希望嬛娘爲他吃驚，担心，但他若是不拍門入去，他已無能縱身越過圍牆！

他方在躊躇不決，冷不防那支在濕水青石板的劍尖一滑，身子不其衝了出去，他雖然也立時就穩住了劍，穩住了身形，但却已扭動了傷口，直痛得

他眦牙咧嘴，忍不住彎下了腰。

也就在那刻，旁邊突然伸來了隻左手，抓着他的右膀，將他扶住。

他心頭微凜，霍然回首，輕叱道：「誰！」

「我，沈天星！」那扶着他的人從容應道。

祖鷲虹那刻亦已看到了沈天星，歉疚的笑了笑，道：「原來是沈兄，恕我衝撞！」

沈天星佯笑道：「那是什麼說話。」

祖鷲虹忙陪笑道：「倒是小弟見外了，沈兄怎地也來了這裏？何時來的？」

沈天星道：「昨日，隨商爺來的。」

祖鷲虹下意識問道：「商爺如今……」

沈天星截道：「先走了，他說你傷得很重，或者需人帮助，特地吩咐了我趕來照應。」

祖鷲虹只覺得眼裏濕濕的，又是感激，又是慚愧，長歎道：「商爺眞不愧是英雄！」

沈天星點了點頭，轉道：「這次事發匆匆，我待事先通知你已來不及，端的抱歉，還請原諒。」

祖鷲虹搖頭道：「當年恩德，小弟夫婦銘感於心，尚且不知如何報答，豈敢再怪沈兄……況且，人總是要面對現實的，躲躲避避實在不是辦法。」

「那也不錯！」沈天星轉問道：「如此風雨，怎地你還呆在這裏，不回家去？」

祖鷲虹道：「我還不想驚動嬛娘，但待要越過圍牆却又已有心無力，倒不知如何才是，沈兄也來得正好，就勞煩送我到書房那兒。」

沈天星道：「這也容易。」偏身半矮，將祖鷲虹那右臂擱在肩膀上，也順理成章的取過了祖鷲虹手裏的屠龍劍，然後，就扶着祖鷲虹縱身竄上牆頭，他的輕功果然不凡，雖然負着祖鷲虹，身形仍未見絲毫凝滯，飛簷走壁，如履平地！

他原就是這裏的主人，自然就知道書房在那裏，也不用指點，就自將祖鷲虹送入了書房。

風雨迷濛，天色很暗，書房僻處東邊，窗外又是樹蔭，顯得更暗，沈天星將祖鷲虹放下靠壁那張竹床，便自去剔亮了桌上那盞油燈。

燈光乍起，房裏頭便亮了起來。

書房很簡單，書也很少，沈天星原就不是塊讀書的材料，祖鷲虹對於書亦並無多少興趣。

昏黃的燈光也照亮了兩人的臉龐，祖鷲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沈天星的臉龐却很紅很紅，他實在很開心，很興奮。

他逕自拉過桌旁那張椅子坐了下來，左手擱上了桌緣，右掌那屠龍劍却支在地上，然後，靠着椅背，半仰着身，似笑非笑的望着祖鷲虹。

祖鷲虹臥到了床上，舒服得多了，他吁過口氣，右肘支床，半坐起身子，衝着沈天星道：「沈兄只是客，小弟反倒要勞煩，實在過意不去。」

沈天星搖頭笑道：「何必客氣？」

祖鷲虹亦笑道：「要什麼沈兄但請隨意。」

沈天星頷首道：「兄弟自會。」頓了頓，忽轉問道：「祖老弟傷的可重？」

祖鷲虹道：「說重不重，可也不輕。」

沈天星試探着問道：「身手想亦不無影響？」

祖鷲虹沉吟着道：「恐怕不及原來的四成。」

沈天星笑道：「老弟的左肩已負重傷，諒已無法使劍，那所謂四成想必是指右手使劍來說了？」

祖鷲虹點了點頭，沈天星接道：「若是右手沒有了劍，那四成想來是必又得打個對折？」

祖鷲虹不覺又點了點頭，沈天星再又道：「那此刻若是遇敵，老弟如何是好？」

他邊說邊笑，若無其事，就像閒話家常，任誰聽了，也不會懷疑到他話裏別懷用心。

祖鷲虹更就不會懷疑，笑應道：「那小弟只好束手待斃了，幸好沈兄在此。」

他只當沈天星與他說笑，所以說來也本着說笑的口吻，也幸好他只當說笑，否則，心直口快的他不難就會說：「那只好請他嘗嘗小弟靴筒裏藏着那口匕首的滋味！」

要是他那麼說，沈天星少不免就得好好請他休息，先來替他脫下靴子。

沈天星聽得祖鷲虹那麼說，臉上的笑意更濃了，道：「老弟出了名的直腸直肚，說出來的話諒來是必亦可靠得很！」

祖鷲虹下意識的隨口道：「沈兄過獎。」

沈天星連連點頭道：「那兄弟也就放心得很，放心得很了！」突然放聲笑了起來！

祖鷲虹好生奇怪，忍不住問道：「沈兄何事如此好笑。」

沈天星放聲笑道：「兄弟實在太開心了！」

祖鷲虹會錯意道：「那沈兄想必遇到了什麼得意的事，且說來聽聽，好得小弟也替你高興。」

沈天星好不容易收住笑聲，凝目望着祖鷲虹，道：「方要說與你知道。」

祖鷲虹道：「小弟洗耳恭聽！」

沈天星乾咳兩聲，清了清嗓子，徐徐道：「那你仔細聽着，你可知道，商翼此來，就只與我兩人，落日牧場的弟兄並未出動，附近的道路自是暢通無阻，你原就可以事先帶着嬛娘高飛遠走！」

祖鷲虹恍然道：「原來沈兄在爲我高興，其實，那落日牧場的弟兄便縱來了，也不打緊，商爺如此英雄，他若是離開，牧場的弟兄是必亦要離開，不會再來騷擾小弟，沈兄盡可放心，至於牧場的弟兄並不曾來，想是誤傳，沈兄誤聽，小弟也早就想面對現實，原亦再無避意，來與不來，小弟亦會在此相候，沈兄雖則誤傳消息，也無須耿耿於懷，小弟亦不會見怪，如今凶事已了，沈兄更就不必牽掛在心。」

沈天星強忍住笑，接道：「那你可又知道，你與嬛娘住在這兒，並無人知道，牧場的弟兄也不曾查出來，商翼此來，可是我帶他來的！」

祖鷲虹滿腹笑容不其僵在那裏，他發愣的望着沈天星，忍不住脫口道：「沈兄莫要說笑。」

沈天星臉容立時起了變化，變得猙獰已極，那也原就是他的本來面目！

他那眼瞳透着的殘忍，比那豺狼的更要殘忍，陰森森的迫視着祖鷲虹，獰笑道：「你道我是喜歡說笑的人麼！」

祖鷲虹與沈天星那目光相觸，混身毛管幾乎全都疎豎起來，也幾乎懷疑是自己眼花看錯。

沈天星語聲陡沉，道：「當日在落日牧場你拿劍來拚我，要我放棄嬛娘的事，你還記得麼？」

祖鷲虹輕歎道：「小弟深感抱歉……」

沈天星笑笑截道：「抱歉，什麼叫做抱歉，單是抱歉就可以了事麼？你這抱歉對商翼或者管用，對我，嘿嘿，休想休想，你該知道，『飛狐』沈天星出了名的是不擇手段，並不是什麼英雄！」

祖鷲虹搖了搖頭，却不知該說什麼。

沈天星接道：「關於我的種種，嬛娘已告訴了你，那你便該小心才是，你想我爲了嬛娘不惜追出關外，不惜紆尊降貴，寄人籬下，會如此輕易放手？你要是那麼想，你那思想未免太幼稚了！」

祖鷲虹不禁苦笑，他的確太幼稚了。

沈天星冷笑道：「敗在你劍下的時候，我便已決定狠狠的給你報復，勸你與嬛娘私奔的時候，我心裏便已有了計較，你可知道，我爲了什麼送你房子，替你安排好生計？」

祖鷲虹不由搖頭，沈天星道：「若是讓你與嬛娘自己選擇，不難就會避居隱僻的村野，無處追尋，但我先替你安排了，使你生活有了着落，自必然就不會思遷，在這裏住下來，但我仍不放心，所以再又送了錢財與你，教你做那綢緞的買賣！」

祖鷲虹啞聲問道：「這又爲了什麼？」

沈天星道：「不爲什麼，只爲了遷就你的自尊心，你很英雄，你絕不甘心依賴別人接濟，送錢與你做買賣，正好讓你自己賺錢維持家庭，那你心安理得，就不會再起其他念頭了，但這只是部份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將你困死在金陵，好得日後有個追尋之處，用不着再找找尋尋，你相信亦已想到，綢緞並不是很賺錢的生意，猶其是在店肆林立的秦淮河畔，饒是你經營得最出色，所賺亦不過聊聊無幾，除去養家，剩下來的絕不會多，那你就再無餘力另闖天下，死守金陵！」

祖鷲虹長歎道：「原來如此……」

沈天星道：「可不是如此，姓沈的會做好事，那簡直就是笑話，沒有充份把握的事，我也不會做的，既然做得出，是必就有把握將嬛娘在你手上奪回來，如此如此，費盡心機，說來其實也就是爲了嬛娘啊！」

祖鷲虹忍不住問：「你這樣又有什麼把握？」

沈天星頗感得意的道：「那你聽仔細了，這說起來想你也得佩服我那眼光，見識！首先，你得明白，你與我雖則交情尚淺，嬛娘認識我却已多年，我是怎樣的人，你縱然不知道，嬛娘多少亦會清楚，斷無想不到我爲你如此打點籌措是必不懷好意的道理，她若是心意既定，若是甘心永遠追隨你左右，作你的妻子，就斷不會隱瞞，就斷不會不勸你拒絕，她若是那麼眞與你說了，倒還罷了，我便得另設辦法，說不定還得死了心，她既是不說，讓你接受，豈非就是說並無意思與你長相厮守？這我豈非也就已有了小小把握？及至你兩人離開牧場，那走得並不光采，難保的心胆俱顫，倉猝裏也勢必就無暇兼顧其他，但嬛娘當時怎樣？她仍忘不了搽脂抹粉，仍忘不了帶那胭脂水粉，因微知著，可見得她是個貪慕虛榮，不甘食貧的女人，這我也就有了兩分把握！」

祖鷲虹不由點頭，他不能不承認那亦是道理。

沈天星隨又道：「爲了替你兩人安排，事先我曾借故離開牧場，那段日子裏，除了打點房子生意買賣，更預備好了心腹埋伏，如何如何自有消息秘密與我知道，雖則遠處牧場，對於你兩人的行動仍是瞭如指掌，當我知道你唯命是從，竟爲嬛娘封劍的時候，我實在開心得很，放心得很！你對劍無疑懂得很多，但對於女人，懂得實在太少了，你既無財，又無勢，人又不見英俊，按道理嬛娘那樣的女人是不可能喜歡你的，却只因爲她太已年青漂亮，見到她的人莫不極盡遷就，惟恐她心裏不快，但你初來牧場的時候却是偏偏例外，她少不免就留上了心，發生了興趣，換句話說，她喜歡你的也就是你與衆不同的氣質，那你也就只要保持你的氣質就夠了，可是，你却竟也走去遷就她，你遷就她，那你在她的眼裏不難就與別人無異，你越遷就她，她就越覺得你沒出息，也就不難生出了後悔，厭倦的心念，這我也就有了三分把握！」

「你在這裏，相信不會不知隔隣的胡家，胡家

宅宇恢宏，婢僕如雲，氣勢非凡，很了不起，但你可知那就是沈家，沈某人我的家宅？胡二娘不過是管家罷了，她所以婢作主人，自是出於我的意思，我吩咐她待你兩人住下，便借故結識嬛娘，帶她到家裏去，那裏原是無此氣勢的，就只因爲預備嬛娘過訪才特別鋪張，要知道嬛娘出身青樓，那所謂瓊樓玉宇自是她夢想置身的境地，青樓的陳設雖則華麗，也不過普通，商翼雖則身價非小，畢竟出身武林，不慣奢侈，牧塲裏更就不會着意裝飾，我此舉正是擊中她的弱點，當然，那裏說不上什麼瓊樓玉宇，但在嬛娘眼裏已是非同小可，她若是安於目前的環境，到了那等地方，是必不肯久留，更不肯再去了，但事實她却是留連忘返，日後更是逢請必至，心性如何可想得知，這我也就有了四分把握！

「然後，這些時日，我再着意胡二娘不時藉故送些貴重的胭脂水粉，衣飾釵釧給她，那俱都是她當前那環境無法自置的東西，她若是推却，倒還罷了，但她畢竟還是收了下來，這我也就有了五分把握。」

「寶香齋，寶香齋的花粉，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祖驚虹禁不住發生了苦痛的呻吟。

沈天星接道：「明白了嬛娘的弱點，那你也就該明白我爲什麼安排你兩人在金陵住下來了，我原是世家子弟，先代剩下來好幾處地方都有生意田產，但怎也不似金陵繁華，身在如此地方，終日耳濡目染，意志稍薄的人不難便會心生妄想，嬛娘何等樣人，再加上我吩咐胡二娘刻意挑撥，你想她受得了？女人與女人，畢竟是最容易傾訴心裏說話的，她終於對胡二娘吐露出後悔的說話，這我也就有了六分把握！

「那已時機成熟，我也就借故從牧塲回來，隨敎胡二娘請了她過來，她見着我，知道底細，好不吃驚，她若是忙起身回家，不成我拉得住她，也就罷了，但她只是口裏說去，並不動身，這我也就有了七分把握！

「於是，胡二娘再與我跟她痛陳利害，再又許了說不盡的種種好處，她起初只說考慮，但到後來，還是點下了頭，我還怕她只是說說，留在家裏足足等了三天，她若是假意，回去勢必與你細說分明，你勢必過來找我，那少不免要費費口舌，解說解說，但你畢竟不見過來，可見得她並未說與你知道，這我也就有了八分把握！

「到了第四天頭上，胡二娘再又接了她過來，我與她說，她要擺脫你，別無他法，只得借商翼的手將你除去，他若是肯我便帶商翼找來，至於她的安全我自會替她設法，她居然也點頭答應了，我還不放心，又等了三天，她若是對你仍有情意，戀戀不捨，難保不會良心發現，和盤托出，但三日過後，你仍不見到來，可見她心意已决，這我也就有了九分把握！

「九分把握還是不够的，商翼若是並無意思找你兩人了斷，那便前功盡廢，可幸商翼正是恨你入骨，沈某人我也就只好把握十分！人說七八分把握已經成了，憑這十分把握，你想還不會成功？不過，你若是心裏只顧嬛娘，不與商翼爭鋒，逕自帶了嬛娘高飛遠走，想嬛娘也不是毫無情義的人，是必感激得很，說不定會對你懺悔，細說分明，可惜你不會，你是英雄，英雄總得面對現實，不會始終藏頭縮尾的，但，嬛娘可不會懂得英雄什麼，你硬要與商翼兵刃相見，只會加强了她的叛心，祖老弟啊祖老弟，如今你可明白了？」

沈天星的說話，就像是支支利箭，穿透了祖驚虹的心，也刺破了他滿腔的疑團，往日許多不明的，如今都明了！

他紅了眼，却死白了臉，沈天星說的，原來許多都是嬛娘知道的，但她連半句也不曾提過，嬛娘竟是那樣的人，嬛娘竟是始終欺騙着他！嬛娘……

祖驚虹心裏痛苦得幾乎滴出血來！

沈天星冷眼望着祖驚虹，得意地道：「這本來無須等到三年的今日，只是，落日牧塲令我很感興趣，不得不多留些日子，好得取到商翼的信任，那他死了，牧塲方容易落入我手！」

祖驚虹聽入耳裏，心頭不禁怦然震動，不由脫口喝問道：「你到底將商爺怎樣了！」

沈天星桀桀怪笑道：「不怎樣，只是乘他不備，一刀從他後背穿入，前胸穿出！」

祖驚虹不由瞠目結舌，怔在那裏！

沈天星笑接道：「他横屍街頭，你也活不久了，錯過今日，我便會將你兩人的屍體運返落日牧塲，至於你兩人如何致死，也早已有了精采的腹稿，倒不知那江湖朋友知道你們這兩個所謂英雄竟是爲了爭風呷醋同歸於盡時，如何感想，如何說話！」

祖驚虹目眦欲裂，忍無可忍，破口罵道：「畜牲！豺狼！」

沈天星放聲笑道：「罵得好，罵得好，當眞是英雄所見畧同，不想商翼罵的你也罵出來了！」

祖驚虹幾乎氣炸胸膛，便待跳下床厮拚！

沈天星冷眼瞥見，右掌屠龍劍卽時挑起，指着祖驚虹道：「莫動莫動，你如今絕不是我對手，兵刃更已在我手中，你要是妄動，心裏頭的說話也休想再找機會說了，沈某人不免只好先借屠龍劍割下你那頭顱！」

祖驚虹果然靜了下來，不敢妄動，他並不怕死

，但他不想死得毫無價值，他也未忘記靴筒裏的七首，但他知道，此際除非出其不意，否則，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必須等待機會，等待機會！

沈天星見祖驚虹靜了下來，更是得意，道：「你倒很聰明，來，要說什麼快說，沈某人我，洗耳恭聽！」

祖驚虹沉吟着忽的問道：「你眞喜歡嬛娘？」

沈天星聳聳肩膀，道：「那是廢話，你道我吃飽了沒事做？要不喜歡，何必費此心機？」

祖驚虹再問道：「你要與她長相厮守？」

沈天星笑了起來，道：「沈某人我還不想步你們後塵，也只有呆子才會與嬛娘那種女人長相厮守，她既不會持家，也不知克守婦道，什麼也不懂，就只懂得享受，她所恃的也只是月貌花容，但，相貌並不足恃，人總會老的，到了她老的時候，她就想做裝飾品也做不成了，目前我不錯是很喜歡她，但到了她人老珠黃，甚或已使我厭倦的時候，我是必棄她如敝帚！」

祖驚虹禁不住長歎了口氣，也不知是替嬛娘惋惜還是什麼，沈天星看在眼裏，越發得意，身子往後一靠，放聲長笑。

他身子後靠，那擱在桌上的左手不其亦滑後，立時碰着什麼東西，他那目光不覺斜了過去，這才發覺桌上放了隻茶盤，盤上放着茶壺茶杯，茶壺彫花，杯也精緻。他下意識收住了笑聲，探手摸去。

茶壺仍是熱的，那茶想必冲好沒久。

他想了想，突然笑道：「嬛娘也眞有你心，她想必知道你縱然得勝，身上是必亦會負傷，也是必不忍讓她担心，不想驚動她，那亦是必會暫避書房，是以特別預備了茶在這裏。」

祖驚虹應聲望去，心裏安慰了些，但那安慰的感覺却是那麼的短促、淡薄，剎那便被那無盡的痛苦掩去。

沈天星撫摸着茶壺，接道：「這我倒幾乎忘了，嬛娘煑茶的本領也是很了不起的，喝過她煑的茶，你要忘懷她可也就更不容易了。」

說着，忽然端起茶壺，斟了滿杯的茶！

茶，碧綠色的茶，很清，很香！

那不是酒，沈天星也尙未喝，但聞着那茶香，他心已醉了，他半瞇着眼，怪陶醉的半咧着嘴，目光忽轉向祖驚虹，道：「如此精采的茶，你足足喝了三年，也該心滿意足，雖死無憾了，那也該讓我來嚐嚐了，喝！就此杯開始！」

語聲陡落，杯已舉起，仰首傾盡！

品茶又豈是這樣品的，他簡直就在牛飲。

他喝的雖只是茶，但祖驚虹却覺得他是在喝着自己的血，心肝五臟霎時似已抽搐起來。

他別過了臉，他不願看沈天星那得意的神態。

但沈天星喝得實在並不得意，茶才下肚，他滿臉笑意便僵在那裏，左手陡顫，茶杯脫手墮地，片片碎裂，突然反手握住了咽喉，嘶聲道：「毒，茶裏有毒……」

祖驚虹應聲霍然回首，吃驚的望着沈天星。

沈天星臉色也變了，猛可站起身子，劍指祖驚虹，厲聲道：「姓祖的，你好毒……」

語聲未了，突又住口不語，他神志倒未完全糊塗，畢竟還知道怪錯了人，莫說祖驚虹根本不會知道他會到來，就是知道，也絕不會暗裏下毒的，祖驚虹實在英雄得很，英雄又豈會用下三濫的手段呢？書房裏並無他人，不是祖驚虹，那又是誰？沈天星遊目四顧，忍不住吆喝道：「誰？誰？」

「是我！」書房門外傳來冷冷的應聲！

沈天星祖驚虹兩人不其齊都轉過了目光！

門依呀的打開，兩人目光所及，不約而同，齊地失聲叫了出來：「嬛娘！」

不知何時，嬛娘已站立在書房門外！

她應聲跨入了書房，那昏黃的燈光立時照在她那艷麗絕倫的嬌靨上，她那嬌靨上已無血色，那明亮動人的秋波亦變得呆滯、冷削，簡直就不像是人的眼睛！她人彷彿亦只剩下美絕人寰的軀殼，靈魂與感情俱已消失無存！

她兩步跨入，目光並不望祖驚虹，她是不敢望祖驚虹，却呆呆的凝注着沈天星！

沈天星居然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寒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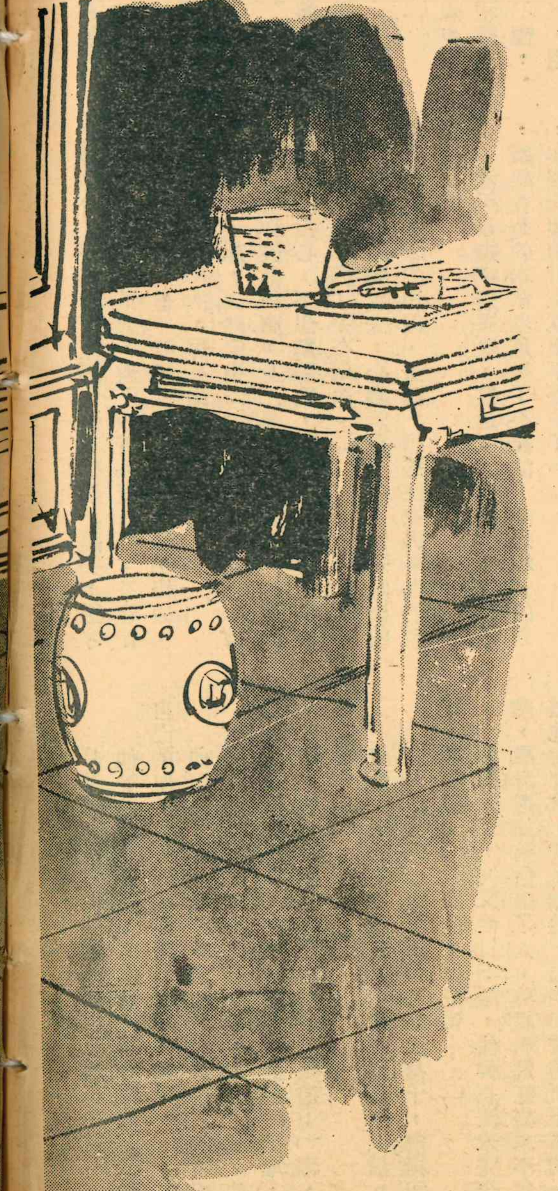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六十六頁）

無名英雄列傳之一
亡命護鎗
魏力·著
三個青年人，在軍閥混戰時期，捨生忘死，通過重重險阻，將一大批鎗械，運送到南方革命軍之手，過程壯烈無比，人物有血有肉，經歷驚險萬分，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威鏢局總鏢頭「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應沈百濤之請，往督帥府查究中毒之事，關中岳在一串珠花上，懷疑女婢小梅，但小梅矢口不認，關中岳迫得命楊四成用武功迫使小梅露出身份，後據小梅訴說，下毒者爲一黑袍罩體，黑巾幪面之人，那神秘人似對督帥有情，是以雖有殺死督帥的時間，却並不下手，由此猜測，那神秘客似爲帥府中人，因此，關中岳遂與沈百濤定下引誘兇手入阱之計而離去，沈百濤送走關中岳後，回至督帥臥房，值徐夫人偕小梅來探督帥病況，沈百濤乘機請夫人留下小梅伺候督帥——

晝掛紅布夜挑燈

沈百濤目睹徐夫人遠去之後，立時沉聲說道：「小梅，這是怎麼回事？」

小梅微微一笑，道：「夫人要我陪他來這裏探看大人，我不能拒絕，自要跟着來了。」

沈百濤道：「小梅，夫人在不久之前來過一次，你知道麼？」

小梅道：「不知道。」

沈百濤突然高聲喝道：「你們守在跨院門外，此後任何人都不准擅自進來，包括夫人在內。」

室外都是沈百濤的心腹，應了一聲分頭而去。

小梅目光轉動，四顧了小室一眼道：「沈爺，你可是懷疑徐夫人？」

沈百濤道：「目下情勢，逼的我不得不對她生疑了。姑娘在花廳之中，連番暗示，似乎也是說的徐夫人吧！」

小梅沉吟了一陣，道：「沈爺既然說出來了心中之密，小婢也不用再作掩飾了……」

沈百濤道：「小梅，盡管說出妳內心話，縱然是說錯了，也不要緊。」

小梅道：「沈爺懷疑徐夫人，本也無可厚非，但有一件事沈爺怎的未曾想到。」

沈百濤道：「什麼事？」

小梅道：「徐夫人不會武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麼？」

沈百濤輕輕啊了一聲，道：「你仔細的瞧過了麼？」

小梅道：「不錯，仔細的瞧過了。而且小婢已留心了很久，可以斷言徐夫人不會武功。」

沈百濤心頭暗暗納悶，忖道：小梅這丫頭，在花廳之中，諸多暗示，分明影射夫人，怎麼此刻一口否認，難道她心中還有別的涉嫌之人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小梅，如若妳眞是報恩而來，此時此情，你必需要全力施為，徐督帥中毒雖然不深，但他這等暈迷不醒，點水不進的情勢下，人也支持不了好久，……」

語聲頓一頓，接道：「你如是別有用心，現在也是難得的機會。」

小梅苦笑一下，道：「沈爺，你對小婢也懷疑了麼？」

沈百濤道：「我追隨督帥十有餘年，南殺北戰，經歷了不少凶險的事，却從來也未遇到過今日的奇怪事……」

小梅接道：「這和兩陣交兵之戰不同，這要鬥智，也要比較武功，所以，沈爺要沉着，不能亂了方寸。」

沈百濤搖搖頭，道：「目下局勢，混淆不清，在下確感疲於應付，我已有心力交瘁之感，希望姑娘先能證明你的身份。」

小梅道：「我已經說過了。」

沈百濤道：「說出你懷疑的人，如是此刻，姑娘仍不能坦誠和在下合作，在下也只好作斷然處置了？」

小梅沉吟了一陣，道：「徐夫人誠然有很多可疑之處，但小婢覺着，那位劉姑娘，督帥大人未過門的兒媳婦，更爲可疑。」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不錯，自從她到此之後，就引起帥府中重重紛爭……」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請回到夫人身側，全力保護夫人，別讓她又受了人的暗算。」

小梅點點頭，出室而去。

沈百濤直待小梅去遠之後，才招進來一個心腹大漢。

他心中早有腹案，這人和督帥身材相似。

沈百濤掩上房門，回顧了那大漢一眼，道：「我待你如何？」

那大漢道：「情同師徒，恩重如山。」

沈百濤道：「現在，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是否答允。」

那大漢道：「什麼事？」

沈百濤道：「我要把你化裝成督帥模樣，把你留在此地，代表督帥。」

那大漢沉吟了一陣，道：「好！屬下受沈爺培育之恩，萬死不辭。」

沈百濤道：「好！你脫下衣服。」

那大漢解下兵刃，脫下了衣服。

沈百濤抱起督帥放在地上，解下衣帶，和那大漢換過，然後，讓那大漢躺在床上，出其不意的點了那大漢的暈穴，使他昏睡過去，然後又用藥物，在他臉上化粧了一番，自覺很像了，才停下了手。

但他並未把督帥帶走，只是把督帥暫藏於木榻之下。

這雖然是有些不敬，但情勢迫人，沈百濤只好暗求恕罪了。

這一番，他做事小心至極，在那木榻之下，又作了一番佈置，縱然，探首下望，一時間，也瞧不出來。

一切佈置妥當，才出室去，交代跨院中守護之人道：「我要吳盛給我去辦一件機密事情，你們不用等換班。」

這些守護之人，都是沈百濤的心腹手下，自是無人多問，各個欠身應是。

沈百濤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幾個要機警！需知督帥的安危，全放在你們幾人肩上了，我立刻再調集幾個人來，你們分成兩班，日夜都要嚴密防守。」

一個懷抱雁翎刀，年約廿六七歲的漢子，問道：「沈爺之意，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入室探望。」

沈百濤道：「未得我之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那懷抱翎雁刀的名叫丁成，在這裏守護之人，年紀最輕，但刀法最好，平日裏也最受沈百濤的喜愛，當下壯着胆子，又問道：「如是來的是督帥夫人呢？」

沈百濤道：「一樣擋駕……」

語聲一頓，接道：「丁成，吳盛有事他去，你接這跨院中的領班。」

丁成一欠身，道：「屬下遵命。」

沈百濤一揮手，道：「小心守護。」大步離開跨院。

且說關中岳和楊四成，一口氣回到了開封分局。只見方振遠，張大豪等都是全身披掛的坐守在大廳。

目睹關中岳回來，快步迎了上去，道：「大哥，督帥怎麼了？」

關中岳道：「督帥一直暈迷不醒……」

語聲一頓，回目望着林大立。接道：「大立，你用一方紅布，想法子高挑起來，記着要越高越好，再準備一盞紅燈，入夜後也高高掛起。」

林大立不敢多問，應了一聲，回身而去。

方振遠道：「大哥，晝掛紅布，夜挑紅燈，究竟是爲了什麼？」

關中岳道：「我想能引起一個人的注意，要他上門來。」

方振遠道：「什麼人？」

關中岳道：「那人和兄弟特別投緣，他如眞的能找上來，還要兄弟美言一二。」

方振遠道：「是啦！大哥想招來鐵夢秋？」

關中岳道：「不錯！除了鐵夢秋，沈百濤兩人到此之外，最好別驚擾我。」

方振遠道：「大哥要……」

關中岳接道：「我要把那牧羊圖的刀法完全學會，目下形勢，咱們不能全靠別人，多一分武功，可以多一分實力。」

方振遠道：「小弟明白了，我叫他們分班巡守，除非是小弟打發不了，決不驚動大哥就是。」

關中岳點點頭，道：「善待宣兄。」

說完話話，直奔秘室。

方振遠分配了廳中羣豪職伺，才下令散去。

一日夜在方振遠嚴密督促防守中過去，鐵夢秋、沈百濤也沒有來。

關中岳進入密室，已過了十五個時辰，木門從未開過，連茶水也無法送進去。

楊四成低聲對方振遠說道：「二爺，咱們叫開總鏢頭的門，瞧瞧他。」

方振遠亦很掛念關中岳，躲入密室一日夜，未開過門，點點頭，道：「好！咱們瞧瞧。」

兩人叩動門環良久，室中全無動靜。

楊四成探懷摸出一把匕首，撥開門栓，推門而入。

只見關中岳伏榻而臥，面前放着牧羊圖。

楊四成重重咳了一聲，道：「總鏢頭！……」連呼數聲，不聞相應。

方振遠大吃一驚，行前兩步，一掌拍在關中岳背心上，道：「大哥醒醒。」

關中岳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緩緩坐起身子。

方振遠疾快的伸出手去，扶住了關中岳的身子，道：「大哥，你怎麼了？」

關中岳臉色蒼白，緩緩睜開雙目，慘然一笑，道：「兄弟，你如再不來，我非被悶死不可。」

楊四成已迅快檢查過了一下室中的景物，並無被人混入的景象。

方振遠心情逐漸的鎮靜下來，緩緩說道：「大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關中岳長長吁了一口氣，苦笑道：「你們不要疑神疑鬼，這裏沒有人來過，是我練內功，練出了毛病。」

方振遠道：「練功怎麼會練的暈了過去。」

關中岳緩緩仰臥於木榻之上，伸展一下雙臂，笑道：「兄弟，有一句俗話說的不錯，欲速則不達，我練一種內功，求成太切，練傷了身體。」

方振遠道：「什麼內功？」

關中岳道：「這牧羊圖上，有幾招刀法，精深奇奧，兄弟是早已知道了……」

方振遠接口道：「這方法和內功，牽連在一起麼？」

關中岳道：「不錯，那幾招刀法，小兄已然全部瞭解，一共七招，但我只練到三招，後面四招，無論如何也練不成，總覺着它缺少了些什麼？又仔細瞧看這幅圖，才發覺它是一種巧勁，必需先要把這種巧勁練成，才能用這種刀法，所以，我就開始練這一種內功，想不到，練的太急，走岔了氣。」

方振遠道：「原來如此！」

關中岳道：「沈百濤來過沒有？」

方振遠道：「沒有來過。」

關中岳道：「鐵夢秋呢？」

方振遠道：「完全沒有消息。」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接道：「諸位想召來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關中岳、方振遠回頭看去，只見鐵夢秋當門而立，距幾人也就不過是四五步遠。

三個人，六隻耳朶，竟然不知鐵夢秋何時到了門口。

關中岳掙扎欲起，鐵夢秋却一跨步，行到了木榻前面，搖搖頭，道：「你不用起來。」

方振遠一抱拳，道：「鐵兄來了很久。」

鐵夢秋一欠身，道：「晚輩剛剛到。」

方振遠道：「難得啊！鐵公子竟然能及時找來此地。」

鐵夢秋道：「晚輩看貴局高挑紅燈，想必有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關中岳急急道：「方兄弟，代我向鐵公子求一件事。」

方振遠應了一聲，向下拜去。

鐵夢秋吃了一驚，伸手攔住方振遠，道：「老前輩，有話好說，怎麼能行大禮。」

方振遠想到自已這一把年紀，眞要拜了一個二十一二的年輕人，心中實也不是滋味，是以，鐵夢秋一攔阻，方振遠也就順勢下台，道：「敝總鏢頭，有一件十分爲難的事，希望你鐵兄，能助一臂之力。」

鐵夢秋緩緩把目光轉注到關中岳的身上，道：

「總鏢頭有什麼事？」

關中岳道：「其實說穿了，也不能算是我關某人的事情。」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可是關於那位徐督帥的事。」

關中岳道：「不錯，徐督帥被人下了毒，一直在暈迷不醒之中。」

鐵夢秋道：「早已在預料之中，用不着大驚小怪。」

關中岳道：「徐督帥有病的事，知曉之人，並不很多，鐵兄却似是早已經知曉了。」

鐵夢秋答非所問的，道：「不知你要我帮你些什麼？」

關中岳道：「在下希望能够使徐督帥清醒過來，不知鐵兄是否有法子。」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這問題，實在很難叫人作答，那位徐督帥中的什麼毒，必需先行查出，找出病源，在下未見到過徐督帥之前，實在不敢妄言。」

關中岳道：「那徐督帥一直暈迷不醒，如是要見他，只有一途……」

鐵夢秋道：「進入帥府之中。」

關中岳道：「在下帶路。」

鐵夢秋搖搖頭，道：「容在下再仔細的想想如何？」

關中岳低聲說道：「鐵兄，在下希望你能答允，目下武林中，只怕很難找出保護他的人，但督帥確是一個好官……」

鐵夢秋輕輕咳了一聲，接道：「這些事，用不着劳動你關總頭鏢告訴我。」轉身向外行去。

關中岳急急叫道：「鐵兄留步。」

鐵夢秋停下行進之勢，回頭說道：「總鏢頭什麼事？」

關中岳道：「在下祈求鐵公子，去見那位督帥一面。」

事情變化的大出人意料之外，鐵夢秋竟然點點頭應道：「好吧！在下去瞧瞧也好，但要你關總鏢頭答應一個條件。」

關中岳道：「只管請說，在下只要力能所及，自會全力以赴。」

鐵夢秋道：「我要經過一番易容，掩去本來面目，而且，也不許你洩漏是何人。」

關中岳道：「這個容易。」

鐵夢秋道：「那位督帥清醒之後，不許你替我引見……」

關中岳接道：「鐵兄，徐督帥……」

鐵夢秋搖頭接道：「關總鏢頭，在下說的是條件，關總鏢頭，是否答應？」

關中岳道：「答應，鐵兄怎麼說，在下就怎麼辦？」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好！我跟你去一趟帥府，兩個時辰，我到貴局中來，那時，我將是年近半百的。」

也不待關中岳答話，縱身一躍，飛躍屋角，一貶眼間，人已走的不知去向。

關中岳長長吁一口氣，目光轉注到楊四成的身上，道：「快去通知他們一聲，如是有人要見我，快些通報進來。」

楊四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關中岳一躍下榻，道：「兄弟，咱們的運氣不錯，鐵夢秋能够及時趕來，也許徐督帥有救了。」

方振遠不以為然地道：「大哥，你似乎十分相信鐵夢秋？」

關中岳道：「他是個值得相信的人，小兄在江湖上走動了這些年，從來沒有遇上過像鐵夢秋這樣的人物。」

方振遠道：「大哥，你似乎把他估計的太高一些了。」

關中岳道：「高什麼？」

方振遠道：「也許他在武功上有一些特殊的成就，但那與師承的關係很大，至於其他方面，小弟覺着，他未必有什麼……」

關中岳搖手接道：「兄弟，鐵夢秋的穩健，大大的超越了他的年齡，穩健的幾乎使人覺着他有些冷酷，但，他對兄弟曾經救助過他的一番情意，却又能够念念不忘，這證明了一件事，他並非一個十分冷酷的人。」

方振遠啊了一聲，道：「大哥覺着他是無所不能的人物了。」

關中岳道：「這使我懷疑一件事情。」

方振遠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他也許與哄傳武林的傳奇標幟，盤龍鏢旗有關。」

方振遠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

關中岳接道：「那日，咱們親眼看到了很多江湖兇徒，應鏢旗主人函召而至，死於那鏢旗主人的劍下……」

方振遠接道：「難道他是鏢旗主人。」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很難說，我只是覺着他和鏢旗的人有關，是不是真正的鏢旗主人，就非我們所能預料了。」

方振遠道：「他太年輕了。」（未完待續）

劍士雄風 【下】

•本文承自第60頁•

只聽她冷冷的道：「你說對了，我不甘食貪，亦厭倦了他，已決意追隨於你，是以你昨日差人來說與我知道你與商翼已至，吩咐我好自小心的時候，我便開始想辦法，要想助你對付他，我只怕他勝了商翼，你也制他不住……雖然我並不懂武功，但他兩人身手相當我却是知道的，他就算勝了商翼，必也難保負傷，他怕我担憂，是必不肯驚動於我，那也是必走來書房，暫時迴避，所以我預備了毒茶在這裏，但竟是你喝了，倒出我意料！」

語聲冰冷，她那眼睛彷彿也已凝成了冰！

女人想的辦法永遠都是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也就因為簡單，才會令人忽視，不去提防！

她話猶未了，祖驚虹的心已然片片碎裂！

從來不知道傷心的他，如今已傷透了心！

他張口欲語，却說不出聲，他亦已無話可說！

沈天星額上却直在淌汗，只等嬛娘說完了話，忙道：「毒是你下的，那解藥你是必有了？」

嬛娘沒作聲，那蒼白絕艷的嬌靨始終木然，目光亦始終冷冷的凝注着沈天星，竟就生像是隻夜行的貓兒方在輕蔑地望着身前走投無路的小老鼠。

沈天星竟不覺震懾在嬛娘那冰冷怪異的目光下，但他豈肯罷休，急又追問道：「解藥在那裏？」

嬛娘冷笑道：「你既已刻意將來棄我如蔽帚，那你就死在我手上，也怪不得我了！」

沈天星只覺心房跳動，幾欲裂腔飛出，脚步竟似已有些發軟了，他喘着氣，吶吶地連忙道：「我方才那麼說不過是無意說笑，你可莫要當眞，快、快拿解藥來……」

嬛娘冷應道：「豪門貴族，生怕變生肘腋，妻子受辱，習慣都給妻子預備了毒藥，隨身携帶，好得遇難時自己可以了斷，商翼原是出身於豪門，自亦不會例外，這毒藥就是他給我的，因為是婦人家用藥，所以又甜又香，特別容易入口，又甜又香的毒藥也往往就是最毒的毒藥，却因為又甜又香，不知底細的人可也斷不會想像得到，落在茶湯裏更也不容易覺察出來，狡猾如你，也不覺察，可想得知……如此作用的毒藥，若是配備解藥，豈非完全失去意義？就是眞的配有解藥，商翼也不會給我的，如此簡單的道理，就不用我說，你也應想像得到，你要解藥，該找商翼才是！」

沈天星聽得說，不由僵在那裏，他仍不死心，猛可厲聲道：「你休騙我，乾脆你便快快拿出解藥來，否則，可莫怪我心狠手辣！」

嬛娘凄然道：「生已無可戀，作鬼又何妨？」

沈天星怒叱道：「你道我狠不了心？」

嬛娘冷笑道：「你只管下手！」

沈天星眼也紅了，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喝聲：「好，我就殺了你！」連人帶劍衝上，四練也似的劍光，分心便刺！

嬛娘木然不動，迎向死亡，也不知她是不懂得閃避，抑或忘記了閃避，不想閃避！

劍光直入胸膛，嬛娘哀呼着彎下了腰！

沈天星人亦清醒了八九分，忙拔出了劍！

血，箭也似的疾從嬛娘的胸膛標了出來，她人亦倒了下去，那目光不知何時已望向祖驚虹，眼瞳裏滿是歉疚，她畢竟後悔了！祖驚虹並未動容，只因為他的目光並未垂下，他看不到，亦不想看！

沈天星出劍的同時，他的右腿亦已忍痛縮起，靴筒裏的匕首已到他的右手，若換是平時，不管來得及抑或來不及，他的匕首是必會毫不猶豫的出手，只要救得嬛娘，便不會理會自己，但如今，他匕首雖然在手，那刹那他竟無力發出，他已死了心！

他心裏就只還記得自己，他要救自己，匕首就必須把握十分，方可出手！

血，也濺紅了沈天星的衣衫，他却突然失聲狂笑了起來，自己竟會殺死戀戀不捨，夢寐難忘的人，他實在覺得可笑得很！

笑聲刹那突斷，他人也轉了半身，狠狠的瞪着祖驚虹，厲聲道：「你也休想活下去！」語聲未了，他已舉起了劍，他的脚步已踉蹌，握劍的手已起了顫抖；他的左手下意識也搭了上去，兩手握劍，狂吼着突地騰身拔起，連人帶劍，疾撲了過去！

他人眼看便要撲到，劍眼看便要劈落！

寒光暴閃，祖驚虹右掌匕首終於出手！

吼聲立斷，沈天星混身陡震，連人帶劍，筆直瀉落，那口匕首已然釘入了他的咽喉！

劍，噗的劈在床緣上，嵌了入去，但已傷不到祖驚虹，沈天星也已無力再將劍拔出，他霍地鬆了手，身子倒地又起，反手拔出了咽喉上的匕首，便待再上，但，匕首拔出，血亦標出，他混身的氣力亦隨血流盡，人霎時又倒了下去！

他那臉龐漸漸扭曲，七竅汨然冒血，紫色的血！那咽喉上流出來的血，也已變成了紫色！

祖驚虹匕首出手，那頭便亦抬起，眼瞳也不瞬，默默無言的凝望着窗外！窗外並沒有什麼好看，他抬起頭，只是為了不想眼裏的淚水掉下來！

窗外，仍在下着雨，細雨……

雨聲淅瀝，雨聲，竟是如此凄切……（續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香車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與師妹雲小眉，在鬼王谷中，連闖九道攔阻關卡，直至鬼王谷大廳，在那大廳外的廣場中，南宮逸奇兩度出手，第一次把五谷主的鐵扇揑碎，第二次南宮逸奇手下留情，只以奇快絕倫的手法，在大谷主的左肩上輕拍了拍，這已震駭得大谷主自甘放棄爲「鬼判」沙振峯尋仇的心念，要與南宮逸奇和解，但南宮逸奇却不顧龍頭離去，堅要到鬼王谷後的谷中谷一看，這一來，迫得大谷主温天啓無法善了，立與另四位谷主擺下五行陣，向南宮逸奇圍攻——



谷下谷中雙瘦險喪生

這時，南宮逸奇已將「七彩奇劍」撤在手中，他脚下左踏半步，避開「喪門劍」的攻招，振腕抖劍，「七彩」寒虹暴起，迎向那勢若奔雷，威猛有如雷霆萬鈞般下劈的「鬼頭刀」射去！

他是存心要試試譚介中這把「鬼頭刀」有多沉重，有多大的力道，是以他振劍上揚時，幷未以劍刄迎上，而是以劍身封架。

「噹！」的一聲暴响，譚介中的「鬼頭刀」立被彈高三尺，震得右臂酸痲，虎口發熱，「鬼頭刀」幾乎把握不住。

譚介中心頭不由悚然一凛！脚下疾地暴退了三步！

江正平的「喪門劍」走空，譚介中身形後退，陶三春的「蛇形劍」和「鐵扇秀士」區文斌的短劍已同時閃電般發招攻出！

陶三春的「蛇形劍」，刺的是南宮逸奇的右肋，區文斌的短劍則扎向南宮逸奇的後心「靈台」大穴。

温天啓突然揚聲大喝道：「三弟，五弟，暫且停手！」

陶三春和區文斌聞喝，連忙一剎攻勢，收招後退，兩雙眼睛微微現露詫異之色地望着温天啓。

温天啓目光凝注着南宮逸奇問道：「閣下手中軟劍劍身七彩光華流轉，是武林傳說中的『七彩奇

劍』麼？」

南宮逸奇道：「不錯，它正是武林中傳說的『七彩奇劍』，你問它怎地？」

溫天啓道：「閣下此劍得自何處？」

南宮逸奇道：「杭州北高峯上。」

溫天啓道：「得自何人之手？」

南宮逸奇道：「一位金衣人的手中。」

溫天啓道：「閣下知道他是誰麼？」

南宮逸奇道：「他是『至尊宮』的劍山分宮宮主。」

溫天啓道：「閣下知道他的姓名麼？」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我沒有問他。」

溫天啓道：「如此，我現在告訴閣下好了，他姓溫。」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道：「他姓溫，他是閣下的？……」

溫天啓冷冷道：「他名叫溫天龍，乃是溫某的胞兄。」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他原來是你的胞兄，這倒很出我意外。」

溫天啓雙目突射煞芒地沉聲說道：「閣下，我胞兄與你何仇何怨，你竟然恁地心狠手辣殺他！」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幷不能怨我心狠手辣，我殺他是有道理的。」

溫天啓道：「你有什麼道理？」

南宮逸奇冷峻道：「我是受人之托，代爲淸理門戶。」

溫天啓雙目一睜，道：「受誰之托？」

南宮逸奇道：「令兄的三師祖。」

溫天啓突然哈哈一聲狂笑，道：「你簡直是信口開河，滿嘴胡言，溫某師祖乃是百年以前的人物，你今年才多大一點年紀，焉能認識溫某的師祖，不要說是溫某的師祖了，卽連先父仙逝之時，你大概還在你娘的肚子裏還沒有出世呢！」

這話不錯，實情也確是如此，溫天啓之父去世已近三十年，那時，南宮逸奇還的確未出生呢。

但是，溫天啓他又怎知道他父親雖然死了已近三十年，而他的三師祖的去世，只不過是五年前之事。

南宮逸奇心念忽然一動，問道：「令尊的名諱可是溫金城？」

溫天啓臉上微現詫異之色地點頭道：「你聽說過先父的名諱？」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令三師祖曾和我提說過令尊。」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令三師祖仙逝於五年之前，他臨終之時，曾托我留意查訪令尊有無傳人弟子，倘然不屑爲惡江湖，便代爲誅除，不必留情！」

溫天啓雙目凝注地道：「你這話眞實？」

南宮逸奇正容說道：「我所言句句實在，決無半句虛謊，信與不信，那就由你了。」

溫天啓心念有點動了，雙眉微蹙，沉思不語，他在攷慮南宮逸奇之言是眞是假，可信不可信？

「鐵扇秀士」區文斌突然揚聲說道：「大哥，別聽信他的鬼話，殺人償命，血債血還，天龍大哥和沙振峯的血仇我們豈能不報，如果就此放過他，豈不要被天下武林同道譏笑我們『鬼王谷』人都是怕死不義之徒！」

語落，也不待溫天啓說話表示意見，手中短劍一揮，騰身閃電撲出，短劍直刺南宮逸奇後心！

溫天啓本在攷慮猶豫不定之，一中見區文斌和譚介中二人已經發招攻出，也就不再猶豫地一揚雙手「鐵爪」，直取南宮逸奇的胸腹。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身形飄閃之間，已避過了譚介中和區文斌的一刀一劍，右手一抖，「七彩」寒虹暴閃，迎向溫天啓攻來的一對「鐵爪」截去！

「七彩奇劍」神兵利器，削鐵如泥，溫天啓的一對「鐵爪」若被截上，不用說，定必斷成兩雙。

溫天啓一身所學功力雖然不如乃兄溫天龍，但也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中的一流人物，何況他已知「七彩奇劍」是一柄削鐵如泥的神兵利器，心中早就有了防備，自然不會得讓「七彩奇劍」截上！

因此，他一見南宮逸奇抖劍迎向他的兩隻「鐵爪」，便立卽飛快地撤了回去。

同時之間，陶三春的「蛇形劍」和江正平的「白骨喪門劍」已快如閃電般分從兩個不同的方位，悄沒聲息的疾朝南宮逸奇要害遞到。

南宮逸奇口中一聲冷笑，左掌一揮，震退「毒郎君」陶三春，右手劍一抖，劍尖點向江正平的右腕脈門。

江正平心頭悚然一凜，疾地沉腕撤招暴退。

陶三春和江正平一退，譚介中和區文斌的一刀一劍，又已飛快地出招攻了上來，而溫天啓的一雙「鐵爪」，也緊跟着譚介中和江正平之後攻出。

剎那間，頓見刀光閃閃，劍虹縱橫中，夾着一對「鐵爪」翻飛，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五對一的激戰！

南宮逸奇雖然身負奇學，功力身手罕絕，但溫天啓等五人也非庸手，何況他們精嫻「五行陣」法，擅長合擊之技，此進彼退，彼退此進，配合得極其巧妙，是以南宮逸奇要想在十幾二十招擊敗五人，實在不是件容易之事。

這時，另一邊那八名黃袍老者圍着雲小眉，他們雖然沒有動手的意思，但是，雲小眉可不願任由他們這樣圍着不動。

是以，她一見南宮逸奇和溫天啓等五人二度動上了手，也就立時探手撤出了一團拳大般圓形兵刃，一抖腕，那圓形兵刃突然伸展開來，竟是一枝長達四尺，寒氣森森逼人的長劍。

八名黃袍老者都是久闖江湖，經閱極廣之人，一見雲小眉手中這一柄由劍丸化作的長劍，寒氣森森，劍芒耀目，他們雖然幷不識得此劍的來歷，但入目已知不是普通凡鐵，八人心中全都不禁暗暗一凜！

雲小眉口中突發一聲淸叱，已揮劍發招攻出。

她揮劍之間，頓見寒虹飛舞，威凌無比地攻向了正面的三名黃袍老者。

這一劍，劍勢凌厲奇奧絕倫，劍未到，劍氣已先森寒窒人！

正面的三名黃袍老者一見，自是不敢怠慢輕敵，連忙各揮手中長劍，三劍齊發，封迎雲小眉的來劍。

雲小眉初出江湖，她可不懂得什麼叫做手下留情，在她芳心裏認爲，凡是江湖惡徒都該誅除，不可輕饒，該殺！

她因見圍着她的黃袍老者不但有八名之衆，而且看他們的眼神個個精光如電，分明都是內功深湛的江湖高手，是以，她一出手便施展了威力罕世無匹的佛門「降魔慧劍」絕學！

「降魔慧劍」爲武林之最的蓋世劍法，放眼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下「降魔慧劍」三招之人，爲數只不過三五人之間而已。

三名黃袍老者三劍齊發上迎，但聞一陣「叮噹哧哧」連聲輕響中暴起了三聲凜人心魄的慘吼！

在雲小眉這一劍之下，三名黃袍老者手中的青鋼長劍全都斷成了兩截，兩人橫屍一人斷臂！

一劍之下，三名武林一流高手兩死一傷，這種劍法實在太驚人了！

另五名黃袍老者見狀，全都不禁被雲小眉這一招凌厲狠辣無匹的劍法，驚得心頭倏然大震！發了呆！

溫天啓等五人和南宮逸奇在激戰中，耳聞慘吼之聲，全都不由飛快地用眼角掃視過去。

入目三名黃袍老者兩死一傷的情形，心頭全都不禁駭然大凜！又驚又怒……

自然，南宮逸奇也看到了那情形，他暗皺了皺劍眉，一面手下絲毫不停地一面傳音說道：「師妹，『鬼王谷』之人在江湖上幷無什麼惡行，罪不致死，劍下留點情，不要枉殺！」

雲小眉沒有答話，嬌軀倏地一轉，美目寒光如電地，掃視着被驚得發了呆的五名黃袍老者，語音冷凝如冰地說道：「你們五個，最好站着別動，否則，他們三個，便是你們的榜樣，可別怪我劍下狠辣絕情！」

五名黃袍老者心裏都很明白有數，他們八人的功力身手都在伯仲之間，高低相差十分有限，那三個既然未能接得下對方劍下一招，五人聯手也是白饒，只怕也難是對方劍下十招之敵！

因此，五名黃袍老者彼此互望了一眼，全都默默地沒有出聲。

雲小眉接着又道：「現在我希望你們老老實實的答我一句問話，那『谷下谷』在什麼地方？」

五名黃袍老者再次彼此互望了一眼，仍然全都默默地沒有出聲。

雲小眉秀眉微微一挑，道：「你們怎麼都不說話，都是啞子麼！」

五名黃袍老者仍是沒有人出聲說話。

雲小眉突然抬手用劍一指居中的一名方臉老者，沉聲說道：「在什麼地方？你說！」

方臉老者一見雲小眉指着他要他說，他不能不開口了，眼珠兒微轉了轉，搖搖頭道：「老朽不知道。」

雲小眉突然一聲冷笑道：「你不肯說麼？」

方臉老者道：「老朽是眞不知道。」

雲小眉道：「你們在這『鬼王谷』中都是什麼身份？」

方臉老者道：「八大護法。」

雲小眉道：「你在八大護法中位居第幾？」

方臉老者道：「第三。」

雲小眉道：「首座護法是誰？」

方臉老者用手一指兩名已死的黃袍老者之一，道：「是他。」

雲小眉目光一瞥那名斷臂暈倒在血泊中的黃袍老者，問道：「他是第二護法麼？」

方臉老者搖頭道：「不是，他是第五。」

雲小眉道：「第二是那一個？」

方臉老者道：「也死在你的劍下了。」

雲小眉注目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方臉老者道：「老朽范正海。」

雲小眉臉色倏地一寒，道：「范正海，你是要死還是要活？」

范正海心頭暗暗一震，道：「閣下這話是什麼意思？」

雲小眉冷冷地道：「要活，便立刻說出那『谷下谷』的所在，要死，我就一劍劈了你！」

范正海臉色不禁陡地一變，道：「閣下，老朽是實在不知道。」

雲小眉冷笑道：「范正海，『谷下谷』雖然是你們『鬼王谷』的最秘密之處，但是，你身為八大護法之一，若說不知，這話誰會相信！」

范正海道：「老朽確實不知，閣下不信，老朽也就無可奈何了！」

雲小眉再次冷笑道：「那麼我就試試看，你究竟是無可奈何還是有可奈何？」

說話間，左手倏抬，閃電出指遙空飛點，五名黃袍老者竟未有一人來得及避開，立時全被她指力點中了穴道，接着她一跨步，停身站立在范正海面前五尺之處，以劍尖抵着范正海的胸口，冷聲說道：「范正海，你怎麼樣？說是不說！」

范正海不禁心胆俱顫！奈何穴道被制，渾身都動不得，心中不由暗暗一嘆，閉起了雙目，竟給雲小眉來個不理不睬。

他不理不睬，雲小眉自然不會得就此因而輕饒了他。她秀眉一挑，冷笑道：「看樣子，你不吃點苦頭是絕對不肯說的了！」

抵在他胸口的劍尖微微往前一送向下一劃，范正海的胸前立時衣裂肉翻，胸口被劃了一道深三分，長約五寸的傷口，鮮血汩汩往外直流！

范正海口中疼哼了一聲，睜開雙目惡狠狠地瞪視着雲小眉。

雲小眉沉聲道：「快說，不說我就再……」

說着劍尖一移，似乎又要動手。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金剛，胸口上有了一道三分深的傷口，已經夠疼的了，如果再添上一道同樣的傷口，情況如何，不言可知。

這，可眞比一劍殺了他更令他受不了，更令他害怕！

因此，雲小眉劍尖才一移動，他立即顫聲說道：「閣下且慢！」

雲小眉劍尖仍然抵着他的胸口，道：「你願意說了麼？」

范正海暗暗地深吸了口氣，點頭道：「我說就是……」

突然，一名禿頂黃袍老者瞪目沉聲說道：「范兄，你不怕那『搜魂』的慘刑麼！」

范正海身軀突然機伶伶地打了冷顫，立時閉口不言。

雲小眉目光瞥視了那禿頂老者一眼，突然捨了范正海，挪步走到禿頂老者身前，手起一劍，斬斷了禿頂老者的一隻左腕。

禿頂老者一聲慘叫，斷腕處鮮血泉湧，身軀一幌，「噗通」一聲倒在地上。

雲小眉為了不讓他流血過多昏死過去，左手出指飛點，替他封住了血脈，嬌靨凝寒如霜地冷聲道：「你既然攔阻范正海，那麼就由你說吧！」

禿頂老者目射凶光的道：「小子，你別做夢，你殺了老子也不說！」

雲小眉冷笑道：「好，我就看看到底是誰在做夢，究竟是你的嘴硬，還是我的劍狠！」

口裏說道，劍尖一動，和對付范正海一樣的，也在他胸口上劃下了一道長短深淺差不多的傷口！

禿頂老者左腕被雲小眉一劍斬斷，已是痛入心肺，胸口再加上一道傷口，立時痛得額上青筋暴露，渾身打顫！

雲小眉冷笑道：「這滋味怎麼樣？」

禿頂老者他雖然曾經阻止范正海說出那「谷下谷」的所在，但是，雲小眉這一找上他，他受不了了。

此刻，他似乎已經忘記了他用以警告范正海的那句「你不怕那『搜魂』慘刑」之言，連忙點頭說道：「小子，算你狠，我說就是！」

雲小眉淡淡地一笑，道：「如此，你就快些說吧！」

禿頂老者暗暗吸了口氣，忍着斷腕和胸口的傷痛，顫聲說道：「在後院地下。」

雲小眉道：「入口在什麼地方？」

禿頂老者道：「在假山旁邊。」

這時，南宮逸奇那以一對五的激戰，恰好結束，温天啓等五人躺下了兩對半。

但是，温天啓等五個雖然全都躺在地上，却是毫髮無傷，只不過是被南宮逸奇封閉了穴道而已。

南宮逸奇跨步飄身到了雲小眉身傍，雲小眉不待南宮逸奇開口，已先自十分得意地笑說道：「師哥，我問出那『谷下谷』的所在來了。」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問道：「是在什麼地方？」

雲小眉嬌笑一聲，道：「在後院地下，入口在假山旁邊。」

南宮逸奇星目電掃了五名黃袍老者一眼，問道：「妳是如何問出來的？」

雲小眉用手一指禿頂老者，道：「我砍斷了他一隻手，又在他胸口上劃了一劍。」

南宮逸奇笑道：「他忍不住，他怕了，所以他說了出來，是不是？」

雲小眉點頭一笑道：「應該說是他的嘴雖硬，但却硬不過我的劍！」

南宮逸奇微笑了笑，星目倏然一凝，光如電芒懾人地逼視着禿頂老者，冷聲問道：「閣下，你說的是實在話麼？」

禿頂老者心中暗暗一凛！道：「當然是實在話，不信，你問別人好了。」

突然，兩條人影身法如電地自後院飛掠而來，身形停落，竟是那「蠻疆雙瘦」伍百簡兄弟。

伍百簡目光掃視了地上躺着的「鐵爪飛鷹」温天啓五人一眼，朝南宮逸奇笑說道：「南宮兄弟，老朽兄弟已經探出那『谷下谷』的所在了。」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說道：「謝謝兩位老哥。」

語聲一頓卽起，問道：「在什麼地方？」

伍百簡道：「在後院谷底。」

南宮逸奇道：「伍老哥知道入口走法麼？」

伍百簡道：「據說有兩條路可通，一條是由後院山壁間一處僅容一人側身而行的狹谷進入，但那條谷極是難行凶險異常，另一條是秘道，由温大谷主的臥室中直達。」

南宮逸奇星目深望了禿頂老者一眼，又望着伍百簡問道：「伍老哥，據說後院假山旁邊有處入口，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麼？」

伍百簡雙目一瞪，道：「這是誰說的？」

南宮逸奇笑笑道：「這麼說，伍老哥一定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了？」

伍百簡一點頭道：「那是陶三春餵養毒蛇的百毒蛇窟。」

伍百簡語音方落，雲小眉突然一聲怒叱道：「禿老賊，你竟敢謊言欺我！」

抖劍一揮，慘叫暴起，鮮血噴射，禿頂老者已被腰斬成兩斷，肚腸流了一地。

這情形只看得「蠻疆雙瘦」伍百簡兄弟心神暗暗一凛！忖道：「這位雲兄弟好狠辣的心腸……」

南宮逸奇心中雖然也覺得雲小眉這一劍太狠辣了些，但是，他只微皺了皺劍眉，沒有說什麼。

伍百簡目光再度瞥視了躺在地上的温天啓一眼，輕咳了一聲，道：「南宮兄弟，老朽向你求個情，能見許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伍老哥有什麼只管請說好了，『求情』兩字，兄弟不敢當。」

伍百簡畧一猶豫，道：「老朽想請你南宮兄弟給老朽兄弟一個薄面，高抬貴手，饒過温天啓。」

南宮逸奇笑道：「伍老哥放心，兄弟決不傷他的性命就是。」

伍百簡抱拳一拱道：「如此，老朽這裏謝謝兄弟了。」

南宮逸奇欠身搖手道：「伍老哥請別客氣了，我們前往那『谷下谷』中去看看吧。」

伍百簡一點頭，當先舉步直朝温天啓的臥室走去。

× × ×

秘道中，黑黝黝地，陰森森地。

進入秘道，伍百簡兄弟在前，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併肩偕行於三丈距離之後。

前行約莫半里餘遠，南宮逸奇心中突生警兆，連忙發聲警告道：「伍老哥當心！」

伍百簡伍百強兄弟因為尚是毫無所覺，聞言心中方自一怔，大蓬藍芒已經如雨般地勁疾射到！

這大蓬如雨般的藍芒，來勢不但十分勁疾，而且來得極其突然，伍百簡兄弟心中不禁霍然大驚，疾地四掌齊揮，同時劈出了劈空掌力。

兄弟二人都是當今江湖一流高手，內功深厚，劈空掌力勁道雄渾剛猛，皆能開碑碎石！

可是，他二人雖然四掌齊揮，劈空掌力雖然勁道剛猛雄渾，那大蓬勁疾射來的藍芒，雖然被他二人的劈空掌力震飛了大多數，但是仍有極少數的由掌力空隙中，穿過射中二人的體內。

藍芒細如繡花針，長約六分。

伍百簡兄弟只覺得身上數處地方有若被蚊蚋針地微微一疼，畧感麻癢，但並無其他不適。

二人久歷江湖，經多見廣，雖然只是畧感麻癢，並無其他不適，但是二人心中已都明白，所中藍芒，乃是淬毒之物。

不過，二人都甚自恃內功深厚，又因麻癢甚輕，也就沒有十分介意，把它放在心上！

於是，兄弟二人口中同時冷哼了一聲，仍然邁步繼續朝外走出。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站住！」

喝聲發自右邊的石壁間，顯然，那石壁後面定必有着夾道，另有通路。

伍百簡目注石壁，冷冷地道：「裏面是什麼人，知道老夫兄弟是誰麼？」

夾壁人中人嘿嘿一笑道：「當然知道，賢昆仲是威震蠻疆的『蠻疆雙瘦』。」

伍百簡道：「也知道老夫兄弟和貴谷大谷主是朋友麼？」

夾壁中人道：「知道。」

伍百簡聲調忽地一沉，道：「朋友既然知道，為何還施放淬毒暗器暗算老夫兄弟？」

夾壁中人道：「這豈能怪得在下，在下奉令把守此處，不准任何人擅入，擅入者格殺無論！」

伍百簡道：「但是，老夫兄弟乃是大谷主的朋友。」

夾壁中人道：「別說是大谷主的朋友，雖本谷八大護法擅入此處也不例外！」

伍百簡輕聲一「哦」，道：「如果老夫現在告訴你，是大谷主要老夫兄弟進來看看的呢。」

夾壁中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伍老大，在下可不是三歲孩童。」

伍百簡道：「你以爲老夫這話是騙你的？」

夾壁中人道：「是與不是，你伍老大自己心裏有數。」

伍百強冷聲接口道：「你要是不信，就去問問大谷主好了。」

夾壁中人道：「這根本用不着問，如眞是大谷主要二位進來的，大谷主倘然無暇，也必有一位谷主陪着二位同行，决不會得任由二位自己這樣隨便進來。」

伍百強道：「如果恰巧五位谷主，都沒有空暇呢？」

夾壁中人道：「此處設有通知警鈴，五位谷主如果恰巧都沒有空暇，大谷主亦必會拉動警鈴通知在下。」

伍百簡忽然沉聲問道：「朋友，你是誰？」

夾壁中人嘿嘿一笑道：「我就是我。」

伍百簡道：「你沒有姓名麼？」

夾壁中人道：「姓名我當然有，只是說出來二位未必知道，所以還是不說的好。」

伍百簡冷笑道：「這麼說，你在『鬼王谷』中該是個小脚色，無名之輩了。」

夾壁中人道：「我不否認，在這『鬼王谷』中，我確實是個無名的小脚色，不過……嘿嘿！」語聲微頓，嘿嘿一笑，接道：「我這無名小脚色可與衆畧有不同。」

伍百簡道：「怎樣不同？」

夾壁中人道：「我與衆不同之處，便是溫天啓對我也得忌憚三分。」

伍百簡接口問道：「爲什麼？」

夾壁中人道：「因爲我根本不是『鬼王谷』的屬下，再說，憑溫天啓他也不够資格有我這樣的屬下。」

伍百簡不禁十分感覺意外地道：「朋友既不是『鬼王谷』屬下，又怎會得奉命把守此處，難道並不是溫天啓命令你的麼？」

「你說得不錯。」夾壁中人道：「溫天啓他還不配。」

伍百簡心念電轉，道：「如此，老夫請問朋友是奉誰之令？」

夾壁中人道：「敝上。」

伍百簡道：「貴上是當今那一位武林高人？」

夾壁中人道：「這個你伍老大就不必問了。」

伍百簡眉鋒暗皺了皺，話題一轉，問道：「朋友適才暗算老夫兄弟的是什麼暗器？」

夾壁中人道：「九毒蜂尾針。」

嘿嘿一笑，接着又道：「凡中此針之人，一個對時之後，心臟痲痺而死，神仙無救，我奉勸二位現在就退回去找陶三春談談爲上。」

伍百簡冷哼道：「如果老夫兄弟不願就此退回去呢？」

夾壁中人道：「二位如一定要再往裏去，那就只有一條路了。」

伍百簡道：「是一條死路，對麼？」

夾壁中人道：「你明白就好。」

伍百簡冷笑道：「但是老夫却有點不信邪！」

夾壁中人道：「我希望你最好是信。」

伍百簡口中冷哼了一聲，正要舉步往裏走去，南宮逸奇突然朗聲一笑，道：「伍老哥，且請等一等。」

話聲中，和雲小眉跨步到了伍百簡身傍，面對石壁揚聲道：「閣下，可以現身出來談談麼？」

夾壁中人道：「你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冷冷道：「套用你閣下一句話，我就是我。」

夾壁中人沉聲道：「報你的姓名。」

南宮逸奇道：「你閣下先現身出來，我再報說我的姓名好了。」

夾壁中人道：「現在報不是一樣。」

南宮逸奇道：「那太不一樣了。」

夾壁中人道：「怎麼不一樣？」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我如果先說出姓名，可能會嚇破你的胆，你就不敢現身出來了。」

夾壁中人嘿嘿一聲冷笑，道：「不要緊，我有一顆嚇不破的鐵胆，你只管報說你的姓名好了。」

南宮逸奇道：「你就是有一顆鋼胆，我還是認爲暫時不說的好。」

夾壁中人道：「你不報說姓名，也就別想我現身出去。」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道：「這麼說，我說出姓名，你就現身出來了？」

夾壁中人道：「那也不一定，還得看你是什麼人，够不够份量。」

南宮逸奇冷哼一聲道：「要什麼人，怎樣才够份量？」

夾壁中人道：「在武林中很有名望，身份地位之人。」

南宮逸奇淡然一聲輕「哦」，道：「我在武林中既無名望，又無身份地位，看來我是不够份量的了。」

夾壁中人嘿嘿一笑，正待接話，南宮逸奇却是語聲一頓又起，道：「閣下，我這人向來不願意妄自菲薄，也不願令人失望，所以我在武林中雖然並無名望身份地位，仍願說出我的姓名，不過，當我說出姓名之後，希望你閣下最好立刻現身出來當面談談，否則……」

夾壁中人接口道：「不必多說廢話了，還是先報出你的姓名來再談吧。」

南宮逸奇聲調微微一揚，道：「如此，閣下請聽清楚了，我雙姓南宮，名逸奇。」

夾壁中人入耳南宮逸奇之名，心中不由倏然一震！但是旋卽哈哈一聲大笑道：「閣下，南宮逸奇以心狠手辣名震江湖，他的『魔』名雖然頗能嚇人，但是，還嚇不住我。」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閣下，你可是不相信我是南宮逸奇，是冒充名號嚇你的？」

夾壁中人冷冷地道：「是與不是，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有數。」

對此，南宮逸奇沒有再多說什麼，淡然一笑道：「閣下，既然認爲我是冒充的，就算是冒充的好了。」

聲調倏地一沉，接道：「你現不現身出來？」

夾壁中人道：「有必要嗎？」

南宮逸奇道：「你沒有胆量不敢麼？」

夾壁中人嘿嘿一笑，道：「這並非是我沒有胆量不敢，而是根本沒有必需。」

南宮逸奇道：「但是我却認爲你是沒有胆量不敢？」

夾壁中人道：「那就隨便你閣下怎麼認爲怎麼想了。」

南宮逸奇眉鋒暗皺了皺，道：「這麼說，你是絕對不敢現身出來了？」

雲小眉在旁突然接口說道：「師哥別和他廢話了，乾脆動手毀去這座石壁好了。」

南宮逸奇道：「閣下聽見了沒有？」

夾壁中人道：「聽見了，怎樣？」

南宮逸奇道：「你再不現身出來，我可要動手毀去這爿石壁了！」

夾壁中人嘿嘿一笑道：「你有那份能力嗎？」

南宮逸奇劍眉高挑，星目神光電閃地揚聲一笑，道：「如此，我試試好了！」

話落，暗一提氣，運起「慧靜禪功」，吐掌勁氣山湧般地擊向石壁！

「轟！」一聲地動山搖般的巨响大震中，石屑紛飛，烟灰如霧迷漫。那爿尺厚的石壁竟被南宮逸奇這一掌的力道，擊塌了一個兩尺多寬，三尺多高的大洞。

而此際，奇變突生，石壁上弩箭如雨般突然激射而出。

南宮逸奇口中一聲朗叱，雙袖飛揮，弩箭立時全被他雙袖揮出的罡風震飛落地。

雲小眉因爲站立在他身傍，恰在他雙袖揮拂的罡風勁力範圍之內。是以她根本無須出手，弩箭也絲毫傷她不到。

可是，「蠻彊雙瘦」伍百簡兄弟的情形就不同了。

他二人一發覺石壁間弩箭如雨激射而出，雖然也立卽各揮雙掌震拍，應變雖然不能說是不快，但是，仍嫌畧慢了少許。

「呵……」

「呵……」

兩聲咯叫聲中，兄弟二人全都仆倒地上，但也因爲這一仆倒地上，兄弟二人乃才避過被弩箭射成刺蝟，喪命斷魂當場的厄運！

南宮逸奇聞聽伍百簡兄弟的叫聲，已知二人中了弩箭，但是這時他實在不及照顧二人，因爲情形已經十分明顯，夾壁中裝有控制機關消息的樞鈕，必須趕快毀去石壁，制住夾壁中之人才得安全。

是以，南宮逸奇雙袖飛揮，震落那激射如雨的弩箭之後，立又吐掌猛朝石壁擊出了一掌！

又是「轟！」的一聲撼山震嶽的巨响大震，石屑紛飛，烟灰迷漫如霧中，那原先被擊塌之處，立時加大了一倍，變成了一座七尺多高，五尺多寬的洞門。

南宮逸奇掌力一吐之後，身形立時電掠地射入石壁之內，只見一名黃衣中年漢子正在右邊丈餘之處貼壁而立，一手持劍，一手按在壁上凸出的一顆紅色機鈕之上。

顯然地，那紅色機鈕又是一種暗器消息。他正要按動它。

南宮逸奇見狀，口中不由一聲冷笑，突然抬手一指飛點了過去。

因爲南宮逸奇身形電射掠入石壁內時，正值石屑烟灰迷漫如霧之際，那黃衣中年漢子根本不知敵人已經進入了石壁之內，冷笑聲音入耳，心神不禁倏地一凜，接着是胸前「玄機」穴上微微一麻，口中一聲悶哼。按着紅色機鈕的那隻手軟軟地垂了下來，倚壁站着瞪眼望着南宮逸奇，不能動啦！

南宮逸奇望着他冷笑了笑，探手撩起衣襟，自腰間撤出「七彩奇劍」，揮劍削毀了石壁上的消息機鈕，然後收劍伸手攔腰提起黃衣中年漢子。像提小鷄似的大踏步走出石壁，將他放在地上。這才走過去檢視伍百簡兄弟二人的傷勢。

伍百簡的大腿和左臂上共中三枝弩箭。但伍百强則是左胸和右肩上各中了一枝，五枝弩箭根根深入體內兩寸多深。

「蠻疆雙瘦」身上本已中了「九毒蜂尾針」，雖然並不十分疼痛，但是，痲癢的感覺却是越來越甚。

兄弟二人雖都是內功深厚精湛的武林一流高手，但到底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金剛。因此，於身中弩箭仆倒之後，便卽昏了過去。

南宮逸奇畧一檢視伍百簡兄弟二人的傷勢之後，他不禁皺了眉。雲小眉在旁問道：「師哥，他倆還有救麼？」

南宮逸奇道：「救是有救，只是很費手脚。弩箭之傷並無大碍，主要的是那『九毒蜂尾針』之毒，必須先取得解藥，而且還得脫去他們的衣服，找出中針之處，取出那『九毒蜂尾針』，如此才能很快的痊癒復原！」

雲小眉秀眉微皺道：「那怎麼辦？」

南宮逸奇默然沉思了刹那，心念忽然一動，道：「我有辦法了！」

雲小眉道：「你有什麼辦法？」

南宮逸奇笑了笑道：「閼人解語不是送了我一顆『鬼王丹』麼，我就用它替他解去那『九毒蜂尾針』之毒，把他們救醒過來再說好了。」

雲小眉明眸眨動着道：「有救嗎？那是『神仙廢』的解藥，如果沒有效，豈不是糟塌了一顆『鬼王丹』麼？」

南宮逸奇道：「救人要緊，糟塌就糟塌了。先給他們服下試試，如果沒有效時，再去找陶三春取解藥好了。」

說着已抬手由懷裏取出閼人解語贈送給他的那顆『鬼王丹』，以指力劃分為兩半，分別揑開「蠻疆雙瘦」的嘴巴，納入二人口內。

「鬼王丹」為「鬼王谷」解治百毒的靈藥。入口卽化，順喉而下，一刻時辰過後，藥力已自行開。「蠻疆雙瘦」都睜開眼睛醒了過來，身軀一動便要挺身站起。南宮逸奇連忙搖手阻止的說道：「二位暫且躺着別動，先行試着運運氣看，體內有何不適之處沒有。」

伍百簡兄弟聞言，全都望着南宮逸奇感激地道：「謝謝你，南宮兄弟。」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二位老哥不必客套言謝了，還是趕快試行功運氣看看吧！」

伍百簡兄弟都沒有再說什麼，點點頭，便依言各自閉目運氣調息。

稍頃之後，二人先後都睜開眼睛，南宮逸奇目視伍百簡問道：「伍老哥，體內氣機覺得怎樣？有什麼不適沒有？」

伍百簡挺身自地上站了起來，道：「氣機暢通無阻，並無一點不適之感。」

南宮逸奇道：「所中的『九毒蜂尾針』之處，還有痲癢的感覺麼？」

伍百簡搖頭道：「完全沒有，毒性似乎已經解去了。」

南宮逸奇又轉向伍百强問道：「伍二哥，你呢？感覺怎樣？」

伍百强這時也已從地上挺身站起。聞問，立卽答道：「已經完全好了！」

伍百簡問道：「南宮兄弟，你給我們服下解藥了？」

南宮逸奇朗笑地道：「我給二位老哥服下了半顆『鬼王丹』！」

語鋒一頓又起，問道：「二位身上可帶着金創藥沒有？」

伍百簡連忙點頭說道：「有。」

說着伸手自懷內取出一隻白瓷瓶，遞給南宮逸奇，道：「這是家師配製的『止血生肌散』是專治外傷的靈藥。」

南宮逸奇沒有伸手接取白瓷瓶，向二人含笑說道：「二位老哥現在可以先將所中弩箭起出，上藥包紮一下。至於所中毒針，少時我再替二位老哥吸出來好了。」

伍百簡點了點頭。於是，兄弟二人立卽開始動手，互相起箭包紮傷處。

在伍百簡兄弟二人動手自行互相起箭治傷中，南宮逸奇則邁步走近那個躺着的黃衣中年漢子身傍。語音冷凝地問道：「閣下，你是願意死，還是願意活？」

黃衣中年漢子穴道被制，雖然身不能動，但是，口却能言，眨了眨眼睛，道：「願意活，便怎麼樣？」

南宮逸奇道：「願意活，便請老老實實地答我話。」

黃衣中年漢子道：「你想問什麼？」

南宮逸奇道：「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黃衣中年漢子道：「我不願意答呢？」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那可由不得你。」

黃衣中年漢子忽然嘿嘿一笑，冷哼道：「那有什麼由不得我的。大不了是一個死，你出手殺了我好了！」

南宮逸奇道：「你不怕死？」

黃衣中年漢子冷哼了一聲道：「怕死我就不會這麼說了。」

南宮逸奇道：「如此看來，你閣下倒是很英雄，是條硬漢子呢。」

黃衣中年漢子冷冷道：「大爺本來就是一條硬漢子！」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道：「閣下，你想我會就這樣簡單的殺了你，讓你一死了之麼！」

黃衣中年漢子雙目一瞪，道：「那麼你想怎樣對你家大爺？」

南宮逸奇冷笑道：「我想讓你吃點苦頭，嚐嚐那錯骨分筋，截脈逆血，萬蟻嚙心等諸般痛苦之後再殺你！」

黃衣中年漢子臉色不禁勃然一變！但是口中仍舊强硬地道：「我不怕！」

南宮逸奇淡漠地一笑，道：「的確，你已經準備慷慨就死了，一個人已然存下死心，那還有什麼可怕的……」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既然不怕，我就試試你好了！」

話落，俯身探手抓起黃衣中年漢子的一隻右手，一拉一抖，黃衣漢子的右肩骨節立刻被抖了開來，脫了臼。

這黃衣中年漢子實在够硬的。右肩雖是頓感奇痛無比，但他竟然咬牙强忍着，連哼也未哼一聲。

南宮逸奇冷冷一笑，道：「閣下果然是個英雄硬漢！」

口中說着，突然抬手一指點下。

這一指乃是「截脈逆血」手法，黃衣中年漢子身軀立時打了一個冷顫，體內血脈開始回竄倒流，心胸之間有如萬蟻啃嚙！

截脈逆血，萬蟻嚙心，這可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得了的痛苦！

刹那工夫，黃衣中年漢子已是渾身抽搐，雙睛鼓突，額上汗如豆粒般直冒，口中再也忍不住哼叫出聲。

南宮逸奇目光如電逼注地問道：「怎麼樣，願意實答我問話不？」

黃衣中年漢子實在忍受不住這種非人所能忍受的痛楚了，只得點頭顫聲道：「我……願意……願意答了！」

南宮逸奇冷笑了笑，抬手出指解開了截脈逆血手法，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黃衣中年漢子喘了口氣，道：「在下姓呂名東平。」

南宮逸奇道：「你把守此地是奉誰之命？」

呂東平道：「敝上。」

南宮逸奇道：「貴上是誰？」

呂東平道：「至尊宮主。」

南宮逸奇道：「你在至尊宮中是何身份？」

呂東平道：「令使。」

南宮逸奇道：「第幾號？」

呂東平道：「第十一號。」

南宮逸奇道：「你派來此間多久了？」

呂東平道：「半個多月。」

南宮逸奇道：「至尊宮主為何派你來把守此地，這『谷下谷』內藏有什麼秘密至寶麼？」

呂東平不禁猶豫地道：「這個……」

南宮逸奇語音一凝，道：「閣下最好是實話實說，不要自找苦吃。」

呂東平眼珠微微一轉，道：「閣下，我可以先請問兩句話麼？」

南宮逸奇畧一沉思，點頭道：「可以，你想問什麼，就問吧！」

呂東平道：「閣下究竟是誰？」

南宮逸奇道：「南宮逸奇！」

呂東平面現懷疑之色地道：「閣下眞是『魅影拘魂玉書生』？」

這時，「蠻疆雙瘦」伍百簡兄弟已經起出所中弩箭，上藥止血包紮完畢，走過來併肩站立在南宮逸奇身後。

呂東平話聲一落，伍百簡立卽沉聲說道：「姓呂的，你沒有見過南宮大俠本人，也總該聽說過『玉書生』的身形衣着相貌，他如果是冒充的南宮大俠，焉有那等高絕的功力，能一掌震塌那尺厚的石壁！」

這話一點不錯。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一掌震塌尺厚石壁，具有這等絕世功力之人，實在找不出幾個，若不是貨眞價實的「魅影拘魂玉書生」，怎能……

因此，呂東平心中相信了。於是，他心念電轉了轉，又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外面的情形怎樣了？」

南宮逸奇道：「你是問温天啓他們麼？」

呂東平點頭道：「温谷主他們五位和一衆屬下難道都被你殺光了不成？」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温天啓他們只被我制了穴道。八名黃衣護法三死一傷，其餘四個也都被制住了穴道，要六個時辰過後才能自解。」

呂東平道：「其他的人呢？」

南宮逸奇道：「另外有十多個人，也要六個時辰過後才能行動，至於還有其他的人我沒有見到，就不知道了。」

語鋒微頓，心念忽地一動，問道：「那陶安總可是來了這『谷下谷』中麼？」

「沒有。」呂東平搖了搖頭，道：「南宮閣下，我說出這『谷下谷』的秘密實情之後，你會放過我麼？」

顯然，呂東平嘴巴雖然很硬，曾自認是條硬漢，但是，結果他還是硬不過一個「死」字！還是怕死！

否則，他如果真不怕死，真是一條硬漢，他就不會得有此一問。

其實這也難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那有不怕死，不惜命的！

南宮逸奇一聽此問，心裏不由暗暗地笑了。語音平和地說道：「閣下放心，只要閣下果真實話實說，毫不欺我，定絲毫不難爲閣下。放過閣下！」

呂東平道：「南宮閣下，大丈夫千金一諾！」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南宮逸奇武林稱奇稱最，豈是失言背信之人。閣下放心吧！」

語聲一頓又起，道：「閣下答我問話。」

呂東平點頭道：「這『谷下谷』之內並無什麼寶藏，只住着一些人。」

南宮逸奇道：「是些什麼人？」

呂東平道：「都是名震當今武林的高人！」

「哦！」南宮逸奇心裏明白了，問道：「一共有多少人？」

呂東平道：「二十多位。」

南宮逸奇道：「由此去沿途還有把守攔阻之人麼？」

呂東平搖頭道：「沒有了。」

南宮逸奇道：「也沒有埋伏麼？」

呂東平道：「所有埋伏都被你適才削毀了。」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凝注，問道：「這二十多位武林高人可都是由劍山分宮地牢移來此地的麼？」

呂東平臉現驚異之色地點頭道：「此事你是怎地知道的？」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事沒有絕對的秘密，對貴宮的一切，我雖然不敢說是十分清楚，但知道的也頗不少。」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問道：「裏面担任警戒看守之人有多少人？」

呂東平道：「十七人。」

南宮逸奇道：「都是貴宮屬下麼？」

呂東平道：「都是本宮劍士。」

南宮逸奇道：「是『金花』劍士還是『銀花』劍士？」

呂東平道：「都是『銀花』三級以下劍士。」

南宮逸奇道：「負責爲首者何人？」

呂東平道：「一名『金花』二級劍士。」

南宮逸奇道：「他叫什麼名字？」

呂東平道：「高宇川。」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微一沉思，道：「閣下，現在我請你帶路去找高宇川，令他釋放那二十多位武林高人，你願意麼？」

呂東平面露難色地道：「這個……」

南宮逸奇道：「怎樣？閣下不願意？」

呂東平搖頭道：「閣下原諒，這並不是我不願意，而是我的力量根本辦不到。」

南宮逸奇星目凝注地道：「爲什麼？據我所知，『令使』身份高於『金花』一級劍士，那高宇川只不過是名二級『金花劍士』，難道他敢不聽你的命令！」

呂東平道：「閣下說的是，在本宮中，令使身份確實高於一切『金花劍士』，但是，在此間，情形不同，高宇川雖然只是一名二級『金花劍士』，因其奉令負責警戒看守之職，我根本無權命令他釋放他所看守之人。」

這話，他說的合情合理，南宮逸奇自是不能隨便駁說他所言有何不實不對。

於是，南宮逸奇心念電轉地沉思剎那之後，說道：「閣下既這麼說，我自然不能勉强閣下，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只請閣下帶我去見他，也請將我的意思轉告他，至於他聽與不聽，肯與不肯，那便是他的問題了，概與閣下無關，如何？」

南宮逸奇這樣一說，呂東平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只得點頭說道：「如此，我遵命就是。」

南宮逸奇點頭笑了笑，神情忽地一肅，又道：「閣下，有句話我可要先爲聲明，希望閣下千萬別動腦筋想要什麼花槍弄鬼，否則……」

語鋒微頓了頓，接道：「好了，我也不多說了，閣下是聰明人，想來定能明白我的意思的。」

呂東平心中暗暗一凜！道：「閣下放心，我不會那麼不識時務的。」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沒再說話，抬手拂袖解開了呂東平的「玄機」，却又出指封閉了他另兩處大穴，道：「閣下請前面帶路吧。」

呂東平緩緩站起身子，舉步默默地往裏行去。

有呂東平在前帶路，一路往裏走去，自然不會遇上什麼機關埋伏阻攔。

約莫一刻時辰過後，呂東平在一座石門前停步站住，說道：「到了。」

南宮逸奇道：「所有的人都在這石門內麼？」

呂東平點頭道：「包括高宇川和十六名三級以下的『銀花劍士』。」

南宮逸奇道：「這門如何開啓？」

呂東平抬手指着在門左邊石壁上的一隻鐵環，

道：「拉動那鐵環，石門便即自行向旁滑開。」

南宮逸奇目光瞥視了那鐵環一眼，道：「如此，就煩勞閣下拉動它吧。」

呂東平沒有稍作遲疑，跨步上前抬手拉了拉鐵環，只聽一陣「軋軋」之聲輕响中，石門果然自動地向旁邊滑了開去。

石門一開，立有四名腰佩長劍的三級「銀花劍士」閃身而出，併肩攔立在門內，一見呂東平身後跟着的南宮逸奇和雲小眉等人，神情全都微怔了怔之後，即齊朝呂東平躬身道：「屬下見過令使。」

呂東平微一擺手，道：「高宇川呢？」

一名「銀花劍士」躬身答道：「在裏面。」

呂東平道：「你去告訴他，就說我來了，要他立刻出來。」

「是。」那名「銀花劍士」應了一聲，立即轉身邁步往裏走去，南宮逸奇突然冷聲說道：「你站住。」

那名「銀花劍士」不明所以，只得停步回首望着南宮逸奇，因爲他不知道南宮逸奇是何許人？是什麼身份？所以他沒有敢隨便開口發話。

南宮逸奇心念電閃了閃，道：「你不用進去叫他了，我們自己進去也是一樣。」

那「銀花劍士」目光望向呂東平，呂東平心裏十分明白，他兩處大穴被制，南宮逸奇只要伸根指頭就能要他的命，在這等情形之下，他怎敢要什麼花槍弄鬼，自招殺身之禍！

因此，他一見那名「銀花劍士」向他望來，他立即雙目一瞪，冷聲道：「望我幹什麼，這位是總宮派來的，還不趕快前面帶路！」

那名「銀花劍士」一聽是總宮派來的人，心神不由微微一震！那還敢稍現遲疑，連忙一躬身，道：「屬下遵命。」

話落，邁步在前帶路往裏走去。

在一間一明兩暗的石室內，南宮逸奇見着了那位二級「金花劍士」高宇川。

高宇川，年約四十多歲，瘦長個子，白淨面孔，顎下無鬚，鷹眼，鈎鼻，薄唇皮，令人一見就覺得是個陰險狡詐奸猾的傢伙。

高宇川雖然並不認識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但因是呂東平帶進來的，所以他以爲是自己人，及至見到隨在南宮逸奇身後的「蠻疆雙瘦」時，臉色不禁微微一變，不過，旋而也就釋然了。

他釋然的原因乃是認作「蠻疆雙瘦」的此來，可能也是他的「階下囚」！

於是，高宇川首先向呂東平躬身行了一禮，道：「屬下見過令使。」

呂東平抬手一擺，道：「高兄不必多禮。」

高宇川目光一掃南宮逸奇雲小眉二人，問道：「這二位是？……」

呂東平抬手指了指南宮逸奇，介紹道：「這位就是當世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大俠。」

人名樹影，「魅影拘魂玉書生」的名號，實在太令人心驚神顫，太嚇人了！

高宇川臉色不禁倏然一變！旋即强作鎮定地輕「哦」了一聲，朝南宮逸奇抱拳拱手道：「原來是『玉書生』駕蒞，在下有失迎迓，尚祈原諒。」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擺手道：「閣下無須客氣多禮。」

語聲一頓，轉向呂東平道：「呂兄，請告訴他我的意思吧。」

呂東平點了點頭，目視高宇川道：「高兄，南宮大俠之意，請高兄立刻釋放所有被囚禁之人。」

高宇川臉色勃然一變！道：「令使你……」

呂東平搖頭苦笑地道：「呂某身不由己。」

這話，高宇川自然懂得，臉色不由又是一變！

呂東平接着又道：「高兄，這是南宮大俠的意思，聽不聽，肯不肯釋放那些人，那是你高兄的事，你自己決定好了。」

高宇川突然一聲冷笑，道：「如此，令使是要高某自己作主了！」

「不錯。」呂東平道：「高兄奉令負責此間警戒看守，職權在握，這當然由高兄自己做主！」

南宮逸奇說道：「高閣下，你怎麼說，請趕快決定！」

高宇川道：「高某不答應呢？」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那很簡單，我就讓你躺在這間石室內！」

高宇川心神暗暗一顫！道：「南宮閣下，你爲何要我釋放那些人？」

南宮逸奇道：「爲武林道義。」

高宇道：「這麼說你是特地來救他們的了？」

南宮逸奇道：「不錯。」

高宇川鷹目電轉了轉，嘿嘿一笑道：「南宮閣下，武林人人指你爲『魔』，被囚禁在此的所謂俠義道高手，他們莫不都要除去你，你何必還……」

南宮逸奇冷聲截口道：「他們要除去我，那是他們的事情，我救他們則是我的事情。」

語鋒一頓，沉聲接道：「你放不放人？」

高宇川一搖頭道：「高某辦不到！」

南宮逸奇一聲冷笑，道：「如此，可就不能怪我了！」話落，突然抬手一掌輕飄飄地朝高宇川拍去！

（未完待續）

三期完奇情俠義小說

倪匡・著　培新・圖

俠義金粉（上）



酒而不俠

天氣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在小飯店中不斷扯動着風布的那個孩童，全身上下都被汗濕透了，汗水一條一條，自他的臉上淌下來，幾隻金頭蒼蠅，繞着他在「嗡嗡」地打着轉。

飯店中的人並不多，在左首的一隅，有一個身形長大的壯漢，正在據案大嚼，那漢子身上的一件布褂，早已給汗水濕透了，緊貼在他的身上，現出他一身盤虬起伏的肌肉來，在他的面前，放滿了菜餚，只見他雙手齊出，運筷如飛，一面還抓起酒壺，大口吞着，時不時抓起酒壺，向口中灌着酒，滿頭大汗，忙得不可開交，看他那副吃相，像是他吃了這一餐之後，此生此世，再也沒有機會吃第二頓一樣，倒將其餘幾個食客，看得呆了。

在另一角，一個漢子，正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那麼熱的天，難爲他睡得着，那人是抱着一隻老大的葫蘆，將臉貼在葫蘆上在沉睡的，自他身邊走過的人，都不禁要皺皺眉，因爲自那人的身上，發出一股酒氣來，倒像是伏在那裏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罈酒。

那壯漢風捲殘葉一般，刹那之間，將桌上的菜餚，吃了個乾乾淨淨，他將一大塊饅頭塞進了口中，還不曾吞了下去，便抹着嘴，嚷道：「小二，看賬！」

他口中含着一塊饅頭，叫起來也含糊不淸，店小二一直在看着那壯漢，那店小二已有五十上下年紀，做了三十年堂倌，也不知看盡了多少食客，可是却也未曾見過這等吃相的人，是以那壯漢一叫，他連忙走了過來。

那是大河以南，離河岸七八十里的一個小鎭，鎭名叫土山谷，整個小鎭，全在一個土崗子上，鎭上的街道，雖然全都鋪上了石板，但是在石板縫中，細小的黃土粒，還是不斷地冒出來。

從飯店的門口向外看去，只見田野上一片靑綠，多少減少了一點暑氣，但是那一條直通向大河渡口的官道，却是黃土飛揚，像是在毒辣辣的日頭下，籠着一重黃色的烟霧一般。

那壯漢不等店小二走向前來，便摸出一塊碎銀，「叭」地放在石桌上，拿起桌上的頭笠，起身就走，走得急了些，一脚踏下，恰好踏在一張長板櫈上，「咔嚓」一聲，將那張長板櫈齊中踏斷，那壯漢一呆，這才使勁吞下了口中的饅頭，想要說話，店小二從來也未曾看到過那麼心急的人，又看到那

塊碎銀，足有六七錢，夠會賬有餘，是以忙道：「不要緊，達官有急事，只管趕路！」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馬蹄聲，陡地傳到。

那一陣馬蹄聲，來得急驟無比，一直到了飯店之前，才停了下來，引得飯店中的人，全都向外看去，只見一匹駿馬奔到，馬上騎着兩個人。

那兩個人，一個是衣飾極其華麗的中年人，可是他身上的衣服雖然華麗，却已破了好幾處，看來像是被什麼兵刄尖端，刺破了的一樣，神情也着實狼狽。另一個，被那中年人抱在懷中的，却只是一個小女孩。

那小女孩約莫六歲上下年紀，天氣熱，小女孩只不過圍着一件鮮紅色的肚兜，手腕上戴着一隻玉鐲，一對滾圓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動着，想是她在日頭下晒得久了，是以滿臉通紅，益發顯得她粉裝玉琢，可愛之極。

那中年人一下馬，一手抱着小女孩一手提着一柄劍，可是那柄劍，却已齊中斷折，走進飯店來。

那壯漢本來已在大踏步向外跨去，但一見到那中年人和那小女孩，他便呆了一呆，目光注定在他們的身上，從那壯漢臉上的神情看來，可以看得出，他的心中，正有說不出來的好奇。

而事實上，那樣的一個中年人，抱着一個小女孩，也着實顯得突兀。

那中年人的神情，極其惶急，豆大的汗珠，順着他的額頭，向下直淌，他一步踏進店堂，四面一看，看到了伏在葫蘆上沉睡的那人，神情像是寬了一寬，大聲叫道：「譚大俠！」

那中年人一叫，飯店中各人，又不禁一呆，他們絕未想到，伏在葫蘆上瞌覺的那個醉鬼，會是一個「大俠」，衆人之中，神情最驚奭的，自然便是那壯漢，他也不急着向外走去了，拖過了一張長櫈，便坐了下來。

獨有那醉漢，像是未曾聽到那一下叫喚一樣，依然一動也不動，中年人大踏步向那醉漢走了過去，放下了手中的小女孩，雙膝一跪，竟然撲地跪倒，跪在那醉漢的面前！

這一來，衆人更是呆住了，因爲那中年人雖然神情惶急，但是看來，依然氣度軒昂，他騎來的那匹駿馬，還在飯店門外，揚起鐵蹄，分明是一匹一等一的好馬，那也證明這中年人是一個極有身份的人，而那醉漢，却是一身布衣，毫不起眼，那中年人却突然向他下跪！

那中年人一跪下，便道：「譚大俠，我一路前來，就在找譚大俠，天幸叫我找到了你，譚大俠，這件事，你不管也得管了！」

那中年人說着，醉漢仍然恍若未聞，中年人話一說完，突然揚起斷劍，向自己的咽喉便刺！

自那中年人出現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事，都可以說來得突兀之極，可是不論別人怎麼想，却再也想不到，那中年人竟會忽然之間，揚劍自刺！

當那中年人以手中的斷劍，向他自己的咽喉刺出之際，只聽得那壯漢，陡地一聲大喝，道：「不可！」

那中年人陡地一呆，斷劍的劍鋒，離他的咽喉，已只不過半寸許，他停了手，轉過頭，向那壯漢，望了一眼，凄然笑道：「朋友，多謝你一番好意，但如果我不死，譚大俠也不肯應我所請！」

那壯漢一張口，剛想說話，可是醉漢却在這時，「哈哈」一笑，一躍而起，一把抓起了那隻葫蘆，道：「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來管你閒事！」

他一面說着，轉過身向外便走，那中年人急叫道：「譚大俠，你念在這孩子——」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那壯漢却已滿面怒容，翻手一掌，拍在桌子上，店小二還來不及將桌子上的杯碗菜盞收去，給他一拍，碗兒碟兒，一齊向上，跳了起來，枱上碗碟，盡皆碎裂，只聽得那壯漢，扯直了喉嚨罵道：「你那醉鬼，人家有事來求你，看得起你，何以你不理不睬，他奶奶的，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顧大爺眼中，最瞧不得這等人！」

醉漢本來已經快要出飯店了，一聽得那壯漢忽然之間，破口大罵，他站定身子，轉過身來，揉了揉眼，向壯漢望了一眼，笑道：「閣下自稱顧大爺，想來定是江湖上赫赫有名，人稱義無反顧，顧不全顧朋友了？」

壯漢一挺胸道：「正是我。」

醉漢「呵呵」笑着，向仍然跪在地上的中年人道：「你這蠢猪，放着最愛管閒事，打不平的義無反顧顧大爺在，不去求他，却來找我這醉而不俠的傢伙，却會有什麼結果？」

顧不全一聽得「醉而不俠」四字，也是一呆，需知「醉而不俠」四字，錯非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從來也未曾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不然，可以說一定知道醉而不俠譚盡的大名的。江湖上愛喝酒的好漢多，越喝意氣越豪，以好酒著名的人，大都是豪俠中人，唯獨這個譚盡，却是好酒如命，但絕沒有豪俠之舉，偏偏他又嗜酒如命，是以武林中人，便贈了他一個「醉而不俠」的稱號，他也不以爲忤，反倒津津樂道。

這時，那中年人一見譚盡要走，早已嘶聲叫道：「譚大俠莫走，求你千萬出手相助！」

那中年人一面聲嘶力竭地叫着，一面汗如雨下，已起身向外，撲了過去，可是顧不全却也大踏步向前走出，一伸手，抓住了那中年人的手臂道：「朋友，你有什麼爲難事，只管對我說，別去找這種空有一身武功，只顧灌迷魂湯的人！」

那中年人被顧不全抓住了手臂，一時之間，掙扎不脫，心中大急，叫道：「顧朋友，求求你放開我，我的事，你管不了！」

那顧不全外號人稱「義無反顧」，實是一個最喜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他的性子又急，每每不分青紅皂白，一見人家有難，便要拔刀相助，也不去細究爲難的是什麼人，有好幾次，竟幫了幾夥匪人的大忙，本來，肯助人是好事，可是提起他來，人人都不禁皺眉頭，他本來的名字也不叫顧不全，可是他當對人家說，雖然義無反顧，但是天下的不平事太多，顧也顧不全，他說得次數多了，顧不全三字，反倒成了他的名字。

這時，顧不全右手抓住了那中年人的手臂，左手拍着自己的胸口，拍得發出「砰砰」地聲響來，倒像是他在拍着一塊石板一樣，可見得他的一身橫練的功力，也已到了極高的境界，他道：「有什麼事是我顧大爺管不了的，你且說來給咱聽！」

那中年人轉過頭去，看到醉而不俠譚盡，已經走出了飯店門外，他急叫道：「譚大俠留步！」

他一面叫着，一面手中的斷劍，倏地揚起，「刷」地一劍，便刺向顧大全的面門，顧不全在突然之間，覺出眼前晶光閃耀，對方的兵刄，已經攻到，勢子勁疾，心中也不免大吃了一驚，急忙鬆開了拉住那中年人手臂的手，向後陡地退出了一步。

他又退得急了些，「嘩啦」一聲，撞在桌子上，又將一張桌子撞坍，而他才一鬆手，那中年人也立時收劍，不再進攻，反身向外，便奔了出去。

其時，飯店之中，因爲那一連串的意外，也已亂了起來，那和中年人一起來的小女娃，想是受了驚嚇，又哇哇大哭了起來，更是亂上加亂，顧不全一頓足怒道：「他奶奶的，我願帮你，你偏不要，像你這樣的人，眞是世間少見，快——」

他講到這裏，陡地住了口，而且，飯店中，也陡地靜了下來，只有那小女娃，還在不斷地哭着，因爲在那剎間，在飯店外發生的事，令得每一個人都呆住了，變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飯店外，只見那中年人大踏步追了出去，醉而不俠譚盡，仍然自顧自向前走着，中年人追到了譚盡的背後，撕心裂肺，慘叫了一聲，道：「譚大俠，萬望你看在女娃子的份上，別袖手不顧！」

他一個「顧」字才出口，手一揚，毒辣辣的日頭之下，只見精光一閃，他手中的那柄斷劍，「撲」地一聲，已刺進了他自己的咽喉之中，接着，鮮血迸濺，他身子砰地一聲，仰天跌倒！

他的屍身，倒在被陽光晒得發白的石板街道上，令得自他咽喉處，汩汩流出來的鮮血，看來更是殷紅可怖，他手足抽搐了一下，便已死去！

這一下變化，怎能不令得客店中人，人人爲之發呆？

而醉而不俠譚盡的舉動，却更是令人驚愕，只見他回頭看了一眼，全然無動於中，「嘿」地一聲，道：「眞的死了！」

顧不全在飯店中，一見那中年人自戕斃命，已是全身血脈沸騰，再聽得譚盡講得如此輕描淡寫，他實在忍無可忍，怒發如狂，一聲狂吼，叫道：「他媽的姓譚的畜牲，你別走！」

隨着那一聲狂吼，他整個人，已自飯店中，撲到了街上，身形「呼」地一聲，在那中年人的屍首之上掠過，身在半空，已然拔刀出鞘，「颼」地一刀，已向醉而不俠譚盡，當頭砍下！

那一刀去勢極猛，看來像是顧不全一刀不能將譚盡齊中削成兩半，便不能洩他心頭之恨一樣！

譚盡在那剎間，也怪叫了一聲，罵道：「顧不全，你是個癲子？」

他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中的葫蘆來，便向顧不全的單刀，迎了上去，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顧不全的一刀，正砍在那葫蘆上，那葫蘆竟是鐵鑄的，一刀砍了上去，顧不全的單刀，被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也騰騰向後連退了三步！

譚盡瞪目怒叱道：「我操你祖奶奶，你可是像瘋狗，見人就咬？這傢伙自己活够了，可關我什麼事？」

顧不全在退出了三步之後，拿樁站定，瞪大了眼，反倒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本來，他也知道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極高，可是却未曾料到，竟高到這一地步！旁的不說，他手中那隻大葫蘆，若是鐵鑄的，怕不有七八十斤重，看他提在手中，那種毫不在乎的神氣，單是這份神力已足以叫人咋舌了！

譚盡臭罵了顧不全一頓，顧不全才算是緩過了氣來，若是他從此不管閒事，那麼他也不叫「義無反顧」了，他立時又大踏步向前走去，道：「你還是別走，這位朋友，雖然不是你下手殺死的，但是你若答應了他的所求，他何以會自己抹了頸子？」

譚盡怒道：「與你這種癲狗，也講不明白，我問你，你可知道那死的是什麼人？」

顧不全一怔道：「我怎知道？」

譚盡又破口大罵：「你奶奶的熊，你不知他是什麼人，却來起什麼鬨？」

顧不全仍然不肯放過，也不理會譚盡一開口就

罵，道：「那麼你說，他是什麼人？」

譚盡道：「我才不和你這樣的癲狗多說話，你將他衣服翻開來看看，就明白了，他奶奶的，約好了和人喝酒，却被你這癲狗，掃了酒興！」

他說着，轉過身，大踏步向前走去。

顧不全當街站着，向前追出一步，又退了回來，看他的樣子，像是不知道是該去追譚盡好，還是該先去弄明白那死者的身份好。

而譚盡的身法極快，轉眼之間，便已走出了鎮口，只見他人過處，黃土塵揚了起來，連他的人也看不清楚，黃塵滾滾，轉眼間便走遠了，顧不全明知追不上，而且，追上了也不是譚盡的敵手，只得恨恨地一跺腳，轉過身來。

這時，飯店中人，和鎮上別的店舖中人，在屋簷下歇足的途人，也一起圍了過來，七嘴八舌，吵個不已，顧不全推開衆人，大踏步來到了死人的面前，俯身拉開了死者的衣襟。

只見在死者的腰帶上，繫着一塊長方形，約有一寸寬，三寸長的金牌，顧不全一伸手，將那塊金牌，摘了下來，托在手掌之中。

他向手掌中那塊金牌，才看了一眼，面色便自大變，臉上的汗，下得更急，只見他在面色大變之後，抬起了頭來，又推開了人叢，匆匆走進了客店之中。

這時，客店中的人，全都到街上去看熱鬧去了，只有那個扯風布的小童，和那小女娃在逗着玩，那小童不住扮着鬼臉，引得那小女娃雖然還滿面淚痕，但是却已經破涕爲笑了。

顧不全一走了進來，一俯身，便將那少女娃抱了起來，那小女娃向顧不全望着，顧不全忙道：「你是什麼人？」可是小女娃却又「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那小女娃不但哭着，而且掙扎着，像是不肯給顧不全抱在手中，顧不全却也不停留，抱着小女娃，大踏步從飯店中走了出來，一縱身，已上了那匹駿馬。

這時，那飯店掌櫃的趕了過來急叫道：「達官莫走，官府的公人來了，好替我們作個見證！」

顧不全騎在馬上，神色十分爲難道：「我倒是想留下來幫你這個忙，可是……可是這件事，却又急得很，唉，天下要顧的事太多，顧也顧不全！」

他心一急，又說了一句口頭禪，飯店掌櫃急得滿頭是汗，拉住了馬韁繩，不肯讓顧不全走，顧不全嘆了一聲道：「這人是自己抹頸子死的，人人都瞧見，公人來了，你也不必怕什麼。」

掌櫃的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道：「達官你有所不知，公門中人，無事也要擾你三分，何況這人，只一出飯店，就死在當街的？」

顧不全道：「我明白了！」

他一伸手，自腰際掏出了一包銀子來，遞給了掌櫃的，道：「這裏有七八十兩紋銀，就算做公的與你爲難，我看也足夠打點的了！」

掌櫃的接過銀子，心中喜歡不盡，顧不全抱着小女娃，抖動韁繩，蹄聲得得，已向前疾馳而出，馬蹄揚起的塵土，飛得甚高，那小女娃一面揉着眼，一面仍然在哭着，顧不全心中越來越是焦躁，他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來到了一條河邊上，停了下來。

他將那小女娃放在河邊上，用手掬了水，先大喝了幾口，又替那小女娃抹了抹臉，抹去了她臉上的眼淚鼻涕，那小女娃一扁嘴，又想哭，顧不全急道：「你再哭，我就將你抛到河中去餵王八！」

小女娃睜大了眼，像是心中害怕，竟止住了哭聲，這樣一個粉妝玉琢的小女娃，實是人見人愛的，顧不全心中不忍，忙道：「我剛才是騙你的，王八不吃人，我也捨不得將你抛到河中去！」

小女娃仍然吸着氣，顧不全又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帶你來的，是你什麼人？」

小女娃道：「我叫白棗兒，那人我不認識。」

她至多只有六歲上下，但是一開口，却是口齒伶俐，將話說得清清楚楚，那樣小的小女孩，可能他父母還未爲她取正式的名字，那「白棗兒」，自然是她的小名，想是因爲她又白又胖，胖嘟嘟地，就像是一顆白蒲棗兒一樣，所以才得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小名。

顧不全又掬了一捧河水，讓白棗兒就着他的手喝了，問道：「白棗兒，你不認識那人，如何會讓那人，抱着你在趕路。」

白棗兒眨着眼道：「我不也不認識你麼？你不也抱着我在趕路麼？」

顧不全一呆，他反倒給白棗兒問得啞了口，他一呆之後，又道：「白棗兒，你父母呢？」

這一次，白棗兒却只是搖了搖頭，答不上來。

顧不全抱住了她，道：「你得告訴我，你的大人在哪裏，你是什麼人，如何會在龍門幫的副幫主手上，這副幫主要求人的是什麼事？」

顧不全剛才，一看到那中年人腰際上的金牌，便面上變色，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在那塊金牌之上，一面雕着「龍門」兩字，另一面，則雕着「副幫主丘」四字。

那龍門幫乃是大河上下，第一大幫，幫衆衆多，龍門幫主，兇殘無比，黑白兩道，一提起「龍門幫」三字來，便大是頭痛，那中年人的腰際，既然

繫着那樣一塊金牌，那麼，他自然是龍門幫主，安泰寶的得力助手，龍門幫三個副幫主之一，神劍手丘飛了，顧不全在一知道死者的身份之後，自然也可以知道，事情是如何怪異突兀，面色安得不變？

這時，他實在急於知道事實的眞相，要知道龍門幫名頭太大，勢力也雄厚，如果眞是事情和龍門幫有極大的干係，顧不全只怕也得考慮考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是敢插手管龍門幫的閒事！

可是他想來想去，又實在想不出，像龍門幫那樣的武林大幫，如何會與一個小女孩子，有什麼糾葛，是以他非得問清楚不可，可是他問來問去，白棗兒却只是搖頭，什麼也說不上來。

顧不全無法可施，只得嘆了一聲，又抱起白棗兒來，他心中想，這事情，還是非得找到醉而不俠譚盡才好。因爲看神劍手丘飛，抱着白棗兒，前來求譚盡相助時的情形，譚盡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一定是深知其詳的！

顧不全抱着白棗兒，上了馬，要找醉而不俠譚盡，倒也不是什麼難事，顧不全知道，離土山谷不遠，就是紅樹坡，紅樹坡有一家村店，賣的却是一等一的好酒，譚盡來到了有好酒的地方，不會輕易離去，就算一時找不到他，等在紅樹坡，也必然可以等得到他的。

顧不全想到了這一點，雙腿一夾，馬兒便向前，疾馳了出去。

馬兒一奔得快了，白棗兒像是害怕，緊緊摟住了顧不全的頸子，將一張小臉，貼在顧不全的臉上。顧不全乃是平生闖蕩江湖的粗漢，幾時曾和一個小女孩子那樣親熱過？這時，他被白棗兒緊摟着，心中有一股異樣的溫暖之感，登時覺得自己和這個可愛的小女孩子之間，親近了不少，他一手提着馬韁，一手在白棗兒的背上輕輕拍着，道：「別怕，別怕！」

他講了兩聲「別怕」，連他自己，也不禁爲之一怔，他平時講話，何等粗聲大氣，未曾開口，便先要操人的祖奶奶，可是此際，却是不由自主，軟聲軟氣。如果是在遇到白棗兒之前，有人告訴他，他會用那樣的聲音說話，那麼，殺他的頭，他也不會相信！

他自己也覺得好笑，向白棗兒望了望，白棗兒也睜着骨碌碌，烏黑漆亮的眼睛在望着他，顧不全咧着嘴，笑了起來。他催着馬，不一會便見到前面路邊，幾株筆直的紅松樹旁，挑出一支酒旗兒來。

顧不全策着馬，直來到了那酒家之前，未到門口，一股酒香，已撲鼻而來，那酒家只是一間寬大的平房，門口懸着一塊牌匾，寫着「聞香下馬」四字。

顧不全拴好了馬，大踏步走向前去，酒保迎了上來，看到一個長大漢子，滿頭大汗，手中却抱着一個玉雪可愛的小女娃子，他也不禁，呆了一呆，忙道：「客官，您是來喝酒的？」

顧不全笑道：「你倒機伶，我不是來喝酒，是來找一個人的！」

他一面說，一面抬頭，向店堂之中張望着，店堂中酒客不少，可是却沒有譚盡在內。

顧不全轉回頭來道：「我找的那人，腰際繫着一隻老大的葫蘆，衣衫破爛，可是酒量極好，看他的樣子，却又極其猥瑣！」

顧不全才一講完，酒保便已笑了起來道：「客官所說的，一定是譚大爺了！」

顧不全喜道：「正是他，他沒有來？」

酒保道：「他昨天沽了三大罈好酒去，這上下只怕已喝完了，只要他葫蘆中沒有了酒，他不到小店來，却到何處去，才有這樣的好酒？」

顧不全道：「好，我等他！」

顧不全在一張桌上坐了下來，放下了白棗兒，白棗兒吮着手指，道：「我餓了！」

顧不全扭着白棗兒面頰道：「你想吃什麼？」

白棗兒道：「我要吃燕窩銀耳羹！」

顧不全一聽，不禁呆了一呆，那燕窩銀耳羹，乃是極其名貴的食物，就算在大地方的酒樓中，也不一定做得出來，這小小紅樹坡的酒家，如何會有這種東西？顧不全搔着頭，道：「白棗兒，換一樣吧！」

白棗兒側着頭道：「奶酪冰糖鴿蛋也好。」

顧不全又是呆了一呆，自白棗兒口中說出來的食品，都不是普通的東西，他忍不住問道：「白棗兒，你平時總吃那些？」

白棗兒道：「是啊，我愛吃那些。」

顧不全心中知道，白棗兒定是出生在大富大貴之家的孩子，不然，豈能够日常都有那樣貴重的食物吃？因此看來，事情更是突兀了，何以一個出生在富貴之家的孩子，會和龍門幫的副幫主在一起？

顧不全想了片刻，才道：「這裏也不見得有鴿蛋，我叫他們煮幾個鷄子兒你吃！」

白棗兒倒也乖，道：「好，我眞餓了！」

顧不全吩咐下去，不一會，煮好的鷄蛋端了上來，顧不全小心地替白棗兒剝着殼，他那一雙手，叫他掄刀掄槍行，剝起鷄蛋殼來，等他剝完了蛋殼，鷄蛋也只剩下一半了，可是他看到白棗兒吃得滋味，心中十分高興。他自己也切了三塊牛肉，大口吞着，和着美酒，一刹時，盤子便向了天。

這時，日頭已漸漸西沉，不像正午時分那樣暑

氣蒸人了，道上的來往車馬，也多了起來，可是老不見譚盡前來，顧不全心中，着實焦躁，而白棗兒却已伏在桌上，沉沉地睡着了。

顧不全望着白棗兒，看看她長長的睫毛，汗珠自她小小的鼻尖上沁出來，只覺得十分有趣。

眼看時間一點點過去，紅日已快西沉了，顧不全才看到了譚盡。

只見譚盡，仰天八叉，躺在一輛牛車上，那牛車拉着一大車麥稈，譚盡躺在麥稈上，看來怡然自得。顧不全是一個心急漢子，一看到了譚盡，手一伸，便抄起了白棗兒來，待要追了出去。

可是就在這時，只見牛車來到了酒家近前，譚盡的身子一側，自牛車上滾了下來，一挺身，便已站直，他一隻手，握着一隻狗腿，想是才烤熟了不久，汁水還在向下直流，一隻手，拍着腰際的葫蘆，搖搖幌幌，已然向酒家，走了過來。

顧不全看到譚盡向酒家走來，他便不走出去，只是站着，白棗兒被他抱了起來，自然也醒了，揉着眼，叫道：「雪娘！雪娘！」

她叫了兩聲，睜大了眼，看到了抱着自己的是顧不全，便住口不叫，顧不全呆了一呆，道：「白棗兒，你叫的雪娘，是什麼人？」

白棗兒扁了扁嘴，像是想笑，她道：「雪娘對我最好，陪我玩陪我睡，弄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顧不全知道，那一定是白棗兒的乳娘之類的人物，他看到白棗兒扁嘴，心中不忍，說道：「你別難過，我對你和雪娘一樣！」

白棗兒一聽，却「哈哈」笑了起來。

顧不全還想問白棗兒笑什麼，譚盡已然走進了酒家，將葫蘆一揚道：「裝滿它，再替我來兩下，我就在這兒睡，唉，我已走出了八十來里，他奶奶的，還是不捨得這裏的好酒！」

掌櫃的笑道：「譚大爺，像你那樣，才是眞正的好酒之人！」

譚盡像是十分高興聽到人家那樣說他，搖頭幌腦吟道：「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他一面吟着詩，一面轉過身來，就着手上的狗腿，啃了一大口，啃得汗水順着他的口角，直往下流，可是，他還未曾將那一大塊狗肉吞下去，一抬頭，便已看到了抱着白棗兒站在店堂中的顧不全。

他陡然一呆，緊接着，「呸」地一聲，將一大口狗肉，吐了出來，瞪着眼道：「原來是你這條癲狗，你怎麼也在這裏？」

顧不全大踏步向前走來道：「我在這裏，已經等了你大半天了！」

譚盡的手在自己的額上，鑿了一下，道：「我這是酒蒙住了心，鬼按住了頭，才會又回到這裏來，酒保，葫蘆裝滿了沒有，快，快，我要走了！」

他一面叫着，轉身便走，顧不全一飛趕上，右手五指箕張，向着他的肩頭，便抓了下去，喝道：「你別走，我有話問你！」

顧不全的那一抓之勢，也去得極快，可是譚盡的出手更快，倏地伸指，向後一彈，「拍」地一聲響，正彈在顧不全的手腕之上。

那一彈的力道，還着實不輕，彈得顧不全的一條膀子，登時麻木了起來。

譚盡却連頭也不回，一伸手，抄起櫃上面的酒葫蘆，掌櫃的忙叫道：「還未曾打酒！」

譚盡大聲道：「不要了！」

顧不全心知，譚盡可以連酒都不要了，那事情實在是嚴重到了極點，他忙又叫道：「譚朋友，我不是要你出手相助，只不過問你幾句話！」

譚盡站住了身子，轉過頭來，道：「我是醉而不俠，一向不理人閒事，你是義無反顧，你自己要理人家的事，只管去理個夠，何必來煩我？」

顧不全怒氣往上冲，罵道：「我操你祖奶奶，我連白棗兒的來歷什麼都不知道，又何從理起？我就是來問你這些事的。」

譚盡奇道：「白棗兒，誰是白棗兒？」

顧不全正將白棗兒抱在胸前，他握住了白棗兒的小拳頭，道：「她就是！」

譚盡向白棗兒望來，笑道：「白棗兒，這名字倒有趣，嗯，小女娃長得好討人喜歡。」

顧不全道：「白棗兒，叫譚伯伯。」

白棗兒望着譚盡，道：「譚伯伯！」

她兒音清脆，叫來極其好聽，叫得譚盡笑了起來，眯着一雙酒眼，道：「乖！乖！」

顧不全道：「譚朋友，白棗兒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大人在何處？我想將她送回去。她又何以會和神劍手丘飛在一起，丘飛想求你什麼？」

顧不全的心也眞急，譚盡根本一個問題也未曾回答他，他倒已連問了七八個問題！

譚盡像是未曾聽到顧不全的話一樣，他轉身向前走來，將葫蘆鈎在腹際，伸出手來，道：「白棗兒，讓我抱一抱，嘿，譚伯伯什麼都試過，就是未曾抱過孩子！」

顧不全忙叱道：「走開些，你這酒鬼，一身酒氣，別惹怒了孩子！」

譚盡怒道：「我一身酒氣，總比你一身臭汗好得多，孩子又不是你的，我抱抱爲什麼不給？」

顧不全雖然性急，可是倒也粗中有細，這時，他心中陡地一動，暗忖譚盡要抱抱孩子，可是他心中和自己一樣，看到了白棗兒，心中也十分歡喜，

自己索性將白棗兒交到他的手上，立時一走了之，那麼，白棗兒的事，他可不能不管了！

一想到「一走了之」，顧不全不禁有點捨不得，可是一轉念間，他又有了主意。

顧不全想到的新主意是，他可以在一走之後，又溜了回來，在暗中監視着譚盡，看譚盡怎麼辦，如果譚盡要人相助，他再出手不遲。

顧不全打定了主意，還裝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來，道：「好，我恰好便急了，就讓你抱一會，白棗兒，譚伯伯是好人讓他抱你一會。」

白棗兒點着頭，小手已向譚盡，伸了過去。

酒而不俠譚盡，爲人怪僻，雖然武功極高，可是也沒有什麼朋友，旁人也不敢與他親近，終日只是與酒爲伍，在他人看來，他是遊戲人間的世外高人，但是每當他清醒之後，那種難堪的寂寞，也着實不足爲外人道。

這時，他看到白棗兒粉團也似的小手，向他伸了過來，心中起了一股異樣的感覺，只覺得心頭發熱，一面不由自主，呵呵地笑着，一面雙眼的眼角，却不免有點潤濕，這種感覺，可以說和顧不全是一樣的。

譚盡和顧不全一樣，都是在江湖上闖蕩的人，手中不知傷過多少人，也得時時刻刻，提防人家傷害他，幾時曾和那樣玉潔可愛的小女孩在一起過，又幾時曾有絲毫也不用提防的時候？

所以，他一面笑着，一面只覺得心頭，暖烘烘地，連忙在衣服上擦了擦雙手，將白棗兒抱過來，高高地舉着，白棗兒叫道：「我害怕，我害怕！」

譚盡笑道：「不怕，有譚伯伯在，什麼也不怕！」他抱着白棗兒，最好讓酒店中每一個人都看到，他的口中，也在不由自主唱着歌兒，抱了一會，又將白棗兒放在肩頭上，身子一聳一聳，讓白棗兒將他當馬騎，逗得白棗兒手舞足蹈，格格亂笑。

譚盡心中高興，連顧不全是什麼時候走的，他都不知道，過了許久，他才將白棗兒從肩頭上抱了下來，放在膝上，抬頭一看，只見天色已全黑了下來，他不禁吃了一驚，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酒保笑道：「已是酉末戌初了。」

譚盡呆了一呆道：「顧不全呢？他這一去，怎地去了那麼久？難道跌進茅坑去了？快去瞧瞧！」

酒保笑道：「那位客官早走了！」

譚盡一聽，心頭陡地一震，直跳了起來，道：「什——」

他本來是想喝問「什麼」的，可是白棗兒坐在他的膝頭之上，他人霍地站了起來，白棗兒再也坐不穩，整個人直震了起來，譚盡的勢子又強，震得白棗兒向一張桌子撞去，眼看腦袋非撞在桌子角上不可！

譚盡的武功極高，一生之中，不知經過多少刀光劍影的大陣仗，應變也極快，可是如今這樣的情形，他却再也未曾經歷過，他一看到白棗兒的頭，向桌子面上疾撞了過去，白棗兒正在驚呼，他連忙一翻手，便向白棗兒的足踝之上抓去！

以他的武功而論，那一抓，自然可以抓中白棗兒的足踝，將白棗兒活生生抓了開來的。

可是，就在那五指一緊，快要抓中白棗兒足踝之際，他陡地想起，自己的出手，力道何等之大，白棗兒細小柔軟的足踝，如何經得起自己這一抓？一抓下去，怕不是骨折筋裂，更加糟糕！

是以，百忙之中，他忙又縮回手來，可是那時，白棗兒的頭，離桌角已不過幾寸了，譚盡左手一翻，一掌拍出，「呼」地一股掌風，將那張桌子，撞得向外，疾飛了出去，他身形一側，着地便滾到了白棗兒的身下，雙手伸出，這才將白棗兒托住！

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在方今武林之中，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可是爲了使白棗兒不致受傷，他却了鬧了個手忙脚亂！

這時，他雖然伸手托住了白棗兒，可是白棗兒却已驚得哇哇大哭了起來。

聽到了白棗兒的哭聲，譚盡的心中，只覺得說不出的難過，他忙一骨碌翻身站起，抱着白棗兒，道：「別哭，別哭，是譚伯伯不好！」

他連連勸着，白棗兒哭聲，自然不止，譚盡的武功高，可是哄孩子却不在行，除了「別哭」兩字之外，也講不出什麼別的話來，他抬起頭來，想叫別人幫他一下。

可是當他抬起頭來時，他又不禁陡地一呆。

只見在門口，站着一個身形瘦削，面色蒼白的中年人，那中年人的一隻手，正托着一張桌子，這時，在緩慢地將桌子放了下來。

譚盡一腦心思，全放在白棗兒的身上，也不知道剛才他自己那一掌拍出之力有多大。他剛才那一掌，將那張桌子，拍得向前直飛了出去，飛向門外，而那中年人，却又恰在此際，走進門來。

這一刹間，看得酒店中人，個個都替那中年人捏了一把汗，那麼重的一張桌子，若是被砸個正着，只怕不死，也得調養上半年六個月。

可是，那中年人却身形一側，陡地伸手，將那張桌子托住，接着，望了譚盡一眼，便緩緩放了下來。

譚盡望着那中年人，只見那中年人，一身衣服，簡直華麗得驚人，紅樹坡乃是小地方，幾時曾見過衣飾如此華麗的人過？他身上的衣服，全是金錢

綉成的圖案，在燈光之下，熠熠生光，腰際圍着，碧也似綠的一條玉帶，在玉帶之上扣着一柄短劍。

那短劍的柄上，鑲着四顆手指甲大小，光華四射，青白色的寶石，那酒家中的人，沒有一個認得出這種寶石是什麼來。只有譚盡，雖然衣服破爛，但畢竟是武林高手，見過世面的人物，一看就認出，那四顆光華四射的，乃是極西之域所出，寶貴無匹的金鋼石！

譚盡見多識廣，雖然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那中年人，但是一看到那人，心中一動，立時便想起了一個人來，他心中不禁暗道：「奇怪，這人來到這裏作甚？」

譚盡在剎那間想到的那人，乃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人，叫着金不嫌多多益善。這人武功奇特，生平最好的便是金銀珠寶。他金不嫌多多益善七字，連在一起，有的人說他姓金，名不嫌，外號人稱多多益善。也有人說，他外號人稱金不嫌多，姓多，名益善，但究竟如何，却也沒有人知道底細。

這金不嫌多多益善，輕功堪稱天下獨步，他曾三度潛入皇宮，去偷大內的珍藏，大內高手，也對他無可奈何，他的家財，已不知有多少，可是看到了一個小錢，眼兒還是睜得老大，眞是金不嫌多多益善了！

譚盡素知這人，只要有人肯出錢，便無所不爲，常有人貪他的武功高，送上金銀，命他去對付仇家，他也必定欣然承諾，但是他在找到了人家之後，必定不先動手，先看對方能拿出多少金銀來，若是對方拿出的金銀，比托他行事的人還多，那麼托他行事的人，就大大遭殃了！這人可說從來不知仁義爲何物，曾有人打賭，說只消給他一千兩金子，叫他殺了自己父母，他也肯幹的！

如果只是譚盡一人，雖然在紅樹坡這樣的小地方，見到了金不嫌多多益善那樣的人物，他也不會感到吃驚，不過覺得突兀而已。

但是，現在的情形，却是不同，譚盡的手中，抱着白棗兒，白棗兒的來歷，白棗兒如何會在龍門幫副幫主神劍手丘飛手中一事，他早幾日曾在丘飛的口中聽說過，是以心中了然，此際看到了金不嫌多多益善，猜不准對方的來意，心中自難免驚疑！

只見金不嫌多多益善，放下了桌子之後，緩緩向前，走了過來，在一張桌前坐下。

金不嫌多多益善在向前走來之際，一雙骨碌碌轉動的眼睛，只在譚盡身上打轉，譚盡凝立不動，白棗兒仍然在哭着，酒店的人，不知道來的是何方神聖，但是那一身衣服，已然駭人，是以一切都靜了下來，無人出聲。

金不嫌坐了下來之後，一雙眼仍然定在譚盡的身上，却揚聲道：「酒來，肉來！」

酒保忙答應着，金不嫌向譚盡一招手，道：「譚朋友，等會，請來共飲一杯。」

譚盡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他一看到金不嫌，就認了出來，金不嫌自然也認得出他是什麼人來，譚盡心頭又打了一個突，他笑笑地道：「不必破費了！」

金不嫌却呵呵笑着，道：「譚朋友，小錢不出，大錢不入，在下有一樁買賣，要和譚朋友談，自然先得破費幾文，請譚朋友喝一杯！」

譚盡的心中一凜，心想果然是白棗兒的事發作了，這時，他心中大罵顧不仝不是東西，將白棗兒留了給他，可是，白棗兒這時，已然不哭了，仰着臉，整着衣，譚盡看到了那張滿是淚，令人憐愛的小臉，心中一動，立時道：「有什麼話，不妨就這樣說！」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向後退了一步，右脚抬起，踏在一張長板櫈上，那隻鐵葫蘆，就放在櫈旁的桌上。

他一手仍然抱着白棗兒，但是只消他一伸手，就可以將鐵葫蘆抓在手上。

金不嫌已抓住了酒保送來的酒壺，就着壺嘴，喝了一口酒，道：「譚朋友，有人送了我赤金五千兩，托我做一件事！」

譚盡「哼」地一聲，道：「你自顧自見錢眼開，干我鳥事。」

金不嫌挾了一塊牛肉，往口內送，含糊不清地道：「倒是有一點小關係，人家就是希望我將你懷中的小女娃兒，要了回去！」

譚盡早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可是他聽得金不嫌講了出來，心中也不禁苦笑了一下，如果這時，白棗兒是在顧不仝的懷中，金不嫌在問顧不仝要人，那麼，他不是自顧自喝酒，便是蒙頭大睡，再也不管。

他本就是出了名的酒而不俠，可是這時，他抱住了白棗兒，他只覺得自己和白棗兒之間，仝不可分，是以金不嫌的要求，便變得荒謬之極，他立時沉聲道：「好啊，除非放着我醉死了！」

金不嫌的臉色上，現出了十分驚異的神情來，道：「閣下不是醉而不俠麼？」

一聽得譚盡講出的這樣的話來，金不嫌立即懷疑對方究竟是不是醉而不俠，倒也是大有理由的。因爲譚盡爲人，雖然不致於如金不嫌那樣不堪，但却也是五十歲和百歲之間，一個有了金錢，無事不可爲，一個是要有酒，也那管什麼仁義道德！

可是如今，聽譚盡的口氣，却要以死來保備這小女孩，這當眞是不可思議之極了，金不嫌那裏又

想得到，譚盡抱了白棗兒不到一個時辰，已被這小女孩逗起了他做人的本性，和白棗兒有了極深厚的感情！

這種事，別說金不嫌想不到，就是譚盡自己，在事先也是想不到的！

譚盡一瞪眼，道：「我正是醉而不俠。」

金不嫌仍然望着譚盡，笑道：「我受了人家五千兩黃金，譚朋友，想來你也知道規矩？」

譚盡本來，很不願意因爲白棗兒的事，而去淌什麼渾水的，神劍手丘飛死在他的面前，也無動於中，一見了顧不仝就走，都是爲了這個原故。

可是此際，他的想法，已然不同，他已經變得非管這件事不可了！他冷笑一聲，道：「出手可濶綽得很呀，五千兩黃金！」

他一個「金」字才出口，陡地拔起了身邊的鐵葫蘆來，就勢一蕩，「呼」地一股勁風，鐵葫蘆已向着金不嫌，疾砸了下去！

金不嫌的身法也十分快，剛才還看他坐着在斟酒的，鐵葫蘆一蕩了起來，他便霍地起身，向後退去。這兩個人，幾乎是同時動作，只聽得「拍」一聲響，鐵葫蘆砸在桌子上，稀哩稀啦，將一張桌子，打成了粉碎！

譚盡的武功，也眞是了得，鐵葫蘆下砸之際，何等之猛，可是他一擊不中，手背一振，一提起，立時收住了鐵葫蘆下擊之勢，又向上蕩了起來，撞向金不嫌的胸口。

他出手快絕，左臂彎中，還抱着白棗兒，白棗兒嚇得瞪大了眼睛，緊緊地摟住了譚盡的頸子。

譚盡的鐵葫蘆蕩了出去，金不嫌的身子，又向後退了出去，只聽得「拍」地一聲巨响，鐵葫蘆重重地撞在一根柱子上，撞得那根柱子，齊中斷裂，整座酒店，都發出「格格」的聲響來，像是就要倒塌一樣，嚇得酒保、掌櫃、酒客，齊聲發喊，奪門而出。金不嫌怒道：「酒鬼，你敬酒不吃吃罰酒？」

譚盡厲聲道：「我是酒鬼，什麼酒都喝！」

他一面說一面又大踏步的向金不嫌逼了過去。

金不嫌一看到譚盡逼了過去，身子一躬，「呼」地一聲，身形便已倒穿而出，背部撞在窗櫺之上，整個人已出了酒店，大聲叫道：「你敢出來，與我動手。」

譚盡雖然一天十二個時辰，倒有十個時辰，是在酒鄉之中，可是一到如臨大敵之際，他却着實機靈得很，一聽得金不嫌如此叫法，他便知道，金不嫌可能不是一個人前來，在外面另有埋伏！

如果只是他一個人，外面的埋伏再多，譚盡也未必放在心上，但這時他手中抱着白棗兒，多少有點不便之處，是以他大聲叫道：「你等着別走，我來了！」

他那樣叫法，聽來也好像是他也要從門口中穿了出去一樣，可是事實上，他一面叫，一面身形一閃，早已從店內的後面，掠了出去。

他一掠出了店內便到了店後的一個院子，那院子有一圈矮矮的土墻圍着，譚盡直奔到了土墻之前，看見有一隻大竹簍在，他忙道：「白棗兒，有人要捉你，你千萬不可出聲。」

白棗兒眨着眼，說道：「爲什麼有人要捉我啊？」譚盡忙道：「你——」他只說了一個字，只聽得土墻上有人呼喝道：「姓譚的在這裏！」

譚盡本來是想，先在那個大竹簍之下，躲上一躲再說的，是以吩咐白棗兒別出聲，可是此際，他的行藏，現已被人發現，再要躲也躲不過了，連忙抬頭看去，他這裏一抬頭，便聽得「叭叭叭」三下弓弦响，三顆鐵彈子，已向他疾射了過來。

譚盡忙蕩起了鐵葫蘆，向前擋去，只「錚錚錚」三下响，鐵彈子撞在鐵葫蘆上，發出了三顆火星，在黑暗中看來，極是奪目。

接着，便見三條人影，自土墻上飛掠而下，來到了院子之中，三個人，仝是一身勁裝，手中提着鐵胎弓，腰際扣着雪亮的匕首。

譚盡認得出，那是張家神彈三兄弟，他厲聲道：「金不嫌得了人家的金子却叫你們來送死麼？」

張家三兄弟齊聲喝着道：「放你娘的屁！」

他們三人，身形一閃開，一個掣出匕首，一股精虹，已向譚盡的腰際刺到，譚盡身子一縮，等對方的匕首刺到時，飛起一脚，便踢在對方的手腕之上。

這一下險招，若不是高手，可不敢用，但是譚盡用來，却是俐落之極！

譚盡一脚踢落了匕首，另外兩人，見勢不妙，又是「叭叭」兩聲响，兩顆鐵彈子，又激射而出，一顆奔譚盡射來，另外一顆却直奔白棗兒的頭部！

譚盡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又驚又怒，兩顆鐵彈子相距甚遠，他護得了白棗兒，便顧不了自己，是以只得大喝一聲，向後疾退而出。

也就在他疾退而出之際，只見黑暗之中，斜刺裏突然穿出了另一個大漢來。

那大漢才一竄出，鋼刀幌動，「錚錚」兩聲响，便已將兩顆鐵彈震飛，緊接着，就地一滾，一刀砍翻了張家三兄弟的一個，立時又一躍而起，刀舞如風，向另外兩個，砍了出去！

譚盡本來，還不知道是來了什麼人，及至那大漢一躍而起，又將三兄弟中的兩人逼退時，他才看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義無反顧顧不仝，他不禁

破口喝道：「顧不全你這王八蛋，可是淹死在糞堆中了？」

顧不全一連三刀，將張家三兄弟中的兩人，逼得手忙腳亂，手中的鐵胎弓也丟了，顧不全也不再進逼，擰頭便奔到譚盡的身邊道：「快走，金不嫌還約了幾個幫手在外！」

顧不全一到了譚盡的身邊，譚盡便將白棗兒向前一送，道：「還給你！」

白棗兒本來是緊摟譚盡頸子的，可是她小小年紀，力道怎能和一等一的高手，醉而不俠譚盡的力道相比？是以譚盡把她向前一送，她的雙臂，立時鬆開，那一鬆之力，令得她臂骨生痛，她立時哭了起來。

譚盡已將白棗兒送到了顧不全的身前，這一個行動，雖然出乎顧不全的意料之外，但是顧不全也立時準備伸手去接了。

可是，白棗兒「哇」地一哭，譚盡看到白棗兒扁着嘴，擠着眼，哭起來的那副怪相，心中憐惜之意大生，就在顧不全伸手要接過白棗兒之際，他手臂一縮，又將白棗兒摟在懷中。

顧不全又呆了一呆，這時，只聽得金不嫌在墻外，怪聲怪氣叫道：「酒鬼，你走不了啦！」

譚盡向顧不全問道：「他請了什麼幫手？」

顧不全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一輛金頂的馬車，旁邊站着四個黑衣人，可能是一個高手在車中！」

顧不全的話，還未有說完，譚盡的面上，已經變了色，轉身便奔到了土墻腳下。

譚盡一奔到土墻下，顧不全也立時跟了過來，顧不全一趕至，譚盡便道：「你先跳出去，替我開路，我和白棗兒跟着就來。」

顧不全號稱「義無反顧」，在那樣的情況之下，就是譚盡叫他用頭向墻上撞去，他也不會遲疑，是以他立時揚着刀，身子略矮，「呼」地一聲，便已竄過了墻頭，一待他竄過了墻頭，譚盡却轉身便跑，奔進了店堂之中。那時，店堂中一人也無，譚盡直奔到窗子前，身形在窗中，穿了出去。

顧不全一跳出矮墻，就看到那輛馬車，仍然停在不遠之處，整個車頂，金光閃閃，極其奪目，車旁兀立着幾個人，金不嫌就在車前，大聲叫嚷，顧不全一掠了回來，金不嫌叫道：「什麼人？」

顧不全大聲叫道：「義無反顧！」

金不嫌一笑，道：「你怎麼也在這裏！」

顧不全道：「你來得，我怎麼來不得？」

金不嫌笑道：「你粗聲粗氣作甚，我與你難道有什麼仇恨麼？」

顧不全不禁陡地一怔，他早已將金不嫌看作敵人，因為金不嫌受人金銀，要奪白棗兒，直至此際，金不嫌那樣一說，顧不全才突然想起，金不嫌要找的是譚盡，他並不知道，白棗兒是由自己的手中，交到了譚盡手中的！當然，金不嫌沒有道理和自己為敵！

是以他立時笑道：「是啊，我和你爭什麼，真是好沒來由！」

他一面說，一面連回頭看了兩次，却不見譚盡跳了出來，他的心中已知上了譚盡的當，譚盡將自己騙了出來，他却不知揀什麼路逃走了！

但是顧不全的心中，却也並不怪譚盡，因為白棗兒也被譚盡帶走了，譚盡的武功比他高，白棗兒和譚盡在一起，却要安全得多！

金不嫌問道：「你從裏面走出來，可曾見那死酒鬼？」

顧不全道：「見到了，他傷了三個人——」

顧不全一句話還未講完，張氏三兄弟，也已從土墻上翻了出來，叫道：「金朋友，莫聽他的，他和醉而不俠，正是一道！」

金不嫌立時怪叫了起來，顧不全一見事情瞞不過去了，大喝一聲，一刀便向金不嫌頭上砍下，金不嫌倏地掣出短劍來，向上便接，「錚」地一聲響，刀劍相交，顧不全只覺虎口一陣發麻！

金不嫌多

看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出刀出劍的勢子，好像是顧不全的刀勢，沉猛有力得多，但是事實上，金不嫌的內功，却在顧不全之上！

顧不全連忙撤刀，金不嫌短劍向前一送，劍尖也直抵到了顧不全的胸前，顧不全着地便滾，總算給他逃開了金不嫌的那一劍。

金不嫌還待再趕了過來，可是他才踏出了一步，便聽得那輛車中，傳出一個十分柔和動聽的女子聲音來道：「別打了，白棗兒呢？」

那柔和動聽的女子聲音一傳出來，金不嫌那一劍，本來是正向前，疾刺而出的，這時，突然硬生生地撤了回來，顧不全趁機躍起，大口喘氣。

金不嫌一撤劍回來之後，便向着那輛馬車，體態看來，像是十分恭敬道：「那要問姓顧的！」

馬車中再度傳出那柔和動聽的聲音來，道：「顧朋友，請過來！」

這時候，金不嫌和馬車中的女子是一伙，那實是再也明白不過的道理，顧不全雖然心急，便是也決不是渾人，焉有看不出來之理？照說，他是絕不應該走向前去的。

可是，自車裏傳出來的聲音，雖然是簡簡單單的六個字，而且聲音很柔軟，絕對沒有呼喝命令的成份在內，可是，却又偏偏含有一股使人難以抗拒的力量在，顧不全在陡地一呆之後，不由自主，向着那輛馬車，大踏步走了過去。

直到他來到了馬車之前，他才陡地想起，自己怎麼那樣毫無戒備，便來到了車前？

他一想到了這一點立時橫刀當胸，小心翼翼。聽得車中那女子道：「顧朋友，白棗兒呢？」

顧不全道：「我不知道。」

顧不全為人極直，他絕少講謊話，這時，他的確不知道白棗兒到了何處，他只知道白棗兒在醉而不俠處，至於譚盡到了何處，他自是不知道。

他的話一出口，只聽得車廂之中，傳出了一下幽幽地嘆息聲，那一下輕嘆聲，顧不全是粗人，不懂得什麼憐香惜玉，但是聽了之後，也覺得心向下疾沉了一沉。

隨着那一下輕嘆聲，又聽得那女子道：「顧朋友，你可肯幫幫忙，找回白棗兒來？」

顧不全一呆，道：「你是誰？」

車廂中又是一聲長嘆，接着，遮住車門的細竹簾，便慢慢地向上，捲了起來。

細竹簾一捲起，顧不全立時看到，車廂中的陳設，更是華麗，那些綾羅錦緞，閃閃生光，顧不全連名堂也叫不出來，車廂中，有一個女子坐着。

顧不全只不過向那女子看了一眼，他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女子約莫二十五六年紀，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白衣，眉目如畫，美麗得像是畫上的美人兒一樣，只見她秀眉微蹙，像是有什麼大心事一樣，顧不全一看，俠義之心，便已油然而生！

那女子纖纖素手，拉住了竹簾上的繩子，又嘆了一聲，道：「我叫雪娘——」

那女子這四個字才出口，顧不全便「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雪娘，我聽得白棗兒說起過你，她說，你對她最好！」

雪娘柳眉微揚道：「顧朋友也見過白棗兒？」

這時候，要是白棗兒還在顧不全懷中的話，顧不全早已將白棗兒雙手送到雪娘的面前去了，但是白棗兒却不在他的手上，是以他頓足道：「唉，白棗兒一直是跟着我的，可惜我將她交給了醉而不俠譚盡！」

雪娘雙眉深鎖，道：「顧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找回白棗兒來？」

顧不全在那剎間，完全忘了白棗兒究竟有什麼離奇身世一事，他將自己的胸脯，拍得「蓬蓬」作響道：「自然可以，包在我的身上，這是義無反顧之事！」

雪娘微微一笑道：「好，那就請顧朋友快去，我在此相候！」

顧不全大聲答應着，轉過身來，他一眼看到金不嫌就在自己的身後，向金不嫌瞪了一眼，立時撒開大步，便向客店之中，奔了過去。

顧不全一走，金不嫌就來到了車前，低聲道：「雪姑娘，他能找回白棗兒來？」

雪娘望着顧不全的背影，道：「那總比他與我們為敵好得多了，譚盡還在酒舖中麼？」

金不嫌忙道：「我去看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也一個轉身，奔了開去。

却說顧不全衝進了酒舖之中，早已不見了譚盡的影子，並見一個酒保，自桌下探頭探腦，向外張望，顧不全大喝一聲，道：「譚大俠呢？」

那酒保指着譚盡離去的窗口道：「他……自這窗口，跳……出去了。」

顧不全不等那酒保講完，身形拔起，也從那窗口之中，跳了出去，向前疾奔而出，窗外有一條迤邐的小路，轉眼之間，顧不全便已奔出了里許，他一心只盼快快將譚盡追了回來，是以奔得十分快。

他正在奔着，忽然聽得小路旁的草叢之中，傳出了一聲低呼，道：「顧不全，你亡亡如喪家之犬，却是為了什麼？」

顧不全一聽得那正是譚盡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喜，立時站定了腳步，轉頭循聲看去，只見譚盡拔開草叢，探出頭來，顧不全忙道：「白棗兒呢？」

譚盡將手指放在唇上，「噓」地一聲，道：「低聲些，她睡着了！」

顧不全忙踏前兩步，果然看到，白棗兒睡在草上，長長的睫毛在閃動着，想是草刺在她的身上，覺得癢癢，是以她那雪白的小手，正是在搔着，看來極其有趣。顧不全不禁笑了起來，道：「好了，現在可以將白棗兒還給她的親人了！」

譚盡一呆，道：「她的親人，什麼人？」

顧不全已俯下身來，伸手去抱白棗兒，他一面說道：「我也不知她是誰，但是白棗兒說，雪娘對她最好，現在雪娘來了，我自然抱回去給她。」

顧不全已快要抱到白棗兒了，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譚盡哼了一聲，突然之間，一拳打出！那一拳，正是擊向顧不全的胸口！

顧不全做夢也想不到，譚盡竟會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給了他一拳，莫說他的武功，本來就及不上譚盡，就算他武功比譚盡高，也是逃不過去，是聽得「蓬」地一聲響，一拳已擊了個正着。

那一拳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擊得顧不全老大

的身軀，自草叢之中，直飛了出來，剎那之間，顧不全眼前，金星直冒，他一面在哇呀大叫着，一面還聽得譚盡在狠狠地罵着他道：「你這個混蛋！」

顧不全「砰」地一聲，跌在路上，好在他皮堅肉厚，才一跌倒，便一骨碌地爬了起來，只見譚盡已抱起了白棗兒，白棗兒也被嚇醒了，小手臂摟住了譚盡的頸子，小眼珠骨碌地轉着，現出十分驚恐的神態來。

顧不全無緣無故，被譚盡打了一拳，心中正是怒不可抑，可是，他一看到了白棗兒的那種神情，怒意便消了一大半道：「酒鬼，你和我都不捨得白棗兒，但是不還給人家，却也不行！」

給人無原無故地打了一拳，却還那樣好聲好氣，和人說話，那可以說是顧不全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有過之事。可是譚盡却打了人，還像是十分理直氣壯一樣，一瞪眼，喝道：「混賬東西，快跟我來！」他一面說，一面身形掠起，已直奔了出去，顧不全雖然莫名其妙，但是白棗兒在譚盡的手中，他却是也非跟上去不可，是以緊隨在後。

兩人一前一後，轉眼之間，又奔出了里許，譚盡轉進了另一條小路，再奔出半里許，譚盡已奔進了一座小小的，十分破敗的土地廟之中。

顧不全跟了進去，譚盡喝道：「將門關上！」

顧不全呆了一呆，果然關上了門，這時，天早就黑了，廟門一關，廟中更是黑暗可以，祇聽得白棗兒叫道：「我怕黑，我怕黑！」

顧不全忙幌着了火摺子，他看到神案之上，有一盞油燈在，便點燃了油燈，廟中總算有了昏黃的燈光，顧不全心已急得不可耐，一點着了燈，他便道：「白棗兒，雪娘來了，你可想見她？」

白棗兒一聽，立時咧嘴哭了起來，道：「雪娘，我要雪娘，我要雪娘！」

她一面哭着，一面自譚盡的懷中掙了下來，奔向顧不全，顧不全忙蹲下身來，白棗兒撞進了他的懷中，叫道：「快帶我去見雪娘，我要雪娘！」

顧不全抱起了白棗兒，道：「別哭，我這就帶你去！」

他一抱起白棗兒，便轉身向外走去，他才走了一步，便陡地一呆，只見醉而不俠，面色鐵青，守在門口，阻住了他的去路。

顧不全疾然道：「你……作什麼？」

譚盡厲聲道：「你這天下第一大混帳，你可知道白棗兒的事情？瞧你樣子也還像個人，却不料你也是那種不要臉的畜牲！」

顧不全給譚盡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却罵得他莫名其妙，一時之間，只是翻着眼，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呆了片刻，才緩過氣來，反罵道：「酒鬼，你莫不是見到了十七八個大頭鬼？白棗兒要見雪娘，我抱她去，又有什麼不對了，要你狂吠！」

譚盡忽然之間，雙手握拳，在自己的胸口，搥打了起來，他打得還十分大力，蓬蓬有聲，顧不全眞怕他的肋骨，給他自己打斷，忙叫道：「酒鬼，你有什麼不對頭，可是瘋了？」

譚盡的雙眼，瞪得比銅鈴還大，尖聲道：「我在怪我自己，爲什麼要管這閒事，他奶奶的，事情和我有什麼相干，我日子過得多麼逍遙，爲什麼要去淌這渾水，我何不由你將白棗兒交給那女人！」

顧不全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本來嘛，你由得我將白棗兒交給雪娘好了！」

可是譚盡像是未曾聽到顧不全的話一樣，他只是盯住了白棗兒瞧着，白棗兒被他一頓搥胸頓足，也驚駭得哭不出來了！

譚盡望了白棗兒半晌，才長嘆了一聲，道：「這小女娃，唉，我又怎能眼看這小女娃去送死？」

顧不全一聽，嚇得整個人都爲之一震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譚盡仍然像是未曾聽得到顧不全的話一樣，他苦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望着白棗兒，道：「白棗兒，你可知道，我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爲別人做過一件什麼事？」

白棗兒睜大了眼，眼中仍帶着淚花，她搖了搖頭。她自然不知道譚盡那樣說是什麼意思。然而顧不全却是明白的，因爲譚盡若是肯爲別人做事，那麼，他也不會有「醉而不俠」這個外號了！

譚盡又嘆了一聲，道：「可是現在，我却要爲你，破一破例了，他奶奶的，天知道是爲了什麼！放着逍遙自在日子不過，却要自找麻煩！」

顧不全的心中，納悶到了極點，他又是個性急異常的人，實在憋不住了，大聲道：「酒鬼，你究竟瘋瘋癲癲，在說些什麼？」

譚盡面色一沉，道：「顧兄，你可知道，神劍手丘飛想求我的是什麼事？」

顧不全在突然之間，聽得譚盡稱他爲「顧兄」，他也不禁一呆，心知事情一定極其嚴重，否則譚盡萬萬不會那樣稱呼自己的。

他忙道：「我不知道！」

譚盡伸手指着白棗兒，白棗兒又哭了起來，蹬着小腿，道：「我要見雪娘！」

譚盡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小玉玉瓶，傾出了一粒小小的藥丸來，用手指拈着，道：「白棗兒，你別哭，我給你吃一樣好吃東西！」

他將那丸藥送到了白棗兒面前，白棗兒果然止住了哭，譚盡伸指一彈，便將那丸藥，輕輕彈進了

白棗兒的口中，白棗兒嚼了一下道：「不好吃！」

譚盡忙道：「你多嚼幾下，味道就來了！」

白棗兒嚼了幾下，道：「仍是不好吃，不好吃，我要先見雪娘——」

她才講了兩句話，突然頭向旁一側，便沒有了聲息，顧不全向她一看，只是她雙目緊閉，搖了搖她，也是毫無反應，顧不全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剎那之間，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抬起頭來，望着譚盡，張大了口，但是因爲他實在驚駭太甚，一句「你給她吃了什麼」，在他的喉間打着轉，可就是說不出來。

譚盡用手托着白棗兒的頭，將白棗兒的頭抬了起來，又立時攤開了手，白棗兒的頭又垂了下來，譚盡笑道：「這迷藥眞還不錯！」

直到譚盡這一句話出了口，顧不全才哇地一聲，叫了出來，他雙手抱着白棗兒，無法向譚盡進攻，急切之間，隨着「哇」地一叫，身子向後一仰，用力一腳，已向譚盡踹了出去！

譚盡就站在顧不全的身前，看來，顧不全踢出的那一腳，譚盡是萬萬逃不過去的了，而譚盡也沒有躲避，他只是在剎那之間，伸手在自己腰際的那隻鐵葫蘆上，拍了一下，那一拍，令得鐵葫蘆轉到了他身前來，恰好迎上了顧不全的那一腳。

顧不全本來是一腳踹向譚盡腰際的，及至他發覺自己那一腳，根本踢不中譚盡，只不過是踢在他腰際所懸的鐵葫蘆上，想要收回腳來時，如何還來得及？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響，痛得顧不全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

顧不全只覺得自己的五隻腳趾，痛得幾乎要根根斷折一樣，而就在這時，譚盡伸手一撈，却已抓住了他的足踝。顧不全抱着白棗兒，一隻腳又被譚盡捞住了足踝，實是狼狽之極，禁不住又大叫了起來。

譚盡喝道：「你瘋了，這樣哇呀大叫，想引人來麼？」

顧不全厲聲道：「你才瘋了，如何給白棗兒吃迷藥，連白棗兒你也忍心害她，你還是人不是？」

譚盡瞪着眼道：「誰說我要害白棗兒？」

他們兩人正在爭吵着，忽然聽得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來勢極快，譚盡忙道：「你別亂來，我爲白棗兒，什麼事都肯做，有人來了，我們先躲一躲！」他一面說，一面手向前一送，顧不全的身子，立時向後，倒翻了起來。

顧不全的那一翻，翻得十分巧妙，他雖然凌空翻起，但是他懷中的白棗兒，却仍是安然無恙，而他在落地之後，已經到了草叢之中。

他才一落進了草叢之中，馬蹄聲也已來到了近前，他在草叢中向外看去，只見譚盡當路站着，正拔開了鐵葫蘆的塞子，湊在口中，倒向口中，骨都骨都地灌着酒，而那一騎，也來到了近前，顧不全也看到，馬上騎的，不是別人，正是金不嫌多多益善。顧不全吸了一口氣，又低頭向懷中的白棗兒望了一眼，探了探她的鼻息，白棗兒的氣息，倒是十分均勻，看來不像有什麼事。

顧不全心知，連「醉而不俠」譚盡，也肯出手管閒事了，他必然沒有再害白棗兒之理，他暫且也放下心來，又抬頭向外望去。

只見金不嫌疾馳到了譚盡面前，翻身下馬，雙手一拱，道：「譚兄好啊！」

譚盡放下了鐵葫蘆，抹了抹口，冷冷地道：「有什麼不好？就是見了你這只貪金銀的臭東西，只怕要倒上十天八天的霉！」

金不嫌笑嘻嘻道：「聽說少女孩在你手中！」

譚盡也不出聲，只是翻着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睛，眼珠兒向着天，一臉不屑的神色，金不嫌仍然笑着道：「譚兄，那少女孩和你毫無淵源，你又是出了名的醉而不俠，那樣，我邀你回我的金銀莊去，我莊中有窖藏的各地美酒，由得你去喝一個夠！」

譚盡的臉上，本來是一副愛理不理的神色的，可是他一聽得金不嫌那樣說，便立時換了一副神情，眼中也現出一種十分奇怪的光彩來。

顧不全在草叢之中，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心中不禁叫了一聲糟糕！那金不嫌多多益善，可以說是武林中的首富他居住的那所莊園，直截了當，就喚着金銀莊。在莊中也不知收藏了多少金銀珠寶，他莊中，藏有各地的美酒，當然也不是什麼出奇之事，只怕譚盡受不起這個誘惑，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可是，就在顧不全那樣想之際，事情却又有了變化，只見譚盡的臉上，現出了十分痛苦的神情來，緩緩地搖了搖頭道：「你窖藏的美酒之多，雖然天下知名，但是却也打動不了我的心！」

金不嫌的神情古怪之極，他望着譚盡，但是他像是不在望着一個人，而像是望着一個妖怪一樣！

金不嫌用金銀莊中窖藏的美酒去引誘譚盡，譚盡竟然絲毫不動心，那在金不嫌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金不嫌還記得，他第一次和譚盡相會，便是譚盡慕金銀莊上的藏酒之名，帶了一車白銀，前來莊上，只求能以這一車白銀，換窖藏的各種美酒，每一樣都給他喝上一口。而當金不嫌帶着譚盡到了藏酒的大地窖中時，譚盡那種如痴如醉的情形，金不嫌也不容易忘記。

可是如今，譚盡竟一口回絕了他的條件，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以下轉入第九十九頁）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小說

千人塚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失去武功後，爲甘旻擄往武林盟赤松山分壇，甘旻侍婢官細柳暗通杜子陵，擬伺機偕逃，值八公山少山主應白衣來訪甘旻，應白衣爲妒甘旻對杜子陵多情，竟點活杜子陵被甘旻所制穴道，使杜子陵暫復功力，要藉機殺杜子陵，詎應白衣武功雖高，仍非杜子陵之敵，但杜子陵經過一場劇鬥已疲不能興，甘旻乃命其回房休息，杜子陵回到房中，官細柳已盜來他被甘旻沒收的兵刃，兩人乃化裝成一老一少的一對乞丐，由山後秘道逃奔，詎甫至秘道便遇甘旻另一侍婢百媚現身相阻——

絕處獲生逢故劍

地道之中，光綫十分黝黑，加上百媚隱身暗處，據險而守，要闖關確是一件極爲困難之事，而且此女善用毒沙，一旦翻臉動手，在地道中實在不易閃避，一時之間，倒感到有點束手無策。

官細柳略作沉思，道：「小妹如果不答允跟姊姊回去，姊姊就要以嚴厲手段對付小妹了。」

百媚冷冷道：「不錯。」

「姊姊自信能勝過小妹麼？」

「小妹子的武功，姊姊自愧不如，可是妳別忘記一把毒沙，就可以叫你們小兩口生死兩難！」

官細柳聞言一凜，回頭對杜子陵道：「怎麼辦？公子。」

杜子陵道：「妳不是也會使用毒沙麼？」

官細柳道：「是的。」

杜子陵道：「妳自然也有解藥的了？」

官細柳道：「咱們的毒沙，毒性十分歹毒，被毒沙擊中之人，縱然及時施救，也只能保得不死，但毒沙擊中之外，就會爛成點點凹坑，唉，一個人如是變得那般醜惡，當眞是生不如死了。」

百媚哈哈一笑，接道：「對女人固然生不如死，對男人又何嘗不是！想想看，杜公子，如果你的臉上平空添上一些坑坑凹凹，不僅咱們盟主不會再喜歡你，你那什麼燕燕靑靑，只怕也會將你目爲怪物了！」

杜子陵冷冷一哼，道：「姑娘只怕忘了一件事的了！」

百媚哦了一聲道：「什麼事？」

杜子陵道：「在下的武功。」



百媚啊了一聲，半晌說不出話來。

杜子陵的武功，她是親見目覩的，八公山的少山主尙且非他之敵，百媚這點藝業，自然不堪比擬了。

杜子陵爲什麼會提到他的武功？由百媚遲疑的神情看來，她必然十分明白，那就是毒沙縱然霸道，有解藥就得以不死，以杜子陵那身駭人的武功，一把毒沙，必將爲她帶來死亡，除了她不想活，使用毒沙，將是一樁極爲愚蠢之事。

官細柳趁機勸說道：「咱們和解吧，大姊！各走極端，大姊較咱們更爲不利，咱們姊妹親逾骨肉，何必要弄得兩敗俱傷呢？」

百媚哼了一聲道：「死算得了什麼，本姑娘可不是嚇大的，不過，妳說咱們姊妹親逾骨肉，姊姊有點難以相信，還有，如何一個和解法，請妳爲姊姊解釋解釋。」

官細柳道：「姊姊太多心了，咱們平時不是相處得十分要好麼？至於和解……咳，這是兩相有利之事，是麼？」

百媚冷冷道：「妳想耍嘴皮？姊姊可不吃這一套，如果妳有誠意，咱們倒不妨談談。」

官細柳道：「小妹當然有誠意了，姊姊有什麼高見，說出來咱們硏究硏究。」

百媚道：「小妹子是貴人多忘事吧，妳曾經答允姊姊什麼來的？」

官細柳道：「原來如此，咳，姊姊知道那件事必須要心情暢快才行，一個身在虎穴之人，怎能提得起那樣的興趣！」

百媚冷冷一哼，道：「小妹子好伶俐的口舌，可惜姊姊曾經目覩他與妳……哼，像絞股糖似的那麼親熱……」

官細柳粉頰一紅道：「大姊錯怪小妹了，那時，應少山主沒有來，他的生活是平靜的，後來他傷了那姓應的，環境就變得十分險惡起來，咳，大姊！如果妳當眞有心，何不圖個來日方長？」

百媚道：「好，姊姊被妳說服了，不過，杜公子一言九鼎，我要聽他說一句。」

杜子陵淡淡道：「姑娘如此決定，可能是一樁錯誤之事。」

百媚一呆道：「此話怎講？」

杜子陵冷冷道：「姑娘閱人千萬，何在乎一個杜某……」

百媚道：「話不是這麼說，裝臭水的罐子，洗乾淨了一樣可以裝高粱酒。人望高，水望低，百媚不是天生的賤骨頭。」

杜子陵啞然一笑道：「可是杜某妻妾很多，無法給姑娘一個名份。」

百媚道：「爲婢爲僕可以吧？公子。」

杜子陵一嘆道：「姑娘如是當眞有向上之心，以姑娘的姿色，何愁不能獲得一個如意郎君。」

百媚道：「套用公子適才那句話，小婢閱人千萬，可惜全是一些蠢猪惡狗，連那個應少山主也不例外。公子！難道你就沒有一點同情之心麼？」

杜子陵道：「還有一點姑娘可曾想到？」

百媚道：「公子請說。」

杜子陵道：「甘盟主威懾宇內，名動江湖，在下與她却是難以兩立之人。」

百媚道：「走走崎嶇不平的道路，才能領悟眞正的人生。」

杜子陵一嘆道：「好吧，妳過來。」

百媚歡呼一聲道：「你答允了？公子。」

杜子陵道：「咱們尙未脫險，就請姑娘前面帶路。」

百媚道：「是，請公子隨我來。」

干戈化成了玉帛，杜子陵却有說不出口的煩惱，像他這麼情孽糾纏，豈不當眞成爲風流浪子了。

終於，他們走出了山洞，只見銀河皎潔，明月在天，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夜晚，但他們脚下一空，除了杜子陵，百媚及官細柳，全都花容失色，機伶伶連打寒噤。

原來洞口，黑壓壓站着一片人潮。當面而立的，正是武林盟金華分壇壇主天殺星蓋虎，此人當眞人如其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蓋代兇人。

數十年前，天殺星蓋虎以一柄大環金刀，縱横三江五湖，無論黑白兩道，只要碰到這位天殺星，幾乎無人能以倖免。

最後，他終於激怒了裘馬王孫，泰山一戰，江湖上就再也見不到天殺星蓋虎的踪跡，估不到這一代兇人沒有死，反被甘雯所羅致。

百媚一呆之後，忽地踏前兩步，柳腰欵擺，嬌聲一笑道：「喲，原來是大壇主，巧得很，咱們應該算一算陳年老賬了。」

天殺星蓋虎不禁一怔，說道：「妳說什麼？媚姑娘。」

百媚櫻唇一撇道：「怎麼，想過河折橋？哼，我就知道你不是一個好人！」

天殺星蓋虎哈哈一笑道：「媚姑娘說的不錯，當今之世，如能找出一個讚譽天殺星蓋虎之人，必是口是心非，心存狡詐之徒，老夫第一個就饒他不得！」

百媚橫眸一哼道：「少跟我來這一套，想賴債那可不成。」

天殺星蓋虎又是一呆道：「我幾時欠妳的債了？姑奶奶。」

百媚道：「好一個沒有良心的，哼，那晚……你怎麼對我許下願來的？」

天殺星蓋虎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那件事兒，對不起，媚姑娘，改天有空，老夫將整個金華搬來給妳都成，現在，咳，職責在身，咱們先辦正經事要緊。」

百媚輕俏的一哼道：「看不出當年叱咤風雲的天殺星，竟是一個胆小怕事的人物……」

天殺星蓋虎面色一寒道：「不要逼我，媚姑娘，只要妳乖一點，憑咱們的交情，老夫會讓妳脫出事外的。」

百媚心頭一凜，仍然神色不變的道：「這倒是奇怪得很，我與携雲妹子追拿姓杜的還追出毛病來了不成？」

蓋虎一楞道：「此話當眞？」

百媚冷冷一哼道：「自然是眞的了，我爲什麼要騙你？」

蓋虎道：「那是盟主錯怪兩位姑娘了，這樣吧，姓杜的交給老夫，在盟主之前，老夫可以爲兩位一力保證。」

百媚撇撇嘴道：「閣下雖是一壇之主，咱們主壇四婢可不必賣閣下這筆交情，是麼？大壇主。」

蓋虎嘿嘿一笑道：「不錯，主壇四美，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力人物，不過，老夫受到盟主當面交待，媚姑娘只好委屈一點。」

官細柳冷冷道：「我倒是不信，在盟主之前，你蓋分壇主比咱們主壇四婢還要親信！哼，你想巴結咱們不管，要將咱們得到手中的功勞，携雲第一個表示反對。」

蓋虎雙肩一聳道：「姑娘不信，老夫自然無可奈何。這樣吧，姓杜的交給老夫，兩位再去稟告盟主，如果有什麼差錯之處，由老夫負責就是。」

官細柳道：「不行，咱們主壇四婢，豈能受你的指使？你如是要去稟告盟主，咱們姊妹倒可以奉陪。」

天殺星蓋虎緩緩摘下肩頭的金刀，雙目暴睜，殺光大盛，一股凌厲無比的兇殺之氣，已隨着目光橫溢而出。

官細柳嬌軀一顫，粉頰之上，也蒙上一層驚悸之色，一代兇梟，確有不同凡响的氣勢。

百媚急雙手亂搖道：「慢一點，蓋壇主！你當眞要與咱們姊妹翻臉成仇麼？」

蓋虎冷峻的一哼道：「兩位胆敢違抗盟主之命，老夫只好得罪了！」

百媚目光一轉道：「杜公子！你適才說誤入地道，咱們姊妹並未難爲於你，現在你可願擒下此人，將功折罪，咱們姊妹會在盟主之前爲你分辯，你說可好？」

杜子陵早已看出天殺星蓋虎功力非凡，百官二女決非此人之敵，聞言淡淡一笑道：「在下爲了表明心跡，只好聽兩位姑娘的擺佈了。」嗆的一聲，天狼寒像一泓秋水，以無比莊嚴的神色，向着懷中一抱，接道：「請賜招。」

天殺星蓋虎一見天狼寒，不由神色大變，金刀一振，喝道：「你是公冶彤的傳人？」

杜子陵道：「閣下好眼力。」

「你那老鬼師父呢？」

「在下沒有告訴你必要。」

「好，殺了你算是利息，接招。」

金光耀眼，猝然而至，藍衫無風自動，像海面的縐紋一般。

杜子陵心頭一凜，暗忖：「此人好快的刀法，看來今晚之戰，將是自己出道江湖以來所僅見。」因而一劍揮出，也用上了八成眞力，噹的一陣金鐵交鳴，他們各自退後了一步。

「好，裘馬王孫的親傳弟子，果然還有兩下鬼畫符，再接老夫一招，小子。」

金刀再舉，冷燄砭肌，幾乎沒有看到他出手，五縷金光，已一齊向杜子陵的全身罩來。

杜子陵大吃一驚，他估不到這位天殺星出招竟是如此的快捷，而且一刀劈出，光分五路，幾乎令人眼花撩亂，無法分出那五縷金光之中，何者爲虛，何者爲實。

一聲龍吟長嘯，杜子陵也同時振出五道劍氣，待雙方勁力微觸，他已測出對方的眞實所在，然後眞氣陡凝，劍氣雷奔，轟的一聲巨震，天殺星已然倒退三步。

當年泰山之戰，天殺星蓋虎與裘馬王孫力拚百招，終以技不如人，落得埋名飲恨，這一代兇人，引爲畢生奇辱。

現在重練絕技，再出江湖，估不到兩招硬拚，竟在裘馬王孫的弟子手下落了下風，這一份難過，只怕比死好不了多少。

自然，他不知道杜子陵另有奇遇，一身內力，比當年的裘馬王孫還要高明幾分。

因而這位曾經名震江湖的兇人，連頭髮尖都在冒着怒火，金刀一吐，騰身前撲，快得像電光石火般的一閃，金光已繞向杜子陵的腰脇，杜子陵哼了一聲，立卽與這位一代兇人纏鬥起來。

這兩人都是武功驚人的絕頂高手，每一招攻出，不僅變化萬端，暗藏無比的凶險。他們揮腿振臂之間，也是勁風橫溢，廣及丈外，雙方觀戰之人，

，全都立足不穩，被迫得連連後退。

這一對武林罕見的高手，動作十分快捷，一晃眼，雙方都已攻過百招。

百媚眉峯一皺，扭頭對官細柳道：「小妹，妳說公子他能够勝過那個兇人麼？」

官細柳幽幽一嘆道：「在平時，公子要勝那姓蓋的，可以說游刃有餘，現在麼……唉，就不太樂觀了！」

百媚一怔道：「此話怎講？」

官細柳銀牙一咬，道：「八公山那個應白衣，在解開公子的穴道之時，曾經暗下毒手，點傷了公子的太陰脾經，纏鬥過久，只怕……只怕公子會暗傷迸發……」

百媚嬌軀一顫道：「小妹為何不早說！現在咱們要公子獨拒強敵，那不是害了他了？」

官細柳急得手足無措地道：「想個辦法嘛，大姊。」

在強敵環伺之中，想辦法談何容易，但不想辦法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杜子陵如有不測，她們豈不絕了出路！於是，百媚銀牙一挫，匆匆戴上一隻鹿皮手套道：「妳左我右，咱們相助公子一臂之力。」

官細柳覺得她們雙雙以毒沙襲敵，不論收效多少，在天殺星蓋虎的心理上，總可收到一點擾亂的效力。因而不再多說，戴上手套，纖足一彈，一把帶着暗香的毒沙，以疾風驟雨之勢，猛向左側的敵人捲去。

兩把毒沙，猝然迸發，這片山坡之上，立即掀起驚人的哀嗥之聲。

百媚官細柳像兩頭瘋虎，幾乎是隨着毒沙向人羣衝入，她們使的是兩柄鋒利無比的細刀，粉臂揮處，刀刀見血，敵方人數雖衆，却處於絕對的劣勢之中。

天殺星蓋虎眼見所屬遭到毀滅的危機，他那能不心頭狂震！够了，只要他微一分神，就足够給予杜子陵可乘之機，何況他在心神動盪之際，攻守動作幾乎是停了下來。

一陣奇痛，深入胸腹，他駭然回頭一瞥，才發覺天狼寨已穿進他的胸膛。

他大吼一聲，手臂同時抬了起來，可惜他已失去了揮動金刀的力道，吼聲一停，便也倒了下去。

杜子陵劍斃強敵，百媚官細柳的襲擊也接近尾聲，數十名金華分壇的精英，剩下的已聊聊無幾。

杜子陵阻止她們追殺，道：「窮寇莫追，咱們還是離開險地再說。」

官細柳道：「公子說的是，咱們……」

咱們怎樣？她說不下去，美麗的粉頰之上，陡然變作一片蒼白。

使她如此震駭的，是一片令人毛髮悚然的沙沙之聲，像有千萬隻爬虫，由四面八方向他們湧來一般。

官細柳長長一嘆道：「公子，看來這赤松後山，就是咱們的埋骨之處了！」

杜子陵淡淡一笑道：「杜某百刦餘生，倒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只是……咳，害苦了兩位姑娘……」

百媚柳眉一揚道：「咱們姊妹出於自動，公子勿須自責，走吧，公子！現在突圍，也許還有脫身之望。」

杜子陵搖搖頭道：「由那脚步聲判斷，來人不僅身手頗高，並已形成一個嚴密的包圍，此時再走，只怕為時已晚。」

百媚道：「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吧，公子！右側濃蔭覆蓋，何不去碰碰運氣？」

杜子陵道：「好。」三人彈身而起，一頭向林中扎入。

但，一股勁風，來勢如箭，向杜子陵的身側襲來。

杜子陵大吃一驚，由於林中光綫太暗，他無法看出襲擊者藏身之處，又因來勢太急，已經來不及出手招架，只好身形斜斜一飄，將那記襲擊，避了過去。

同時身後傳來百媚及官細柳的嬌叱之聲，他知道這片黑林之中，潛伏着不少敵人，只是光綫太暗，敵我難分，他雖然為她們担心，却也無可奈何。

此時一聲輕响來自右側，他心知就是適才向他偷襲之人，在這黑林之內，必須以耳代目，誰要發出音响，就等於自蹈危機，因而，他右臂一吐，一股如虹劍氣，已向那聲响之處擊出。

噗的一聲，天狼寨竟揷進一顆樹身之上，他一聲苦笑，還沒有發出，樹後已傳來一聲哀嗥。

他呆了一呆，暗忖：「一個人如是該死，怎麼樣也逃避不脫的。此人藏身樹後，可說安全已極，想不到他的天狼寨如此犀利，一劍洞樹，還刺進那人的身軀。」

拔出長劍，他正待飄身後退，忽感腿部一痲，幾乎倒了下去。

他知道由於死者的一聲鬼叫，使他暴露了位置，但來人暗器發出，不帶絲毫音响，也是一個極為可怕的人物。

最使他凜駭的，是腿部痲而不痛，對方的暗器，必然淬有劇毒。

他急忙吞了一點師門秘藥石蓮散，身形一盪，

輕輕避開那顆大樹，果然金刃劈風，幾件兵刃，一起擊向他適才立身之處。他恨極了這般偷襲者，天狼寨迸力一揮，又响起數聲哀嚎，憑經驗，他這一劍，似乎已結果了三名敵人。他緩緩地摸索着，希望穿出密林，及早離開這片危機四伏的黑暗森林，男子漢，大丈夫，要死也要死個明白。

他提足內力，讓罡氣佈滿全身，以防再度受到暗襲，但胸腹之間一陣疼痛，那股剛剛提起的真力，忽然散開來。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他被應白衣點傷的太陰脾經，竟在這般要緊的時辰傷勢發作。

真力無法提聚，行動之際，自然顯得處處笨拙，在對方無數高手的圍堵中，他再也無法隱蔽了形跡。首先，他是盡可能逃避，最後迫不得已而還手，幾個照面下來，他已受到數處創傷。

不過，他自始至終，就沒有發出一聲輕哼，雖死不屈，是他天生的傲性，而且他也不願驚動百官二女，希望她們能够僥倖的逃出魔掌。

最後，他的後胸，遭到一記沉重的打擊，一陣錐心蝕骨的劇痛，終於使他不支的暈了過去。

杜子陵絕非貪生怕死之輩，但此時如果當真死去，他是難以瞑目的，因而，他雖然暈了過去，却在迷迷矇矇中大叫一聲，跟着就甦醒了過來。

他記得當前險惡的環境，雙眼還未睜開，右腕一振，天狼寨已然揮洒而出。

「嗨，陵哥哥！是我……」

噫，這柔和，嬌媚的聲浪，聽來是那麼熟習，他雙目一睜，身形同時一彈而起。

雙眼是睜開了，但同時彈起的身軀，離地不過兩寸，又嘭的一聲掉了下去。

這一下不重，在他的感受却也不輕，痛楚傳入神經，他忍不住發出一聲輕哼。

「陵哥哥！你會好的，唉……」

他這才看清了並不是躺在黑林之中，他的手裏也沒有什麼天狼寨蓋世名劍。

紅日滿窗，馨香撲鼻，他置身在一個纖塵不染，而陳設簡單的房間之內。

他身上覆着一床潔白的棉被，身下是一張堅硬的木榻，看情形他是被人所救，又一次逃過了死神的召喚。最使他詫異的，是木榻之前，站立着一名身着藍衣，手持佛珠的妙齡女尼，她不正是在衡山一別，音訊渺杳的景小蘇麼，怎麼跳出三界，入了空門了？他忘了創傷的痛苦，惑然道：「蘇妹妹！這是怎麼回事？」

景小蘇眉峯一舒，嘴角間牽起一片甜甜的笑意道：「是我義父救你的，他老人家再遲去片刻，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啊，原來如此，步老前輩呢？」

「替你求藥去了，你兩日未醒，他老人家也慌了手脚。」

「什麼，我已經暈睡兩日？」

「嚴格的說，應該是三日了，此時的日光已然偏西。」

「咳，救命之恩，愚兄不知何以為報。」

「陵哥哥！你……說這些作什麼？」

「唉，愚兄不說就是，但妳為什麼……」

「你不贊成……」

「是的，大好青春，何必虛擲。」

「不，陵哥哥！人生數十年，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

「咱們在曇花一現中，却可以做很多有益人羣之事。」

「佛門教化無類，光被萬方，豈是有益人羣所可包含的，好啦，陵哥哥！咱們不談這些，你是怎麼單身隻劍，跑到赤松山來的？」

「還不是中了甘旻的暗算……」

他將經過一切，為景小蘇詳予敘述，最後一嘆道：「愚兄是想以舊情感化，希望她能放下屠刀，唉……」

景小蘇櫻唇一撇道：「她要能放下屠刀，世間就沒有大奸大惡之人了。」

一頓接道：「當年你離開了祝融之後，我曾經找到她，本想告知你的一切，後來，見她與絡羽雙宿雙飛，鮮廉寡恥的行徑，我一氣之下，就說你已死了……」

「哦，原來有如許週折……步前輩呢？是不是還在黃泉門中？」

「是的，他老人家專司考查，所以時常在各處走動。」

「蘇妹妹對黃泉村所知必然不少吧？」

「你不宜太過傷神，我給你弄點吃的，有話咱們慢慢的說。」

景小蘇柳腰一擰，姍姍向房門走去，在身形隱去之前，回頭嫣然一瞥，嬌媚依舊，不減當年，風流神韻，似乎更甚於昔。

杜子陵心神一蕩，暗忖：「這麼一朵嬌艷迷人的鮮花，怎能讓她常留空門，何況她雖說出家，並沒有落髮，重修舊好，看來還大有可為。」

他投目窗外，神思恍惚，直待一聲輕笑，他才回過神來。

「怎麼啦？陵哥哥！又想起來了。」

景小蘇捧着一個食盤，將熱騰騰的食物，一樣樣的搬於小桌之上，美目流轉，不時拋給他一瞥神秘的媚笑。

杜子陵雙頰一紅道：「蘇妹妹說笑話了，此時此地，愚兄那有那等心情。」

「哦，我倒是有點不信。」

「咳，咳，蘇妹妹眞箇厲害，愚兄的心事幾乎被妳一眼瞧出。」

「那麼，你承認在想她了。」

「不，我只是在想一個人。」

「這有什麼分別？」

「分別可大了，因爲她與妳是截然不同的。」

「什麼？你？」

「不錯，就是妳，蘇妹妹……」

「我？哼！男人都是甜言蜜語，口是心非的，我再也不會上你們的當了！」

她那迷人的粉頰，突然變得神色悽厲，音調尖銳，在憤怒中還帶着幾分顫抖。

杜子陵愕然道：「妳怎麼啦？蘇妹妹……」

「陵哥哥！我……恨你……」嬌軀一縱，溫香在抱，一張梨花帶雨的粉頰，已貼到他面門之上。

「告訴我，蘇妹妹！究竟出了什麼事？」

「我……我……」她哽咽着，抽泣着，情懷奔放，像黃河決口一般，有不可抑止之勢。

「說吧，蘇妹妹妳怎樣了？」

「我……對不起你……」

「妳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蘇妹妹，妳不要自責。」

「我說出來你會原諒我麼？」

「會的，蘇妹妹，任何事我都會原諒妳的。」

「唉……」

一聲長嘆，她終止了哭泣，但柳眉雙皺，那張嬌柔的粉臉，跌進了痛苦的深淵。

「記得在衡山相別的情形嗎？陵哥哥……」

杜子陵點點頭，那時他們本來是想郎情妾意，聯袂江湖的。不意半山裏碰到景小蘇的義父，硬生生的將他們分離。回憶，是痛苦多於甜蜜，爲了不打斷景小蘇的叙述，他只是點頭示意。

「原來義父別有居心，陵哥哥！我恨死他。」

「說下去，蘇妹妹。」

「我有一位義兄，是義父從小拾到的一個孤兒，彩衣浪子步玉坤，在江湖上小有名氣。」

「嗯，愚兄聽說此人聲名狼藉，專在女人身上打主意。」

「是的，他看上我，也徵得義父的同意，義父拆散咱們，就是爲了那彩衣浪子。」

「後來呢？」

「我爲了想念你，設法逃了出來，我找過甘叟，走遍中原各地，那知沒有找到你，却被那小賊追了上來。」語音一頓，她咬牙切齒的接道：「他百般逢迎，使盡混身解數，我雖然不吃他那一套，却無法將他擺脫，唉，我就是所謂婦人之仁吧，終於一個疏忽，被他用迷藥……」她無法再說下去，子規夜啼似的悲泣，代替了未盡的叙述。

杜子陵怒哼一聲道：「好一個卑鄙的惡賊，杜某決不能容他在世間生存下去！」

「唉，他已經死了，是我清醒之後，一怒點上了他的死穴。」

「那麼，錯不在妳，在愚兄的心目中，妳依然是聖潔的，脫去妳的衣服吧，蘇妹妹。」

「遲了，陵哥哥！咱們如果有緣，還是期待來生吧。」

「爲什麼？蘇妹妹……」

「唉……」

一聲長嘆，景小蘇由杜子陵懷抱中坐了起來，她投目遠山，秀目中是一片凄迷。（未完待續）

俠義金粉

（本文承自第九十二頁）

金不嫌呆了半晌道：「譚兄，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那女孩比我莊中的美酒更能打動你的心？」

譚盡臉上的神情，本來是極其痛苦的，想來那自然是他要下極大的決心，才能拒絕金不嫌的引誘之故。可是這時，他却又突然笑了起來，一望便知，他的笑容，是從他心底深處，直透了出來的，他道：「金不嫌，你可是未曾見過白棗兒？」

金不嫌呆了一呆道：「未曾。」

譚盡立時轉過頭來道：「顧不全，將白棗兒抱出來，給他瞧瞧！」

顧不全躲在草叢中，冷不防譚盡竟叫他抱着白棗兒走出去，那嚇了他一大跳，但是他隨即想到，譚盡的武功極高，只有他一個，金不嫌也不是敵手，何況還有自己，就算走出去，又有何妨？是以，他大聲答應着，抱着白棗兒，便走了出去，一直來到了金不嫌和譚盡兩人的面前，金不嫌立時向顧不全懷中的白棗兒望來，他一看到白棗兒，便自一呆，聲音也自然而然，低了許多道：「她睡着了！」

白棗兒雖然是被譚盡的昏睡藥弄得沉睡的，但是她的睡態，還是極其可愛，胖肥肥的手握着拳，金不嫌捏了捏她的小手，抬頭道：「這孩子眞可愛！」

譚盡道：「金不嫌，如果這孩子是你的，有人給你十萬金子，你換不換？」

金不嫌連想也未曾想，便脫口道：「不換！」他在「不換」兩字，出了口之後，又呆了一呆，隨即喃喃地道：「十萬兩金子啊，眞不少！」接着，他又搖了搖頭，道：「還是不換！」

譚盡又道：「你可不要十萬兩金子，我自然也可以不要你莊上的美酒。」

金不嫌一怔，道：「這是什麼話，這孩子又不是你的，你犯得着麼？」

譚盡道：「孩子不是我的，但是我已十分喜歡她，將她當作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金不嫌又低頭看了看白棗兒，輕輕扭着白棗兒的面頰，道：「眞是，這女娃子逗人喜歡得很。」

譚盡的聲音突然變得十分低沉，道：「金不嫌，可是你却爲了五千兩金子，就想殺死這樣可愛的小女娃！」

金不嫌像是刹那之間，被燒紅了的鐵塊，烙了一下一樣，疾跳了起來，罵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給我十萬兩金子，我也捨不得殺她！」

他一面罵着，一面瞪着譚盡，然後又轉向顧不全，厲聲道：「將孩子給我，誰要是想害這孩子，我就和他拼命！快給我！」

他的雙手伸出來，顧不全後退一步，和譚盡互望了一眼，道：「且慢！」

譚盡也身形一閃，閃到了金不嫌的身前，道：「那麼你來作甚？」

金不嫌道：「我來就是要向你要這小女娃！」

譚盡道：「可是有人出了五千兩金子，叫你找回這小女娃子的？」

金不嫌道：「自然是了，這小白棗兒是跟雪娘大的，就是雪娘出五千兩金子叫我送她回去的。」

這時，顧不全的心中，也充滿了疑惑，因爲他在白棗兒的口中，知道那個雪娘的女子，對她十分好，而白棗兒在昏睡不醒之前，還嚷着要見雪娘，何以譚盡竟將這件事看得那麼嚴重，好像白棗兒一見到了雪娘，就會有殺身之禍一樣！

顧不全人性最急，他心中一想到了疑問，立時就想問出來，他忙道：「這——」

可是他只說了一個字，譚盡已先開了口，向着金不嫌，惡狠狠問道：「你知道雪娘是什麼人？」

金不嫌道：「知道，她是天香宮的總管！」

在一旁的顧不全，一聽得金不嫌那樣說，他不禁呆了，眼瞪得比銅鈴還大，口張得可以吞下一隻貓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是見過雪娘的，那個像是天上的美人兒一樣的女子竟是天香宮的總管！

天香宮！雖然這時正是溽暑天氣，也沒有什麼風，但是顧不全一想到了天香宮三字，還是不由自主，身上起了一陣寒意！他也立時想起了武林中的幾句話來！酒色財氣，八邪結義，不及天香一衣！這幾句話，不明內情的人，還眞不容易聽得明白，但武林中却人人皆知！

那「酒色財氣」，是指的四個武林一流高手，他顧不全也是其中之一，「酒」是「醉而不俠」譚盡；「色」是「粉面玉郎君」秦深；財便是眼前這位金不嫌，氣就是他「義無反顧」顧不全了！

而「八邪結義」，則說的是八個頂尖兒的邪派高手，這八個邪派高手，各行其事，自然沒有結義之事，但是那幾句話的意思却是，就算酒色財氣，四大高手加在一起，就算是八大邪派高手結義，加起來，也比不上天香一衣——天香宮根本不必派人出來，只消抖出一件衣服來已經足以震懾武林了！

那樣說法，自然是因爲天香宮的主人，天香老人，武功實在高得不可思議之故，是以別說是天香宮中的高手，就是天香宮中的一件衣服，也已無人能敵了，而如今，雪娘竟是天香宮的總管！

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那麼白棗兒自小由雪娘看着長大，白棗兒又是天香宮中的什麼人？

如果白棗兒和天香宮有淵源的話，那麼，還有什麼人敢對她不利？

一時之間，顧不全的心中，被各種各樣的疑問堵塞着，他性子又急，也不知道先問那一個問題才好。正在焦急時，只聽得譚盡又一連串地責問着金不嫌，道：「你知道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你可知道爲什麼她一定要追回白棗兒？你又知不知道，白棗兒到了她的手中會怎樣？你可知道，神劍手丘飛爲什麼會在我面前自盡，他奶奶的你知道個屁！」

金不嫌被譚盡問得啞口無言，顧不全實在憋不住了，他罵道：「他媽的，你怎麼盡問不說？」

譚盡的面色一沉，看來他像是正要開口了，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遠遠有馬蹄得得聲，車輪轔轔聲，傳了過來，金不嫌失聲道：「她來了！」

譚盡也忙道：「快躲起來！」

顧不全儘管急於知道事實的眞相，可是「酒色財氣，不如天香一衣」，他却也不敢不躲，一時之間，三大高手，一起躲進了草叢之中，金不嫌將他的馬，遠遠趕走。

他們躲進了草叢中不久，只聽得車聲，漸漸近了，果然便是雪娘的那輛馬車，駛了過來，一個虬髯大漢趕着車，轉眼之間，就駛過去了。

等到車子轉遠，譚盡才低聲道：「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向前，竄了出去，一口氣奔出了十來里，到了一個小山坳之中。（未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三

倩女情仇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雪嶺餘生 獨傳曠世學
古堡驚魂 怒殺蓋代嬌

羣山萬壑，古木陰森的峻嶺之上。

在那罕無人跡的一座積雪峯頭，那塊巨大的岩石之上，正躺着一位面無人色，氣息奄奄的黃衫少年。他那淡黃的長衫，在銳嘯的山風之中，吹得獵獵作响……

但是，他那鼻息之中，却已到了絲毫氣息難出的地步！

這是一個被飢寒所煎迫，被疲乏所侵凌，被內心的痛苦所衝激得失去了心智的垂死之人……

他正是一怒狂奔而去的高天弘！

五天的時間，並不太長！但是，五天的時間，却把這位英俊瀟洒，豪氣絕倫的「中原第一劍」，折磨得不像人樣！

心力交瘁之餘高天弘終於暈厥在絕峯的頂處！

高天弘暈倒之處，正是人跡罕至的祁連主峯，經年積雪不化，雖非亘古無人，但也是獸鳥絕跡，十年難得有人一到……

高天弘氣若游絲，看來他生還的希望，已然渺茫……然而，高天弘的潛在意識，却依然有着強烈的求生慾望！

正因為他有着這份求生之望，那師門妙絕武林的佛門「無相神功」，自生感應的護住了他那極其微弱的心脈……

高天弘不知道躺了許久——

突然，在那千峯萬壑的銀色天地之中，出現了一點黑影！

這黑影飄飄蕩蕩，直朝祁連主峯「積玉峯」頭飛來！

黑影越來越大，也顯出他來勢之快，端地驚人……直到離開「積玉峯」倘有百丈左右，這才可以看出，這點似是在半空飛舞而來的黑影，乃是一位白髮垂肩，面貌奇古，褐衫雲履，身體修長，手持一根赤色南極仙杖的古稀老人！

這老人舉步宛如行雲流水，從容不迫，但又其快如矢，快如閃電！

尤其令人震駭的，是數十丈峯壑，老人竟然如履平地，一步跨過……

眨眼之間，那老人已來到「積玉峯」頭！

驀地，那老人脫口驚「咦」道：「是人麼？」赤杖一頓，飄然停在高天弘暈厥的巨石之畔！

高天弘此時幾已全身凍僵，口鼻之間，也結了幾條細細的銀絲……

老人俯首畧一察看，突地搖頭一嘆：「凍死……」說話之間已然伸手向高天弘的胸前探去了！

忽然，老人雙目神光迸射，一臉疑慮之色，搖頭自語道：「沒有死麼？怪……啊！好一塊良玉美質的年輕人……」

老人不信在這等冰天雪地的高山絕頂，一個人連鼻息口齒之間微弱的呼息俱已凝冰之後，却能心脉未停，不曾眞個死去！

若果能够，則此人應是習過「龜息大法」的武林高人……

可是，這孩子這等年輕那能有此絕高的武功？

老人微一凝思，突然露出一點慈祥的笑意，抄手抱起鼻息已無的高天弘，直往「積玉峯」左側的一道深谷奔去！

「積玉峯」高達天表，這左側山崖，更是冰壁千仞，根本沒有上下途徑！

但這位白髮披肩的老人，却雙手抱着高天弘，肩頭扛着那根赤紅的南極仙杖，自千仞冰壁之上，一躍而下！

遠遠望去，恰如一隻巨鷹，飄飄飛落………

這老人的功力，高得嚇人，自「積玉峯」絕頂，降至那冰壁之下的幽谷，其中距離，當在數百丈之上，這位老人竟能憑一口眞氣，直落而下，而且下降之勢，徐而不疾，望去直似毫不費力……

約莫盞茶之久，老人雙足，甫落實地！

這位老人身形落地之後，立即低頭察看抱在手中的高天弘！

高天弘那凝結在鼻口之間的兩條銀絲，此刻已然化去……

而且他衣履之間，也微微地冒起淡淡的熱氣！

那「積玉峯」頂的覆冰積雪，與這幽谷之內的溫暖如春的綠草琪花，薰風炙人的景象，正是兩個極端不同的世界！

老人含笑抱着似已僵斃的高天弘，踏過谷內的一條丈許小溪，快步奔向「積玉峯」斜對的一座小峯之下！

走到近前，才可以發現在這小峯山麓，蓋有兩間高達丈餘的草堂！

老人走進草堂，慢慢地將高天弘放在裏間，一張其色如同珊瑚，却又暗現乳色花紋的一張八尺石榻之上！

然後，這老人放下南極仙杖，將高天弘混身衣履脫盡，自己閉目的站在石榻之前約有頓飯之久！

驀然，老人身上騰起陣陣白霧……雙目之間，也泛起一片紅暈！

顯然，這老人乃是凝聚了一種奇絕的功力，要將高天弘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

老人雙掌不停的移動，那兩道眞炁，也滾遍了高天弘的全身！

一時之間，高天弘那直似僵硬的身體，已然逐漸回軟，那凍得發青發白的皮膚，也變得透出血色來！漸漸，高天弘的胸頭，緩緩現出起伏波動……

他那弱得游絲般的呼吸，也漸漸轉强……

白髮披肩的老人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笑意！

「活了……這孩子眞是命長……」

老人心中却在低聲嘆息着：「眞是胆子太大了，以飢乏交困，心身兩疲的肉體，向這等罕無人跡的深山狂奔，難道這孩子眞是誠心尋死的麼……？」老人心中一面轉動着念頭，兩手却依然不停的隔空在高天弘全身游走，直到高天弘俊面如飲重酒，一片酡紅，全身肌膚如染赤丹，老人始在一陣長笑聲中，倏然停手後退！……

高天弘此時已是氣息均勻的如同熟睡！

但是，這位白髮披肩的老人，眉鼻之際，正現出晶晶汗光……

老人望着高天弘那份安詳的睡意，慈祥的一笑，喃喃自語道：「孩子，你可知道你已因禍得福了嗎？這『萬年温玉』所彫的石床，不但使你喪失眞陽回復，並可使你永保元陽，不懼素女之術……」老人自語至此，突然話音一頓，白眉倏地一皺，搖頭道：「不對，……這孩子心性是好是壞呢，如果好，那還罷了，如果乃是蕩檢偎薄之徒，老夫豈非助成其惡嗎？」

白髮披肩的老人，似是有些後悔救了高天弘一命！但是，這老人在白眉一皺之後，忽又軒然失笑道：「這孩子能够當死而不死，鼻息均無之下，心脉却被一種佛門神功的自動感應保護不絕，看來此子定是那位空門奇俠的弟子……」

老人的喃喃自語，再度一頓，俯首沉思道：「誰？誰能是這孩子師長之流……」

良久——老人嗒然若喪的笑道：「想什麼呢？這孩子醒來問一問不就得了嗎……」自言自語之間，老人已大步退往外間而去……

第四天的黎明——

幽谷四周巨峯積雪，映着初昇的旭日金輝，反射向兩座草堂之內，使得谷內的淸晨，比平地來得

更早！

在「萬年温玉」石床之上，靜靜的睡了三天三夜的高天弘，被耀眼的雪光映射的朝陽金霞，刺得暴睁雙目……

一位白髮披肩，面貌奇古，慈眉善目，長髯拂胸的古稀老人，首先映入了高天弘的眼簾！

高天弘心中一震，霍然而起，口中驚道：「此是何處……」

陡然，高天弘俊面一紅，話音忽止，連忙伸手拉起那件被自己突然坐起之勢，而抖落地上的長衫，掩住身體……

長髯老人睹狀，慈祥地一笑道：「醒了嗎？孩子……」這聲音充滿了一種長輩對子女的關懷之情，只聽得高天弘一股孺慕之思，自心底油然而起！

高天弘呆呆的望了老人一眼，低聲道：「老公公，這是什麼地方？」

長髯老人笑道：「祁連山！」

他忽然想起自己乃是自「橋陵聖寢」未辨方向的一路狂奔而去，又不分晝夜一口氣下來，竟然已到甘青交界的祁連山……

長髯老人又是一笑道：「孩子，你覺得如何了，體內還有什麼不適之感？」

高天弘聞言，又是一怔！

他隱約的想起了自己彷彿在筋疲力竭，神智全昏之時，暈倒在一處寒冷的冰雪封凍，古木森森的高峯之上……

然後，一切都不知道了！

這老人如此問法，定是自己的生命，乃是此老所救！沉思至此，高天弘感激地答道：「晚輩，全好了……」頓了一頓，他忽然問道：「老公公，是你老救了晚輩了吧……」

長髯老人笑道：「孩子，你能不死，眞是命大福大，你可知道，你在這石床之上，已經整整睡了三天三夜了！」

「啊……」高天弘又是一呆的驚道：「晚輩暈厥了三天了嗎？」

長髯老人搖頭笑道：「不是暈厥三天，孩子，你是熟睡了三天……」

高天弘雖然是聽得頗爲不解，但却未敢多問！他想了一想，低聲道：「老公公，晚輩可以起來了嗎！」

長髯老人笑道：「只要你自感並無不適之處，當然可以起來了！」

高天弘點頭笑了一笑，立即運起內功心法，察看體內是否有不適之處！

他不會暗運內功眞炁還好，這一運起內功眞炁，驚得高天弘這一顆心幾乎突地自口中竄了出來！

他發覺自己的內功眞炁彷彿陡增了一倍有餘！

那股澎湃洶湧的眞炁，流轉全身，竟似江海生波轟轟發發的不可遏止……

若非長髯老人在高天弘依言運功暗察體內有不適之時，伸手按向高天弘的肩頭，否則，高天弘定會被自己的眞力，衝得飛身飄起！

高天弘全力的控制着那股激流，以心馭意，以意馭氣，靜靜用師門心法，好半晌，方將那股流竄不定的眞力，納入經脉之內……

高天弘已然累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長髯老人淡淡一笑道：「孩子，你這身功力，又增長一倍有餘了……」

高天弘自是知道自己能够大難不死，功力反而倍增，定是眼前這位仙風道骨，神態慈祥的老人所賜，聞言不禁眼眶一熱，感激得流出眼淚的道：「老公公……晚輩受公公的恩惠太多……晚輩眞是」他下面的話，已被感動的泣聲所掩！

長髯老人還是和易的笑道：「孩子，別說這些話，老夫知道你不會是凡夫俗子，才會出手助你一臂之力，如你也落了俗套，豈不令老夫失望……」

老人語音微頓，又是一笑道：「孩子，穿起衣服吧，你已有十天不進飲食了，老夫弄了幾種野味，等着你來大吃呢……」話音未已，老人已轉身退了出去！

高天弘被老人說得俊面發紅的訕訕一笑！

他迅速的將那一身不太乾淨的衣衫穿上，大步向外間走來！

高天弘雖非十天未進飲食，但此刻確已餓極！尤當老人提起之後，高天弘突感腹中雷鳴不已……於是，他匆忙的穿衣，極快的走到外間的草堂之內！

高天弘星目微轉，發現這外間草堂，比裏間似是大了一半！

不過，這間草堂的陳設，除了左右兩側，各擺一桌高大的書櫥裝滿書籍而外，並不比裏間高明多少！

因爲裏間除了一張石榻之外，只有一張木桌，兩張木櫈！

而外間則是一張書案，一張木椅，外加五六個蒲團，擺在書案的附近，此外就別無長物了！

此刻，在那草堂的正中地上，正有一堆柴火燃起！柴火之上，有一木架，橫担着一根樹幹，吊在樹幹上一些野味，已烤得油汪汪的香噴撲鼻！

長髯老人此時正站在木架之旁，忙着翻弄這些野味！一眼瞥見高天弘走出來，呵呵一笑道：「孩子，很香嗎？可以吃啦！」

高天弘此時實是飢腸轆轆，聞言笑了一笑，大步過來，取下一隻烤得極爲香脆的野雉，連皮帶肉的咬！

長髯老人望着高天弘這等吃相，不禁失笑道：「味道不壞吧……」

高天弘滿嘴油膩的嗯了一聲！

他嘴中塞滿了野雉的肉皮，因而無法回答！

高天弘這一頓猛吃，足足吃了三隻山雉，半隻梅花鹿……長髯老人在高天弘抹去油膩之後，呵呵一笑道：「飽了嗎？」

高天弘赧然笑道：「飽了！老公公，你老不吃嗎？」

長髯老人淡淡的一笑，道：「老夫渴飲石溪泉，飢餐梅杏李杲，這等油膩之物，老夫已然不願下咽……」

高天弘聞言心中一震，驚道：「老公公，你老已然能够辟穀了？……」

長髯老人笑道：「眞能辟穀，談何容易？老夫不過比常人多耐幾倍飢寒而已……」話音一頓，笑指那堆柴火道：「孩子，把這堆柴熄掉吧！老夫還有話要跟你說呢！」

高天弘笑應了聲：「是！」立把柴火熄去，並將草堂之內，畧予打掃！

長髯老人却坐在那長長的古代書桌之後，揮筆疾書！

待得高天弘將堂內收拾已峻，長髯老人掛起筆鋒，笑指書案旁的一個蒲團，向高天弘道：「孩子，你坐下來……」

高天弘依言，盤膝坐好，笑道：「晚輩不會打擾老公公吧！」

長髯老人笑道：「不會！不會！老夫居此已有數十寒暑，每年除了有一兩位老友過訪以外，老夫已有七十多年未見外客了……」

「哦……」高天弘聽得既是驚懔，又是同情！

他驚懔的是那位長髯老人必是武林之中的一位前輩高人……

他同情的則是這位老人數十年孤孤單單，該是多麼寂寞……

長髯老人似是看透了高天弘心意，微微一笑道：「孩子，你是否覺得老夫這等生活太過寂寞？」

高天弘點頭笑道：「老公公神目如電，晚輩正是覺得你老這種歲月，過得太孤獨……」

長髯老人笑道：「孩子，你是否也在心中驚疑不已，猜想老夫可能是誰？」

高天弘大爲欽敬的笑道：「晚輩心中確是驚疑……不過，晚輩却不敢胡亂猜想，以致不敬……」

長髯老人聞言點頭道：「好！孩子，你有這份心地，使老夫甚爲高興……」老人的話音一頓，突然大笑道：「孩子，老夫先問你幾件事哩！」

高天弘含笑道：「你老請講晚輩知無不言！」

長髯老人點了點頭，笑道：「孩子，你師父是位佛門高僧嗎？」

高天弘一聽老人詢及師門，立卽恭聲道：「正是……」

長髯老人似是滿意的一笑，畧作沉思又道：「孩子，你在暈厥之後，鼻息已無，而能心脈不絕，你是否習過『龜息大法』，才致如此？」

高天弘搖頭道：「晚輩未曾習過……」

「啊！」長髯老人似是恍然，也似驚訝的「啊」了一聲，大笑道：「既然未習過『龜息』大法，而你能够心脈不絕，則必然是曾經練就某種神功，能够自生感應，保得一命了……」

高天弘微微笑道：「晚輩自己并不知道啊！」

長髯老人笑道：「正是！孩子，你若自己知道，又何能謂之自生感應呢？不過，據老夫所知，武林中能够自己的感應不多，比如佛門『無相神功』，道家『太淸罡炁』等等，確也屈指可數，你既是佛門高僧所傳，想必已然練就『無相神功』了！」

高天弘恭聲應道：「晚輩正是練就了『無相神功』……」

長髯老人陡地雙目神光電射，朗聲長笑道：「孩子，你可是忘我老和尙的徒兒？……」

高天弘聞言，混身一震！

他對於這位老人對恩師稱呼，心中大感驚詫！

他從來沒聽到過有人稱呼自己的恩師爲「老和尙」的！

武林之中，連名震八荒的「化外八奇」，「霧谷四怪」，「詩鬼情狂商學痴」等七老，都對自己恩師稱爲「聖僧」而不名！

這老人是誰呢？他……

高天弘尋思至此，老人家長笑之聲忽歛！望着高天弘那微微發呆的臉色，點頭不止的喃喃說道：「老夫杲然沒有儆錯！這孩子不會再令老夫担心了！呵呵……」

這老人似是說得甚爲得意所以再度放聲長笑！

高天弘此刻雖是心中疑思難解，但却不敢詢問了！他隱約之中，已感覺到這位老人可能是師門故交，自己的長輩……

長髯老人長笑之聲再歛，目注高天弘頗爲關切的問道：「孩子，你師父好嗎？」

高天弘連忙起身應道：「恩師康健如昔……」

忽然，他一頓話音，笑着反問道：「老公公，你怎可斷定晚輩乃是聖僧弟子？……」

長髯老人點頭笑道：「問得好，孩子！但是；你怎知道，武林之中能够練就『無相神功』的佛門高僧，本已爲數極少！而能够敎出像你這等年紀，就能練成『無相神功』的佛門高手，更是微乎其微，……細數起來，除了忘我而外，還能有誰？」

高天弘恍然笑道：「老公公，你跟晚輩恩師很熟嗎？」

「當然……」長髯老人笑道：「老夫跟你師父百年之前，被武林中的朋友，送了個雅譽，名喚『武林二活寶』……」

高天弘聽到此處，陡地脫口驚叫道：「老公公……你……你是『長髮仙翁』段師伯嗎？……」

長髯老人掀髯道：「孩子，你看老夫像嗎……」目光一轉，却是低聲一嘆道：「令師是否仍然住錫普陀？我們已經三十年不見了……」

高天弘此時已然就着蒲團之上，向長髯老人納頭便拜，口中說道：「段師伯，弟子高天弘，先前不知你老是誰，失禮之處，萬請師伯見諒……」

「長髮仙翁」呵呵大笑道：「起來，起來，孩子，老夫想不到誤打誤撞，竟救的是忘我老和尙的弟子，這眞是天意……天意……」

老人語言微頓，一雙慈目緊緊地盯了此刻業已站了起來的高天弘，老懷興奮的連聲又道：「孩子，坐下來，坐下來……」

高天弘依言重新在蒲團之上坐定，顯得甚爲拘謹的笑道：「段師伯，你老一直住在此處嗎？」

「長髮仙翁」笑道：「這兩間草堂，已伴了老夫渡過了七十寒暑了……」言下似是不勝唏嘘，雙目寒芒微歛，長嘆道：「孩子，老夫自九十年前與令師同時退出江湖之後，遍歷天下名山大川，想覓一靜修之地，終於，老夫選中此谷……」

高天弘笑道：「段師伯眼力超人，這座幽谷不啻人間仙府，四季長春……」

「長髮仙翁」笑道：「孩子，縱然四季如春，美景如畫，七十年孤獨生活，若是孩子你來忍受，只怕不出十年，你就會發狂了……」

高天弘聽得面上一紅，但也更昇起了一片同情之心！

他拘謹的笑笑，說道：「段師伯，弟子懂得你老此時心境……」

「長髮仙翁」一捋白髯，搖頭笑道：「不！孩子，你錯了……」突地眉飛色舞，大聲道：「老夫名利之心早淡，是非得失，也早已不在眼中，羣居獨處，就老夫而言，根本無甚差別……」

高天弘聞言一怔，心中想道：「那你老人家還長嘆什麼呢？」口中却道：「段師伯，你老胸懷淡泊，實是仙神之志……」

「長髮仙翁」大笑道：「仙神兩字，太以玄虛，老夫除了一椿心願未能了結而外，這寂寞生涯，對老夫到是無關緊要……」

高天弘心中甚爲不解，以段師伯之能，還有什麼心願未了了呢？

他畧一沉思之間，「長髮仙翁」已沉聲問道：「孩子，你這身武功，在武林中可列入一流高手了吧！」

高天弘軒眉一笑道：「一流高手四字，弟子尙不敢妄及，但弟子已在月前『嵩山論劍』大會之上，奪得『中原第一劍』名號……」

「長髮仙翁」聽得頓爲讚許道：「令師『大梵天十劍』妙參造化，博大精深，『中原第一劍』之尊，說來並不爲過……」笑聲一頓，老人甚是鄭重的又道：「孩子，令師一身武功，淵博得很，你學了多少？」

高天弘聞言，惶悚的答道：「弟子愚蠢，妄費恩師提携之恩，所學難及十之二三……」

「長髮仙翁」搖頭道：「孩子，你在騙人！」

高天弘不安急道：「弟子怎敢欺騙師伯……」

「長髮仙翁」笑道：「孩子，以你能够暈厥在此山主峯而不死，就已顯出你這身功力之高，已得到令師全部精華，所差的不過火候而已……」

高天弘聞言，心中一懍！

自己杲眞已得恩師一身武功的精華了嗎？

也許是……因爲這位與自己恩師「忘我」聖僧齊名的「長髮仙翁」段公奇段師伯，是絕不會騙人的……

「長髮仙翁」此時微微一笑道：「孩子，你可知道老夫唯一的心願何在嗎？」

高天弘心中一動，忙道：「師伯心願，可否由弟子代勞……」

「長髮仙翁」雙目神光一現，笑道：「你能代勞嗎？孩子？」

高天弘聽得赧然不已的訕訕微笑！

可不是麼？段師伯都未能得償心願，自己又有何能，竟敢妄言代勞？

「長髮仙翁」目睹高天弘那副窘態，不禁又是一笑道：「孩子，你知道老夫心願是什麼嗎？」

高天弘暗自搖頭，心中暗道：「我怎麼能知道呢？」

「長髮仙翁」此時忽地拿起書案之上的那張米色古絹，向高天弘笑道：「老夫年事已高，心願既不易了，只好留轉後世了……」

高天弘目光微瞥，已經看出那古絹之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蠅頭小楷！

他心中又是一動，忖道：「此老果眞想遺書在此，留給絕世之人替他完成心願嗎？……但不知師伯心願如何？既能留得後世之人代勞，我又怎見得不能代勞……」

尋思至此，豪情陡生，朗聲一笑，却是語氣恭敬的道：「段師伯，你老心願既是可以書留後世之人代辦，弟子不才，甚願爲師伯稍効棉薄，讓師伯能夠及身而見……」

「長髮仙翁」呵呵大笑道：「好極，好極，你能有此心意，老夫委實喜極……」說着，老人突將那張古絹遞給高天弘，笑道：「孩子，你先看看：……」高天弘恭敬的起身，接過老人遞來的古絹，舉目望去——

突然，他楞了……

只見這張古絹上寫着：「巽離七掌，乃是取風火之致，化入掌法之內，其疾若風，其猛如火，風取火威，火趁風勢，雖僅七招，但却變化無窮，攻敵之時，可分可合，分則威猛，合則綿密，若能輔以乾元之類陽剛功力更可發揮此種掌法神效……」

高天弘看到此處，立即掩起古絹，怔怔的問道：「師伯，這是你老手創的『巽離七掌』招法要訣嘛！」

「長髮仙翁」笑道：「正是，老夫尋思欲以今後歲月，將一身武功，錄諸絹册，留傳後世，以免老夫這身武功，空付流水……」

高天弘心中暗道：「師伯原來是這種心願啊……」連忙一笑道：「師伯，你老爲何不找一個徒兒呢？這樣該多麼辛苦……」

他爲人甚少機詐之心，所以才會有此一說，而且辭語之間，確是出自肺腑，使人不會想及他心中有鬼，妄圖套學「長髮仙翁」絕世武學！

「長髮仙翁」聞言大笑道：「孩子，你道這世間那般容易就能找到一個徒兒嗎？」

高天弘聽得失笑道：「師伯，武林之中，不乏英姿颯爽的少年豪俠呢，如果師伯願意，弟子下山之後，代師伯物色一位可好？」

他一心想讓段師伯心願得償，故自大胆的滿口應允代爲尋找一位根骨心性兩竟上乘的少年，以傳師伯衣鉢……

豈料「長髮仙翁」聞言，竟然長嘆道：「孩子，太難了啊……」

高天弘恭敬地遞回那張古絹，笑道：「師伯，弟子一定要給師伯找到！」

「長髮仙翁」搖頭笑道：「難！難！難！」

老人這一連三個「難」字，聽得高天弘也不禁劍眉雙鎖的問道：「師伯，你老要找個什麼樣的人做徒兒呢？弟子不信這莽莽濁世，就找不出一塊良材美玉呢！……」

「長髮仙翁」段公奇點頭笑道：「誰說沒有，可惜——」

「長髮仙翁」段公奇，忽然含有深意的向高天弘注目，笑着又道：「孩子，可惜段師伯我遲了一步了……」

高天弘聞言，只道段師伯昔年果曾遇到一位可資造就之材，擬作衣鉢傳人而不幸被人搶先收在門下，心中自也感到惋惜的笑道：「眞的嗎？師伯，你老爲何不當時就將這人帶回山來呢？」

「長髮仙翁」笑道：「誰說沒有？」

高天弘一怔道：「那人不願麼？否則……」

「長髮仙翁」笑道：「這到不一定，……只是這人已然拜了別人爲師在先……」

高天弘此刻一心都在想着如何替師伯達成心願，聞言笑道：「師伯，古來帶藝投師之人，很多呢，師伯既是喜歡，留下他又有何害？」

「長髮仙翁」搖頭大笑道：「孩子，你聽着，如果那人的師門，與你師伯不僅關係極深，而且那年輕人的師尊，武功與段師伯在伯仲之間，段師伯又該怎辦？」

「這……」高天弘楞楞的答不上來了！

帶藝投師，當然要較一個比原來師父高出甚遠之人才是，如果新拜的師尊，竟與原來師尊乃在伯仲之間，委實令人難處……

因之，高天弘只能楞然一笑……

「長髮仙翁」看得點頭道：「孩子，你也答不上來了嗎？所以，段師伯只好多花一點心血、時間，將一身武功詳盡的錄註下來……」

高天弘突然笑道：「師伯，你老的話，弟子有些不敢相信！」

「長髮仙翁」撫髯大笑道：「好哇，孩子，你竟敢認爲師伯騙了你了……」

「不……」高天弘急笑道：「弟子不是說師伯騙了弟子，而是——而是——」

他連連「而是——而是——」却未說出道理出來……

「長髮仙翁」笑道：「孩子，你怎麼啦？師伯豈會怪你……」

高天弘訕訕笑道：「師伯，天下間還有人武功與師伯相當的嗎？」

「長髮仙翁」點頭微笑道：「當然，三山五岳，何處不藏龍蛇，孩子，沒有人能夠自命天下第一的……」

高天弘聽得呆了一呆，道：「是啊……」

「長髮仙翁」又道：「武功不在你師伯之下的

武林朋友，雖然屈指可數，但，至少就有三五人之多……」

「哦？」高天弘一驚道：「那是誰啊……」

「長髮仙翁」笑道：「第一個，是你的師父忘我老弟……」

高天弘不安的笑了一笑！

「長髮仙翁」又道：「另外比如『寒山神翁』石三公和『光明島主』阮青靈，武功之高，就不在你師伯之下……」

高天弘對於這幾位老輩人物，曾經聽到「忘我」聖僧提過，自是甚爲相信段師伯之言，當下笑道：「師伯，還有沒有？」

「長髮仙翁」點頭道：「還有……」

高天弘聽得一驚道：「武林中高人奇士，竟然有這麼多……」

「長髮仙翁」笑道：「不過，孩子，這幾個人有些邪魔外道的味道，論起眞實武功，他們多少還要遜上老夫一籌……」

高天弘一驚道：「邪派中也有這等高人嗎？」

「長髮仙翁」笑道：「當然有，比如那位辰州的排敎敎祖『三才五行劍』李全順，就是一位外人不知的功力絕高的人物……」

「長髮仙翁」此言，却聽得高天弘大大一震！辰州排敎的敎祖，武功竟有這麼高嗎？

他在嵩山論劍之時，曾經見過這位排敎敎祖，並無過人之處，此時經段師伯一說，他頓時改變了自己以貌取人的錯誤觀念……

高天弘點頭道：「弟子實是感到意外，因爲排敎敎祖弟子曾見一面……」

「長髮仙翁」笑道：「知道李全順功力絕高之人，大概只有令師和我了！」

「啊……」「長髮仙翁」看着高天弘那份驚訝之色，低聲一嘆道：「舉世之中，還有兩個人功力不在師伯之下……」

高天弘脫口問道：「師伯，他們是誰？」

「長髮仙翁」嘆道：「這兩人乃是魔道中人，一位名叫『蒼虛老人』，一位乃是百年之前被令師與老夫聯手逐出中原的『柔劍飛魂』谷中柔……」高天弘對於這兩人都沒聽到過，聞言楞了一楞道：「師伯，這兩人弟子未曾聽人說過呢！」

「長髮仙翁」笑道：「這兩人都是在百年以前就已成了名，你自己未曾聽到過……」

高天弘此刻心中迅快的想了一想，笑道：「師伯，你說的那位年輕人，是不是這兩人之中那一位的弟子……」

話已出口，高天弘這才發覺大錯特錯！試想，這兩名邪道中人，怎會與自己師伯淵源極深呢？

「長髮仙翁」果然搖頭道：「不是！不是……」「長髮仙翁」笑了又笑，隨道：「孩子，看你很聰明，實則你……」

一陣哈哈大笑聲中，老人竟是搖頭不已！

高天弘被老人笑得怔了半晌！始道：「師伯，你老是笑弟子太過痴呆嗎？」

「長髮仙翁」笑道：「正是！正是……」

高天弘聞言，劍眉倏皺，沉思暗道：「我又什麼地方痴呆了呢……我……」

突然，高天弘混身一震呆呆的望着這位慈祥的師伯，低聲道：「段師伯，弟子果眞是愚蠢得很啊……你老說得這等明白，弟子却依然糊裏糊塗，眞是辜負你老厚愛……」

「長髮仙翁」大笑道：「孩子，不怪你……師伯是誠心嘔你的呢！」

「長髮仙翁」話音頓了一頓，忽地正色說道：「孩子，你資質之好，實是師伯生平僅見，可是，你怎會一時失心發狂，落得險些喪命荒山呢？若不是幸遇師伯踏雪歸來，孩子，你豈不白費了你師父一生心血了嗎？」

高天弘這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師伯這等鄭重其事的跟自己說話，一時心中大感悔恨不已……

他此刻委實也覺得自己太過荒唐……

父母撫養之恩，恩師敎誨之德，武林同道的厚望……閃電般襲上他心頭！

尤其是母親寄望於自己的大事……自己豈可這等自暴自棄啊！

高天弘心潮起伏不止，鼻尖微酸，熱淚幾乎奪眶而出的低聲道：「師伯，弟子錯了……」

一眶熱淚，終於忍不住的流了出來！

「長髮仙翁」點頭笑道：「孩子，知道錯就好……」老人目光一轉，倏而皺眉道：「孩子，你怎這麼傻呢？是不是有什麼煩心之事，令得你這等激憤……」

高天弘臉色微微一變，餘怒未已的將離開南海之後的經過，一句不漏的向「長髮仙翁」說出！

不過，他仍然認爲「五陰仙后」柳迎春無恥淫婦，暗中趁着自己熟睡之下，餵了自己什麼藥物，才令自己神智迷失，做出這等可恥之事！

「長髮仙翁」靜靜的聽完高天弘所述之事，修眉不禁鎖在一起！

良久——

此老忽地眉頭一揚，笑道：「那柳迎春年已四十，居然還是處子嗎？」

高天弘被老人問得俊面發紅，點頭道：「弟子正是爲此不解……」

「長髮仙翁」笑道：「孩子，你大概錯怪了她了？」

高天弘劍眉倏揚，搖頭道：「禁宮之內，並無外人，何況柳迎春武功極高，宮中到處有機關埋伏，縱有外人侵入，也難以輕易得手！」

「長髮仙翁」也是搖頭笑道：「孩子，你別忘了，柳迎春若是處子，她就不可能做出這等淫行：：」高天弘搖頭道：「師伯，那宮中除了她又有何人敢於這等大胆？」

「長髮仙翁」笑道：「那可不一定！孩子，你不問她，不要她說明白，乃是你的大錯……」

「長髮仙翁」又道：「倘若老夫料得不錯，只怕這位柳迎春姑娘此刻比你更爲難受呢！」

高天弘聽得心中大大一驚，暗道：「糟了！我先前爲何未曾想到這個……」

倏忽之間，他又搖了搖頭！

他不信此事不是柳迎春所爲！

因此，他臉上再現憤色，冷笑道：「師伯，弟子決不相信此女……」

「長髮仙翁」知道高天弘此時心意，淡淡一笑道：「此事必須見到此女之後，方可明白——」

高天弘陡地大聲道：「師伯，弟子永遠不願見到她！」

「長髮仙翁」皺眉大笑道：「好吧！孩子，此事不必再談了……」話音一頓，忽地低聲道：「孩子，你此刻有什麼打算？」

高天弘劍眉微皺，搖頭道：「弟子心中尚是極亂，今後行止，確未深思。」

「長髮仙翁」笑道：「師伯想留你在祁連幽谷小作盤桓，你肯不肯呢？」

高天弘怔道：「師伯是要弟子暫留此間嗎？」

「長髮仙翁」點頭道：「孩子，老夫對於著書立說，已然甚感不耐，所以想將這一身武功，盡數傳授給你，也免得老夫死不瞑目！」說到最後幾字，已是淒涼無比！

高天弘大感意外道：「師伯，弟子怎敢……」

「長髮仙翁」呵呵一笑道：「孩子，你別推辭了！師伯只打算留你在此小住三月足矣！」

高天弘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憂，神情激動的顫聲道：「師伯，弟子何幸，得此仙緣！」

「長髮仙翁」擺手笑道：「孩子，這應該是師伯我說句此生何幸，竟能得此佳徒呢……」說到此處，老人忽然將那桌上的那方古絹，雙掌一合，立成虀粉！同時哈哈一笑道：「孩子，你師伯再也不必伏案疾書，嘔心瀝血的咬文嚼字了……」

× × ×

三個月很快的過去了！

可是：這三個月之內，武林之中發生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劇變！

保定府的丐帮北堂，在兩個半月之前，一夜之間，被人挑破！

北堂丐帮的弟子，除了裴帮主和幾位長老之外，全部命喪當場。

「追魂堡主」周白塵，爲愛女一怒而去，心中大爲悲痛，遷怒「嵩山論劍」大會，誓言要找「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算帳！

關外長白山的「落英宮主」韓玉姑，率領了門下諸女，於一月之前，踏入中原，尋找愛徒黎茹！

最使武林人物側目的事，是失踪了二十年的「大公劍客」高寒，竟然重現江湖！

於是，武林之中，糾紛四起。

這一天，在泰山「追魂堡」的高大堡門之外，出現了一位神采奕奕，俊逸絕倫的黃衫少年！

他正是離開祁連幽谷不久的高天弘！

高天弘以三個月極短的時間，獲得了「長髮仙翁」段公奇的絕世武功，下山之後，立卽奔赴「橋陵」！

他在「橋陵」逗留了一天，結果毫無所獲！

柳迎春、婁芸芸全已遠離。

高天弘惆悵至極的掉馬奔向保定丐帮北堂！

結果，他又撲了一個空！

丐帮北堂毀了！

但他却在保定聽到了「追魂堡主」周白塵，因爲愛女周小娟敗在自己手下，一怒而去，至今未回，周白塵遷怒自己，要找自己算帳。

於是，他竟然先行找上了「追魂堡」！

高天弘這一手够得上高明已極！

周白塵怎會料到高天弘敢於找上門來？

高天弘抵達「追魂堡」之日，「追魂堡」主周白塵，正率了手下三名弟子，與「閃電手」林寒離堡四下搜尋高天弘下落去了！

「追魂堡」只由該堡總管「靈岩玉女」方筠坐鎭！

其實，高天弘的來意，只是要向「追魂堡主」周白塵解釋周小娟不會回家並非自己之錯而已！

可是，事情的結果，却是大出高天弘意料之外……高天弘因是善意而來，故而抵達堡門之前，立卽手持拜帖，叩環求見！

堡中弟子自是對高天弘聞名已久，高天弘這張大書：「『中原第一劍』後學高天弘拜」的泥金紅帖，遞到看守堡門的弟子手中之時，幾乎將這兩位勁裝大漢，嚇得面無人色的混身發抖！

他們早被那些加油加醬，高天弘宛若天神下凡

般的如何擊敗了小姐的英武神勇所鎭，時下堡主已外出追查於他，他居然反到找上門來，益發令得這些堡中弟子疑神疑鬼！

當高天弘被接待進入堡中大廳之後，前來接待他的人，竟然是一位花信年華的紅衣少婦！

高天弘打量這少婦一眼，心中大生厭惡之感！

那紅衣少婦，正是「仙鬼情狂商學痴，追魂閃電玉嬌娃」中的「玉嬌娃」！「追魂堡」的總管「靈岩玉女」方筠！

此時，高天弘獨坐巨大的客廳之中，神情冷漠，仰首上視，故作目中無人之狀！

他有了柳迎春這次打擊之後，對於這等姿色美艶，丰韻標緻，媚態撩人的少婦之流，一見就心中有氣！

「靈岩玉女」方筠，羅衣飄飄，嬝嬝婷婷的走到高天弘對面的一張楠木太師椅中坐定，微微一笑，輕啓朱唇，嬌聲說道：「閣下就是『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嗎？」

高天弘因是心中厭惡這等女人，聞言冷冷應道：「高某此來乃是求見周堡主，周堡主可是不敢出來，高某這就告辭……」

說着，突然站起身來，欲待離去！

「靈岩玉女」方筠聞言，心中甚爲詫異，這位「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眞是有些見面不若聞名！

她心中雖是詫異高天弘這等舉措，口中却道：「閣下要見堡主，爲了何事？可否告知賤妾……」

高天弘劍眉一揚，依然冷冷說道：「堡主如若不出，高某說了也是多餘！」

「靈岩玉女」嫣然一笑道：「賤妾乃是堡中總管，閣下有事，告知賤妾，並無不可……」

高天弘星目一轉，冷冷一笑道：「妳是堡中總管？」

「靈岩玉女」笑道：「賤妾方筠，閣下有事，請說無妨！」

高天弘心中一震，忖道：「她是『玉嬌娃』嗎？武林中與『仙鬼情狂商學痴』七老齊名的女人：：」但此刻的高天弘，却是藝高人胆大，聞言冷哼道：「周堡主在不在？」

「靈岩玉女」依然笑道：「堡主正在尋找閣下，想不到閣下反到尋上本堡來了……」

高天弘劍眉軒揚，大聲道：「不錯，高某得知周堡主找尋於我，這才趕來泰山一會！」

「靈岩玉女」格格一笑，嬌聲道：「閣下來得不巧，堡主已於前日離堡他去——」

高天弘聞言忖道：「果然周白塵不在堡中……」口中却嘿嘿一笑道：「周堡主既然不在，恕高某打擾之罪，告辭……」

身形一轉，便待走去！

「靈岩玉女」又是格格一笑道：「堡主三五日內，卽可歸來，閣下何不就在堡中稍稍等候？」

高天弘此時已然走到大廳影花屏格之前，聞言頭也不回的答道：「不必，高某這就前去各地尋找於他……」

說話之間，高天弘已然跨下大廳石階……

「靈岩玉女」粉面微微變色，淸脆的冷笑一聲，叱道：「高天弘，追魂堡中，容不得你這般放肆……」陡見她說話之時，倏地纖手互擊，發出一聲脆響！

倏然之間，自大廳天井的兩邊月門之中，如飛躍出六條淡白人影，將高天弘的去路阻住……

高天弘星目之中，神光電射——！

這阻住去路的六條人影，竟是六位身着素白透明羅衫的少女！

高天弘雙眉一皺，冷冷喝道：「這就是『追魂堡』待客之道嗎……」他似是因爲這六名少女的羅衫太薄，隱約之間，露出渾身充滿魅力的豐滿嬌軀，而不敢正視！

也正因如此，使他不得不止步下來！

「靈岩玉女」方筠，適時移步而來，站在六女之中，突然笑道：「閣下如要離堡，請先闖過這座『玉女蝕魂陣』如何……」

方筠說話之間，眼波流盼，媚態撩人！

高天弘目光一轉，正好和那六名素衫美女的目光相接！他心弦倏地一緊，俊面一熱……

那六名少女，個個國色天香，容顏絕世，眉目之間，飄蕩着一股動人心魄的春意，巧笑如花，媚態撩人……

高天弘大驚之下，連忙暗運神功，力保內心平靜……「靈岩玉女」方筠忽地又是一聲嬌笑，說道：「閣下此刻如果答應留在堡中，等候堡主歸來，爲時尙不爲晚……」

高天弘聞言，嘿嘿一笑道：「高某行止，向不受人挾制——」他話音一頓，倏地大喝一聲道：「姑娘如果識趣，速將此陣撤去，否則休怪高某辣手摧花，傷人滋事了……」

「靈岩玉女」嫣然一笑，低聲答道：「高天弘，你自信可以闖得過嗎？」

高天弘赫然變色，怒道：「方筠，妳若不信，何不試上一試——」語音微頓之間，驀地仰天發出一陣長笑，又道：「普天之下，尙無能够困住高某之人！」

「靈岩玉女」似是被高天弘這份豪氣所奪，嬌靨微微變色！

但是，此女一身武功，不在「追魂堡主」之下，雖覺高天弘算得上一名勁敵，但却不信高天弘眞能闖出「玉女蝕魂陣」！

嬌笑聲中，美目流轉，但見她皓腕倏地一分，六名薄衫掩體的美女，忽地緩緩在高天弘與自己身側，移步低舞！

「靈岩玉女」同時柔聲笑道：「閣下這份豪氣，甚令賤妾佩服，至於能否如閣下所說，天下無人足以困你，且請閣下一試……」

高天弘自恃佛門禪定神功已運，不懼六女引誘，聞言一面流目四顧，一面嘿嘿冷笑說道：「方筠，高某要走，易如反掌，但爲了見識妳這『玉女蝕魂陣』法，高某只好稍留片刻……」

高天弘冷笑之間，那六名低吟曼舞的少女，已然舞步由緩轉疾，在兩人身外，幻成一片白網……

方筠適時嬌笑道：「美色當前，艷舞卽至，閣下倘若有興，六女嬌軀，任君享受……」

高天弘劍眉一揚，凝目望去，只見這疾轉之中的六女，步履正是從容，舉手投足，皆有一定法度，身形移挪，更是不越相互照應的位置……

高天弘心中微動，暗道：「她們移動之時，似是暗含生剋之機，一步之差，必將陷入迷境……」但他此刻胸羅萬有，這種膚淺的五行變化，怎能難得他住？

冷哼一聲，低沉的喝道：「方筠，高某到是見識了……。」

「靈岩玉女」倏地浪笑一聲，接口嬌呼道：「高天弘，眼福不可不享啊……」

嬌聲柔語之中，高天弘忽感眼前景況一變！

那疾舞不休的六女，忽然一個個慢了下來！本已難掩嬌軀的薄薄羅衫，眨眼之間，全都逶迤在地！

陣陣刺鼻的撩人肉香，自那六名少女嬌軀之中射出……

粉腿玉臂，美胸淺滑，飄忽之間，時隱時現！

高天弘滿眼皆是肉色天香，大有目不暇給之勢……他此刻由於神功護體，心中不爲所動，看够多時，反而縱聲大笑道：「方筠，若是技止於此，妳還是要她們趕快穿衣，少露醜態爲是……」

「靈岩玉女」方筠，蛾眉微顰，暗自驚疑不止！她不信高天弘這等血氣方剛的少年，居然有此定力！

然而，高天弘這種神色，却又令她不能不信！芳心疾轉之下，「靈岩玉女」方筠倏然粉面畧現微暈，媚意橫生的格格嬌笑一聲，低道：「高公子，你能有此定力，委實大出賤妾意料之外……」

高天弘朗聲一笑道：「方姑娘，高某要走了……」身形一閃，已然脫出六女之包圍！

「靈岩玉女」方筠芳心大震，嬌呼道：「公子且慢……」

高天弘正要大步走向前堂，聞言轉身冷笑道：「姑娘還有什麼詭計，高某此刻已然不耐！」

方筠嫣然微笑道：「公子可否暫留片刻，賤妾有事相告——」

高天弘微感一怔道：「姑娘有話快講——」

「靈岩玉女」蓮步輕移，一派撩人嬌態，走到高天弘身前五尺之處，掩口一笑，柔聲道：「公子，你看賤妾姿色如何？」

高天弘聞言眉頭一皺，心道：「此女姿色，可謂上上之選，較之柳迎春，婁芸芸有過之而無不及……」口中却大聲一笑道：「姑娘天人之姿，容色如畫，當得美女之稱！」

「靈岩玉女」似是極爲受用的嫣然道：「承蒙公子誇獎，賤妾甚爲感激……」

說話之間，那六名赤身少女，已逐漸移到高天弘身旁！

高天弘劍眉甫自一皺，「靈岩玉女」已接着柔聲說道：「公子，你既認爲賤妾姿色不弱，賤妾爲你輕舞一曲如何？」

高天弘眼見此女說話之時，流波四溢，艷媚無比，心中微覺怦然，脫口說道：「不敢，高某何能有此眼福……」

「靈岩玉女」聞言，芳心暗喜，知道高天弘已然漸入彀中……

她那嬌靨之上，倏地現出一層羞意，低首道：「公子，賤妾獻醜了……」

嬌聲倏頓，忽地朱唇輕啓，柔聲唱道：「春色！春色！依舊靑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嫣，羣臥誰家少年！年少！年少，行樂須及早……」

紅衫飄袖，紫帶迎風，這直似黃鶯嬌啼的歌聲，聽來好不動人！

高天弘微微一笑之下，讚道：「姑娘賜賞淸妙仙音，高某心中大爲感激……」

語音未已，「靈岩玉女」已柔聲再唱道：「春艷艷，江山晚霞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淚珠滴破胭脂……」

唱到最後兩句，音柔調弱，宛如嫠婦夜泣，怨女嬌啼……

突然，一股同情之心，自高天弘心中升起！

他不禁長嘆一聲道：「姑娘何苦如此悲傷……高某不知能否相助姑娘一臂之力……」

高天弘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之際，也正是他神智已爲所迷之頃！

「靈岩玉女」嬌啼一聲，翩翩低廻曼舞，逼近到高天弘身前一尺之處！

一陣陣低吟……

一陣陣喘息……

一陣陣喃喃夢囈……

還不時夾上幾聲蝕魂蕩魄的浪笑……

高天弘眼色之中，漸露炙人的火焰，丹田之下，也馳動着一縷熱流！

他顯然已被她所迷……

「靈岩玉女」媚眼一橫，那身大紅羅衫，倏然褪去……

高天弘但感喉頭一緊，陡地露出急駭之色！

「靈岩玉女」含羞作態的嚶嚀一聲，玉白的皓腕，已解去中衣……

一陣幽香襲來，高天弘猛然心頭狂震……

那色藝無雙的「靈岩玉女」，此刻已然裸體眼前——飛動的旋律，玉帛般的胴體，扣緊了高天弘激動的心弦……

突然，「靈岩玉女」玉腿微蹺，仙谷隱然若現，玉蚌含珠，奇香撲鼻，凄凄草阜之中，別有一番天地……又是一聲輕笑傳來——

那六名美女，忽然兩人一對，緊緊抱在一起！一連串「喋……喋……」之聲入耳，六女那種媚態蕩姿，和淫浪的動作，已使高天弘心旌神蕩，無法自持……

在七名裸女之前，鐵石之人，也得心顫，何況高天弘初嚐異味不久，餘味似仍留在唇齒之間，豈能不爲之食指大動……

「靈岩玉女」那雙玉石般修長的玉趾已然舉到高天弘眼前！蕩笑聲中，高天弘已然雙眼發直——倏見他暴喝一聲，張臂撲向「靈岩玉女」！

「靈岩玉女」格格一笑，已被高天弘抱了個滿懷……

雖然「靈岩玉女」曾經滄海桑田，但像高天弘這等人物，却是人間有幾？

纖腰倏被高天弘那火燙的掌心撫及，這位常作做夢蝶之思的少婦，也不禁怦然心動，不自覺的露出眞情，急待高天弘探幽尋隱……

玉臂一張，反將高天弘抱住……

櫻唇微張，星眸半啓，好一幅飢渴媚態……

眼看高天弘就將再墜脂粉陷阱，大受活罪之時，撲抱此女，就地倒下了——

高天弘的右手，突然在解衣之際，碰到了一物，觸手如冰，心頭狂然一震……

昏迷的神志，忽現靈光——

狂吼一聲，揮掌將那已然色慾薰心，混身難受的「靈岩玉女」方筠，摔出數丈之外，暈倒在地！

高天弘突地騰身而起，雙目如電的掃向六名仍自狂纏不休的少女！

冷笑聲中，屈指連彈……

那六名正在假鳳虛凰，神魂顚倒的少女，同時奄然倒地……

歡迎——
指教！
定閱！

高天弘閉目長嘆一聲，暗道：「好險……」

他探手入懷，取出一根寸許赤色玉杖，畧一端詳，又自放回懷中，口內却喃喃自語的說道：「師伯，你老又救了弟子一次……」

兩滴熱淚，順腮而下，高天弘此刻傷心已極！

他想不到自己竟這等沒有定力！

但他怎知「靈岩玉女」的媚術，得自百年之前的第一奇女傳授呢？

高天弘恨恨掃視了那地上六名裸女和遠在丈外昏迷不醒的「靈岩玉女」方筠一眼，心中怒火忽而大起……他陡地仰天大喝一聲，叫道：「追魂堡居然也是這等醜惡之地，留它在此，又有何用……」

喝叫聲中，高天弘雙目神光一亮！

他緩緩地伸出雙手——

倏而揚掌向那大廳拍去！

兩股茶杯口粗的赤色氣流，閃得一閃，射向客廳之內！

「轟！」

悶雷般的一聲輕暴過處，大廳頓時陷入一片火海……

高天弘竟以長髮仙翁段公奇所傳的「元陽天罡」神功，暗聚三昧眞火，點燃「追魂堡」大火！

高天弘長嘯一聲，「巽離七掌」之中的「巽」字訣狂展，眨眼之間，「追魂堡」中風助火勢，火趁風威，整個堡屋，均已罩在大火之下……

人聲叫喝，一片喧嘩……

千百名男丁女婦，瘋狂的潑水救火……

高天弘眼見火勢已成，立卽停手，冷冷一笑，暗道：「方筠，妳是自取其死……周白靈，你既容得這等妖女也就該有此報……」忽地長嘯震天，飛身出堡而去……

（下期待續）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連載

江湖浪子

單于紅 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一鼎無影浪客」北雙逃出漢苗鎭，被苗疆神女下蠱，幸得朱妮趕到，爲北雙解去蠱毒，並護送北雙一路往天母潭而行，那日來至一處名叫大山村的小村落，因狂風暴雨驟發，北雙與朱妮迫得在村上一間破陋客棧住宿下來，翌晨，北雙往樓下尋覓食物，迨返回樓上，突見朱妮已遭人暗算身亡，北雙受不住這一打擊，立告昏厥，迨甦醒過來，發現「冷蛇蝎」單桂珠在旁，據說在十多天前已先來此處等候北雙，並說曾目睹兇手似是女子，行兇後逃去，彼因來遲一步，追之不及——

天母潭畔悲喜劇

單桂珠拿出絲絹擦着北雙簌簌直流的淚水，苦澀着安慰道：「雙哥，事情既已發生，爲什麼不堅强起來？」

北雙神傷的搖搖頭，頽然坐在椅上，淚水，又從他緊閉的眼簾裏流出。

單桂珠把被單蒙上朱妮的身軀，坐在北雙身旁愛憐的把北雙擁進懷裏，讓他盡情的哭個够……。

窗外，狂風暴雨仍然大作着，似乎它並不是爲一個生命的消失而哀禱悲泣，像是兇手猙獰得意的暴笑，那麼囂張，那麼殘暴。

簡陋鴿籠裏，點燃着如豆的油燈，隨着無情的暴風雨，在無力的搖晃着，像是無助的掙扎。

北雙的聲音已哭啞，眼淚已流乾，神志昏沉的偎在單桂珠的懷裏，他的腦海裏，不停的迴旋着那殺他兩個妻子的兇手！兇手！……。

恐怖的長夜，並不因爲暴風的肆虐而提早離開，更張狂的吞噬着大地；噢！一片醜惡的黑暗，到底它藏有多少罪孽？

暴風雨停了！黑夜走了。

它們畏懼光明正大的太陽，唯有它，才是正義的代表。

一個新塚立在山脚下。

跟前站着兩條人影，在哀戚的悲禱着。

墓碑上刻寫着：江湖一鼎無影雙劍浪客北雙之妻朱妮之墓。

單桂珠拭了一下眼角的淚珠，朝僵立不動的北

雙輕喚道：「雙哥，該走了。」

「小妮，安息吧！妳帶信給小英，我一定把那兇手碎屍萬段！」

北雙磨着鋼牙，眉宇顯漾着刻切的恨意，兩眸悲戚的望着那埋有他所愛的人的孤墳，心中翻滾着滔天的殺機。

「別了，小妮！」北雙注視着墓碑良久，心中泣血的叫了一聲，咬着牙轉過身子，與單桂珠並肩離去。

苗嶺橫亘貴州中部，其之高之險，飛鳥不渡，單桂珠爲想節省時間，不用代步之坐騎，馱着北雙，展開她的絕逸輕功，翻飛苗嶺。

如此奔行，約莫馳了一個時辰，北雙和單桂珠已奔上苗嶺正中頂上，接着便是下坡了，單桂珠只需花費上山三分之一的脚勁便可以完全越過苗嶺，到達天母仙姑詹杏娘的住所——天母潭。

「桂珠，咱們歇息一會吧！」

北雙見單桂珠背着自己飛行，累得香汗淋漓，心中愛憐不過，禁忍不住的開口。這是他第一次直接喚單桂珠的名字！說實在的！單桂珠對他的，絕不下死去的賴宛英，羅萍，朱妮對他的愛，他覺得他本身已是創傷的人了，他不該再讓單桂珠因爲得不到自己的愛而受創傷，他認爲單桂珠應得到她付出一樣的愛！他是應該給她的，雖然北雙對愛情有着太多的畏懼！

單桂珠見北雙親密的喚自己，芳心一陣喜悅！在一塊大石停下。

單桂珠抬首望了一下，只見四週古木參天，不見白陽，眞配稱爲貴州處女地，越過苗疆之人少之又少，一般人皆繞道打一個轉，多費一天的路程繞過苗疆。

單桂珠和北雙坐在大石上，單桂珠從懷中拿出水壺，兩人共飲着；單桂珠見北雙對自己一反往昔冷淡態度，一直對自己柔和的微笑着，心喜的凝視着北雙說道：「雙哥，半個時辰以後，我們可以到達令師母處了，眞高興。」

「沒有妳我那能夠？」北雙心中泛着矛盾的衝激，畏縮的接着單桂珠深情眸光，苦澀的說道：「我不知該怎樣謝妳？」

「我所祈求的一個字是愛，不是謝……」

單桂珠見北雙想開口，趕忙又接着啓口，兩肩輕輕一聳，故作輕鬆的說：「告訴我，你離開我以後所發生的事情。」

北雙嘆了一聲，把他離開單桂珠以後，所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單桂珠。

「我悔恨離開妳，否則便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北雙說完，畏縮的凝視着單桂珠，悔恨莫及的說道。

「你又爲什麼離開我呢？」單桂珠聽完，兩隻眸子灼灼的注視着北雙問道。

「妳知道。」北雙囁嚅的說了一句。

「現在呢？」單桂珠像是有意捉狹北雙，緊逼着問。

北雙不禁怔了一怔，說不上話來。

「瘋子說得對，想愛的便大膽的去愛！」北雙停了半晌，不勝唏噓的說道：「我是錯了，我不該離開小柔和妳。」

「總算你想明白了，命運在天，着手在人；你拒絕嚴姊姊對你的愛，第一點你就抹殺她的幸福！」單桂珠望着北雙幽幽的說道。

北雙心中一陣滾動，激動的挽住單桂珠的柔荑，誠摯的說道：「我不會拒絕她的愛！」

「雙哥！」單桂珠嬌軀一震，張着紅櫻小口喜悅的叫了一聲，她宛如置身於夢中一樣，北雙終於接納她的愛了，這是她夢寐中所期望的呵！

單桂珠有點不相信的緊握着北雙，到現在她才感覺到北雙那隻强有力的手掌正對她傳來令她心飄的電流，她不克自持的想要投進北雙的懷裏。

但她突然想到當北雙恢復武功之時她就要遠離人世，不禁含淚黯然說道：「不，你還是保留末後那句話！」

「爲什麼？」北雙猛可地一怔，呆呆的望着單桂珠；他滿懷希望的想去愛嚴夢柔和單桂珠，他覺得他缺殘的心，更需要她們的愛來彌補，滋潤！他有着一個憧憬，當他恢復武功之時，報完仇以後，和嚴夢柔，單桂珠重建一個他們自己的家，永絕江湖！

但單桂珠竟然拒絕他了，不！那不是眞的！不是麼？她曾經如此的熱愛北雙，爲什麼？爲什麼？北雙吃驚的脫口問道：「妳，妳不愛我了？」

單桂珠痛苦的抽回玉手，艱辛的避開北雙灼熱的凝視，她想大聲說：愛！愛！愛！……。

可是當她知道自己就要爲他犧牲之時，她能想像北雙那副痛苦的神情麼？他已被感情鞭笞得搖搖欲墜了，他不可能再承受得起這打擊，他一定會倒下去，一定會的！

她愛他，但她不願他倒下去！

「不！」單桂珠忽然站起嬌軀，衝到一顆大樹，伏在樹幹上痛哭起來。

「桂珠！」北雙不禁被單桂珠的舉動楞了半晌，走到單桂珠身旁，撫着單桂珠隨着抽泣而一聳一平的香肩，不解的叫了一聲。

「記得你曾說過：有花無果的愛很痛苦，是眞

的。」

單桂珠擦乾眼淚，轉過身子，走回石上，幽幽的說道。

北雙聽得一陣茫然，跟着坐回大石上，心中一陣奇怪，忽然想起單桂珠曾與川梟用密語傳音對話，脫口問道：「妳瞞着我什麼事情！」

「沒，沒有。」

單桂珠的心跳了一下，趕忙垂下螓首，細聲說道。

北雙想開口，忽又輕嘆了一聲，他第一次遭到女人拒絕他的愛，他說不出心中有多苦澀，噢！原來被拒絕是如此滋味，太苦了！

北雙停了半晌，艱辛的撇撇唇角，痛苦的說道：「我知道你是在恨我以前對妳冷漠，但我不是有意的，妳知，那時候我太怕接近愛……。」

「不！我愛你！」

單桂珠沒想到北雙竟然誤以爲她不再愛他了，禁忍不住的叫了一聲，螓首撲在北雙懷裏。

北雙愛憐的撫着單桂珠烏黑的雲髮，事實上，他知道單桂珠在深愛着自己，否則便不會冒着生命危險護送他到天母潭，一定有某種原因使她愛自己而又不敢愛，所以他須用此種策略誘她說出來。

「告訴我，桂珠。」北雙扶起單桂珠的臉龐，深情的拂着她的鬢髮，兩眼炯炯的凝視着她的眸孔，像是要看穿她的心底。

「雙哥！求你……。」

單桂珠承受不住北雙那令她心顫的凝視，幾乎是哭着哀求道：「等你恢復武功的時候，我便告訴你。」

「爲什麼一定要等到我武功恢復？」北雙皺起眉頭，狐疑的自喃着：「難道是……」

「不！我寧願失去武功，也不讓妳……。」

北雙忽地推開單桂珠的嬌軀，發狂的叫了一聲，拔脚向前狂奔而去！

「雙哥！」

單桂珠驚叫了一聲，縱起嬌軀，向北雙電疾射去……。

「雙哥！」單桂珠攔腰抱住北雙，含淚問道：「你，你知道了？」

「我不要恢復武功！不要！不要……」

北雙猛力掙着單桂珠的懷抱，歇斯底里的哭喊着。

「想要也不可能了！」

忽地背後一陣寒音叱來——

單桂珠與北雙一驚，轉過身子望去……。

單桂珠一看來人，微微怔了一怔，隨即冷冷說道：「姑奶奶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小呆頭，岳陽樓之戰，沒宰了你，想不到你自個送上門來，好極了！」

「噢，妳是冷蛇蝎？」來人正是西北雨少陽分部斷劍舵斷劍神龍吳錦芳，單桂珠對他的冷叱使得他微微一怔，隨即陰聲怒道：「在岳陽樓妳脚溜得快，臭婊子，看來妳這條漏網之魚，難逃大爺之魚網！」

「小呆頭，廢話少說！」單桂珠嬌軀隨着話聲而猛然的拔起，長劍隨着嬌軀的拔起而驀然出鞘，來個先下手爲强，長劍颼然一旋，漾起朵朵劍花，一招「追風趕日」已是出手。

「怕妳不成！」斷劍神龍料不到說沒三句話，單桂珠便毫不留情的攻向自己，微微一驚，左足橫橫邁出，退過兩尺，腰間斷劍隨即亮出。

「你是找死！」單桂珠見自己一上手便把對方逼退，得理不饒人，嬌軀倏然像一朵紅雲，乍見之下宛似緩緩飄起，但去勢之疾，根本不叫斷劍神龍有眨眼的機會，忽然那麼不可思議的幻成十餘條身影，如十餘朵紅雲，籠罩在斷劍神龍週身。

「噢，追風步法！」北雙在一旁不禁微微一驚，心底忖道。他知道這是單桂珠的成名身法，一定會接着使出她的追風劍法裏頭最凌厲的一招「劈風斷水」。

「劈風斷水！」果然不錯，北雙暗忖未完，單桂珠猛然一聲嬌叱。

但只見斷劍神龍運脚還沒站穩，一把半尺長的曲形斷劍方不過握在手上，單桂珠已像千臂金剛，身形叫人瞠目結舌的幻成十餘條，然在一刹那裏，二十餘支亮閃閃的長劍，叫人喘不過氣的劈向斷劍神龍的咽喉！

「老子跟你拚了！」斷劍神龍一見來勢洶洶，臉上佈着悖駭的神色，驚叫一聲，不管三七二十一，斷劍猛然旋出，胡亂使出一招根本不是招式的劍法，作孤注一擲地向不知那一支是眞的二十幾劍；丹田之中快速的提起一口精純之氣，展出他睥睨武林，雄視江湖的「神龍輕功」，身子像脫弦怒箭的拔起。

「哎！他媽的！」斷劍神龍的身形如蒼鷹冲天竄起，但却帶起一道血花，一隻血淋淋齊肘而斷的手臂急降而落……「媽的臭婊子！」斷劍神龍痛苦的叫了一聲，筆直射起的身形一陣搖晃，拔起八丈來高便告氣勁不繼，身形又陡然急降而下。

「媽呀！」

斷劍神龍駭叫了一聲，手中斷劍連忙往身旁的樹幹用力揷下，噗的一聲，半尺的劍身揷入樹幹，急降的身形隨着一停，吊在六丈高的樹幹上，一陣

搖晃，並且滴着如雨的血。

「好傢伙！」

單桂珠本以爲剛才那一招便要叫斷劍神龍身首分家的，沒想到斷劍神龍輕功高得出奇，竟然逃過她的殺手鐧，單桂珠一見他的身形又急降而下，心中大喜，嬌軀站在樹底下，以逸待勞，一俟斷劍神龍落地便要叫他歸天，沒料到斷劍神龍竟能機智的穩住身子，當下寒笑了一聲，單桂珠便就要縱起，來個斬草除根。

「桂珠，別跟上，他會跑！」

「噢！對了！」單桂珠恍然大悟的應了一聲，連忙頓回嬌軀。

單桂珠這時才想到如果她射起身形，那這斷劍神龍勢必藉着樹幹的彈力而飄躍到另一棵樹上，豈不徒勞無功？況且斷劍神龍現在像吊葫瓜似的在六丈高的樹幹上懸掛着，一手握着劍柄，無法點住手臂傷口的血脈，鮮紅的血一直從它斷肘的地方如泉湧出；而且單桂珠只要在樹底下看住他，如果斷劍神龍想飛往另一棵樹枝上的話，她可以馬上射起嬌軀，來個殘酷的撲殺！

斷劍神龍算是走足霉運，偏偏遇上這苗嶺高達三十丈的古樹皆是直禿禿的沒有樹枝，只有在二十丈以上才有枝葉，否則他可以很輕鬆的躍到身旁的另一棵的樹上，他敢保險單桂珠沒有這麼快的身法截殺自己！

斷劍神龍望望底下要命的單桂珠，又抬頭望望離他足有幾十丈的樹枝，他這個把握能縱上去；可是他手臂的血像落紅雨般的直流不停，如此下去，他不被單桂珠殺死，也要失血過多而死！

斷劍神龍可眞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來，姑奶奶逗逗你這笨瓜！」單桂珠唇角漾起一絲殘酷的微笑，兩眸射着殘厲的眼光，一瞬也不瞬的，注視着樹上的斷劍神龍，嬌軀緩緩蹲下，騰出左手，緩慢的，拿起脚邊斷劍神龍被斬去的左臂……。

「你現在成個斷臂烏龜了！」單桂珠一陣寒笑，左手抓起血淋淋的手臂，颼的一聲，劃起一道紅光，射向斷劍神龍！

「媽的！」斷劍神龍不得已一脚踢開「曾經」是屬於自己的手肘，一脚踢得爛碎；但臉上已氣得三孔冒烟了，牙較磨得格格作響！

「哈，眞個是骨肉相殘！」北雙在一旁看得撫掌大笑。

斷劍神龍整個臉都氣歪了，左臂的傷痛使得他不住的顫慄着身子，而且腦中感到一陣陣昏眩。

「拚了！」

斷劍神龍知道如此僵持下去，只有死路一條，當下咬緊牙關暗叫一聲，兩脚一點樹幹，身形猛然直綫射起，而且在同一個時間裏，手中的斷劍倏然脫手，朝北雙打去！

噢！斷劍神龍這一手用得眞够絕，完全出乎單桂珠與北雙的意料！

「去！」單桂珠此時再也顧不得截殺斷劍神龍了，嬌軀猛然斜斜飄起，左手疾伸，叭的一聲，那麼驚險的接住，眼看就要射進北雙胸膛的斷劍；接着在電光石火中的一刹那，玉手急甩，毫不猶疑的把斷劍甩出！

但仍是慢了一步，斷劍神龍已藉着身形的射起兩脚在體內丹田之氣不支的時候，再一彈樹幹，短短的停留了一會，又是那麼矯健的射上二十丈處的密枝上；而單桂珠甩出的斷劍不過射在斷劍神龍方才懸掛的樹幹上。

斷劍神龍「糊塗一世，聰明一時」，竟安然脫危入安，逃過單桂珠的殺手鐧，眞可給蠻以爲穩操勝券的單桂珠氣得粉臉變白臉！

「休要得意！」單桂珠猛然怒叱一聲，嬌軀驀然像一朵紅雲冲天而起！

但只見她身形拔起十丈高之時，似是勁力不繼，嬌軀一緩，又急速下降。

「上！」但不過在一刹那裏，單桂珠的身形下至方才她甩出斷劍的地方時，邁足猛然踏住劍柄，在短得不能再短的空間裏，體內的眞氣已迅速的又提起，嬌叱一聲，嬌軀比原先之勢更快的拔起。

「臭娘兒！」斷劍神龍本以爲單桂珠沒法躍上這二十丈高的地方，正慶幸不已，慢條斯理，好整以暇的點住左臂的穴道，緩緩調息着體內翻滾的氣息；忽見單桂珠竟然像鬼魅附身般的向他射來，不禁哇地叫了一聲，心頭猛然大駭，當下心念一轉，右手喀刷一聲，折斷一枝手臂粗的樹枝，怒哼了一聲，用足全力向單桂珠電射而去，底下兩脚也不敢怠慢，猛力一頓，身形飄向另一棵樹上。

「哼！」單桂珠冷哼一聲，對着急射而來的樹枝不閃不避，就待射至她身前之時，左手疾然劈出一掌，把樹枝砸得粉碎，手中長劍驀然向身旁的樹幹戮下，身形猛然由直綫變爲斜射！

「分雲趕浪！」

「哇！」斷劍神龍才不過站上另一棵的樹枝上，單桂珠的浪字仍停在耳鼓之時，只感腰背一涼，一聲殺豬尖叫聲自他嘴中揚起！

底下的北雙只見一道劍光閃起，接着斷劍神龍身首搬家，在腰眼之處被單桂珠一劍劈成上下兩半，帶着一片血雨和一片肚腸，兩半身子如倒栽葱般的倒射而下。

「叭！」活生生的斷劍神龍變成了一團肉醬，摔在地上，土肉不分，血泥難辨！

北雙唇角漾起一絲冷酷無情的笑意，生澀的說道：「嘖！可憐，到陰司去閻老王也認不得你這個小呆頭了！」

「雙哥，咱們快走，我剛才在樹梢上看到山坡處有幾條人影正朝這邊急馳而來！」

單桂珠輕盈的躍下嬌軀，喘着氣息急聲道，不待北雙回應，伸手挾往北雙腰幹，展開身形，向山脚急飛而去！

接着一條人影如電的射來，來人的武功似是高强，幾個起落，已欺至單桂珠二十丈左右。

單桂珠轉首一看，芳心不禁鹿跳，咬着銀牙，撐着已是够疲憊的身子，挾着北雙脚下用上全力，輕逸的輕功已展至最高頂之地。

單桂珠身形一快，又拉成三十丈遠，但來人又把身形極力展開，拉回二十丈。

兩人便一直保持這個距離，你追我逐。

須臾，單桂珠已奔至山脚下，踏上一條小路，不管三七二十一急馳而去……

「糟糕！」單桂珠忽然暗喊了一聲停下身子。只見眼前現出三條岔道，到底那一條路是通往天母潭的？

單桂珠這一慢，身後之人已追上來，停下身形，得意的桀叫道：「看你們往那裏跑！」

單桂珠與北雙齊齊一驚，脫口叫了一聲道：「北海雄魔！」

北海雄魔呂石安睜着獨目，盪着陰綠的眸光，滿腮虬髯的臉漾着刻切的殺機，望着北雙得意的道：「姓北的，想不到你也有這樣的一天！」

原來北海雄魔與昆山二虎在三個月前來至中原，欲尋仇北雙，但反而被北雙劈去北海廿衞，連北雙的衣角也沒沾上，而且楊貴也給嚴夢柔傷了一隻耳朶；昆山二虎向塞外一條龍錢英哭訴，錢英便偕同其妻花蝴蝶，伴着昆山二虎與北海雄魔來到中原，欲找北雙算賬。

但錢英聽到北雙武功已被廢，不願趕盡殺絕，强制他的徒弟昆山二虎回塞外；北海雄魔被北雙刺瞎一眼，而且賠上他得意的塞外廿衞，說什麼他也要親手殺死北雙，他才甘心，所以他一個人馬不停蹄的追了上來。

北海雄魔望着北雙，邊走向北雙邊開口陰聲說道：「小子，你說要大爺如何同你玩法？呵呵！」

「去！」單桂珠不願嚕嗦，像方才對付斷劍神龍一樣，來個先下手爲强，出之不意的朝北海雄魔攻出一掌。

「小丫頭！」北海雄魔眼皮撩也不撩的，狂傲的嗤了一聲，單掌微揚，消去單桂珠的掌風。

「老混蛋！」單桂珠一驚，行家一伸手，便知彼此武功高下，心知自己差對方尙遠，長劍嗆的一聲，倏然出鞘，怒罵一聲，劍梢一偏，對準北海雄魔右腹的「海門穴」戮下。

「現眼！」北海雄魔冷傲的嗤了一聲，身形橫橫一拐，迅快解下腰間的狼牙棒，怒喝一聲，掄起棒頭，一招「鬼饞神貪」，還戮單桂珠左腹的「血囊穴」。

單桂珠無奈，被逼退了三尺，見北海雄魔棘手非常，不似斷劍神龍那般好應付，不敢大意，全神貫注，穩紮穩打的架好陣脚，準備與北海雄魔來個泡磨菇，俟機下手。

但北海雄魔却是得理不讓人，身形接着欺向單桂珠，狼牙棒捲起一片虎虎風聲，一頓一挫，詭異的使出「狼披虎紋」，「太公釣魂」，「陰風罩睛」三招一氣呵成，厲不可遏的砸向單桂珠週身，口中陰笑道：「妳先到陰府代那小子和老閻報訊！」

「做夢也得在夜裏！」單桂珠口裏說着心頭大駭，只覺眼前滿佈銀光寒寒的狼牙棒，攪得她眼花撩亂，怒叱一聲，嬌軀忙不迭斜斜射出，堪堪的躲過北海雄魔詭異凌厲的三招，不待北海雄魔變招換式，嬌軀猛然拔起，嬌喝一聲，驀然幻成十餘條身影，長劍怪異詭秘至極的切向北海雄魔的頸項，一招「劈風斷水」已隨着她的「追風步法」使出！

「他媽的！」北海雄魔被這凌厲的攻勢逼得身形一窒，萬分不願的滑脚後退九尺，險險的讓過單桂珠的「劈風斷水」，憤憤罵了一聲。

單桂珠一見機不可失，一振劍梢，便想欺身進擊……

「喝！暴風寒雨！」北海雄魔忽地張開滿鬍子的大嘴，陰綠綠的獨目睜得銅鈴大，射出一股凌烈的殺機，偌大的身子竟然那麼不可思議的朝空中翻了一個觔斗。

單桂珠不禁被他這奇怪的一招看得一怔。

「當心！桂珠！左閃！」一旁的北雙看得心中大駭，連忙開口大叫。

單桂珠猛然一驚，只覺北海雄魔那怪異的觔斗宛似仍停留在空中，却是那麼令她魂飛胆落，根本不讓她有眨眼機會，北海雄魔的身子已像幽靈似的欺到她眼前，而且一枝狼牙棒似十幾年前就漾在她胸前，已然要砸到她胸前的衣襟了！

單桂珠嚇得芳容失色，叫了一聲，連想也不想的，兩脚一剪，用力向左彈出。

「哼！」單桂珠的身形如箭的射出兩丈遠，那麼驚險，可謂差之毫釐的逃過北海雄魔的絕門招式

「暴日寒雨」，身形一陣搖晃，腳下微微顯得踉蹌不定，一聲痛哼自她小嘴中溜出，只覺左掌手背被北海雄魔狼牙棒上的尖刺劃上一道寸長的血溝。

「糟！那老魔的傢伙有毒！」單桂珠的心頭大駭，恐怖的暗叫一聲，只感手背立即一陣刺肌之痛傳來，傷口立呈爲紫色，腦中一陣昏眩……

「桂珠！」北雙一見單桂珠身形一陣搖晃，吃驚的叫了一聲。

「時限已到了！去吧！」北海雄魔陰陰的笑了一聲，口中暴喝一聲，身形猛然拔起，狼牙棒當頭一旋，毫不留情的搗向單桂珠的蠑首。

「完了！」北雙長叫一聲，閉上兩眼。

單桂珠驚覺之時，狼牙棒已到她腦前。

眼看單桂珠便要玉殞香消，血濺五步，死在北海雄魔手裏！

說時慢，那時快——

「照打！」

一聲怒喝射進北海雄魔耳裏……

北海雄魔猛地一驚，只感背後一股勁風欺來，忙不迭一轉棒頭，格去背後偷襲的暗器。

單桂珠趁這千鈞一髮之際，連忙滑身抽退七尺，俏臉上漾着死裏逃生的餘悸，直喘氣不止，酥胸急速一起一落的起着。

「你是冰壇主？」北雙一見出手相救的人竟是紅苗帮凝玉壇主冰傑，大喜地叫了一聲。

「媽的臭蠻人，敢管大爺的閒事，老虎嘴上拔鬍鬚，你是活得不耐煩啦！」北海雄魔暴喝一聲，棒頭劈向冰傑中盤。

「你才是塞外蠻夷，吃你少爺一刀！」冰傑身形讓過兩尺，彎刀噹的一聲，架住北海雄魔的狼牙棒，還顏罵道。

「老魔！也吃妳姑奶奶一劍！」單桂珠已把左手的毒血逼出，敷上了藥，見北海雄魔攻向冰傑，怒叱一聲，嬌軀電射拔起，長劍帶着一片寒芒，朝北海雄魔背後截去。

北海雄魔不得不抽身滑退九尺，避開兩人的夾攻，哇哇怒叫道：「他媽的！你們以多欺少，有種的一個一個來！」

「老魔，廢話少說點，有話留向地府老閻申訴去！」

單桂珠怪笑一聲，冷眼瞅着北海雄魔，俏臉漾着一片殺氣，嬌軀一動，便要欺向北海雄魔。

「慢點！」冰傑忽然大聲喝道：「妳快帶北少俠由右邊一條路走，山頭已經有不少北少俠的仇人追來了！快！」

單桂珠不禁一怔，忙伏下嬌軀，把耳朵貼在地面上，只覺得十里外隱隱約約的有凌亂的腳步聲傳來。

北雙開口叫了一聲道：「但你……」

「別管我了，少帮主既然是你妻子，屬下拋頭洒血理該如此！」冰傑朝北雙抱拳，恭聲說道：「本帮今後定遭西北雨攻擊，斗胆請求少俠恢復武功之後，能予相助！」

北雙抱着雙拳，遙遙一拱，激動的說道：「這還用說……」

冰傑不待北雙說完，瞥眼見北海雄魔向他攻來，身子一旋，朝呆怔的單桂珠急聲促道：「快！遲便來不及了，往右邊走！」

單桂珠一咬銀牙，抱起北雙，向右邊的小路馳去。

「慢走！」北海雄魔見狀，大喝一聲，縱起身形。

「你也慢走！」冰傑刷的一聲，彎刀橫橫朝北海雄魔攔腹截去。

「你是找死！」北海雄魔氣得哇哇大叫，把身形轉向冰傑。

單桂珠挾着北雙，腳下用上全力奔馳，已把冰傑和北海雄魔拋得不見。

可是單桂珠不敢停留，把北雙背在背上，嬌軀像電光石火般的急掠而去。

半個時辰以後，小路旁兩里外已可以看見一泓周圍二十丈的深潭。

「雙哥，到了！」單桂珠嬌軀用力一蹬，停在潭邊，放下北雙，歡欣的叫了起來。

北雙望着那口深潭，心中翻上一股說不出的激動，經過三個月來的折磨，總算到了天母潭，他說不出他爲什麼會控制不住的讓那滂沱的淚水，任意的在他兩頰下流？

「師母，徒兒終於能够和你老人家見面了！」北雙望着潭裏隨着微風而漾起的波浪，激動的呢喃着。

「奇怪，雙哥，怎不見令師母住的地方？……噢，有了！」單桂珠瞇着兩眸，四外看了看，却不見有人住的地方，不禁奇怪的朝北雙發話道，接着不甘的拔起嬌軀，躍起八九丈來高，四週環看，忽地喜叫了一聲。

「桂珠，妳看到了沒有？」

北雙望着空中的單桂珠，急聲問道。

「看到啦！」單桂珠躍回地面，朝北雙喜悅的說道：「就在湖的對岸，有一間木屋，雙哥，我還看到有人影在閃動着哩！」

「眞的？」北雙興奮的叫了一聲，一陣高興的熱血沸騰他全身，噢，他終能如願的見到他所最敬

仰的師父的妻子了，他巴不得馬上能躍到對岸去，以對他師父的大禮叩見天母仙姑，仰照他師母的慈顏！

北雙如小孩般的雀躍着叫道：「桂珠，咱快過去，快！」

「等等，雙哥！」單桂珠忽然俯下嬌軀，急聲說了一句。

北雙一震吃驚的問道：「什麼不對？」

單桂珠不語，伸出削葱的纖指，放入潭水裏。

「哎！」單桂珠忽地痛叫一聲，連忙把手縮了回來。

北雙神色一變，連忙蹲下身子，扶住單桂珠的嬌軀，驚聲問道：「怎麼了？」

「冷……冷！」單桂珠俏臉倏地轉白，銀牙不住打着顫，嬌軀微微發抖着，朝北雙期艾的說道。

北雙只覺摸觸至單桂珠的玉手，一陣冰寒如凍，刺入膚裂的寒氣襲來，忙張口說道：「快運功驅逐！」

單桂珠連忙盤膝打坐，閉上兩眸，運起體內眞元循轉週身。

須臾——

單桂珠才吁了一口氣，俏臉回復原先的紅潤；北雙體貼的，握着她的一雙柔荑，只覺和原先一樣的温暖。

單桂珠露出深情的微笑，朝北雙嬌聲說道：「沒事了，雙哥。」

北雙深情的凝着單桂珠，心中放下大石般的說道：「急死我了！」

「糟了，雙哥，潭這麼寬，咱們又沒法飛躍過去。」單桂珠望潭興嘆，朝北雙說道：「水又太冷，不能泅過去。」

「桂珠，妳會不會用『縱點輕功術』？」北雙接着問道。

「那也沒用……。」單桂珠知道北雙的意思叫她用樹枝、木板等浮水之物，抛在潭中，然後縱點過去，望着北雙自信的回道：「我一看這潭水就和普通之潭不一樣，雙哥，你看，偌大之潭，連一滴浮萍也沒有……」

單桂珠說着拾起一枝樹枝丟入水裏……

但只見那枝樹枝噗的一聲，直沉潭底。

北雙驚呼一聲，脫口說道：「這簡直是沉屍之潭嘛！」

單桂珠苦笑着道：「就算水不冷，咱如果想游過去，也勢必像那根樹枝，沉入潭底！」

北雙不禁心急如焚，要是他本身武功不失去的話，他自信他能抛起一塊石頭，然後藉着身形的拔起，輕點一下石頭，立刻換氣，射到對岸；但他相信單桂珠絕不能够像自己如此，不是他太看不起人，事實上，舉世當今有誰能有他師門獨傳的「上上縱點輕功術」？

「雙哥，你看，那裏有一座樹林，咱眞該死，咱們可以打那裏繞過去嘛！」單桂珠忽然往左邊指去，興奮的說。

北雙拍了一下額角，笑着說道：「是的！咱眞高興得糊塗了！」

「快去！」單桂珠說了一聲，背起北雙，嬌軀像脫韁之馬，流星般的射入那樹叢裏……

「咦，雙哥，咱又轉回來了！」

單桂珠背着北雙在樹林裏急馳而飛，轉了老半天，還是沒有走出樹林，不禁脫口訝聲的說：「奇怪！」

北雙跳下地面，低首沉思。

「噢！我想起來了！」北雙忽然拍了一下手，大叫道：「是『絕花門陣』！」

單桂珠訝異的說道：「絕花門陣？我只聽說有花門陣的！這是什麼名堂？」

「我記起黑門豹，只是大畧的把花門陣改了一下吧，而且我曾經走過一次……」

北雙牽起單桂珠的柔荑，小心翼翼的朝裏頭走去，臉上一片沉寂之色，口中說道：「一定能走進去，只是要費點時間罷了！」

單桂珠握住北雙的手，亦步亦趨的緊隨其後，只覺得眼前忽暗忽明，一片撩亂。

「嘖，奇怪……！」兩人轉了一陣子，還是兜回原先的地方，北雙不甘心的跺了一下腳，俯首沉思着三個月前他隨着羅萍步入絕花門陣的走法……

單桂珠體貼的從懷裏掏出水壺，讓北雙喝了一口，柔聲說道：「雙哥，你慢慢想。」

北雙朝她温情的一笑，蹲下身子，拿起一枝枯木，在地上輕劃着。

北雙時劃時停，全神灌注。

單桂珠對陣法是門外漢，可說一竅不通，蹲在北雙身旁，手裏拿着白色的絹帕，不時深情欵欵的拭着北雙額上的汗水。

至少過了半個時辰那麼久，北雙忽地輕噫一聲，面呈喜色，轉首對單桂珠興奮的說道：「呵，少爺終於想出來了！」

北雙牽起單桂珠的纖手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

果然，不出半炷香時間，北雙與單桂珠只感眼前一亮，一幢精緻而大的木屋赫然入目！

「到了！」北雙緊握着單桂珠的柔荑，激動萬分的說道：「噢，終於能見到師母她老人家了！」

北雙與單桂珠驚喜的放眼望去——

但見兩丈外聳立着一座古意盎然，幽雅非常的淺綠色木屋；屋前滿植着奇卉異草，一片紅花綠葉飛舞着粉蝶春蜂，陣陣濃郁的花香隨風飄盪，撲鼻清香，令人心曠神怡，爲之飄然，有若仙境。

北雙與單桂珠興奮的相覷一會，舉步踏上有如美化地氈的綠茵草道，走向木屋。

北雙與單桂珠未近屋前，又傳來一陣濃郁的檀木香味，有如桂子飄香，兩人打從心底昇起一股飄飄然的舒爽美感……

「兩位請進。」兩人正驚喜不止時，一陣蒼老而慈祥如緩的語音傳入他們耳裏。

北雙與單桂珠聞言，忙不迭的步入那綠色的門扉……。

「呵呵，兩位是八十年來第二個踏入我天母潭之人，請坐，請坐。」

屋內廳房正中坐着一位百齡高壽，鬢髮俱白，滿臉皺紋，却是紅光滿面，兩目如神，一片精湛之色，精神之健朗比她的年齡更令人驚訝的素衣老太婆，朝着激動滿面的北雙與單桂珠和藹可親說道：「兩位能走過老身天母仙姑的絕花門陣，不錯，不錯！」

「師母！」北雙一聽眼前之人眞的是天母仙姑，兩眸漾着高興已極的淚水，喜叫了一聲，兩膝通的一聲跪在地下，連叩三個響頭，顫着聲音說道：「徒兒北雙叩見師母。」

「小女子單桂珠叩見仙姑。」單桂珠也忙不迭地雙膝跪地。

天母仙姑杏娘一怔，臉上的可親慈容倏地消失，一片驚愣之色，呆呆的注視着俯首跪地的北雙，良久才啓口說道：「兩位請起。」

話聲一落，北雙與單桂珠只感一陣勁風傳來，兩人不由自主的被抬起身子，輕輕的被逼退兩步，在身後的銅椅坐了下來。

「好深厚的功力，起碼也有兩甲子以上。」單桂珠芳心驚異的私忖。

「兩位請用茶。」

北雙與單桂珠方坐定，廂房內走出一位十二、三歲的女童，恭敬的遞給兩人一杯茶。兩人忙不迭起身言謝接過，輕呷一口，有若蜜桃之芳，爽香非常。

天母仙姑一直注視着北雙，心頭翻上一股已不知多少年來沒有的狂瀾，北雙的一舉一動，宛像一顆大石，驀然投進平靜如死的心潮；她說不出她爲什麼會激動的連話也說不出，她說過不願見他，甚至與他有所關連的人！

「北少俠何以稱呼老身爲師母？」

那緊抿的嘴唇，微軒的劍眉，多像他！唉，她多希望眼前的少年不是他的徒兒，她恨他，恨他！

北雙起身恭聲說道：「家師名諱逍遙翁。」

說着解開肩後的雙劍，恭敬的奉給天母仙姑。

天母仙姑顫着手，接過那對她熟悉的雙劍，劍柄上金輝閃閃的無虛劍三字映入她眼簾，他眞的是他的徒弟，而且算起來也該是自己的徒弟，不！那不會是眞的！

天母仙姑忽然站起身子，把那令她心顫的雙劍一把丟出門外，厲聲道：「出去！出去。」

「師母……！」北雙驚惶的叫了一聲。

「出去！出去！」天母仙姑激動的怒呵着。

北雙一陣瞠愣，不知所措，呆呆的望着天母仙姑……。

「仙姑！……」單桂珠也驚惶的立起嬌軀，叫了一聲。

天母仙姑轉過身子，背着北雙與單桂珠激動的說道：「當老身翻過身子之時，你們如仍在此處，休怪老身手下無情！」

北雙想起羅萍告訴他師母恨師父的話，心中才恍然過，心頭昇起一股苦澀的辛酸，鼻尖湧上一陣酸意……。

「師母……。」北雙努力的抑制着胸中的激動，兩眸噙着淚水，哽咽的說道：「徒兒來此無所他求，師母神健體康，徒兒已無所牽掛，願師母千年萬歲，無疆億壽。」北雙說罷，恭敬的叩了三個響頭，咬着鋼牙，轉身走出……。

天母仙姑微微的抖顫着，她不想轉過身，但她已回頭望去，唉！那走路的樣子多像他，而且像他當年離開自己一樣，去的那麼堅決，一點留意也沒有！

「我恨！恨！」

天母仙姑艱辛的轉過頭，一股八十年來從未忘的恨意，如火的在她心房焚熾着，她緊咬着牙，那股恨意使她嚥下口中差點對北雙的呼喚。

北雙默默的拾起雙劍，儘量踏穩脚步，眸上的淚水，已使他看不清眼前的景物……

「雙哥！」單桂珠見北雙的身子隱入林中，如初醒的哭喚了一聲，縱起嬌軀，就要追去。

「噫！……」

單桂珠忽然噫了一聲，只覺縱起的身子被股暗勁逼了回來，單桂珠不信的再度踏起步子，但只覺身前宛似有一道無形的銅墻鐵壁擋住她的去路，用足了全身勁力，仍是立在原地，寸步難移。

「仙姑！……」單桂珠心知是天母仙姑發出的暗勁，忙跪下嬌軀，噙着淚水哽咽的說道：「請您救救雙哥……。」

「八十年所積鬱的恨，原來力量是這麼小！愛恨一綫間，力量並不能相抗衡！」

天母仙姑望着門外天上緩緩飄流的浮雲，一絲太濃太黏的苦澀襲滿她心頭眼前，不由自主的又漾起一副至今她仍心醉的臉龐，她發覺，八十年來，她對他的恨，也是她對他的愛啊……

北雙脚步踉蹌的走入林中，懷中緊抱着無虛雙劍，淚眼的模糊，腦中的空白，早把絕花門陣的走法給忘了，在林中漫無目的打轉着……忽地脚下絆了一塊大石，整個身子傾跌下去！

北雙不想爬起，任由黃河缺堤淚水滴在泥土裏，他覺得他此刻滿足了，他已見到三個月來無時無刻不在牽掛的師母，那是他所最敬仰的師父的妻子，眞的，他絕沒有要想要恢復武功，他恨自己如此傻，他早該知道恢復武功之時，單桂珠便要爲他犧牲，唉，天，已有三個女人死在他懷裏了，他能忍心再讓單桂珠在懷中死去麼？不，不，絕不！

他要走，卽使他師母不趕他，他也要走！

可是，要往那裏走？走向那些等待殺他的仇人，讓他們把自己一片片分屍？

「不！無虛雙劍是天下無敵！」北雙緊抱着雙劍，瘋狂的叫着。

他不能死在別人手裏，沾辱了他師父的一世英名，沾辱了這絕世的寶劍！

「小英、小萍、小妮，我不能替妳們報仇了！」北雙想起爲他死去的女人，不甘的號叫着。

唉！多不甘心，他早知道了殺他妻子兇手的蛛絲馬跡，他相信，只要他能恢復武功，必能查出兇手，把他碎屍萬段！

「麻子？少爺不能救你了！」北雙又想起受縛的川梟，以及一切的一切……。

「哼，少爺寧死在自己劍下，也不願死在別人手裏！」

北雙咬着鋼牙，眸中射出一股堅强的神色，驀地坐起身子，兩手嗆的一聲，亮出雙劍，咬牙就要叉進自己頸項……。

「哼……。」北雙忽地悶哼了一聲，癱瘓了下去……。

一條嬌小的人影抱起北雙，射進木屋裏……。

原來天母仙姑詹杏娘最後還是改變她的心意，儘管她恨北雙的師父逍遙翁，但那恨裏有對逍遙翁相對的愛，尤其北雙的一舉一動，簡直是逍遙翁的模子；北雙不發一言，頭也不回的離開她時，她彷彿又見到逍遙翁當年離她而去的情景，下意識的，她要挽留北雙，她不願再失敗，她淸楚記得，當年逍遙翁對她的挽留無動於衷，她是多麼的心碎啊！

所以她命單桂珠把北雙帶回屋裏，而且，替他恢復武功。

北雙只知道他沉睡了很久，在中間，他只醒過一次，憒憒然的醒過來。

他腦中依稀記得，他的身畔，睡着赤裸的單桂珠……。

他模糊的記得，自己曾大喊一聲不……

他也記得自己不字未完，單桂珠已把一碗苦如黃蓮的湯灌進自己嘴裏。

然後，他不能忘記，自己像一頭卑鄙、發狂的瘋獸，在單桂珠姣美的胴體肆意摧蹂。

他不能記住自己對單桂珠的「暴行」持續了多久。

他只知道，很多次、很多次……

他想呼號，但他模糊的腦子並不給他這個命令；他想掙脫單桂珠的懷抱，但他模糊的腦子却給他相反的命令，他只知道緊緊摟着單桂珠。

之後，他沒有辦法記起以後的事情。

他只隱約的知道，過了很久，很久，他模糊的腦子開始淸醒。

他發現自己失去三個月的武功恢復了。

他發現單桂珠不再睡在他身旁，只有他的師母坐在床前。

她不讓自己開口，他只覺得她那對有神的眼光，使自己嚥下滿腔的疑問。但他相信單桂珠是在他的意料之中，死了……

他想哭，哭自己是一個劊子手。

可是他的師母根本不讓他有哭的機會，她那如慈靄的笑容，使他不相信會有令自己想哭的事情發生；她把與師父當年的一段情，那麼高興的告訴自己……。

他沉醉在師母那張回憶的興奮裏，他說不出多高興能知道他師父的過去。

當他第一次得悉自己師父的名號時，白嘉露與羅萍和他的對話，他便猜想一定是個「情」字……果是不錯，逍遙翁，天母仙姑與寒江釣翁皆爲情所磨，唉，莫說英雄怕情磨凡與世之人皆然也！

八十年前北雙的師父亦和他一樣，浪盪江湖，嬉遊人間，乃一江湖浪子。

而寒江釣翁與北雙之師母皆爲武林望族，且爲世家之交，兩家莫逆非常。

逍遙翁那時的武功進境，並不像北雙獨步武林，稱霸江湖的絕頂高手，但在年青輩上是可稱數一數二的，那時其之名號「逍遙浪子」已是年青人所景慕的，年長輩所側目嘉許的了。

寒江釣翁那時的名號「江郎」也是懷着雄心萬丈，想在江湖上有一番作爲，出入頭地。（未完）

精選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華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跟隨「鬼見愁」陰厲君，進入七星堡，數天後，七星堡主「顚倒乾坤陰陽手」冷敬秋與陰厲君，從落魂崖回來，從他們兩人的一番唇槍舌戰中，知道了落魂崖之鬥，並沒分出勝敗，原因是冷敬秋與瘋和尚鬥至中途，瘋和尚爲突然出現的苗疆陰陽老怪驚走，之後，在他們辯證了瘋和尚並非「劍聖」司徒望的化身後，冷敬秋帶着鬼見愁往地牢取一元經，鬼見愁隨命司徒烈跟隨進去，只見冷敬秋在一暗洞內摸索一陣，突從地上的艸堆中射出一支「追魂燕」毒鏢，冷敬秋把得鏢經過說出：

英雄常遭盛名累

鬼見愁又道：「你也沒再找過他？」

七星堡主哼道：「你想呢？」

鬼見愁道：「沒找到？」

七星堡主仰臉道：「這是老夫一生中數大遺憾之一！」

鬼見愁皺眉道：「黃山毒叟，心毒手毒藥毒，雖以三毒聞名於天下，殺人無數，但死在他手下的人，十九均死於他的冷算，他從沒跟誰正面交過手，是以他的眞才實學究竟如何，頗堪存疑，何況他的藥毒尙有一個崑崙丹靈子解得了，像這種人物，名氣雖大，嚴格來說，也算不了什麼，堡主居然把他放在心上，實在令人不解。」

七星堡主搖搖頭道：「不是這樣的。」

鬼見愁訝道：「還有什麼呢？」

七星堡主眼望虛空，像在追憶當時情景般地漫聲說道：「老夫想知道一件事，他當時爲什麼要讓我！」

鬼見愁道：「這有什麼奇怪？剛才你不是說，他當時從你一招陰毒陽烈上已認出了你是誰嗎？他旣知道了你是誰，當然迴避了！」

七星堡主搖頭道：「那時候，黃山毒叟的威名，並不在七星堡主之下。」

七星堡主這句話，說的可能是當時的實情，鬼見愁輕咬着下唇，一時間，竟覺無詞以對。

他想了一下，抬頭改問道：「隔了多久你才知道他是毒叟的呢？」

七星堡主道：「就在當天。」

他低頭望了望掌心中那隻藍燕子，抬頭又道：「當他離去不久之後，老夫回身，於草地上發現了這隻燕子，於是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暗道一聲，好險！」

鬼見愁忙接道：「燕飛魂在，恐怕數十年來祇堡主一人呢。」

七星堡主肅容點點頭道：「這倒是眞的。」微微一頓，又道：「當時，老夫順手檢了起來，原祇爲了留個紀念，後來在此室安置一元經時，靈機一動，就用它做了護經之寶。」說至此處，得意地一笑道：「此室機關之靈巧隱密，且不說它，單就這隻追魂燕，就足使老夫安心的了！」

說着，又是得意地哈哈一陣大笑，一面揣好那隻藍燕子，一面朝露在稻草下面的那個黑黑的洞口走去。

這時候的司徒烈，一顆心，幾乎涼透。

他倚在靠近室門的鐵壁上，雙臂交互抱在胸前，臉帶笑容，表面上，神態從容，實際上，內心却思潮翻湧。

從兩魔的這段題外之談中，他又知道了一位武林人物，黃山毒叟。

很顯然的，黃山毒叟不是一個正道人物，但却是個非凡人物，黃山毒叟如何如何，他並不怎樣關心，但兩魔這番對話却爲他帶來另外一個不幸的預感：施大哥可能沒有得手，一元經，一定仍在此室之中。不是麼？想想看吧！

施大哥如欲取得一元經，他必須經過那些歷程呢？

首先，他必須知道一元經藏放在七星塔中。其次，七星塔塔高七層，鐵室百間，他必須確定其中一間，再其次，他必須知道壁間那個洞孔的所在。再其次，他必須知道洞內機鈕開閉之法，再其次，他必須知道在開動機關之後，立刻轉身，迅速而正確地接住或避過那隻有追魂之名的藍燕子！細想起來，這段歷程，該多艱辛啊？

尤其是最後飛燕裝置，一經想起，眞是令人不寒而慄。

凡是機關佈置，自然不脫奇險兩字，但是，普通我們知道的，最危險的一刹那，應在寶物入目之際，施大哥縱能找出機鈕所在，研究開閉之法尙且不暇，他又怎會想到身後會射來追魂之燕呢？

而現在，一切完好如故，這說明一件事，壁上那個洞孔，在今天以前，除了七星堡主本人，沒人觸摸過！

司徒烈想着，先是異常失望，但轉念一想，不禁暗暗自責道：「唉唉，我也眞是。一元經固然珍貴，但是，它的珍貴又怎能與施大哥的生命相提並論呢？如能輕易到手，當然好，若要爲它去冒生命之險，却是實在不値。施大哥可能始終沒有找對地方，這一點，細想起來，眞是不幸中之大幸。不是嗎，他要是找對地方，縱能將它拿到手，恐怕也無法活着走出此室呢！」他這樣一想，轉覺心安意適，快慰無比。

思念方畢，驀聽七星堡主劃空大笑着道：「陰老兄，開開眼界吧，看這是什麼？」

笑語突發，不啻一聲驚蟄春雷，司徒烈的心神猛地一震。

他連忙定神抬眼望去，祇見七星堡主業已轉過身來，右掌上，此刻正高托着一隻八寸見方的黃龍錦盒，滿臉紅光煥發，糾糾然，睥睨自雄，威武不可一世地，傲然伸送在鬼見愁的面前。

司徒烈想，盒裏盛着的，大概便是那册在武林中已消失達數百年之久，曾令無數的英雄豪傑身敗名裂，一直被武林人物視同天書聖符，夢寐難忘的一元經了？

雖然他對此經毫無覬覦之心，但一想到此經乃武聖之物，身爲武聖嫡系後裔的恩師遊龍老人，曾不惜名節受損，一再佯敗於七星堡主手下，應誓入牢，嚴父唯一的弟子施大哥爲它忍辱耗去十年可貴的青春，到頭來，依然是勞而無功，無窮心機與心血，盡付東流，思念及此，觸景感懷，不禁於心底油然發出一聲輕嘆。

七星堡主手掌向前再度一送，大聲得意地道：「正本，副本，還有老夫的一片赤忱，都在這裏面了。」

這時候的鬼見愁，豆睛圓睜，射光如電，雙目流露出一股無可克制的貪婪之色，他不稍一瞬地望着七星堡主掌上那隻錦盒，神色至爲激動。

可是，出人意外的，他竟沒有伸手去接。

他始終站在原來的地方，身軀連動都沒有動一下，七星堡主話說完，他的反應祇是一聲含義不明的輕哼，同時，眼皮竟然微微一闔。

七星堡主咦了一聲，道：「老兒，你這是怎麼啦？」

鬼見愁悠悠地闔目答道：「老夫該得的，祇是一份繕本。」

七星堡主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道：「你這老兒，眞他媽的，老夫的意思，祇不過叫你老兒先拿去打開看看，哈哈，難道你老兒以爲老夫慷慨得連這隻盒子都要一起送給你？」笑了一陣，又道：「不跟正本對照一番，我就不信你能放心。」

鬼見愁臉上神色一動，雙目忽睜，他輕哼着斜瞥了七星堡主一眼，舉袖露出那隻黝黑發光，瘦如鷄爪的右手，一把將錦盒取到手中。

七星堡主似爲自己一語搔着了對方的癢處，而再度得意地大笑起來。

鬼見愁用左手托着錦盒，以右手解着盒身上結紮的黃綢帶，臉孔繃得很緊，雙手也彷彿在微微地顫抖。氣氛雖然稍見緊張，但却無絲毫暴風雨的象徵。

司徒烈忽然忖道：假如繕本與正本一式無訛，而七星堡主又眞能履行諾言的話，祇要我司徒烈願意，一元經豈不輕而易舉地就落在我的手中嗎？

思忖未已，旋又自責道：唉唉，我怎可這樣想呢？它是一次罪行的工價啊！

他心中雖在默想，但目光却一直沒有離開過身前丈許處的兩個巨魔，這時鬼見愁已將那隻錦盒打開，但見他將盒蓋一掀，便急急地投目盒中，猴急之態畢露，完全失去了平常那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沉穩。七星堡主以眼角瞟着他，微微而笑。

就在這令人眩暈的一刹那——

驀地裏，忽見鬼見愁一聲驚噫，雙手同時一抖，錦盒幾乎落地，再抬頭，臉色已是大變，他望着七星堡主，豆眼暴睜，兩目皆赤，有如一隻被戲侮所激怒的狂獸。

七星堡主見了，微微一啊，身不由己地愕然退出半步。

兩魔四目相對，鬥視良久，漸漸，漸漸，漸漸地，鬼見愁雙目中的火紅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滿臉驚疑，相反的，七星堡主的滿臉驚疑消退了，雙目中却慢慢升起了一種極爲怕人的血紅。

司徒烈心底一聲歡呼，完全明白過來。

當下七星堡主突然一吼，從鬼見愁手中一把奪過那隻錦盒，匆匆的瞥了一眼，猛力一擲，摔得粉碎。

他張口喘息着，像樊籠中的獅子般地就轉了一圈，然後一掌向鐵壁拍去，一聲轟雷般的大响，鐵壁赫然現出五條指痕，他雙手扶在鐵壁上，口中祇能發出一種近乎悲鳴的啊啊單音，龐大的身軀，搖搖欲倒。

鬼見愁呆立着，有如一尊泥偶！

七星堡主頭埋臂間，掙扎着重復喊道：「這怎辦？這怎辦？——」

他喃喃地喊了一陣，霍地轉過身來，身軀搖晃地向前走了兩步，傾身仰臉，臉上扭曲着一種似痙攣所形成的痛苦，雙拳緊握如斗，仍是那兩句：「這怎辦？這怎辦？——」

鬼見愁仰臉，一動不動，好似沒有聽到。

七星堡主又上半步，哀求般地仰臉喊道：「陰兄聽到了麼？告訴我呀！」

鬼見愁仍然仰着臉，這時悠悠答道：「怎辦嗎？嘿，好辦之至。」

七星堡主迫不及待地忙道：「啊啊，陰兄，算我求你，快說嗎！」

鬼見愁哼了一聲，悠悠繼續說道：「老夫的這個辦法，消極得很。」跟着又加了二句道：「消極雖然消極，但在目前來說，却是唯一可行的上上之策。」

七星堡主連忙問道：「說吧，陰兄，我全聽你的。」

鬼見愁目注七星堡主，淡淡一笑，斂容陰陰地道：「說來也很簡單，那便是怕們老兄弟出去認眞要兩下，祇要剩下一個活下來爲止。」

七星堡主怔得一怔，鬼見愁不容他開口，陰陰

地又道：「七星堡主丟了一元經，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過，到目前爲止，整個武林中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堡主跟那位竊經者，便祇有一個老夫我，這樣做，堡主不但等於間接地履行了對老夫許下的諾言，同時更可以保全令堡主梗梗於心的重大秘密。」說至此處，淡淡一笑，又道：「堡主聰明人，應該知道兩句俗諺：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說完，眼望七星堡主，冷笑不置。

司徒烈心頭大駭道：這番話，字字入骨，這一提醒，鬼見愁完定啦！

果然，七星堡主怔怔地聽完後，突睛一亮，驀地退出兩步，雙掌一拍，仰天哈哈大笑起來。祇聽得他大笑着不住地說道：「好主意，好主意！」

鬼見愁側目陰陰地道：「我說如何？」

七星堡主大笑道：「妙不可言！」

鬼見愁早知事有必然，是以神色自若地又道：「現在是四更左右，天亮以前，問題當可解決。」

鬼見愁說至此處，忽然想起什麼似地，臉上神色遽然一黯，但很快地便回復了正常，他用手一指室門口的司徒烈，淡淡地又道：「這娃兒，天資極佳，老天預祝堡主勝利，並爲堡主收得衣鉢傳人致賀。」

七星堡主循勢朝司徒烈望了一眼，雙目一亮。

司徒烈被看得低下了頭。

他想，像七星堡主這種貪忍殘暴的人，一撕破了外表那層僞善的面皮，可說沒有一件做不出來的事，縱令鬼見愁不先提出這種辦法來，他七星堡主也不見得就不走這條路子，所以說，鬼見愁並非聰明自誤，他實在是自知難逃善了，索與燒上一把，求個痛快俐落。

司徒烈也知道，若論武功，鬼見愁雖然可能要比七星堡遜上一籌，但決差不了多少，可是，這兒是七星堡，天時，地利，人和，無一與他有利，所以，動手祇是一種形式而已，鬼見愁的命運，他自己也應該知道得很清楚，那是必然的，除非奇蹟出現，他決沒有活下來的機會。

鬼見愁假如死了，可說死於瘋和尙的計謀，他司徒烈是媒介。

因此，他最後忖道：鬼見愁啊，鬼見愁，你本欠我司徒家的一筆帳，而我，司徒家的人，也似乎欠了你一點，假如你今夜死去，我無法報答你，祇好兩欠勾銷，盡棄前嫌，如有可能，我司徒烈將來割下七星堡主首級時暗奠於你。

想着，想着，他心頭，不禁感到莫明其妙的黯然。

司徒烈正在低頭思忖之際，耳際忽聽七星堡主啞聲沉喝道：「陰老兒，咱們且去外邊。」接着又聽得鬼見愁哼應一聲，步履移動，衣角帶風，七星堡主前走，鬼見愁後跟，兩魔相繼自他身邊大步出室而去。

司徒烈抬頭看時，室中已剩下了他一個人，火炬搖幌着，那堆枯草散滿一地，人去室空，倍顯冷落。

他忖道：我還留在這裏做什麼呢？

他想着，也走了出來。這時候，月如銀盤，業已偏西，由於月色太明，天上幾乎找不出幾顆星星。兩魔遠離七星塔，約在塔外五丈之處，相隔丈許左右，面對面地站着，司徒烈緩繞至兩魔東側，傍着一株梧桐站定。

鬼見愁垂着手，雙目如閉似闔，這時抬頭陰陰地道：「請呀，堡主。」

七星堡主瞥了他一眼，突然面對塔尖厲呼道：「値塔聽令——令——傳——大娘！」

呼聲破空而起，昇放悽厲，足可傳聞於十里之內。

司徒烈抬頭看時，但見七星塔頂那七盞成北斗之狀掌出的紅燈，於七星堡主一呼之後，一聲金鑼，突然全滅。

不移時，又是一聲金鑼，七燈滅而復明。

跟着，自斗尾的搖光星、開陽星、衡星、璣星、璇星、權星，一盞盞地，依次而滅，最後，祇剩下北斗第一星，天樞獨明。

七星堡主厲呼再起：「大娘暫掌金堡——」

金鑼一响，天樞星跟着明滅了三次。

七星堡主望着那盞象徵了天樞星的紅燈發了一會兒怔，然後搖搖頭，輕輕嘆出一口氣，目光移向鬼見愁，同時向前走上三步。

鬼見愁視如不見，仍然垂着雙手，闔着眼皮，站在原來的地方。

司徒烈距離兩魔本就祇有兩丈不到，加上月色如洗，兩魔一舉一動，均清晰可見，這時却因心情緊張，身不由已地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七星堡主回頭朝他笑了一笑，司徒烈心頭微微一凜，方想用心去揣摩七星堡主這一笑的含義時，七星堡主業已轉向鬼見愁，臉色一沉，道：「陰老兒，剛才你老想知道的那件事，老夫現在可以告訴你。」

鬼見愁仰臉漫聲道：「什麼事？」

七星堡主道：「告訴你曾經是誰活着走出七星鐵牢。」

司徒烈因爲七星堡主在這之先對他笑了笑，一聽他這樣說，心神不禁爲之微微一震，暗忖道：什

麼？他識破了我的面目？

鬼見愁漫聲應道：「誰呢？」

七星堡主道：「先後一共有兩個。」

鬼見愁唔了一聲。

七星堡主又道：「兩人是一老一小。」說着，驀地用手一指司徒烈，嘿了一聲道：「那個小的，就是他——」

司徒烈驟聆之下，胆裂魂飛，脚下倒退一步，一聲驚呼出口。而鬼見愁聽了，也是甚爲意外地怔得一怔，豆眼陡張。七星堡主頓了頓，又嘿了一聲，這才繼續說下去道：「就是他——他這麼大年紀的一個娃兒。」

鬼見愁悠然闔上眼皮。司徒烈暗道一聲慚愧，同時深深地吐出一口大氣。

七星堡主左右看了一眼，冷笑道：「令人驚奇是嗎？嘿，值得驚奇的還在後面呢！」冷笑數聲，接着說道：「剛才，老夫說，那娃兒關進去時根本不懂武功，八個月後，却將本堡第五鷹一掌擊倒，你老兒似乎不信，老夫現在告訴你，那話實在是一點不假！」哼了一聲，語氣加沉，微帶恨意地又道：「老夫接着要告訴你老兒的，便是那娃兒所施的竟是正宗天山遊龍掌法！」

鬼見愁啊得一聲，陡又張目道：「中掌之人無痕無傷，僅僅是穴閉氣散？」

司徒烈暗道：哦，本門的掌法原來是這樣的。他想着，不禁忘了身處何地，深爲本門武功的合乎王道，而暗暗地感到安慰和自豪起來。

七星堡主冷哼了一聲，點頭道：「正是這樣。」抬臉張目又道：「天下還有第二種掌法是這樣的嗎？」

鬼見愁眼皮半閉着道：「幾成功力？」

七星堡主想了一下道：「約莫是三成光景。」

司徒烈暗道：現在可能加了一倍，那時候最多一成左右罷了。

鬼見愁又道：「那個老的又是誰呢？」

七星堡主恨聲道：「你猜猜看。」

鬼見愁搖搖頭道：「無從猜起。」

七星堡主大聲一字一字地道：「是誰？哼，他就是遊龍老鬼趙笑峯！」

鬼見愁啊得一聲，三度張目。

七星堡主恨恨地道：「那老鬼早來三個月，就關在那小鬼的隔壁。」

司徒烈暗道：噢，原來恩師他老人家當日就在隔壁？唔，聲音聽起來那樣的遙遠，足見鐵板之堅厚，說來也眞值得慶幸，要是他老人家再過去一間或兩間，我恐怕就沒有和他老人家成爲師徒的機會啦！

鬼見愁好似聽錯話般地，皺眉問道：「你說什麼？」

七星堡主嘿嘿冷笑道：「不信那老兒會被老夫關進鐵牢是不是？哼，那算什麼稀奇。索與告訴了你吧，老夫關他，先後已經三次了呢！」

鬼見愁淡淡地道：「如確屬事實，五次我也相信。」

七星堡主振聲道：「他說他對老夫以第一人自居，他並不反對，但總覺得聽來有點刺耳，希望老夫等他老兒歸天後再掛這塊牌子不遲，我說，你老兒活着也是一樣，他冷笑一聲，便跟老夫口頭論掌，並互許誓言，我輸了，由他吩咐，他輸了，自動關入鐵牢半年，哈哈，老夫僥倖，先後三次，老夫最後總以半招佔得上風。」

鬼見愁語氣不明地道：「值得驕傲。」說着，豆眼微睜，又道：「堡主忽然說了這許多，用意何在？」

七星堡主嘿嘿冷笑道：「爲了讓你老兒明白一件事。」

鬼見愁眼皮微闔，漫不經意地道：「關於一元經嗎？」

七星堡主突睛中異光閃射，輕輕一哼，沉聲道：「一點不錯，老夫已經知道了誰是盜經者！」

這句話顯然出乎鬼見愁的意料之外，但見他微一錯愕，眼皮又是一睜，張口要問什麼，話到嘴邊，却又嚥住，好似突然悟及了七星堡主的語義所指，點一點頭，眼皮再度一闔，未作進一步之其他表示。

司徒烈細味兩魔言談神態，心頭一動，忖道：什麼？七星堡主難道以爲一元經是被我拿走了嗎？唔，是的，這也難怪老魔誤會，我進堡時不會武功，出堡時却有着三成正宗的天山遊龍掌力，一元經藏放在禁閉我的那一間鐵牢，恩師他老人家就關在我的隔壁，現在，一元經不見了，老魔除了疑及我跟恩師他老人家串謀外，疑點雖然很多，但在目前，他又怎會想到其他呢？

最後，他暗哂道：由你誤會吧，施大哥拿與我拿，橫豎也無多大分別。

當下，但見七星堡主仰天哈哈一陣狂笑道：「値得驕傲嗎？陰兄？哈哈，老夫昔日，確曾爲此大大陶醉過一番呢！哈哈哈，事到今日，老夫才發覺，原來竟是上了別人的惡當，而不自知！哈哈，哈哈哈！」

笑聲偏激異常，充滿了忿恨和怨毒。

鬼見愁容他笑畢，眼皮微睜，側目陰陰地道：「堡主兄，該辦咱們的正事了吧？」

七星堡主猛上一步，瞪眼沉聲叱道：「陰老兒，你別逼人——」

鬼見愁雙目一睜，精光如電，嘿嘿冷笑道：「少做作，想叫道上朋友今後談起我們今夜的這一段，這以爲錯不在你，完全是我姓陰的把你逼急了，你才動手的，是嗎？」冷笑數聲，微哂又道：「堡主兄，要老夫留份自白書下來嗎？」

鬼見愁說話時，七星堡主兩手叉腰，鬼見愁每落一句，他就從鼻管中嗤哼一聲，一聲比一聲哼得更重，好像是愈聽愈氣，聽完最後一句，突睛一翻，刷眉陡豎，虎牙咬得吱吱作響，直似要將鬼見愁一口呑下肚裏去。

鬼見愁睥睨而笑道：「不够，不够，比這更怕人的，我也見過呢！」

說也奇怪，七星堡主不知忽然轉了什麼念頭，頭一抬，竟又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鬼見愁陰陰地諷刺道：「這個聽得更多。」

七星堡主一放臉，戟指道：「陰厲君，記得剛才在塔室中老夫對你下過一個什麼評語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抱歉，忘了！」

七星堡主又上前一步，嗤聲道：「忘了嗎？那麼老夫就不妨再說一次！」

用手遙指着鬼見愁的鼻尖，接着說道：「剛才，老夫說：『你老兒對七星堡主的認識，根本不够，最少對三十年前的七星堡主認識不够！』而現在，老夫要說的是：『你老兒對七星堡主的認識，的確不够，最少對三十年後的七星堡主認識不够！』合起來，可以這樣總說一句：『你老兒對七星堡主簡直毫無認識！』」

鬼見愁陰陰笑道：「中肯之至！」

跟着又是陰陰一笑道：「不然的話，決不致落得今夜，是嗎，堡主兄？」

七星堡主怒吼道：「閉嘴，聽我說！」

鬼見愁陰笑道：「可以！」

七星堡主哼了一聲，忍着怒氣道：「三十年前，武林初傳三奇之名，老夫首頒七殺之令，那時候，老夫憑一雙肉掌，馳騁中原武林道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司徒望，趙笑峯二人雖與老夫齊名，也一樣不敢對老夫的言行稍置煩言，是以黑白兩道，各門各派的武林朋友，口雖不言，但在他們心目中，却是誰也不能否認，老夫應居武林第一人之位！」臉一抬，冷冷地問道：「這番話，是老夫誇張了嗎？」

鬼見愁嗯了一聲，沒有作答。

七星堡主臉色微緩，語氣一沉，又道：「陰厲君，你是長白道上的第一人，我問你，你知道唯我獨尊這四字背後的艱辛滋味嗎？——」說至此處，忽然仰臉嘆道：「古人說，盛名之累，盛名果是累人。」

鬼見愁微見動容，七星堡主回臉又道：「那時候，老夫心中，始終祇爲一事而擔憂，陰老兒，你也是過來人，你知道老夫擔憂的什麼嗎？」

鬼見愁張目脫口道：「深恐名位不保？」

七星堡主再上一步，大聲道：「那時候，黃山毒叟以三毒知名於天下，人人聞名變色，聲威可說不在老夫之下，他差老夫的，祇是沒有正面露過本身的武功，難以令人衷心悅服，可是，話說回來，老夫要是一旦敗於他的手底下，不論他以什麼手段致勝，那時候，武林中對老夫跟那老毒物的看法將是如何呢？」微微一頓，沉聲又道：「所以，老夫說你老兒對三十年前的老夫認識不够，錯了嗎？」

鬼見愁閉目漫聲道：「再說三十年後——」

七星堡主微見激動地道：「三十年後……三十年後……三十年後嗎？」聲調嘶啞，斷續不能成句，連說三句三十年後，語音一抖，竟然頓住。

鬼見愁眉峯一皺，驀地睜開雙目，朝七星堡主投了疑訝的一瞥，但見七星堡主微見喘息，掙扎着，啞聲道：「三十年後……衆叛親離。」

鬼見愁更顯詫異地道：「這，這怎麼說？」

七星堡主似乎漸漸安定下來，他無力地以手臂揮了半圈，苦笑道：「陰老兒，驚奇嗎？嘿，老兒，別强老夫加以解釋好不好？」

黯然强笑數聲，又道：「老兒，芸芸武林，你替老夫找找朋友吧！司徒望？趙笑峯？黃山毒叟？笑無常？百花敎主陰陽老怪？瘋和尙？六派掌門人？寵妾七嬌？愛徒三煞？還有誰？還有誰呢？哈哈，還有誰呢？老兒，告訴我呀！」語畢，一陣瘋狂大笑，悽厲至極。

鬼見愁，默默無語。

將近五更了，遠遠，圍定的百來支火炬，半數已因油盡熄去，天上，飄動着大塊的烏雲，夜風如割，祇有七星堡主的悽厲笑聲，在夜空中，隨風激盪……。

七星堡主的笑聲，漸漸地弱了下來。

鬼見愁等他笑聲稍定之後，沉聲道：「老夫祇能建議堡主一點。」

七星堡主正視着他道：「那一點？」

鬼見愁冷冷地道：「心腹之患，除去一個算一個。」

七星堡主道：「從誰開始？如何開始？」

鬼見愁冷冷地道：「堡主知道……從堡主面前的我開始。」

冷笑一聲，仰臉又道：「報告堡主，天已不早了！」

七星堡主忽又大笑起來。

鬼見愁似不耐地嘿了一聲，七星堡主大笑着道：「告訴你吧，老兒，老夫一點也沒說錯，自發覺一元經失去以後，你老兒的這段表現，正好證明一件事，你對老夫認識不够。」揚聲又追加一句，道：「最少對三十後的老夫認識不够！」

鬼見愁怔怔不解，他轉正了臉道：「堡主兄，說得明白些好嗎？」

七星堡主臉一沉，道：「陰厲君，我問你，老夫憑什麼理由容你不得？」

鬼見愁漫聲道：「再說無味。」

七星堡主哼了一聲道：「怕你洩露了老夫的秘密？怕向你交不出一元經？」

鬼見愁冷冷地道：「都是理由。」

七星堡主恨恨地又道：「如說怕你洩露秘密，老實說，老夫的秘密，就是你老兒的秘密，你要洩露，早就該洩露了，老夫要滅口，也絕對等不到現在！」

一頓又道：「司徒望如果眞的已死，洩露出去，是否有人相信已甚難說，縱然有人相信了，又有什麼了不起？司徒望如果還活着，請問，秘密還爲誰守？」

哼得一聲，繼續說下去道：「至於一元經，祇要你老兒能相信老夫是眞的失去了，你老兒難道還忍心逼我嗎？當然不會，不是嗎？那麼，咱們利害相共，携手之不及，爲什麼却先要自相殘殺呢？是我傻？還是你傻？」

鬼見愁無言地低下了頭。

七星堡主仰臉喃喃地道：「陰厲君，陰厲君，唉唉，你難道竟容不得老夫有上一個友人麼？」說完，一聲長嘆，滿臉痛苦地又道：「陰兄，望着我吧！」

鬼見愁悠悠抬臉，七星堡主以手一指七星塔頂那盞紅燈，悽然强笑道：「陰兄看到沒有？七星堡的規例，沒人再比陰兄更爲明白的了，老夫半夜交出掌堡全權，爲了什麼呢？告訴你，陰兄，天亮以前，老夫就要出堡，什麼時候回來，很難說，陰兄行止，尙請自決，如陰兄認爲老夫可以一交，今年端陽，老夫將在岳陽樓上等你！」說完，仰天一聲長嘯，雙手抱拳，朝鬼見愁肅容一禮，同時藉送拳之勢，騰身而起，拔升五丈來高，空中回頭喊道：「腥風血雨之再起，罪不在我——端陽見！」

形如灰鶴，眨眼消失於一片陰暗之中，隱隱傳來悽厲長笑，已在里外。

七星堡主去了，鬼見愁負手望天，似乎在回憶着一些什麼，臉色跟天色一樣灰黯，良久良久之後，方發出一聲極其悠長的嘆息，收回視綫，舉步緩緩地朝司徒烈立身之處踱了過來。

就在這個時候，七星塔的陰影中，有人啞聲笑道：「瘋和尙是誰，來，姓陰的，我告訴你！」

咦，這聲音——不正是瘋和尙本人麼？

鬼見愁聞聲一怔，豆眼陡睜，射光如電，朝塔脚迅掃一眼，一聲輕哼，逕自朝發聲處大步走了過去。

七星塔影中，那人啞聲一笑，又道：「走，長白王，這兒說話不方便。」

人隨聲發，宛似灰鶴冲天而起，半空中，打了個挑逗性的哈哈，一個轉折，人已撲向東北角，那兒，正是司徒烈第一次逃出七星堡的方向。

鬼見愁脚下微微一頓，略作思索，跟着，有所決定般地毅然掉過臉來，朝司徒烈無言匆匆地揮揮手，意思像說：別亂跑，孩子，在堡裏等我。揮完手，雙肩晃處，人如輕烟，眨眼消失不見。

這時候，約莫是五更將盡，天空忽然降下一層淡淡的薄霧，到處迷濛一片，司徒烈在一陣驚喜之後，心情也變得跟天情差不多，有點茫然。

瘋和尙來了，但又去了，他想：是的，他是個信人，沒有忘記他於長白授計時的允諾，可是，他的出現僅如驚鴻一瞥，沒留下任何暗示，我該怎辦呢？

他不禁猶疑地忖道：難道他是有意將鬼見愁引開，要我單獨脫身？

想着，搖搖頭，又忖道：不對，他說過，他將來一定要親自將我完整無缺的交給我師傅，他這人說話，一句就是一句，我如此刻出堡，海天茫茫，何處去找恩師？

可是，話固然這麼說，但鬼見愁並非一位等閒人物，他這一路含恨追去，瘋和尙要想擺開他，談何容易？

再說，就算他擺得脫，他回頭，鬼見愁也一樣回頭麼？

瘋和尙既不可能將鬼見愁引出堡外下手除去，也不可能向鬼見愁公開談判要人，那麼，瘋和尙這樣做，目的何在呢？想來想去，終是不得要領。

正當司徒烈心緒繁紛，行止無措之際，七星塔影中，就是先前瘋和尙兩度發聲的那塊老地方，忽又傳出一聲低低的怪笑。

司徒烈不防有此，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畧一定神，發覺這笑聲竟也耳熟異常，好似曾在什麼地方聽過，而且也不止一次，可是，一時間，却又想不出對方是誰。

當下他也無暇多想，身軀一挺，神功默運，同時面對發聲之處，跨上兩步，冷冷而低低地沉聲喝道：「暗處高人，是冲着少俠來的麼？」陰影中，笑接道：「這還用問嗎，少俠！」跟着唉聲一嘆，又道：「跟了幾天鬼見愁，別的沒學上，出言吐語的這股冷酸勁兒，倒是妙肖三分，唉，我這老不死的，不論到那裏，不是挨罵，就是遭損，唉唉，我好苦命啊！」

司徒烈驀地想起一人，失聲一啊，不容對方再說下去，一個騰步，急急朝塔下撲了過去，近前一看，果然沒錯，不是他，還是誰？

塔脚下，此刻正盤膝坐着一個年約六旬左右的老花子，祇見他，彎眉細眼，鼻如扁蒜，白髮蒼蒼，臉色却極紅潤，身穿一襲破舊布袍，下擺爛得像一撮流蘇，七纏八絞地打了五六個結，一副顢頇滑稽神情。

此公是誰？丐幫三老之一的神機怪乞是也！

司徒烈見是神機怪乞，心頭有着說不盡的高興，怪乞似乎看出司徒烈有很多話要說，不待司徒烈開口，便先搖頭止住，一面將酒葫蘆繫回腰間，一面抹着嘴角酒漬，緩緩爬身而起，咕嚕道：「他奶奶的……鬼地方……明知老魔不在，坐久了，一樣的心驚肉跳。」說着，抬頭扮着鬼臉，露齒笑道：「好走啦，少俠，花子等着交差呢！」話說完，又是一笑，領先長身而起，司徒烈恍然一悟，精神一振，跟後躍起，堡中巡守雖嚴，但在這種隆冬天明之前，霧又大，加之怪乞對堡中地形似不陌生，是以輕易地便出了堡。

出了堡，繼續前行，到達草橋鎭，正好天亮。

一路上，司徒烈使出精神，居然跟身法奇快的神機怪乞，走了個不先不後。

抵鎭後，神乞停步回身，朝司徒烈上下打量了一眼，苦笑一聲，搖搖頭，沒說什麼，像是驚奇，也像一種吾老矣，後生可畏的感慨。

司徒烈赧然一笑，低聲問道：「老前輩，您怎知道晚輩在堡中的呢？」

怪乞哼了一聲，翻着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球，冷笑道：「裝什麼蒜，小子？」說着，臉一仰，又道：「受人支配使喚罷了，七星堡是什麼地方？那種地方，如沒有高人帶路，我花子再加三副胆子，也不敢妄入一步呀，你小子這種明知故問，老實說，我花子不欣賞！」

司徒烈暗暗吐舌，連忙陪笑道：「老前輩不辭辛勞，總爲晚輩一人，晚輩知道。」

怪乞臉色一緩，點點頭道：「唔，這話倒還中聽一點。」

怪乞是性情中人，外剛內和，雖然髮白如雪，却仍有着一副赤子之心，對於怪乞，司徒烈了解得最爲清楚，他知道怪乞這番做作，可能全爲了適才在堡中見面之前，他對他一句暗處高人的頂撞，一想到一個六十開外的人，居然像孩子般地爲了一點小節也要報復，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怪乞瞪眼喝道：「笑什麼？什麼事好笑？」

司徒烈忍笑一躬到地，大聲道：「好，好，不笑就不笑！」

果然，怪乞至此，也忍不住笑罵一聲，現出本來的嬉戲面目，老少二人，重又回復到年前相處於少林那段時日的親密。

二人在草橋一間小客店住下，早餐之際，司徒烈忽然想起他在少林曾對怪乞許下諾言，要爲怪乞在兩年之內，將該幫在龍虎怪乞領導下的關洛分舵，內部有甚不妥之處打探清楚，因着種種事故，他至今尙未進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雖然兩年之期尙未超過，但他一想到自己的遲遲未行，不禁慚怍暗生，爲了取得怪乞諒解，於是他紅着臉，拾頭期期地向怪乞道：「老前輩……前在少林……晚輩說過……很抱歉……我想……」

怪乞臉色忽然一變，閉目搖頭道：「前論作罷，孩子，別再提這個了。」

司徒烈一怔，暗道：怪乞生了我的氣？可是，語氣不像呀！再說，我一直未得空閒，況且約期未過，他是知道的，生我的氣，實無理由。那麼，他做甚這樣說話呢？

這時，怪乞突然雙目一睜，靜靜地又道：「別生誤會，孩子，我是說，現在用不着了！」

司徒烈忙問道：「已經打聽出來了嗎？」

怪乞點了點頭。

司徒烈關心地又問道：「沒有什麼不妥之處，是嗎？」

怪乞搖了搖頭。

司徒烈心頭微微一震，他最後這樣問，實在祇是一個人在常識上應有的說話技巧，其實，他從怪乞神色上，他早看出，丐幫關洛分舵，一定出了重大事故。

至於出了什麼樣的事故，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亟於知道，加之司徒烈對怪乞的情感，更是無法例外。

司徒烈本就接着要問出口，可是，他忽然想及一點，是以話到喉頭，重又嚥回。

他想，不管關洛分舵發生了什麼事，但可想像的，那絕不是什麼好事，俗語說得好，家醜不可外揚，人家幫內的不幸，我又怎可要求人家說給我聽呢？

這時，神機怪乞在狂飲一陣之後，忽然喃喃地道：「這種事會發生在龍虎師弟身上，眞是夢想不到。」

跟着，唉聲一嘆，搖搖頭，傷感地又道：「按理說，武林中任何幫派出了訛錯，都該由自身清理才對，可是，現在，我古如之能怎麼樣呢？追魂師兄又能怎樣呢？」

因爲怪乞並不是在跟誰說話，所以司徒烈無從置詞，不過，怪乞的頹喪，令他極爲難過，他想不到什麼事竟令武林中一代耆宿，赫赫有名的三老人物會灰心到這種地步，不禁鼓起勇氣，低聲懇切地道：「老前輩，我能爲您分憂嗎？」

怪乞搖搖頭道：「你不能！」

大概話出口，忽然發覺語氣有欠婉轉，是以苦笑一聲，又道：「不單是你不能，孩子，這個忙，就是你師傅遊龍老人，也不一定幫得上。」跟着，像加以解釋般地，繼續說道：「想想看，孩子，假如那是一件非常單純的事件，以我花子跟你師傅幾十年的交情，還有少林那幾個和尙，再加上我們那個花子頭兒追魂師兄，不早就解決了嗎？」

司徒烈眉頭一皺，脫口道：「一奇，兩老，外加少林八大高僧解決不了的事，那是什麼呢？」

怪乞微微一嘆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武林浩瀚似海，三奇三老者也，祇不過目下武林道上舉目可見的幾名代表人物罷了，孩子，總有一天你會發覺一件事的，那便是武功成就愈高，名氣愈大的人，煩惱也就常較常人爲多。」

司徒烈點點頭，挪動了一下身軀，不安地低聲又道：「請你原諒，老前輩，我，我想——晚輩能知道得更多一點麼？」

怪乞一氣喝乾碗中剩酒，長嘆了一聲道：「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說得簡單點，兩句話說完，丐幫關洛分舵被一個退隱已久的魔頭利用了，那魔頭的武功，在三十年前，就已無人能敵！」

司徒烈吃驚地道：「無人能敵？」

怪乞苦笑笑道：「也許我花子說得誇張了點，但是，老實說，我花子可眞想不出當今武林中誰能克制了他。」

司徒烈忙道：「那人是誰？」

神機怪乞苦笑道：「就是告訴了你，你也不清楚。」

「這事我師傅知道了嗎？」

「花子還沒跟他提起。」

司徒烈心想：你這花子也眞是，原來我師傅還不曉得這回事，你就說他老人家幫不上這個忙，也未免太那個了點。

他心中雖是大不服氣，但又不便明白出口辯責，想了半天，忽然被他想出一句話來，他抬頭强裝好奇地道：「既是這麼說，那人豈不是成了天下第一人？」

怪乞凝目虛空，漫應道：「他何嘗不是以此自視。」

「比七星堡主如何？」

「七星堡主自己心裏明白。」

「七星堡主怎容得了他的呢？」

「忘了我說他失去音訊已達三十年之久嗎？」

司徒烈再也忍耐不住，不禁沉聲又道：「老前輩您以爲那人——眞是無人能敵嗎？」

怪乞仰臉嘆道：「以前有過。」

司徒烈忙問道：「以前是誰？」

「劍聖司徒望！」

司徒烈聽得心頭一震，忖道：原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爹一直居於三奇之首，怪不得七星堡主要容不得他老人家了。

想着，不禁鼻子一酸，暗嘆道：爹，你在哪兒啊？假如你現在在這裏，烈兒該是多麼榮耀呀！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迅定心神，抬臉又道：「除了……劍聖……再無他人了麼？」

「還有一位。」

「誰？」

「就在眼前。」

「誰？」

「他快來了。」

「瘋和尙？」

「是的，孩子，瘋和尙！」怪乞輕輕一嘆，又道：「這位大和尙，實在是個謎一般人物，上次在少林，經你師傅夜探證實，此人在武學上之成就，實是高深莫測，這還罷了，奇就奇在此人似乎是無所不知，耳目之靈，令人嘆爲觀止。」微頓又道：「就拿花子這次的家務事來說，我花子也不過月前剛剛得到實情，自以爲隱密無比，除我花子一人而外，再無他人知道此事，詎知昨天這兒碰到他，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他就冲着花子嘻嘻笑道：喂，老花子，咱們談宗交易如何？我發怔道：什麼交易？他大笑道：包你有賺無賠，絕不吃虧！我越發莫明其妙，他笑着又道：現在聽我和尙說明交易內容，那便是你花子幫我完成我對天山趙老兒許下的諾言，我和尙助你展愁眉。說着，不容我開口，拉了我就跑。」

司徒烈不禁插口道：「跑去那裏呢？」

怪乞瞪眼道：「這還要問？」

司徒烈哦了一聲道：「七星堡？」

怪乞道：「可不是？……——跑了一陣，花子發覺

路不對勁，頭一抬，七星堡已在眼前，那時候，天剛黑，花子腳下一頓，稍爲猶疑了一下，他笑道：怕麼？我怒道：笑話！他點頭笑道：這還像話，不然我和尙可要疑心你是冒牌貨了！說着，從懷中摸出兩條狗腿，兩個酒葫蘆，分給我一半，笑道：拿去解悶或者壯胆吧。」

司徒烈笑得一笑，不禁疑問道：「你們去時才天黑，一夜怎樣打發過去的？」

神機怪乞瞥了他一眼道：「還不是爲了你這小子。」

司徒烈扮着鬼臉道：「全爲了我小子？不見得吧？」

怪乞翻眼要罵，轉又破顏一笑，跟着繼續說道：「這以前，人家都說我古花子滑稽突梯，言行在在惹人發笑，誰想到一碰這和尙，我古花子可就差遠啦！走到堡前，他指着堡樓對我說：老花子，咱們都是有身份的人，要進去，就得走正門，你說對不對？」

「走正門進去？」

「是呀，我當時也聽得一怔，和尙笑着又道：不相信麼？看我的！」

「怎麼進去法的呢？」

「聽我說呀——」

怪乞狠狠地瞪了一眼，這才說下去道：「他領着我，大搖大擺的一直走到堡樓之下，雙掌一擊，立即從堡內閃出一條黑影，相隔十步左右，沉聲喝道：來人通名！和尙右手食指於唇前一豎，吹氣道：噓！那守堡人一怔，和尙低聲道：洒家要進堡參觀參觀，借條路！口裏說着，食指一彈，來人業已呆如木鷄，我暗驚道：啊，一元指！」

司徒烈忙道：「老前輩，什麼叫一元指？」

怪乞嘆道：「數百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本書，叫做一元經，經過一次舉行於湘南九疑第七峯的武林大會，結果爲武聖趙玄龍所得——你師父就是武聖五世後裔——一元經後來不知所終，但據傳說，一元經除了正本之外，另有三種節本流傳於世，那便是：先天太極式，觀心大法，魚龍十八變！」畧頓又道：「一元指，據說便是先天太極式變化運用的武功之一種！」

司徒烈道：「遊龍掌呢？」

怪乞道：「遊龍掌出自魚龍十八變。」

司徒烈道：「那麼，瘋和尙也是出自武聖門下嘍？」

怪乞道：「這就不是花子所能解答的了，老實說，這問題就是你那武聖嫡系的師父，可能也無法清楚，數百年來輾轉相傳，誰又能知道那麼多？」

「那麼說下去吧！」

「一元經，包羅萬象，三種節本，也是不世奇珍，那上面的武功，祇要學成一種，便能獨步一時，花子能知道這麼多，也就値得自豪的了。」

司徒烈又道：「您怎知道瘋和尙使的是一元指的呢？」

怪乞道：「你問這個，可先聽我說個簡短的故事，百年前，少林忽然來了個遊方和尙，當時的少林方丈知道來人是位武家高手，是以招待得異常殷勤週詳，那遊方和尙在方丈導引之下，參觀了所有經堂院殿，最後來至少林達摩院，仰臉朝五丈來高的殿樑打量了一眼，一聲不响地筆直拔起，用手在殿樑上抓下一把木屑，哈哈笑道：好木料，可惜年代久了點，貴寺還有什麼可以看看的嗎？」

「孩子，別瞧輕了那遊方和尙這一手，要知道，平常縱起五丈來高雖是不易，但一個在輕功上有特別造詣的名家仍然算不得稀奇，奇就奇在那和尙的身法，起落無聲，輕靈似燕，而最可貴的便是他手上那把木屑，提縱術全憑一口眞氣，半空中使不得力，他居然於到達五丈高處，仍能以內家眞力抓下木屑，實是世所罕見，也怪不得他仗此賣狂。」

司徒烈道：「這不令少林方難堪嗎？」

「那正是那遊方丈和尙目的！」

「後來呢？」

「當然，少林方丈當然明白對方的用意，當下謙虛有禮地合掌躬身道：阿彌陀佛，師兄好功力！遊方和尙正自面有得色之際，少林方丈伸手向上一面圈劃，一面溫聲又道：敝寺別無可堪寓目之處，要有，也祇剩得這上面的一行古跡了！遊方和尙循聲抬頭向上一望，當場臉色大變！」

「哦？」

「你道那遊方和尙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原來那支平滑殿樑上，就在那遊方和尙抓下木屑的不遠處，此刻突然平添了一行筆力蒼勁，勾劃了了，寫得龍飛鳳舞的大字。」

「一行什麼字？」

「天下第一寺。」

「甚麼？在五丈高處以手寫字？」

「花子，這種武功就是一元指！」

司徒烈聽得瞪大了雙眼，怪乞繼續說道：「這個故事是少林上代掌門百愚禪師爲我述說的，老花子爲此還特地到達摩院去看了一趟，那行字，至今仍在，你將來再去少林，儘可查驗。」

「以後呢？」

「之後，那遊方和尙深知少林果然名不虛傳，不容輕侮，當下一聲不响地朝大殿上達摩祖師的金

像拜了三拜，肅容掉身而去！」

「啊，眞有意思。」

怪乞感嘆着又道：「百愚禪師在世時，跟我花子的交情，最稱莫逆，這段秘辛，除了我老花子，鮮有人知，老禪師又說，一元指並非少林絕藝之一，可能是那位方丈由俗家帶來，格於寺規，後代僧人也沒人得到傳授，但一元指的威力，却爲少林上下所熟知，花子當時聽了，滿以爲這種玄奇武學既已失傳，這種事，最多留在肚子裏當做典故藏着罷了，想不到今生今世，居然親眼看到了，說來也是奇緣。」說完，又是一嘆，同時吩咐店家添來一碗酒。

司徒烈想了一下，忽然問道：「老前輩，您何以知道瘋和尚使的是一元指呢？」

怪乞喝了一口酒，點點頭道：「問得好，孩子，假如我是你，也將難免有此一問呢！告訴你，孩子，花子斷定它是一元指，共有二點根據：第一，當花子情不自禁脫口說出一元指三個字時，瘋和尚回頭朝花子瞥了一眼，目光中充滿疑訝，好似說：哦？你也知道這個？跟着點頭一笑，表示着：唔，瞧不出你這花子，還眞有點眼力見識！第二，從百愚禪師那裏，花子得知，一元指施展時，有着一種不容假藉的莊嚴法相，那便是出手者當時不論處於何種環境之下，均必目煥采華，面露微笑，一如我佛拈花！」

司徒烈暗忖道：「一元劍法的最高境界也正如此啊！」

他忽又想道：一元指，一元劍法，相同的心訣境界，這是巧合呢？抑或瘋和尚眞是我爹的化身？噢不，他又想：一元經上的武功，輾轉流傳，習成者不知凡幾，百年前少林的方丈便是一例，我拿這個做爲設想依據，也太幼稚可笑了！

於是，他抬頭又問道：「好的，老前輩，再說下去吧！」

「瘋和尚以一元指將那個看來身手不弱的堡徒，輕描淡寫地遙遙點中了穴道之後，又上前將那人姿態擺好，遠看上去，抬頭挺胸，雙目平視，雄糾糾，氣昂昂，他拍着那人肩胛笑道：朋友，神氣些，好叫你們堡主見了贊許你的盡忠職守。

「進了堡門，他見人就是一指，同時順手拉好那人站立的姿態，先後治倒了二十來個，最後，他指着一座燈光輝煌的所在，朝我笑道：那邊就是七星廳，七星堡主正在飲酒作樂，花子，進去喝一杯如何？我搖搖頭道：沒胃口！他笑道：那麼，隨我來吧！」

於是，我們走進一間書房，他又笑道：這是這兒施總管的書房，還乾淨，花子，你躺會兒吧，我要去那兒？他笑笑，沒答我，一人走了出去，走到門口，回頭大聲道：時候一到，我來喊你！

「花子一肚悶，祇有拿狗腿燒酒出氣，吃完了心想，管他娘，睡一覺再說，約莫四更左右，和尚來了，他笑道：記住，花子，等會兒，和尚帶得走的，全帶走，剩下了那娃兒，限你明天午正草橋交人！」

說至此處，怪乞喝了口酒道：「底下的，你都見到了，用不着說啦！」

司徒烈朝外望望天色道：「老前輩，快午時了吧？」

怪乞點點頭，司徒烈又道：「老前輩，既然瘋和尚已經自告奮勇找上了您，答應帮您解決困難，而您又認爲瘋和尚定能勝任愉快，您老做甚還爲此事煩惱呢？」

怪乞搖搖頭，喃喃地道：「孩子……你……你不知道。」

司徒烈不解怪乞之意，正待發問之際，門外有人啞聲大笑接口道：「你不知道的，孩子，花子是爲了家務事却要假手外人而難過，這就叫做人窮志不短，另外還有個詞兒——死要臉！」

說曹操，曹操到，進來的正是瘋和尚。別來雖久，人仍未變，瘋和尚還是以前那副老樣子，扁鼻闊嘴，吊眉橫眼，一頭亂髮，一襲僧袍油垢盡塗，髒得發亮，兩道眼神冷森怕人，他一路笑了進來，口中語無倫次地嚷着道：「好好，花子會辦事，酒家一定在還本之外，外加優厚利息……個子小有個子小的好處，鬼見愁那老小子……他媽的……跑得眞快……幾乎比跟七星堡主和遊龍老兒賽跑還累人……不過，也眞好耍子，那老小子追丟了我，回去準得痛哭一場，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酒家又多了個生死寃家啦！」

和尚進門，神機怪乞朝他狠狠地翻了一眼，仍坐在老地方喝他的酒，對和尚不理不睬，和尚拍拍手大笑道：「瞧，花子被酒家說破心事，老羞成怒啦！」

司徒烈見了瘋和尚，別有一種親切之感，這時連忙起身迎去！

和尚將他拉至亮處，瞇着眼，上下端詳了好一會，這才點頭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鬼見愁那老小子保管得很好……不但完整無缺，而且長得又大又高，哈哈，天山那個白鬍老兒找不上我和尚的麻煩啦！」

司徒烈心裏有很多話要說，却不知打那兒開始才好。

瘋和尚忽然一望天色，將他朝後院直拉，大聲

道：「娃兒，來，咱們去後邊說幾句見不得人的知心話！」

回頭朝怪乞扮了個鬼臉，笑道：「花子，你要氣，你就氣個飽吧！」

到了後院，和尚從懷中摸出一個其髒無比的舊紙包兒，一把塞在司徒烈手裏，不容司徒烈推辭，也不容司徒烈查問，低聲吩咐道：「一人獨處時，方可打開，不許讓任何人知道！」停了一停，加重語氣又道：「任何人，連你那白鬍子師父也不例外，雖然這事在你小子很爲難，但是，你小子別怕，這是我和尚的吩咐，一切有我和尚担待！」

司徒烈無可奈何，祇好依言收起。

和尚看着他把那個紙包兒藏好，忽然露齒一笑神秘地低聲道：「孩子，我知道你想知道一個人的下落——曉得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嗎？」

司徒烈心頭一動，目中光閃忙道：「是的——大師——敢請指點迷津。」

和尚笑得一笑，才待開口時，外屋突然响起一道宏亮的聲音道：「大和尚何在？老朽依言準時拜會佛駕來了！」

和尚笑意一斂，失聲道：「唉唉，你那死鬼師父來啦！」

跟着朝外屋破口大罵道：「來就來了，叫什麼，外邊等等！」

掉臉又朝司徒烈匆匆地道：「用點智慧，孩子，多想想，你就會知道的。」

口裏說着，人已朝外邊走去，司徒烈慌忙跟了出來。

外屋中央，此刻正有一位老人，背剪雙手，昂然挺立着。

但見這位老人，年約六旬開外，身高七尺以上，古劍眉，丹鳳眼，直鼻方口，膚色亮潤有如紫銅，雙目開闔間，精芒四射，相貌極爲古雅威嚴。

他，這位老人，正是司徒烈時刻暗惦於心，武聖嫡裔，爲人古道熱腸，嫉惡如仇，名列三奇，以遊龍三式名滿武林，天山遊龍老人趙笑峯的廬山眞面目！

司徒烈口喊恩師，一個箭步，業已搶前拜伏於地。

老人神色微顯激動，伸手將他拉起，摟在懷中，撫摩端視了良久，這才低頭藹然地低聲問道：「孩子……你……你好嗎？」

司徒烈也顫聲低低答道：「我……很好……師父。」

怪乞看着，連連點頭，這時端起也不知道是第幾碗酒，一飲而盡，用衣袖擦着嘴角，滿臉快慰之容。

祇有那位瘋和尚，好似在嗔怪遊龍老人來的不是時候，剛才的怨氣，尚未全消，一直偏臉，望在別處。

這時，他從旁冷冷地道：「喂，姓趙的，你們師徒親熱完了沒有？」

遊龍老人怪啊一聲，回頭微微笑道：「大和尚還有什麼吩咐？」

瘋和尚哼了一聲道：「等你驗收啊！」

遊龍老人風趣地一笑道：「果然如約，完整無缺！」

瘋和尚又哼了一聲道：「那麼我們便算交割淸楚啦！」說話之間，人已向門外走去。人到門口，回頭大聲道：「這小子長高也長大了，算是找零，免費併贈，正好與前日之事相抵！」

說着，扮了個鬼臉，哈哈一陣瘋笑，這才揚長而去。

瘋和尚這裏剛剛一走，遊龍老人劍眉聳動，好似忽然想起什麼，長袍飄飄，人已搶出，高聲喊道：「大和尚，留步！」

遠遠傳來瘋和尚笑聲道：「法緣前定，你留我不留——。」

笑聲漸去漸遠，終至不可復聞。

遊龍老人似有所失，悵然良久，方始頓足一嘆怏怏而回。

神機怪乞不知因了什麼，這時正端一隻空酒碗，怔怔地凝目出神，一臉悶悶不樂之色，遊龍老人見了，方想問時，司徒烈忽然低聲驚呼道：「師父，古老前輩，看，那是什麼？」

兩老抬頭循聲朝司徒烈指處一看，但見對面兩丈開外的店壁上，上面不知什麼時候被人以指力寫了這麼一行字：字留古花子，請展愁眉！

怪乞喃喃地道：「一元指……又是一元指。」

遊龍老人震然而驚道：「一元指？」

跟着也喃喃起來道：「這樣說來……這和尚……他……他竟是跟老夫同出一源了？」

嗣又向怪乞蹙眉道：「花子，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怪乞搖搖頭道：「說來話長，慢慢再說吧。」雙目一睜，也道：「花子忘了問你，你要他留步，又是什麼意思？」

遊龍老人竟也答道：「說來話長——。」說着，揮揮手又道：「走，老花子，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

三人結賬出店，遊龍老人前行領路，朝北街城脚走去，片刻之後，到達一座破舊的關帝廟。

司徒烈抬頭一看，暗道：咦，這不正是我上次

辭別白夫人母女的地方嗎？他又忖道：她們母女，現在不知道在那裏？那個脾氣不太好，但却異常討人歡喜的小秋妹妹，大概也跟我一樣，長大了不少吧？唉，上次我答應過她敎她一元劍法，結果匆匆分別，未能履行諾言，人無信而不立，想起來，總不自在，以後再相見，我一定抽空，先完了這椿願再說。

他思忖之際，已近廟門，忽聽他師父朝神機怪乞笑道：「老花子，到這兒來，老夫順便帶你見二個人。」

怪乞發怔道：「帶我見誰？」

遊龍老人微笑道：「上次——在少林——忘了麼？」

怪乞失聲一哦，遊龍老人已自側身一讓，笑道：「記起來了吧？請，她們母女久聞你花子大名，也正想着見見您呢！」

這一說，司徒烈也記起來了，上次在少林，當他向遊龍老人報告別後經過，曾提到在洛陽杏園遇見哀娘母女一段，怪乞事後問遊龍老人哀娘是誰，遊龍老人以話岔開，未作正面回答，現在，他師父口說的母女，除了白夫人母女外，當然不會再是他人了！

想到能見到白夫人和小秋妹妹，司徒烈的心立即狂跳起來。

怪乞顯得很高興，哈哈一笑，連嚷好極好極，人業已急步跨道而入，遊龍老人朝司徒烈含笑點點頭，司徒烈說不出為了什麼原因，竟覺得雙頰發燒，尚幸他臉上經過易容手術，塗有紫色，是以遊龍老人並未發覺，點頭一笑，先自走進。

穿過荒蕪不堪的前殿，進入後院一間破舊的柴房，抬眼看去時，遊龍老人正在為怪乞向一位在衣裙上擦着油手，微微而笑的中年婦人介紹。

司徒烈看出，那中年婦人正是白夫人。

白夫人此刻顯示的是本來面目，跟他在洛陽杏園初見時一樣，面容清麗，嫻靜端莊，脣角永遠浮漾着一絲微笑，令人見了有春風拂面之感。

他趁白夫人尙無暇望他的這刹那，迅速四下掃目搜去，發現遠處院角有一個布衣少女正在蹲着生火爐，雖然他看到的是那少女的背影，但他知道，那少女準是自己擬名白依娘的冷小秋無疑。

司徒烈若非碍於有三位長輩在側，眞想悄悄走過去唬她一跳。

他忖道：我想她不會生氣的……頂多裝裝生氣的樣子……如她發現了是我的話。

正當他想出神之際，耳邊忽然響起一個和悅的聲音道：「過來，孩子，讓我看看呀！」

司徒烈心頭猛然一跳，他知道是白夫人在喊他，好似被人窺破心事一般，雙頰又是一陣熱，同時趦趄着走了過去。

對於一個值得憐愛的人，每一位長輩的憐愛，幾乎都是相同的。

白夫人也像瘋和尙跟他師父遊龍老人剛見到他一樣，拉起他的雙手，偏着臉，將他週身打量了好幾遍，這才笑向遊龍老人道：「大哥，你有了這孩子，七星堡主就拿不出什麼炫耀於你啦！」

她搖了搖司徒烈的手，微笑着又道：「我們正在做飯，孩子，你過去幫你妹妹生火吧。」

司徒烈有些猶豫，遊龍老人也道：「去呀！烈兒，早點弄好，我們正好邊吃邊談。」

司徒烈違命不得，祇好低諾一聲，兩步分為三步地向院角少女走去，那少女似乎不慣於這種粗活兒，弄得滿院是烟，火苗仍未升起，司徒烈走近，她全未覺，她這時正在一手揉着眼睛，一手扇火，一面忿忿地低聲罵道：「再不着……再不着……看姑娘不拿水你澆才怪……鬼火……鬼火……這廟裏今兒一定有鬼。」

司徒烈聽了，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少女聞聲一驚，口中喝問一聲誰，同時迅速直身轉了過來，她朝司徒烈望着，一雙秀麗明亮的眼神中，充滿了疑訝。顯然地，她還沒有認出司徒烈是誰。

司徒烈暗暗忖道：唔，她已長高了不少，但也比以前更美了。他也望着她，微微含笑，始終不開口。

少女明眸流轉，忽然瞥及遠處的遊龍老人和怪乞，低噢一聲，恍然大悟，粉靨上立即飛起了兩朵緋雲。

她嘰嘴哼了一聲，似乎正想扮個表示不屑的鬼臉說點什麼出氣，明眸一滾，忽改初衷，當下以袖掩口，吃吃笑道：「怪不得火起不來，說有鬼，果然有鬼。」

不容司徒烈接口，笑着又道：「輕諾寡信的年輕紫臉鬼。」

司徒烈微笑答道：「我也見到一個鬼。」

少女脫口問道：「什麼鬼？」

司徒烈微笑道：「淘氣鬼！」

少女跺足轉過身，哼道：「誰在跟你說話？眞不要臉！」

司徒烈搶到前面，低聲笑道：「這麼說來，你見到的豈不成了個輕諾寡信，年輕的，不要臉的紫臉鬼了麼？」

「臉皮眞厚。」

「好，不要臉的厚臉紫臉鬼。」

少女終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

司徒烈蹲下身去，從少女手上搶過那把破蒲扇，一陣撥弄，三二下，就將火苗扇了起來，一面半仰着臉笑道：「要聽故事麼？」

少女沒開口，於是司徒烈將別後的經過約畧說了一遍，少女故意眼望別處，司徒烈知道她在很注意的聽，果然，他一說完，少女就冷諷着道：「誰要聽？鬼話連篇，自己說成一個大英雄，虧你不臉紅。」

司徒烈急道：「不騙你，全是眞的。」

少女冷笑道：「越說不騙人，折扣越大。」

司徒烈苦笑道：「你就是不相信我。」

少女冷笑接道：「自從你敎會了我一元劍法之後。」

司徒烈忙道：「我現在馬上可以敎你。」

少女搖頭道：「現在我不想學了！」

司徒烈無法再說下去，二人開始默默做菜燙酒，直到酒菜全部弄好，在開始往裏屋端送之前，冷小秋突然將他喊住，道：「喂，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司徒烈急步走過來，睜目怔怔地道：「你要問什麼？」

她望了他一眼，輕輕一哼，却沒開口。

司徒烈心中發急，低聲催道：「小秋，問什麼快問呀！」

她眼光移向別處，漫聲道：「沒什麼，我問你，你剛才提到的那位什麼青城迷娘，我想她人一定生得非常年青漂亮——是嗎？」

這一問，大出司徒烈意料之外。

他除了啊出一聲，竟是不知如何答才好！

「謝謝你，我已經得到答覆了！」

她冷冷一笑，話說完，從司徒烈手上搶過酒菜，飛一般地奔去裏屋。

飯桌上遊龍老人命司徒烈將去長白前後的經過說了一遍。

司徒烈說完後，用眼一瞥身旁的冷小秋，意思說：如何？我沒有瞞了你什麼？

冷小秋臉一偏，避開了他的視綫，好像表示：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遊龍老人沉吟了片刻，虎目一掃全桌，開始說道：「老夫到達長白，在烈兒之後，老夫趕去長白的目的，老夫剛才已經說過，一方面不放心烈兒的安全，一方面則是想徹底弄個明白，五年前，逍遙村劍聖司徒老兒居處的那把無名毒火，到底是誰在幕後主使？」老人喝了大口酒，繼續說下去道：「很早很早，老夫就風聞這件公案，可能跟七星堡那個老魔有關，而動手的，却是長白黑道上的一些跳梁小醜，為了取得確證，老夫有個想法，那便是從低層的人物着手，於是，老夫一到長白，首先找上七醜八怪那一羣，嘿，你道怎麼着？」

怪乞不禁插口道：「怎麼着？」

老人冷笑道：「那班傢伙，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一聽老夫查問這事，便由八怪之首的冥怪，跟老夫約了一個地點，屆時，七醜八怪一個不缺，全到了，他們滿口承認有他們一份，同時，說出他們係應一叟二老之邀，一叟二老之上還有誰，則全都稱不知——。」

「這話可信嗎？」

「似屬實情。」

老人冷笑着，又道：「當時，老夫覺得非常奇怪，心想：他們又沒有什麼證據落在老夫手裏，祇要他們同聲推諉，老實說，老夫非蠻不近情之人，縱不肯信，也將無可如何，他們做什不打自招，承担得這麼乾脆呢？」

怪乞不禁點頭道：「正是呀！」

遊龍老人哼得一聲，冷笑着又道：「你道他們打甚麼主意？」

「他們打的甚麼主意？」

「嘿，說來眞是荒唐之至！老夫正自納罕之際，冥怪似已瞧透老夫心思，怪聲笑道：遊龍掌，你在想些甚麼啊？老夫冷冷答道：老夫想甚麼，你不是已經看出來了嗎？冥怪朝其餘諸人擠眉弄眼地又笑道：為我們弟兄的爽直，深感詫異，是麼？不容老夫開口，諸人齊聲大笑起來！」

「何事可笑？」

「聽我說呀！老夫當時始終沒想到正題上去，還以為他們是有計劃地先承認下來，然後再關老夫要憑甚麼疑心他們的證據，老夫拿不出，便顯得師出無名，這樣，他們得着藉口，就可將老夫的名聲到處喧騰糟塌了。」

「是這意思嗎？」

「唉，老花子，我不說過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麼？」

怪乞喃喃自語道：「好，又是一枚輭釘子！」

老人接下去說道：「老夫這樣一想，反覺不安，竟自後悔這種調查手法太欠完善，詎知冥怪沉不住氣，先自道出秘密，他怪聲奸笑道：趙笑峯，我們兄弟早就等着這一天，想不到來的是你，看樣子我們十五個人能留下三分之二也就不錯啦！」

「甚麼？他們要硬拚？」

老人哈哈一陣大笑，道：「一點不錯，正是這樣！」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東方英・著
董培新・圖

紫鏢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與宋巧姣，得到小環暗助，宋巧姣回復本來面目，甘人鶴則扮作張震寰，而將「黑心紫鳳」冷蕾僞裝成私自運功衝穴，致走火入魔的甘人鶴，這一冒險舉動，居然瞞過了玄玄帝君，竟命張震寰把僞甘人鶴當塲處死；同時着他往擎天山莊索取「幽明指」練法。甘人鶴回到擎天山莊，在莊中秘密會議廳中，把一切經過，詳詳細細的對甘人鵬、甘人鳳說將出來，甘人鳳詢問「幽明指」是否一項絕頂武功，甘人鶴乃將「幽明指」對玄玄帝君所施用「制心術」的重要性，向甘人鳳詳為解說——

安排香餌清奸宄　輕身犯險陷重圍

甘人鳳道：「這樣說來，那不能把幽 明指還給他。」

甘人鶴道：「但小弟心中構想，却是準備把『幽明指』還給他。」

甘人鳳一怔，道：「你瘋了麼，你把『幽明指』還給他，被他練成了『制心術』，豈不如虎添翼，自找霉倒。」

甘人鶴道：「其實，玄玄帝君由於『幽明指』失傳，找回無期，對『制心術』已另作其他的研究，近來已大有成就，就沒有『幽明指』，已難不住他完成『制心術』的研究，所以，我認為『幽明指』這時還給他，已無關緊要，說不定，反能因此分散他心志，使他患失患得之下，影响他的研究心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事實上，我就是準備把幽明指還給他，也不會老老實實的還給他，總叫他得了也難過。」

甘人鳳搖頭一嘆，道：「三弟，想不到這些年來，你竟變得這樣厲害，我總覺得一個人……。」

甘人鵬截口道：「鳳妹，你又婆婆媽媽了，需知道『遇文王談禮義，逢紂桀動干戈。』乃是至當之理，像玄玄帝君這種人，那能够和他說什麼仁義道德。」

甘人鳳一笑道：「還是大哥你最囉嗦，我話沒有說完，你就數落這麼一大陣，其實我也不完全反

對老三的主意，只是要他心中別忘了『忠恕』二字而已。」

語重心長，甘人鳳不但心地善良，而且也是一個見識卓越的女子。

甘人鶴肅然道：「姊姊金玉良言，小弟謹記不忘。」

甘人鳳展顏一笑道：「我知道你絕不會叫我們失望，只是我總忍不住想時時提醒你。」

甘人鶴對姊姊這份全心全意的至愛，從心底發出敬佩之聲，肅容道：「姊姊的至愛，小弟感激不盡。」

甘人鳳默默含笑道：「誰要你感激，只要你多聽點話就行了。」

話聲一頓，馬上接着又道：「你剛才說到『幽明指』的事，你準備用什麼對策？」

甘人鶴道：「我準備用雙管齊下的辦法對付他，先是和他推拖，釣他的胃口，然後，却在練習上動點腦筋，我要叫他傷透腦筋，這樣我們就可從容佈置，一擊以淸天下了。」

甘人鳳笑道：「說得倒是很好聽，你現在準備怎樣着手？」

甘人鶴道：「第一步，我在本莊之中，造成二種對立的意見。」

甘人鳳問道：「什麼意見？」

甘人鶴道：「就是贊成與反對把『幽明指』交出的兩大意見，二姊你和大師兄二師兄算是極力主張把『幽明指』交出的一派，三師兄，大哥乃是極力反對的一派。」

甘人鳳道：「在我們自己莊中，傳出去一個消息不就行了，何必再故作姿態，沒得自己出自己的氣。」

甘人鶴道：「玄玄帝君不是普通妖魔鬼怪，要不能假戲眞做，弄假成眞，那是絕對騙不過他的耳目。」

甘人鳳雙眉微微一皺道：「你可是連自己莊中的人都不信了。」

甘人鶴長嘆一聲，道：「很難說，他們用人別有一套功夫，防不勝防，還是小心謹愼的好。」

甘人鶴說得這樣嚴重，大家也是心頭一沉，覺得四處陰影幢幢，令人心神不安。

甘人鶴看大家這副緊張神態，不由一笑，道：「過與不及，都不是應付玄玄帝君的態度，大家最好是不動聲色，暗中留心。」

甘人鳳道：「不知道倒也罷了，一經知道了，再要我不動聲色，可難死我了。」

甘人鶴笑道：「姊姊只有將就些了。」

說罷，站起身來，開始動手，恢復張震寰的容貌……

甘人鳳一皺眉頭道：「就用本來面目……。」

話未說完，忽然一笑，打住了。

甘人鶴化好裝一笑，道：「從現在起，大家別忘了我已是老七，所以我現在不能在此久坐了。」

甘人鳳道：「我送你回房去！」

甘人鶴搖手道：「二姊，你又來了，你要裝得心事重重，繼續在這裏商量，隨便吩咐一人，送我到客房裏去就行了。」

甘人鳳輕嘆一聲，心中說不出的不願意。

甘人鵬親自出去，叫來一人，把甘人鶴送到客房裏去休息。

甘人鶴這幾天來，實在沒有好好睡一覺，一進房，就倒頭大睡，一睡醒來，又是華燈初上的時分了。

房中已有人替他點上了一盞琉璃燈，燈光閃動中，房中多了一條人影。

甘人鶴睜目望去，認得那人乃是他們擎天山莊一位老家人的孫子，名叫旺兒，年約十七八歲，在莊中很是得力。

他手中端着一壺茶幾個茶杯，見甘人鶴醒來，連忙把茶壺茶杯，擺在桌上，向甘人鶴躬身一禮道：「小的名叫旺兒，以後就伺候七爺。」

甘人鶴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以後那就有勞你了。」

旺兒笑道：「小的有幸伺候七爺，是小的光榮……小的替七爺去打洗臉水去。」行了一禮，輕輕的退出房而去。

甘人鶴目光一轉，看見桌上的杯壺，不覺一怔，楞住了。

只見那茶壺茶杯放的位置特別古怪，茶壺靠裏壺嘴朝外，四隻茶杯對着茶壺嘴，一字排開。

這樣擺法，有個名堂，叫做「一脈相通」。是……

是「玄玄敎」自報身份的聯絡暗語。

旺兒是擎天山莊老人之後，對於擎天山莊的感情，可是深厚無比，爲擎天山莊心目中的核心死士，想不到他還是「玄玄敎」的敎徒。

甘人鶴自己難過了一陣，嘆了一口長氣，走到桌前在第一隻茶杯中倒了大半杯茶水，同時，把第二隻茶杯放在茶壺一邊。

不久，旺兒端着一盆水進來，只見他人一進房，一雙眼睛先就向那茶壺茶杯望去，接着，便見他臉上掠過一道異樣的神色。

甘人鶴向着他微微一笑，口中唸道：「飛鴻唳九霄。」

旺兒接道：「天外五雲飄。」

甘人鶴點頭道：「如何平地起高山？」

旺兒答道：「脚踏玄陰手執弓！」

甘人鶴又道：「你今年幾歲？」

旺兒道：「七十三歲去五……請問……」

甘人鶴道：「九十六歲加一！」

旺兒搶前一步，拜伏在地，方道：「屬下參見令主！」

甘人鶴吐了一股無形勁氣，托起他道：「注意，以後不可多禮，被人窺破。」

旺兒垂手道：「遵諭！」

甘人鶴道：「以後你就是本令主的傳令使者，吩咐下去，今晚三更時分，安排一個我和大家見面的機會。」

旺兒應了一聲：「是！」

甘人鶴一揮手，旺兒退出房外而去。

旺兒退去不久，三師兄彭繼祖接着過來請他去參加晚宴，白天因爲甘人鶴都在休息中，所以現在才設宴。

宴會上氣氛很沉悶，任誰都看得出，大家心頭上都似被千百萬斤重鉛，壓得喘不過氣來，所謂洗塵晚宴，不過是盡禮而已。

甘人鶴暗中默察，只見那種憂鬱的氣氛，很快的就散佈開去，傳遍了整個擎天山莊。

宴會結束了，甘人鶴帶着暗喜回到自己房中，覺得大哥二姊和三位師兄都表演得非常成功。

三更時分，旺兒帶着甘人鶴在油米倉庫見到了另外四個擎天山莊的內奸，那是內院走動的小丫環小喜兒；威武營（護莊武士居息之地）裏的小黃；賓館裏的小唐，他們三人都是十六七歲半大不小的孩子，也都是擎天山莊老人之後，放得心的人。

另外還有一人，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半老徐娘，忠厚臉後長着一對精光閃閃的眸子，她是甘人鶴眼中唯一陌生的面孔。

甘人鶴裝作全都不認得，接受了他們的報名參見。

原來，那半老徐娘就是這油米倉庫管理甘吉昌去年續弦的老婆，大家管她叫甘大嬸，她就是玄玄敎派駐擎天山莊的分舵主。

一個小小的分舵主，與紅旗令主的身份，相差得太遠，甘大嬸依禮見過甘人鶴後，便不敢擅自發話。

倒是那三個年紀輕的，大約也不甚明白紅旗令主的身份，只知他是擎天山莊的七爺，用很奇怪的目光望着甘人鶴直笑。

甘人鶴先自己在中央椅子上坐了，然後吩咐大家也都坐下。先乾咳了二聲，目光一凝，落向甘大嬸道：「甘大嬸……。」

甘大嬸欠身截口道：「屬下在敎名金鳳，請令主直呼屬下敎名。」

甘人鶴臉上帶起一絲絲笑容道：「金舵主，你把你潛伏此間的工作情形，向本令主作一個簡單說明。」

甘大嬸欠了欠身，道：「屬下奉派來到擎天山莊，上面的意思，只要屬下廣結人緣，並未展開實際工作，所以目前屬下只收了他們四個乾兒女，納爲心腹，幸好他們四人都很靈秀聰明，正好追隨令主一顯身手。」

甘人鶴轉頭向他們四人微微一笑，道：「很好，這次你們要是不出錯，能把任務好好的完成，本令主重重有賞。」

那四人同聲應道：「多謝令主，並望令主多多栽培。」四個人說着同樣的一句話，不用說，他們已有很充份的準備，由此可見那金鳳不是一個簡單的分舵主。

甘人鶴又向他們嘉勉了幾句，面色一正，向甘大嬸道：「本令主這次任務重大，希望你金舵主發揮一切力量相助。」

甘大嬸肅然道：「令主有什麼使命，但請吩咐，屬下敢不全力以赴。」

甘人鶴點點頭道：「好，我現在有三件事情，請你在三天之內替我調查清楚。」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第一件事，我要一份全莊人員名單，名單內容要包括性格，愛惡，長處，弱點等詳細分析。」

甘大嬸點頭道：「第一件事，屬下早有準備，明天便可送呈令主鈞閱。」

甘人鶴暗暗驚駭，忖道：「由此可見，她在本莊所下工夫之深了，如非這次身入虎穴，否則，將來擎天山莊毀了，都不知毛病在那裏。」

甘人鶴借着深思，掩住心情的波動，不動聲色的緩緩道：「第二件事，人鳳姑娘深閨中，有一隻墨玉鳳釵，你仿製一隻贋品，把它換來。」

甘大嬸皺了一下眉頭，但還是迅快的點頭答應了。

甘人鶴接着道：「第三件事，我看那威武營副統領姜文斌將來用處很大，你替我想法把他爭取過來。」

甘大嬸微一猶豫，道：「姜副統領此人，最是固執……」

甘人鶴面色一冷，道：「你可是認爲這件事辦不到？」

甘大嬸急口道：「屬下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甘大嬸道：「屬下是說此人性格古怪，恐難在三日之內達成使命，但請令主能寬限多些時日。」

甘人鶴道：「你要多少時日？」

甘大嬸道：「時間過長，恐有誤令主大計，不知令主能否給屬下十天期限？」

甘人鶴劍眉一蹙，沉思了一陣，點頭道：「好，但望十天之內你能立下這件大功。」

甘大嬸欠身道：「屬下一定全力以赴，以期無負令主重托。」

甘人鶴緩緩站起，道：「你們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甘大嬸道：「沒有什麼了，令主請回駕！」

甘人鶴點頭道：「那你們好好計劃進行，本令主先走了。」昂然大步出了油米倉庫。

甘人鶴走出十數丈，不見他們有人出來，知道他們正為他交下的任務在大傷其腦筋，暗中一笑，轉身折向大哥甘人鵬房中走去。

甘人鵬並未入睡，他是熄燈以待，甘人鶴叩門聲起，甘人鵬卽開門放他進了房，兩兄弟相視一笑，就了座。

甘人鵬道：「他們人多不多？」

甘人鶴道：「還好，只有五個人。」

「是那五個人？」

甘人鶴把那五人名字說了，甘人鵬一怔，道：「想不到竟是他們，要不要我這就撞去，把他們一網打盡。」

甘人鶴道：「打草驚蛇之事，大可不必，我現在交給他們兩個大難題，够分他們的心，够他們頭痛的了。」

甘人鵬一笑道：「你出的什麼壞主意？」

甘人鶴笑着把交下的任務告訴了大哥，然後道：「二姊和姜文斌那裏，大哥最好先告訴他們一聲，要他們做出恰到的好處，不溫不火。」

甘人鵬搖頭一嘆道：「我們防得這樣嚴密，想不到還是被他們滲進來，唉！將來拿他們眞不知怎樣辦？」

甘人鶴道：「他們年幼無知，那能抵得住那金鳳的威逼利誘，只要本性善良……」

一語未了，只聽莊門傳來一陣金鈴之聲，兩兄弟同是一怔，道：「這時候，還有什麼貴賓來！」身形閃動，一同出房，向莊外奔去。

他們奔到莊前，這時莊門已是大開，三師兄彭繼祖正陪着一羣人走了進來。

當先的一人，向裏飛奔直射，那就是小花子秋明。

接着是丐幫幫主黃震宇，武當太虛紫虛兩位道長，改容易裝的掌門人一心道長，長白掌門人金宣和門下四義，關外雙奇谷中逸萬松齡，青城掌門人玄化道長和玄風玄月兩位師弟，點蒼三劍鐵英石奇木靈，衡山掌門人張南軒，和左右護法武弘浩譚嘯天等人。

甘人鶴橫身攔住小花子秋明道：「老九，是你把他們都驚動了？」

小花子秋明一見橫裏現身出來的是四哥和七哥，咧唇而笑道：「是他們急着要來的，可不是我多嘴。」

甘人鵬一笑，道：「又沒有人來怪你，你慌什麼？」

小花子秋明笑道：「我遇見七哥，沒有瞞他來，難免總有點不安。」

甘人鵬與甘人鶴哈哈一笑，迎上羣雄。

人數一下子來得太多，只有肅客在大廳之中落座，奉上香茗，寒暄已畢，丐幫幫主黃寰宇起身抱拳道：「震宇與在座各位朋友，聽說人鶴大俠失陷魔手之事，心驚不已，因此相約同來，瞭解眞像，並共謀打救人鶴大俠之事。」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甘人鶴說道：「張大俠，聽說你曾與甘大俠一同失陷魔掌，個中眞相，尙望一一見敎。」

甘人鶴望了小花子秋明一眼，知道他對張震寰的一切，心裏不大愉快，難免向丐幫幫主黃震宇說出了他自己觀感，所以引得大家都來了，微微一笑，道：「我們與令師弟未分手前的事，黃幫主想必都已聽令師弟說過了。」

丐幫幫主黃震宇點點頭，道：「他們都已說過了。」

甘人鶴道：「那在下就從與令師弟分手後說起吧！」

話聲一頓，凝思了一下，接道：「那天我們落店吃完晚飯之後，甘六哥向在下和八妹暗中招呼，避過九弟與另外一位呂大俠，三人相叙於鎭東外一片樹林之內。」

小花子秋明道：「七哥，我眞不明白，六哥爲什麼要避開小弟和呂大俠？」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其中原因，你該知道，只是你沒動腦筋多想一想吧了。」

小花子秋明一怔之後「啊！」了一聲，像是明白了，又像是仍未眞的明白，但却被甘人鶴嚇得不敢再開口。

甘人鶴輕嘆一聲，道：「有人在我們之間，挑撥離間，以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誤會，六哥叫我們去，就是化解那層誤會，把話說開之後，我們都很

高興，但不知不覺時間却很晚了。」

話聲頓了一頓，換了一口氣，接道：「回店途中，我們被一陣呼救之聲所吸引，進入一座農莊之內，中了機關，被關在石牢之中，誰知那石牢之內早經『玄玄敎』下了無色無臭的毒藥，入牢不久，就都中毒失去了知覺。等到神智恢復之後，我們已被移到『玄玄敎』的一處隱密之地，成了他們的階下之囚了。」

接着，又把向小花子秋明在蛇山上說過的話，重複說了一遍，最後，長嘆一聲，接道：「這次在下被玄玄敎釋放出來，玄玄敎不外是借我之口，傳出甘六哥在玄玄敎身受之苦，以遂其敲詐之意圖而已。」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他們眞的會釋放甘大俠嗎？」

甘人鶴道：「這個在下很難回答，不過他們是這樣說，條欵也開下來了，但爲了甘大哥，只怕不得不相信他們的話。」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他們開出來的是什麼條件？」

甘人鶴道：「他們要在下傳言，什麼時候把『幽明指』法交出，他們便在什麼時候釋放甘六哥回來。」

丐幫幫主黃震宇一震道：「『幽明指』！那不是他們自己壽絕天下的指法！」

甘人鶴道：「不錯，那正是玄玄敎的指法，不過他們目前已經失傳了。」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這叫我們到那裏替他們去找去……。」

目光向在座羣豪一掠，道：「那位知道『幽明指』落到何人手中？」

甘人鵬道：「小弟曾聽舍弟談過，那『幽明指』被他師父雲蘿孤雁林老前輩所得，所以，他們才開出這種條欵來，不過，小弟總覺得，內裏大有文章……。」

丐幫幫主黃震宇雙目一亮，道：「甘大俠有何高見？」

甘人鵬道：「據舍弟暗中告知小弟，他自己就已練成了幽明指，爲什麼捨近求遠，來向我們要『幽明指』法？」

丐幫幫主黃震宇點點頭道：「甘大俠說得很有理……。」

甘人鶴截口道：「但甘六哥寧願身受摧心蝕骨之苦，矢口不吐半字，玄玄帝君無法，所以才轉移目標。」

甘人鵬道：「由此可見，舍弟是拚着一死也不願交出『幽明指』，由此更可見，玄玄敎得回『幽明指』後，對整個武林來說，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因此，小弟覺得舍弟既有成仁成義之心，我們對於此事，不可不……。」

忽然，一陣幽幽怨怨的話聲說道：「不錯，三弟固有成仁成義之心，但你們都號稱天下仁俠，難道就能見死不救麼？」

只見一個如花少女，桃腮如火，杏眼圓睜的走進廳來。

甘人鵬眉峯一皺，道：「二妹，快來見過各位老前輩，他們都因三弟失陷玄玄敎，一片熱誠而來的。」

甘人鳳盈盈一禮，道：「晚輩甘人鳳有禮，請各位老前輩勸勸我大哥，萬事都應以我三弟的性命爲重。」

甘人鵬話雖未說完，大家已完全知道他意思，他是站在「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大道理上立論，大有寧尊重甘人鶴的意思，不顧因甘人鶴個人生死，陷整個武林於玄玄敎淫威之下。

凡是明理知事的人，莫不對甘人鵬這種胸襟暗暗點頭叫好不已。

座中都是武林中行仁仗義之士，對甘人鵬的態度無不肅然起敬，但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人性感情都是非常豐富的人，又不禁被甘人鳳那兩句話，說得一陣惻然張目無言。

甘人鵬一嘆，道：「二妹，你怎樣老是看不開，想不通，你以爲這樣救出來的三弟，三弟自己會願意麼？」

甘人鳳自己找了一張椅子坐了下去，哼！哼！的道：「大哥，我再爭執也是無用，看看各位老前輩怎樣說好不好，如果大家都認爲讓三弟犧牲，小妹再不說什麼了。」

「該讓三弟犧牲」這六個字，重如泰山壓頂，大家縱明贊甘人鵬的立論，但也說不出贊成他的話來。

大廳之上，頓時鴉雀無聲，都皺起了眉頭。

甘人鵬訕訕的道：「三弟功力通神，是玄玄敎唯一的尅星，因此，我也懷疑玄玄敎放人的誠意……縱使玄玄敎能够把三弟放回來，只怕已是生不如死了。」

甘人鳳秀眉一揚，話未出口，丐幫幫主黃震宇已先接口說道：「依震宇的看法，最重要的事，還是我們到那裏去找林老前輩？如果找不到林老前輩，那我們……。」

甘人鳳急口道：「那就看貴幫的神通了。」她心急乃弟的安危，顯得對人家的禮貌也差了一些。

丐幫幫主黃震宇苦澀一笑道：「敝幫能不全力

以赴。」

一語未了，一條人影疾奔而來，落入大廳之內，那人身形一現，甘人鵬起座道：「舍弟大師兄無影神劍任大俠到了。」

無影神劍任九峯的聲名，座中之人無不耳熟能詳，但座中眞見過他眞面目的，怕只有衡山掌門人張南軒和衡山左右兩護法了。

無影神劍的名銜雖大，但也大不過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可是「甘人鶴的大師兄」的名頭，却聽得在座之人聳然動容，都起座抱拳爲禮。

無影神劍任九峯拱手爲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各位請坐。」

甘人鵬替無影神劍任九峯介紹了在座羣雄，肅客入座，無影神劍任九峯目光一轉，望着甘人鶴問道：「張大俠，敝師弟目前處境如何？」

甘人鶴見他一臉惶急之色，暗嘆一聲，道：「他……他……很好！」

甘人鳳忽然接口道：「很好！只是日受摧心蝕骨之苦，生不如死！」

無影神劍任九峯臉色一陣扭曲道：「他現在被關在什麼地方？」

甘人鶴搖頭道：「這……我也說不出來。」

無影神劍任九峯神色一怔，道：「你怎麼不知道？」

甘人鶴苦笑道：「我們是在昏迷中被擒去，放出來時又被點了昏穴，只知睜開眼來，人已被置在武昌蛇山之上。」

甘人鳳接口道：「玄玄帝君提出條件來，只要把『幽明指』法送去，他們就可以將我們三弟送回來。」

無影神劍任九峯神色一凝道：「他們要『幽明指』法！……。」

頓了一頓，點頭接道：「好，在下這就去找家師請示去！」站起身來，便待匆匆離去。

甘人鵬忽然叫住他道：「任大俠，小弟有一點意見，請大俠便中向林老前輩一提。」

無影神劍任九峯身形一歛，道：「在下洗耳恭聽！」

甘人鵬又提起了他的想法和看法，甘人鳳秀眉一顰道：「大哥，你又來了！……任大俠，我不贊成這種作法，我們三弟自己這樣做是可以，但是我們也這樣做，就顯得太沒有心肝了。」

甘人鵬臉色一變，道：「二妹，你……你怎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同時，一絲極細微的傳音，透入無影神劍任九峯耳中道：「師兄，你隨便應付兩句就可以了，待會小弟再和你詳談。」那不正是甘人鶴的聲音。

無影神劍任九峯心裏有數，點頭回答甘人鳳的話道：「甘姑娘，我們都是同樣的關心令弟，你的意思老夫知道了。」再一抱拳，閃身而去。

甘人鵬望着甘人鳳搖頭嘆了一聲，向大家苦笑道：「好了，關於『幽明指』的事，已有無神影劍任大俠回去請示林老前輩，我們也可暫息爭議，緩一口氣了。」

話聲一頓，舉手輕輕拍了三掌，一個莊丁應聲走了過來，恭聲道：「大爺有何吩咐？」

甘人鵬道：「酒席準備好了沒有？」

那莊丁道：「早已準備好了。」

甘人鵬一揮手道：「快去吩咐他們擺上來。」

那莊丁轉身退了下去。

甘人鳳緩緩起座，鳳目一掃羣雄，萬福一禮，道：「今晚不陪各位老前輩了。」告辭轉回內院而去。

不久酒席擺上來了，大家連夜兼程而來，腹中確也有些餓了，飽餐了一頓，被送去賓館休息。

這時，天色已然大亮，東方天邊上，正湧起一輪紅日，鑲在兩座山峯之間。

甘人鶴獨自一人出了擎天山莊，以散步的姿態，穿過一大片阡陌縱橫的稻田，走了半里，稻田已盡，一座小山頭擋在前面。

甘人鶴緩步上了山頭，轉入一片竹林之內。

這裏四下沒有一個人，連過路的或是放牧的村童也沒有，環境是安靜得出奇。

敢情，甘人鶴是循着無影神劍任九峯留下的暗記，一路而來，到這裏暗記已止，正是他們師兄弟相會的地方。

甘人鶴進入竹林之內，抬頭便見無影神劍任九峯迎面而立，臉上帶着迷惘的神色，笑罵道：「老三，你眞嚇了我一跳，你又在玩什麼花樣？」

甘人鶴向無影神劍任九峯行了一禮，笑道：「事情是這樣，你聽我說……。」

在師兄面前，他是沒有半點保留，把所有的經過情形，都說了個一清二楚。

無影神劍任九峯皺了一皺眉峯道：「你眞要把『幽明指』法，送給那玄玄帝君？」

甘人鶴點頭道：「玄玄帝君眞以爲他的『制心術』在我身上完全成功，我爲了加强他對我的信心，最好不過於把『幽明指』送給他。」

無影神劍任九峯憂心忡忡的道：「這樣他就如虎添翼了。」

甘人鶴搖頭一笑道：「沒關係，只要我能獲得他信心，不等他把『幽明指』練成，他們玄玄敎的氣候也就完了。」

無影神劍任九峯瞥目間，只見甘人鶴全身上下，充滿了自信之心，令人毫不猶豫的相信他確有此把握，不由一點頭道：「我去代你請示師父去，不過你最好等我的回信後，再行動。」

甘人鶴道：「我也正要借此機會，準備很多別的事情，你慢慢來都沒有關係，反正現在小弟是釣定他的胃口了。」

無影神劍任九峯道：「會不會影响宋姑娘的安全，此點你必須愼重考慮。」

提起宋巧姣，便不由想起那神秘難測的小環，甘人鶴一摸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遞給無影神劍任九峯，道：「師兄，你見多識廣，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無影神劍任九峯打開小紙包，現出一塊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黑色石頭，仔細看去，只見那黑色石頭之中夾雜着許多銀光閃閃的小點點。

無影神劍任九峯把那小石頭托在手心，顚了一顚重量，覺得它比同樣大小的普通石頭，重了三四倍不止。

無影神劍任九峯用指力一捏，它又堅硬如鋼，絲毫無損，他又把它放在口中吮了一吮，微帶辛苦之味。

無影神劍任九峯蹙眉沉思了半天，道：「這種石頭，我也沒有見過，不知是何來歷。」

甘人鶴一嘆道：「小弟原抱着一種希望，想從這石頭上查出那小環的來歷，這樣看來是此路不通了。」

無影神劍任九峯道：「卽使我能認出這石頭來歷，那也不能說那小環的來歷定與這石頭有關，譬如說，這石頭是小環從玄玄帝君那裏偷來的呢？」

甘人鶴一笑道：「師兄說得倒大有道理。」

忽然，眼珠翻了一翻，接着問道：「師兄，你去見師父，經不經過姑娘橋？」

無影神劍任九峯道：「你有什麼事？」

甘人鶴道：「小弟想請你替我把這石頭送到姑娘橋去。」

無影神劍任九峯搖了搖頭，道：「我替你送去，只怕不妥當，說不定人家早已知道應該是你而不是我，我這替你一送去，豈不要橫生枝節，誤了正事。」

甘人鶴想了一想，覺得師兄這話確是經驗之談，自己再忙，也還是親自送去爲宜，於是收回了那石頭。

無影神劍任九峯道：「師弟，你還有別的事沒有，要不我就走了。」

甘人鶴一笑道：「事情多着哩！」

兩人頭一併，輕言細語商量起來，只見無影神劍任九峯時而搖頭；時而點首；有時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有時又緊皺着蒼眉，一語不發。

兩人足足談了半個時辰之久，無影神劍任九峯才飛身上路而去。

甘人鶴回到擎天山莊，按兵不動的靜了三四天，這天和大哥甘人鵬暗中打了招呼，又吩咐了玄玄敎暗奸甘大嬸一些話，一襲輕裝，奔向了姑娘橋。

姑娘橋對甘人鶴說來，並不陌生，上次他被人引到武林禁地「落星城」去時，姑娘橋就是主要的一站。

姑娘橋是以橋名地，也可以說是以地名橋，只是姑娘鎭外的一座單孔拱橋，橋不大，只有三四丈長，但全是大麻石所砌成。

橋上兩邊石欄杆上，也彫刻了二九十八個獅子頭，形貌也都不一樣，刻工也非常精細，算是鎭上一景。

甘人鶴到達姑娘橋很早，還只是下半天，橋上人來人往，極是不方便行事。

鎭上也有家客棧，甘人鶴無心在這裏落棧，但一個外鄉人，不落棧又怎樣消磨下半天的時間，所以只有裝病，在不是落棧的時候，做了那家客棧的一位客人。

黃昏時分，鄉下小鎭，路上行人，要落店的已經落了店，要回家的也趕回家去了，熱熱鬧鬧的姑娘橋，頓時淸靜了下來。

甘人鶴裝的病也好多了，信步走到姑娘橋上去散散心。

這時，太陽早已下山而去，落日後的餘暉，在邊上也所賸無多，夜幕漸漸的拉起來了。

四下裏再也不見半個人影，甘人鶴感到不會被人打擾，放心地吐了一口氣，慢步上了姑娘橋。

他一面向橋上走去，一面默默地數着石邊欄杆柱頭上的石獅子，當他數到第七的時候，他停在那石獅子前面了。

他迅速的又四方打量了一眼，不見任何人跡，他身子一靠，靠在那石獅子身上，同時，雙手一搖，便把那石獅子從石柱上取了下來。

他低頭望去，只見柱筍間有一個小小的圓洞，他掏出小環給他的那小石頭，放入圓洞之內，裝回石獅子，漫不經心的下了姑娘橋，頭也不回的回了客店。

最初，甘人鶴原打算藏在暗中，一窺究竟，繼想了一想，這辦法逃不過有心人的計算，而且也顯得自己小家子氣，壓制住探索小環背景的渴望，索性大方到底。

他回到鎭上客棧裏，一腳踏入自己房中，心頭

猛然一震，急忙吸了一口氣，提功較勁，目芒電射，掃視全房。

敢情，他警覺性奇高，入房便聞到一絲淡得不能再淡的幽香，這簡陋的鄉間客棧，那來這種奇雅的幽香？

甘人鶴神功一提，展開天視地聽神功，就是神仙也逃不過他的耳目，立時的他發現有人藏在床底下。

他不禁「噗哧！」一笑道：「小姑娘，床下髒得很！快出來吧！」

笑聲裏，床下果然射出一個身穿水綠色錦緞衣裳，頭上還梳着一對冲天辮子的小姑娘，挑腮鼓鼓的道：「小姑娘！小姑娘的！你又有多大了。」

甘人鶴一笑道：「你也不看看，你這漂亮的一位大姑娘，躲在人家床底下，多失身份。」

那小姑娘小臉蛋一紅，死死的瞪了甘人鶴一眼，惱怒的道：「就怪你！」

甘人鶴一怔，道：「怪我？」他眞有點莫明其妙。

那小姑娘嬌憨的板着面孔道：「你爲什麼回來這樣快？害我……。」

甘人鶴哈哈一笑道：「是！是！是！是我不對了……」

話聲頓了一頓，很自然的「啊！」了一聲，接道：「失禮！失禮！我還沒請教姑娘貴姓？」

那小姑娘脫口道：「我姓白……。」忽然一住口，翻眼道：「我們又不交朋友，通什麼名，道什麼姓！」

接着，驀地打出一道白光，直射甘人鶴「心口穴」。

甘人鶴反手一抄，捉住了那道白光，那白光入手甚輕，並不是什麼兵刃暗器，只是一張紙片。

甘人鶴見那小女孩並無惡意，心神一鬆，就這時候，那小女孩一閃身，輕快得像一抹淡烟，甘人鶴竟來不及阻止她，被她從脅下一溜，逃出房去。

甘人鶴那好意思和這等小女孩計較，更不便追出房去，心中倒是很欣賞那小女孩的急智，用一張紙片分散他的心神。

他無意間望了那紙片一眼，只見那紙片上還寫得有字，再一注目望去，原來還是寫給他的。

「張大俠，多謝了！」

寥寥六個字，寫字的是什麼人，甘人鶴已瞭然於胸，那不還是小環的同路人。

甘人鶴一頓脚，閃身追出房子，那還見那小姑娘的影子，他接着又出去店外，只見迎面走來一個漢子攔住他一抱拳道：「尊駕可是姓張？」

甘人鶴一望那漢子，五官甚是端正，雖是一臉精悍之色，言行舉止，倒極是有分寸，語氣冲和的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姓張，請恕在下眼拙得很，不知……」

那漢子截口道：「在下乃是奉命前來有請大俠，請大俠隨在下一行。」

甘人鶴道：「令東主是……？」

那漢子一笑道：「在下不便多言，大俠去了自然知道。」

甘人鶴心想，莫非是小環的同路人，準備和我相見了，當下便不再問，一抱拳道：「那就有勞朋友前面帶路了。」

那漢子道了一聲：「有僭！」轉身向前走去。

甘人鶴跟在那人身後，出了姑娘橋，轉入一條山間小徑，翻過二個小山頭，眼前現出一座不大不小的山莊。

莊內燈火輝煌，直達戶外。

甘人鶴同時又察出左右暗影之中，還隱伏着不少呼吸幾近無聲的武林高手。

甘人鶴心中動了一動，臉上毫無懼色，一揚頭，隨着那大漢直向莊內走去。

莊門兩旁，站了不少疾服輕裝的漢子，人人臉上殺氣騰騰，一股懾人之氣，充滿了整個山莊。

甘人鶴微微一笑，進入了大廳。

那漢子請甘人鶴大廳落座，一欠身道：「大俠請稍待片刻，在下這就回報敝東主去。」退出大廳而去。

那大漢退出去之後，偌大的一座大廳，就只剩下甘人鶴一人了，這種情形，顯得出奇的不自然和古怪。

甘人鶴連玄玄帝君都不怕，那會怕了這等小小的陣式，冷笑了一聲，索性閉起雙眼養起神來。

人家也似是有意冷落他，那漢子去後，就半個時辰沒有下文，不但東主未見現身，就那帶他前來的漢子亦未見再現身。

他們到底攪什麼名堂？

是友？抑敵？

甘人鶴被冷落得有些迷惑了。

正當甘人鶴等得有些不耐煩的時候，廳內傳出一陣脚步之聲，甘人鶴張目望去，只見一羣人湧了進來。

當先一人，赫然竟是丐幫之主黃震宇。

甘人鶴一楞，忖道：「怎會是他？」

他眞的被弄得糊裏糊塗了！

丐幫幫主黃震宇一陣朗聲大笑，把甘人鶴從迷惘中驚醒回來，只聽丐幫幫主黃震宇抱拳道：「在下遲來一步，有勞張大俠久等了。」

這說明了一點，原來他們不是有意冷落他，只因丐幫幫主黃震宇尚未趕到。

甘人鶴一笑，道：「原來是黃幫主的安排，叫小弟白操了一番心思了。」

他以爲那小環是丐幫幫主黃震宇的傑作，所以說出這種話來。

丐幫幫主黃震宇面色忽然一冷道：「大俠知道就好，請你見告眞實姓名。」

甘人鶴一怔，腦念電閃，馬上知道自己想錯了，他要是小環一夥的人，絕不應該說出這種話來。

這丐幫幫主黃震宇的行爲太可疑了！

甘人鶴戒心立起，裝出一片愕然之色道：「幫主，你難道就不認得我張震寰了？」

丐幫幫主黃震宇哈哈一笑道：「朋友，眞人面前莫賣假藥，你眞是劍聖之孫張震寰麼？」

甘人鶴暗中吃了一驚，暗忖道：「他怎知道我們不是眞的張震寰？他如果也是玄玄教的人，那就糟了。」想到關係重大之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定了一定心，決定冒充到底，硬着頭皮道：「幫主，你乃一幫之主，說話可要負責任。」

丐幫幫主黃震宇冷笑一聲，道：「你大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馬上本幫主就要叫你心服口服。」

甘人鶴雙眉暗暗一皺，忖道：「他不是唬人的吧？」接着，回了他一聲冷笑道：「但望你不要叫人失望！」

丐幫幫主黃震宇目射精光，「哼！」的一聲，道：「你等着看……」

一語未了，只見小花子秋明一臉沮喪之色跑了進來，道：「那老太婆賊滑得很，竟被她逃出手去了。」

丐幫幫主黃震宇劍眉一蹙，只見外面又進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花子，向他躬身一禮道：「屬下無能，特來向幫主領罪。」

丐幫幫主黃震宇面色一變道：「那小丫頭也跑了。」

那女花子羞愧地道：「屬下見她年紀小小的，一時大意，致有此失。」

丐幫幫主黃震宇望了小花子秋明一眼，目光回到那女花子的身上，一揮手道：「你們先退過一旁去。」

小花子秋明與那女花子閃身退向兩邊，都是一臉訕訕之色。

丐幫幫主黃震宇目光回到甘人鶴臉上，冷冷的道：「朋友，你先別高興，別忘了你自己還在本幫主掌握之中。」

甘人鶴現在聽出一點眉目來了，敢情，自己這次出來，早已落在丐幫弟子監視之中，因而把小環的同路人，也視同他的一夥了。

如單純的說，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但進一步深思，丐幫幫主黃震宇到底是什麼立場，實在不能叫人放心。

甘人鶴舉目向小花子秋明望去，小花子秋明一別頭，避過了他的目光，沒有把他當做七哥。

甘人鶴收回目光，淡淡的一笑道：「看來你倒是滿有自信。」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甘人鶴目光四週一掠而過，眼前大廳之中，雖然只有十來個人，但廳外四週却隱伏着不少丐幫中高手。

甘人鶴皺了一皺眉頭，暗忖道：「看這情形，如要強行脫身而去，只怕非出手傷他們幾個人不可……但，黃震宇到底是何居心？這一點，必需先弄清楚，魯莽不得，否則，錯怪了人，那就叫人笑話了。」此念一生，甘人鶴忽然氣勢一軟，道：「在下久聞丐幫『四絕降龍』陣，非人力所能抗拒，能有一覩貴幫絕學機會，在下少不得自要試一試，不過目下在下尚無相試之心……」

丐幫幫主黃震宇以爲甘人鶴已懾於丐幫之威，這種措詞，不過是保留最後一點顏面，遂也不作逼人過甚之事，語氣也是一緩，道：「大俠如有心相試，敝幫隨時奉陪，現在大俠既無相試之心，不知大俠能否坦誠一談？」

甘人鶴點頭道：「幫主要談些什麼？」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我要知道，你的眞正身份。」

甘人鶴道：「你這樣一口咬定在下別有身份，不知你憑的是什麼？」

丐幫幫主黃震宇道：「我如能有憑有據呢？」

甘人鶴一笑道：「除非我的身世，有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錯情，否則，你那憑證大有問題。」

甘人鶴聽他說得若有其事，預作張本，留下一個退步，縱使被他戳穿了身份，將來在玄玄帝君面前，也有一套說法，不致影響身入虎穴得來的這份成果。

丐幫幫主黃震宇聽說甘人鶴話中有話，暗罵了一聲，道：「任你狡獪如狐，我也非掀出你的尾巴來不可。」冷笑了一聲，忽然，一揮手道：「大家退下！」

一聲令下，廳中之人走得只剩下小花子秋明。

丐幫幫主黃震宇對這小師弟極是信任，向來有事，都不支開他，所以小花子秋明自動留了下來。

（以下轉入第一六三頁）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小說

劍衣揚塵

雲中岳・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士廷得「孤山一鶴」公冶鴻及太初觀主賞識，携回隱居處習藝，那日公冶鴻與太初觀主均外出，龍飛恰以此時追踪到來，方士廷拚死與鬥，終不敵，幸燕氏祖孫到來解圍，方士廷乘龍飛給燕老人糾纏着，忙携了受傷的燕小敏疾奔逃亡，至江邊，遇「翻江鰲」張玉山，得悉了方士廷身份後，願助他逃出大姑塘，以避龍飛耳目，那日至一小村落，張玉山往村中食肆購買粮食，因購物太多，致惹起隣桌飲酒的吳新川、魯世寧二人之疑，向張玉山盤問，張玉山信口胡謅揑了個假名，吳新川又向張詢問籍貫——

生死追逐戰　情天一綫牽

翻江鰲冷冷道：「小地方，南昌。」

「呵呵！南昌還算是小地方？布政司衙門所在地呢，大地方的人嘛。請教……」

翻江鰲外表魯直，其實相當精明，做了一輩子水賊做沒本錢的買賣，不精明早就該賠老本，立即反擊道：「兩位的口音像是湖廣人，到敝處有何貴幹？」

「我們來找朋友……」

「貴友尊姓大名？到處打聽浪費時日，那是不行的。」

「我們有的是時間。」

「總不是辦法。這一帶在下多少認識幾個人，也許認識貴友呢，貴友是……」

吳新川大概認爲他沒有嫌疑，笑道：「敝友不在貴地落脚，劉兄不會認識的，敝友一姓張一姓方，還有一位姓燕的女郎。我們前面有兩個人先走了一個時辰，他們認識敝友。」

魯世寧掏出一張圖形，遞過來說：「就是這個人，叫方士廷，劉兄見過這個人麼？」

翻江鰲接過一看，心中暗驚。像上的方士廷居然十分神似，出於衙門中刑名老手的手筆。

「鬼使神差，讓我碰上了。」他心中暗叫。

他不動聲色，將圖形遞過，泰然地說：「沒有看過這個人，長像淸秀，不像個犯人。」

「你怎知是犯人？」吳新川問，用目光捕捉他的眼神變化。

他呵呵笑，說：「老兄，以爲在下是飯桶麼？你們前面有認識該犯人的，聽口氣你們也不是找尋朋友的善男信女。像你們這樣找朋友天下少見。」

「閣下倒也高明呢。」

「算了，在下不與公人打交道。」

「我們並不是公人。」吳新川一面說，一面打量他放在凳上的衣衫。

衣下裹着三尺長的分水刺，只消提起衣衫便糟了。

店家恰好將盛菜的大竹籃提出，放在桌上說：「客官要不要些碗筷去？」

「不用了。」翻江鰲說。他將四十斤的酒罈提耳掂了掂，畧一遲疑，決定不用扁擔，左手巧妙地抓起衣衫連竹籃一提上，右手挽起酒罈往外走。

這一來，立即又引起吳、魯兩人的疑心，衣衫內有物，逃不過行家的法眼；衣衫不披上，也是漏洞。四十斤一罈酒，能提多遠？爲何不找店家送一程？他的身材與長像，一看便知孔武有力，但走得匆忙也是最糟的破綻。

吳新川向魯世寧打眼色衝他的背影一指示意。

他提着酒菜出了店門，向左一折，劈面便撞上兩名身材修偉的中年旅客，不由一驚，心說：「糟，他們的人來了。」

兩個中年人也是穿青衣帶包裹兵刃的人，倒未留意一個提了物品的陌生大漢，目光落在店門的酒葫蘆上，向小店走去。

他剛出村棚，後面店外已先後跟出那四個可惡的追踪者。

他心知不妙，閃在路旁落荒而走。

百十步外方是草木森森隱蔽區，他到了林外，村口已出現了吳、魯兩人的身影。後到的兩個青衣人，也接着追出。北面官道半里外，又到了五名青衣人，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龍飛。

他急奔入林，扭頭一看，暗叫糟了。

吳新川站在村口，向同伴叫：「那傢伙走向江邊，帶了許多食物，形跡可疑。快知會後面的人，我們去看看。」

「他在逃走，快追！」魯世寧急叫。

一名青衣人發出一聲短嘯，喝聲「追！」領先向密林飛掠，身法奇快。

第二個追出的是吳新川，腳下快逾奔馬。

遠處的龍飛五個人腳下一緊，狂奔而至。

魯世寧大概興奮過度，向遠處大叫道：「龍兄，快兩步，江邊有可疑的人，快從下面包抄，小心了。」

相距半里地，根本用不着大嗓門怪叫，叫聲可遠傳兩三里，江邊一里左右的人同樣可以聽得到。

江邊的方士廷與姑娘正在洗漱，聽到叫聲不由一怔。

語聲穿過樹林，他倆又在洗漱，因此聽不眞切，反正聽聲音不對，不是翻江鰲的口音，便知有點不妙。

「有人來了，準備。」方士廷急叫，將劍向姑娘一丟，又道：「上船，下艙躲好。」

林深草茂，兩手皆提了體積不小的食物，行走時聲响甚大，而且速度不能快，快了菜罈倒破划不來。因此將近江邊，第一名青衣人行將追及，循聲緊追道：「站住！不可自誤。」

翻江鰲不加理會，認準方向急奔。

青衣人已接近三丈內了，吳新川也到了六七丈後。

翻江鰲心中一急，脫口叫：「快走，追兵到了。」他意在警告方士廷趕快走，却不知反而引來了重情義的方士廷。

方士廷對陌生人尚且援手，豈會丟下朋友自己逃走？悄然掩近躲在一旁，讓過翻江鰲，突然長身竄出，大喝一聲，將青衣人撲倒在地，出其不意在對方脅下撞了一肩。

青衣人「哎」一聲驚叫，倒地奮身一滾，便掙脫了方士廷的控制，一躍而起。

方士廷先一刹那站起，狂風似的搶進，鐵拳疾飛，「砰砰砰砰」連攻四拳，「蓬」一聲大震，中年人被擲倒在樹下，呻吟了兩聲，起不來了。

吳新川恰好搶到，一聲怒嘯，拔劍出鞘，惡狠狠地衝來，看清了方士廷的像貌，吃了一驚，正想閃在一旁向後面趕來的同伴出聲示警，不敢貿然衝上進擊。但晚了一步，方士廷已經先發制人，拔出了中年人的長劍，電虹射到，探中宮排空直入，風雷驟發。

「錚」一聲暴响，吳新川架開一劍，向側急閃，一縱丈外，虎口鮮血沁出，不由心胆俱寒。

方士廷正待追襲，身後傳來了翻江鰲焦急的叫聲：「退！由水上走，快！」

吳新川乘機飛竄，兔子般逃掉了，狂叫道：「這裏有一個與方士廷十分相像的人，快來！」

方士廷吃了一驚，扭頭便走。

翻江鰲已將船槳架好，叫道：「快上！」

方士廷一躍而上，姑娘竹篙一點，船向外急滑，穿出低垂的枝椏，箭似的駛向江心。

「怎麼回事？」他向運槳如飛的翻江鰲問。

翻江鰲吁了一口長氣，苦笑道：「倒霉，剛好

砂上那些傢伙畫影圖形查問你的下落，全是些精明難纏的貨色，我不知他們是怎樣看出破綻的？眞想不到……」便將買酒菜所發生的經過說了。

方士廷心中一緊，叫苦道：「如果他們已知道我們有三個人，定是四海龍神將我們出賣了，眞糟！他們怎知道我們往此地走的？」

「別忘了這些傢伙全是老江湖。」

「張兄，青天白日，我們往何處走？」

「自然往上游走。」

「不行，不久前有一艘梳形快艇，載了八名穿水靠的人，向上游走了，會不會是他們的黨羽？」

「眞的？」

「已走了一個時辰了。」

「糟！他們定然是水陸並進。好，往下走快些，讓他們跑斷腿好了。」

船立即折向下放，船行似箭。岸上，有人在大叫：「翻江鰲，此事與你無關，趕快置身事外，我們保證你的安全。」

「哈哈哈哈！」翻江鰲仰天狂笑。

「你與那殺人兇手無親無故，何必替他賣命？將船靠岸，你還來得及。」

翻江鰲鼓槳如飛，船破浪而下，先是一陣狂笑，笑完拉開大嗓門叫道：「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雜種畜生，你把我翻江鰲看成甚麼人了？來罷，張太爺等着你們。」

「你們走不掉的，下游的鐵背蒼龍顧前輩，船已到達豐江口了。」

「哈哈！鐵背蒼龍咬我鳥，太爺要扭掉他的龍筋，拔掉他的龍鱗。」

船順流飛駛，漸去漸遠。

方士廷心中懍懍，問道：「張兄，鐵背蒼龍藝業如何？」

翻江鰲神色凝重，審愼地說：「一般說來，水性彼此半斤八兩；陸上的功夫，在下要差他一分半分。」

「往下走碰上他……」

「哈哈！放心啦！這一帶江流，愈往下走愈寬闊，到了南昌章江門寬有十里，江上兩船相鬥，我們不接鬥的話，他們連邊都沾不上。再說，消息傳到豐江口，我們也同時到達，讓他們追來好了。」

岸上，龍飛在分派人手，沿河追隨不捨，分別派人到上下游召集人手，要所有的人速來會合。

天羅地網終於開始收緊了，生死關頭將到。

船在水中飛駛，人在官道上急趕。翻江鰲的船張起了帆，順風順流快逾奔馬。但陸上的人也不慢，龍飛與一名年約半百的高手，不顧驚世駭俗，用上了陸地飛騰最上乘的輕功，向北飛趕，宛若星跳丸擲。

未牌末，豐江口在望，船隻漸多，只有他們這艘船與衆不同，像一頭浮在水面的天鵝破浪飛駛。

「再拖一個時辰，任何人也追不上我們了。」翻江鰲傲然地說：「瞧！那艘梭形快艇。」方士廷大叫。他正與姑娘坐在艙面進食，心中並不慌亂。

梭形快艇的八支長槳整齊劃一，破浪上航。艙中間有七名穿水靠的人，艙首站着一名持金弓的綠衣女郎。相距兩里地，仍可看清人的輪廓。

「南昌府白道水上高手鐵背蒼龍來了。」翻江鰲叫，傲然一笑又道：「水上鬥船，你們坐穩了，看我的。」

方士廷與姑娘收拾殘餚，將劍繫負在背上，嚴陣以待。

近了，一里，半里……

「下帆，翻江鰲。」吼聲傳到。

翻江鰲一聲狂笑，舵柄一轉，帆索徐移，船向左前方斜向衝去。

梭形快艇也跟着斜移，迎面攔截。

驀地，破風厲嘯入耳，「刷」一聲響，帆索倐斷，風帆骨碌碌向下滑，船猛烈地顚簸。

翻江鰲大驚，脫口叫：「方兄，替我防箭，南昌第一名神箭金弓銀箭柳青青來了。」一面下叫，一面收舵架槳。方士廷奔向船梢，「啦」一聲恰好擊落了一枝銀箭。

水面交戰，弓箭爲先。翻江鰲是行家，帆被射落便大事不妙。

鐵背蒼龍的船首，站着一個綠衣女郎，手中的大弓金光閃閃，搭上的箭白芒耀目。翻江鰲心中一懍，說是南昌第一位神箭手金弓銀箭柳青青來了。人的名，樹的影。翻江鰲知道這位女神箭手厲害，因此在架槳時叫方士廷過來替他防箭。

船在搖幌行駛中，風帆居然被人射落，而且雙方相距在百步左右，發箭人的箭術，委實是駭人聽聞。

方士廷急奔而至，第二枝銀箭恰好射向翻江鰲。他手急眼快，百忙中一掌斜揮拍落了奇快射到的銀箭，抓起了兩塊艙板叫：「你放心操槳，我負責擋箭。」

「得得得」三聲暴响，連珠射到的三枝銀箭，全釘在他障在身前的艙板上，箭矢透過寸厚的木板，震力甚猛，令他悚然而驚。

船在翻江鰲的雙槳控制下，立即轉向。

糟了，兩枝槳與八枝槳相較，不問可知，唯一可倚仗的風帆，已被射落，形勢逆轉，糟得不可再糟。

船已衝越，目下從迴避變爲追逐了。梭形快艇釘在後面五六十步左右，正是弓箭威力最可怕的距離。眼看不久便可追上，方士廷心中焦躁，說：「張兄，靠岸。」

「爲何靠岸？」

「咱們不能與他們在水中接戰。」

「怕甚麼？水中脫身反而容易。」

「不行，燕姑娘不會水。」

「這……」

「靠岸方有希望，片刻他們便可追到，那時便無法脫身了。」

「好，靠岸碰運氣。」

東岸曾經發現有人追踪，必須靠到西岸去碰運氣。

方士廷手持艙板擋在翻江鰲身後，雙方已接近至五十步以內了。

梭形快艇上的金弓銀箭柳青青共發了九箭，皆被方士廷以艙板接住，知道碰上了尅星，也就不再浪費她花了無數心血親手製成的寶貴銀箭，用驚奇的目光不住打量綽板而立的方士廷，似乎難相信方士廷眞能接下她的箭。

「如果我也有弓箭就好了。」方士廷心中恨恨地叫。

「翻江鰲，你還不往水裏跳？咱們不追究你的過失，你走吧。」艇上有人大叫。

「哈哈哈……鐵背蒼龍，咱們山長水遠，有一天會好好親近的。」翻江鰲狂笑着答。

「那兇手與你有親？」

「無親。」翻江鰲不假思索地答。

「你爲何包庇他？」

「交朋友道義爲先，張某交他爲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這不是太愚蠢了麼？你可知道七星盟九江秘壇烟消雲散的事？」

「總有一天，雲龍雙奇與你們這些匹夫，也要風消雲散。」

幸好西岸有不少蘆葦密佈的河灣，小舟衝入一條小港汊，後面視線被阻。

「上！」方士廷叫。

「你先走，由我斷後。」翻江鰲抓起分水刺急叫。

姑娘抓起方士廷的包裹，一躍上岸。

兩人隨後登岸，撒腿便跑。

謝謝天，這一帶是荒野，森林連綿，野草高與人齊，正是藏身的好地方。

姑娘的傷已經痊癒，輕功也不差。一陣急走，鑽入濃蔭蔽天的叢林，不管東南西北，儘量往林深茂草中鑽，急如漏網之魚。

後面追的人也不慢，循跡窮追不捨。

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首先不支的是小敏姑娘。她到底是女人，先天不足，怎能與男人比？漸漸地渾身汗濕，呼吸沉重，雙腿愈來愈難以支持，開始被樹根草結絆倒了。

方士廷已接過她的包裹，看她已經舉步維艱，趕忙摻住她，向斷後的翻江鰲說道：「張兄，咱們分手。」

「分手？甚麼意思？」翻江鰲問。

「救一個，算一個，你往東南走，可到江邊脫身。」

「廢話。」

「張兄，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你犯不着，我引他們來追。」

「不許你亂說，再拖半個時辰，天便黑了。」

「只怕拖不到天黑了。」

「沿河走，必要時往水草一鑽，怕甚麼？」

「好，向東南走。」方士廷斷然地說，挽起姑娘便走，急如星火。

正如方士廷所說，拖不到天黑了。上游下來的另一艘梭形快艇恰好在東南角江濱泊岸。

原來鐵背蒼龍的船，將人卸下便回到東岸，載了龍飛六個人，也渡江到了西岸。

走了兩里左右，姑娘雙膝一軟，虛脫地說：「放下我吧，你們自去逃生。」

方士廷猛地將她揹上，沉聲道：「走一步算一步，咱們認了命。」

「士廷哥，你一個人脫身容易……」

「即使將你留下令在下逃得性命，方士廷男子漢大丈夫，活在世間豈不遺臭江湖，活着有何意思？安靜些，不可出聲。」

鑽入一座矮林，已聽到水聲。翻江鰲欣然地說：「看地勢，前面定有沼澤，必要時藏在水中。」方士廷扭頭向姑娘道：「只要你能不怕水，我可以帶你在水中脫身。」

「我……」

「出水便呼吸，入水便閉氣，有我在，你是安全的，你得沉着應變。」

「士廷哥，我……我可以試試。」

「不能試，你必須辦到。」

「好，我……我聽你的。」

鑽出密林，前面果然是一處河灣，可惜沼澤區不大，沼澤區位於河灣底部，蘆葦高有丈餘。南面，是矮林區。北面，是密密麻麻的白楊林。他們位於沼澤區與白楊林之間相距尚有百十步，地面全是

及腰野草，他們必須衝過那爿野草地帶，方能到達沼澤。

「快！」翻江鰲喜悅地叫。

剛奔出十餘步，白楊中鑽出四名穿水靠的青衣人，喝聲震耳：「甚麼人？站住！」

有人發出唿哨聲，在召喚同伴。

方士廷腳下一緊，急射而出。

「站住！」四名大漢怒吼着疾衝而上。

一追一逃，向沼澤急衝。翻江鰲看清了對方的像貌，吃了一驚，叫道：「繞沼澤而過，不可入水，饒州四水鬼來了，在水裏我照顧不來。」

四鬼之首來勢奇快，大笑道：「翻江鰲，你這該死的水賊狡詐如狐，今天可護咱們弟兄釘上你了，你認命啦！有八宗人命官司等着你呢，快束手投降。」

四鬼初展身手，而方士廷三人已狂奔了十餘里，腳下已經發虛，自然慢了許多，距沼澤尙有三二十步，眼看要被追及。想繞沼澤逃入南面的矮林，除非脅生雙翅，不然休想。

翻江鰲一咬牙，沉聲道：「方兄你先走，我擋他們一擋。」

方士廷却火速轉身，向姑娘叫：「抱緊我。」

「你還不走？」翻江鰲厲吼。

「張兄，你……」

「你不走，我就自殺。」

「這……」

「你走不走？」

方士廷一咬牙，說：「張兄義薄雲天，小弟不敢不遵，小心了，隨後趕來相會，再見。」

翻江鰲厲笑一聲，但仍向前走，腳下放慢，直等到第一名大漢追到，突然一聲厲嘯大旋身回頭猛撲，分水刺一揮，勢如瘋虎。

大漢倏然後退，分水刀急架。可是翻江鰲已存心拚命，分水刺倏吞倏吐，連人帶刺撞入對方懷中，分水刺刺入對方的小腹，尖透脊背的。

大漢的刀，也掠過翻江鰲左外臂，削掉一層皮肉，血如泉湧。

「蓬」一聲大震，兩人倒下了。

第二名大漢搶到，一大喝一聲，一刀向壓在上面的翻江鰲劈下。

翻江鰲命不該絕，爲了將刺拔出，必須站起或扭轉側臥方能如意。他用後者，猛地一扭滾轉。

「蓬」一聲響，分水刀下落，大漢反而將挨了一刺的同伴砍了一刀，正中右臂。

大漢因失手而大吃一驚，一怔之下，翻江鰲恰好拔出刺，順手一送，扎入大漢的下陰。

「啊……」大漢狂叫抓住了刺入下體的分水刺，搖搖欲倒。

翻江鰲丟掉刺，爬起急拾第一名死大漢遺落的分水刀，依然十分悍勇。

刀光一閃，刀風壓體，第三名大漢一刀下劈，要砍斷他的手。

翻江鰲臨危不亂，趕忙縮手暴退。

第四名大漢已經超越兩丈，追趕方士廷去了。

第三名大漢一刀落空，大喝一聲，欺進一刀拂出，咬牙切齒進擊，大概已看出兩名同伴已完了。

翻江鰲到底是力盡的人了，出其不意殺了兩個人，已到了油盡灯枯的境地，這一刀躱不開了，「刷」一聲響，左脅裂了一條縫，斷了一條肋骨，只差半分便傷透內腑，危極險極。

「哎……」他狂叫，撒腿便跑，掩住傷口不知天南地北，全力狂奔。

大漢啣尾急追，怒叫道：「太爺要你碎尸萬段，那兒走？」

追近水際，已經首尾相連，大漢咬牙切齒地一扎出，手下絕情。

刀尖刺入翻江鰲的背部，稍爲偏左。

「啊……」翻江鰲狂叫着，向前一栽，「噗通」兩聲水響，水花飛濺，栽入水中去了。

不遠處突傳來了第四名大漢的狂叫聲：「三哥快來，姓方的扎手！助我！快！」

三哥本想下水拖翻江鰲的尸體，聞聲一驚，火速向聲音傳來處追去。

方士廷一而再聽到翻江鰲受傷的狂叫，只感到五內如焚，實在不忍心自己逃走，而且第四名大漢已追近身後，不由憤火中燒，鋼牙一銼，驀地大旋身，劍出「迴龍引鳳」，發狠拚命。

「錚！」大漢架開他的劍，貼身搶入，便待反手出刀，發揮拚命單刀貼身搏擊的威力。

豈知方士廷自受到兩老的指點後，靈智大開，逐漸進窺劍道的堂奧，有了長足的進步，存心拚命，更是凶狠潑辣。這時放棄收招的舉動，出腿反擊。在這種緊要關頭，即使能收招也無法發招，閃避容易，却沒有反擊傷人的機會，他不寄望劍而出腿，正是他高明的地方。

「噗」一聲響，大漢的左胯挨了一腳，直翻出丈外砰然倒地。

他疾衝而上，可惜眞力已竭，慢了一步，大漢滾了半匝，一躍而起，出聲招呼三哥速來相助，一面舞刀自衞，腳下不便，但刀網却封得風雨不透。

他一咬牙，心中暗叫：「我必定殺你。」

他扭頭便走，大漢果然撤去刀網，飛撲而上。

只奔了五步，手中劍突然後擲。接着腿下一緊

，跟蹌飛奔，一口氣衝入矮林。

三哥趕到了，來得正是時候，看到方士廷的背影衝入林中，也看到同伴踉蹌而退，奔近急叫道：「四弟，怎樣了……」

扶住了四弟，這位三哥大駭。四弟的小腹貫入一把長劍，尖透腰背，一切都嫌晚了。

「四弟……」三哥厲聲狂叫。

四弟的劍失手而墮，已說不出話來了。

夜幕徐徐降下，天色不早。

後續的人到了，方士廷的身影早已消失。

方士廷逃出三五里，精疲力盡，驀地感到一陣頭暈，「砰」一聲栽倒在一座小丘下。

姑娘被摔出兩丈外，吃驚爬起，哭泣着抱起他的上身，淚下如雨地叫：「士廷哥，士……廷……哥……」

他昏昏沉沉，陷入半昏境地，口中仍喃喃地叫：「快……逃，快……逃……」

姑娘緊緊地抱住他坐下，將他的頭抱入懷中。她不哭了，淚水却像是湧泉，用像是來自天外的聲音，低徊地，悽然地輕喚：「士廷哥，要死，我們一同死吧！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但我們不是陌生人。」

她輕柔地，感情地輕撫方士廷的臉，輕輕地在他的頰旁親了一吻。淚無休無止地流，她發出一聲令人心酸的歎息，道：「我不知你為何要救我，其實你自己本可平安地遠走高飛的。他們說你是兇手，但你却為了救我這陌生人，而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蒼天哪！你收回了你那慈悲的手了麼？」

說着說着，她吐出一聲深長的歎息，頭向下一搭，也因疲倦而昏厥了。

繁星在天，夜風料峭，夜深了。

在他倆後面兩里地，羣雄在林中露宿。江邊停了一艘船，另一船已運走了三水鬼的屍體下放南昌。同船下放的有五六名知難而退的人，他們認為不可能追上方士廷了，龍飛在廬山兩次將人追丟，他們怎追得上？僅憑三二十個人，追踪未免太困難，像是大海裏撈針。

另一個令他們知難而退的原因，是方士廷的藝業也令他們心驚胆跳，連龍飛也無法得手，其他的人可想而知，三個水鬼的事，足使他們悚然而驚，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而送掉老命，何苦來哉？

除了打退堂鼓與死了的人，支持龍飛的人仍有廿二名之多。當晚，他們決定仍分水陸兩途追踪。陸上分為兩批，一走江東岸，一批沿西岸搜尋。

龍飛帶了六名朋友，負責河西岸的搜索，預計明日午間，在豐城縣會合，再定行止。

× × ×

三更天，第一個醒來的是方士廷。

他發覺小敏已經睡着了，但雙手仍然緊緊地抱住他。兩人渾身已被汗水濕透，汗臭與少女身上的特有芳香，混合成另一種奇異的氣息。

他搖搖頭，苦笑道：「我得離開她，我怎能連累她受罪？」

他輕輕將她喚醒，低叫道：「姑娘，醒醒，醒醒。」

小敏姑娘一驚而醒，惶然叫：「士廷哥，他們追來了？」

他將姑娘放下，打開包裹說：「鎮靜些，他們並未追來。夜涼如水，快換衣衫，不然你會招涼的。這裏有我的衣褲，委屈些，快換上，我到四面走走。」

「是……是什麼時候了？」

「三更正末之間，我們得走，不能在此等死，天明之前，我們必須找到藏身的地方。」他將衣褲取出，放下逕自走了。

不久，他回到原處，說：「這一帶全是平陽，河流可能在東面，只能分辨方向，不知附近是否有人家。咱們必須避開河流，乘夜趕些路以便擺脫追踪的人。你能走麼？」

姑娘已換穿了他的衣褲，一件直綴直拖至膝下，十分滑稽，說：「能走，我已疲勞盡復。」

四更天，看到了田野和村莊。他們不敢入村，賈勇向西南走，找到了小徑，腳下一緊。

五更時分，在一座村莊的南面，找到了一座指路碑。方士廷用手在路碑上摸索，說：「這裏叫瑞林村，南距黃金城三十里。」

「黃金城是什麼地方？」

「路碑年代久遠，黃金城是古地名，本來稱為吳皐城，在豐城西面的赤岡山下，目下叫榮塘市。至少，咱們知道此所在的方向了，快走。」

「士廷哥，翻江鰲會不會找得到我們？」

方士廷心中一陣慘然，咬牙切齒地說：「他不會來了，這位義薄雲天的好漢，已經撒手塵寰了。只要我留得命在，我會令他九泉瞑目，雲龍雙奇將會償付他的血債。」

一陣緊走，破曉時分，他們離開了道路，找到一處荒野矮樹林，往草叢矮林中一鑽。

「我去找些野味充飢，這一帶找狐兔當無困難。」他一面說，一面折了些四寸長的小樹枝，以作為狩獵之用。

姑娘的劍仍在，遞給他說：「帶上防身，謹防意外。」

「你留在身邊防身。」他將劍遞回說。

他回來時，帶回了三頭野兔，在小溪旁生起火來。野兔烤妥，天也亮了。附近沒有山岡，生火不怕暴露行踪，為了充飢，也不得不生火。

兩人坐在草叢中進食，他說：「到了黃金城之後，如果能擺脫他們的追踪，我送你出湖廣。不然，你可以留在豐城。」

「留在豐城？」姑娘訝然問。

「是的，留在豐城。你與龍飛並無深仇大恨，他自命英雄，不會為難你的。」

「哼！英雄，一個心狠手辣的匹夫而已。如果他眞是英雄，便不會在九奇峯狠得要我的命。」

「咱們不管他是不是英雄，反正他要找的是我，我會引走他的，你便可從容脫身了。」

「我絕不能獨自離開你。」姑娘斬釘截鐵地的說。

「我絕不要你陪死。」他語氣堅决地說。

「與你同死，我亦心甜。」她用異樣的眼神盯視着他說，畧為蒼白的粉頰泛起些少紅暈。

他肅穆地注視眼前這位清秀的小姑娘，久久，突然將姑娘抱入懷中，沉靜地說：「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我患難相共，出生入死歷盡艱辛，已不是陌生人。在你們女孩子的心目中，感恩圖報以身相許的古怪念頭極為平常，但在我來說，却有挾恩要脅之嫌，衆口爍金貽人口實……」

「士廷哥，你……」她顫聲叫。

「寧可我無情，不可我無義。目下危機仍在，我們不談這些兒女之私，那會亂人心意，靈台不够清朗，脫險無望，好好進食，不可胡思亂想。」

食畢，兩人開始入睡，養精蓄銳，準備夜間動身。

近午時分，仍然是方士廷先行醒來。

姑娘躺在他身側，髮亂釵橫，寬大的直綴掩不住剛發育成熟的胴體，令人望之心動神搖。

不遠處小溪旁，姑娘的內外衣裙曝晒在陽光下。他悚然而驚，心說：「糟！我怎能在小溪旁藏匿？有溪流必有人跡，也是搜索的人必搜的地方。」

他推醒了姑娘，急急地說：「燕姑娘，快準備走。」

姑娘一驚而起，惑然問：「咦！就走？」

「是的，就要走。我太大意了，怎可以在溪旁藏身？」

「你是說……」

「如果他們發現我們仍在附近，首先要搜的地方便是有水的地方。他們當然知道我們缺糧，缺糧一兩天不要緊，脫水誰也受不了，他們會沿溪搜尋的。」

「這時能走麼？」

「不能走也得走，快！換上你的衣裙。我到外面看看，希望還來得及。」

小溪向東流，他往下走了百十步，樹林已盡，前面是莽莽荒原。荒原的東面是田地，有一座小村，三名青衣人剛好出村，正沿小溪向上走。

相距在兩三里外，但他一眼便看出是三個武林人，可看到他們繫在背上的刀劍。

「好險！他們果然來了。」他心中暗叫。

奔回原處，姑娘已換好衣裙，整理好包裹。他將包裹抓起，急急地說：「快走，他們來了。」

還剩下一隻烤兔，他順手帶上。

「是什麼人？」姑娘變色問。

「我只看到三個，快到了，不認識。」

「往何處走？」

「往西北。」

「不去黃金城？」

「不行，溪流從西南來，他們必定猜中我們要往南走，往南豈不自投羅網？」

兩人向西北走，糟，四五里外是稻田和村莊，此路不通，趕忙折向西走。

穿出荒野，在林空處看到了十餘里外拔起兩座山峯，似乎可見到山區了。

這一帶是丘陵區，全是些起伏不定的丘陵，是尚未開發的荒野。正走間突見前面出現一座松林。

「繞向西北。」方士廷斷然地說。

「何不直走山區？」姑娘問。

「前面的松林後定有村莊，那是經過人工栽植的風水林。」

兩人向西北急走，只走了百十步，方士廷臉色一變，站住了。

十餘丈外的一株大樹後，踱出一個年約半百的村夫，以驚訝的目光，打量着突然出現的一男一女不速之客，頗感意外。

姑娘一怔，抽口涼氣低聲道：「士廷哥，怎麼辦？」

「我不知該怎辦才好。」他遲疑地說。

「除了滅口外，別無他途。」姑娘一字一吐地說。

「不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生死攸關。」

他歎息一聲，苦笑道：「我寧可碰運氣，不傷害無辜。」

他向村夫走去，抱拳一禮道：「大叔請了，貴地是什麼地方？」

「這裏叫水口村，你們……」村夫訝然問。

方士廷一怔，心說：「這人的口音不像是本地

人呢。」

「大叔，此城到豐城還有多遠？」姑娘問。

村夫向西南一指，笑道：「遠着呢，要走一回，足有七八十里地。」

「那座山是……」方士廷問。

「那就是馬鞍山，路通瑞州府。」

「承告了，謝謝。」方士廷抱拳笑答，突然疾衝而上，「噗」一聲就是一掌劈在村夫頸根上。

「嗯……」村夫叫，仰面便倒。

方士廷手急眼快，上前扶住制住了村夫的睡穴，拖至草叢中歉然地說：「大叔，休怪得罪，你暫且睡上兩個時辰，你不睡咱們脫不了身。」

姑娘帮着將草掩上村夫的身軀，問道：「士廷哥，如何走法？」

「走瑞州府，到馬鞍山再說。」

兩人走後不久，村夫却挺身而起，神色肅穆地自語：「怪！這兩個年青男女是何來路？好像是被人追逐，難道是男女淫奔不成？」說完，沿兩人留下的足跡舉步，又道：「會點穴術，已算是一流高手了。如果他們是淫奔被追逐的男女，爲何不殺我滅口？唔！我得跟上去看看，反正也閒着無事。」

村夫回到前面的村落，不久帶了一根竹杖，重新出村，突聽到村東傳來了犬吠聲，不由一怔，自語道：「咦，他們怎麼轉入村東去了！奇怪。」

他腳下一緊，剛到村口，便看到三名青衣帶刀劍的人迎面而來，迎個正着。

爲首的是個年約半百的人，像貌威猛，含笑迎上，抱拳一禮笑問：「兄台請了，請問這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水口村。咦！敝村地處偏僻，極少外人往來，你們是……」

「在下是找人來的，追踪一男一女。」

「他們是……」

「男的叫方士廷，女的是一位小姑娘。方士廷是一位殺人兇手……」

「殺人兇手！你們是衙門裏的人？」

「不是，在下是替朋友出力的人。那人是個刀傷六命兇頑惡毒的兇手，極爲危險，兄台是否見過這兩人……」

「他們往馬鞍山走了，走了半盞茶工夫。」

「眞的？」

村夫淡淡一笑，向馬鞍山方向一指，說：「到馬鞍山不好走，沿途全是水田和村莊。如果他們是殺人兇手，便不會走這條路。」

「那……」

「西面五六里外是荒野，極少人家，可以從那兒到馬鞍山走至瑞州府大道。」

「謝謝你，有勞兄台指引了。」

「我帶你們去找足跡，你們便可往追捕了。」

中年大漢大喜，連聲道謝。

村夫領他們到被方士廷擊倒的地方，指出兩人的去向道：「他兩人是在此地向我問路的，追快兩步或可追上，我不能陪你們去了。」

「謝謝，謝謝。」中年大漢連聲道謝，發出一聲長嘯，召集後面的人前來。

村夫含笑走了，從另一面繞走的。

不久，龍飛偕另兩名同件趕到。中年人將村夫所告知的消息說了，龍飛大喜過望，立卽分爲兩撥，一走小徑先一步趕到馬鞍山等候伺伏，龍飛則仍然帶了兩位同伴，循踪急追。

至馬鞍山只有十餘里，這一帶荒野地曠人稀，交通不便，走上三二十里不見村影，全是茂密的森林荆棘叢，是附近村民冬季的狩獵場，平時也有獵戶在其中居住，安裝陷阱捉些野味佐餐。荒原直伸展至馬鞍山，確是一處野獸的繁殖場。

馬鞍山綿亘百餘里，是這一帶最大的山嶺，主峯巉巖崎嶇，猛獸出沒。早年本邑的士紳陸叔祥於此鑿石開道，搆通瑞州臨江與豐城三地，附近方漸漸有人前來開墾，至今總算在山南北建了村鎭，但人烟仍少得可憐。

方士廷與姑娘進入荒原，向馬鞍山急走，披荆棘備極辛勞。

走了一半路程，進入了丘陵地帶。

攀上一座小岡，方士廷一馬當先，突然站住了，叫道：「慢！有伏弩。」

他將手中的木棍伸出，搭向前面齊膝高的一根絲綫。「唰」一聲輕響，一枝淬毒小箭貼綫射出，一掠而過。

「是獵虎的伏弩，此地有猛獸。怪！爲何不見有警告的告示？」他惑然自語。

姑娘轉首四顧，信口道：「也許附近根本沒有人前來，不必……咦！有人追來了。」

他們所立處地勢高，看到了後面里外的草枝急動，有三個人沿他們所闢的道路飛趕。

「快走，小心不可再觸動草木，腳下留意些。」他悚然地說。

他拾回毒箭，小心地裝回原處，方向前急奔，遠出百十步，方留心腳下，不再留下遺痕。

這一來，速度無形中慢下來了，而追來的人却全力飛趕，相互消長，糟了！

伏弩並未阻擋得住追趕的人，反而令龍飛興奮欲狂，知道他已發現追來的人，那麼，雙方相距已是不遠了。

降下山岡，方士廷心中暗驚，說：「向北走，先躱上一躱。」

後面岡頂上，長嘯聲震天，遠傳五六里，龍飛發出信號召喚走小徑的一撥人前來會合了。

只走了半里地，後面傳來了龍飛的語音：「方士廷，你藏不住的，快出來，龍某給你解釋的機會，不可自誤。」

林深草茂，聲源在半里外，對方不可能看到他們兩人，視界不及廿步，不走近萬難發現。

方士廷不加理會，落荒而走。

姑娘將劍遞給他，低聲說：「劍給你，不能束手就縛。」

「劍你用，我還可自衞。」他斷然拒絕。

正鑽出一叢矮樹，左側方突然射來一顆寒星，直取方士廷的左脅，接着，喝聲震耳：「在這裏了！躺下！」

青影乍現，虎撲而至。這位仁兄是先發射三稜鏢，後出聲現身。

「哎……」方士廷驚叫一聲，衝倒在地。

姑娘跟在兩丈後，大吃一驚，拔劍急衝而上。晚了，方士廷已經倒地，青衣人已經撲到。左側方枝葉搖搖，有人穿枝奔來。

青衣大漢以爲方士廷已經失去抵抗力，一聲長笑，劍扎向士廷的左腿彎，要先毁士廷的腿，以免他逃走。

方士廷本來是仆伏不動，像是鏢中要害痛昏了。劍到，他的腿突然移開，猛地橫掃狠狠地一絞，絞住了大漢的右腳。

「哎呀……」大漢驚叫，扭身便倒，劍失手刺入地中，勞而無功。

方士廷一躍而起，「噗」一聲一腳踢在大漢的左肋下，把大漢踢得橫滑三尺，叫不出聲音。

「往前走。」方士廷拾起大漢的劍，招呼姑娘先走。

「你……你的傷……」

「不要緊，未中要害。」他咬牙說，手一抄便將脅側穿在肉上的三稜鏢拔在手中，鮮血染透了脅衣。

「快裹傷。」

「來不及了，快走。」

兩人撒腿狂奔，鑽入一座藤蘿密佈的樹林。身後，被踢中左肋的大漢虛脫地叫道：「往……往北走……走了，追！別……別管我，我受……受得了。」

「是他們麼？」是龍飛的聲音。

「他……他中了我一……一鏢，逃不掉了。」

方士廷聽出是龍飛的聲音，不由大駭，心中叫苦，這傢伙竟然親自追來了。

他一拉姑娘的手膀，向下一伏，鑽入草叢中不言不動，蟄伏如兔。

三丈外有人以高速衝過，快得令人毛骨悚然。

他拉着姑娘的手向側移，向相反的方向溜走。

總算不錯，走了里餘，尙不見敵踪。

「士廷哥，你……你得裹傷。」姑娘臉色蒼白地低叫，鳳目中淚下如雨。

他的左脅衣全被鮮血所染紅，委實不好受，停下鑽入草叢中，匆匆解衣，用腰帶在傷口上裹纏，總算止住血了。穿好上衣揹上包裹，兩人又再向外鑽。

剛鑽出草叢，前面枝葉一响，像貌威猛的中年人迎面攔住，冷冷一笑，陰森森地說：「棄劍投降，閣下。」

走不掉只好拚，方士廷將姑娘拉至身後，劍尖徐升，冷笑道：「勝得了在下手中劍，你再吹牛，並未爲晚。」

「你是方士廷？」

「正是區區，閣下貴姓？」

「湖廣黃州葛天奇，匪號狂劍。」

「龍飛呢？」

「你放心，他追到北面去了。葛某與人動手，從不要人相助。你是棄下劍就縛呢，抑或是要葛某割斷你的手筋帶走？」

方士廷一聲冷笑，滑進出劍疾衝而上，吐出一朶劍花，搶制機先進攻。他的左手掌心，挾了取下來的三稜鏢。

「你敢抗命？」狂劍沉喝，身形一閃，劍已出鞘，立卽洒出千道劍虹，從側方一株樹後攻招。

方士廷的劍無法折向，剛一轉身，劍便被樹擋住了。

「嗤」一聲厲嘯，劍攻破護體眞氣的嘯聲傳出，狂劍葛天奇的劍已閃電似的貼樹刺入方士廷的左上臂。

同一刹那，方士廷左手的三稜鏢，也射入狂劍的右脅。

「哎呀！」兩人同聲叫，各向外退。

姑娘一聲怒叱，搶上一劍急攻。

狂劍臉色泛青，吃力地一劍急封。

「錚」一聲暴響，狂劍的劍被震飛，左手按住脅下的鏢不讓鏢震動，向後急退，「蓬」一聲背部樹幹上，痛得撞在嗞牙咧嘴。

姑娘劍化長虹，跟踪衝刺。

「不可殺他。」方士廷叫，手握住左臂的創口，血染紅了手臂。

上。

「為何不殺他？」姑娘問，劍點在狂劍的心口上。

「這件事與他無關，念他是硬漢，打昏他。」

「噗」一聲響，姑娘一掌劈在狂劍的耳門上。

「走！」方士廷低叫。

狂劍被打昏在樹下。方士廷在走前，大叫道：「快來救我！」

他是叫給龍飛聽的，姑娘却大驚，急問道：「士廷哥，你……你傷得……」

「傷不要緊。」

「但你……」

「叫龍飛前來救這傢伙，鏢已入脅，片刻他便無法保命了。快走。」

兩人仍向馬鞍山逃命。姑娘一面走，一面嘀咕：「士廷哥，他們要你的命，你却大發慈悲；為甚麼？對他們仁慈，便是對你自己殘忍，我不明白你有何用意，你該見一個殺一個，殺一個便少一分危險。」

「燕姑娘，只要打傷他們一個，便可減一分危險了。他們不知來了多少人，有人受傷，便得派人照顧，豈不是又多減一分危險？再就是這些人皆是白道人士，只是受到龍飛那狗東西的蠱惑而前來賣命，何必殺他們呢？」

「哼！你天性仁慈，他們却說你是兇手，豈不是血口噴人麼？」

「這些人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以為自己藝業高强，便可任意主宰別人的生死，却認為這是行俠仗義，委實可悲，我可憐他們。」

「你還可憐他們。」

「是的，我可憐他們。等到眞像大白的一天到來，我要看看這些白道英雄們明白眞像後的嘴臉，我要看他們如何償還翻江鰲的命。」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當然，姓龍的不能糾衆殺人而不償命……」

話未完，後面里餘又傳來了長嘯。

「走！他們的大援到了。」方士廷懍然地說。

兩人一再轉折方向而行，以便擺脫追踪，直至黃昏將臨，方到達山東麓一座小山下。

方士廷領先急走，愁眉略展地說：「再過半個時辰，我們便可安全了。」

小山的南麓是短茅坡，通過茅坡方是樹林，林向三里外的峯脚伸展，在落日餘暉下，可看到一條小徑通向山脊，沿途怪石如林，崢嶸峭拔到處都可藏身。

剛通過短茅坡，還有十餘丈便可進入叢林。第一個青影從林中飛躍而出，接着是第二，第三，共有三個人。

「出山虎李歧山。」第一名中年人大叫，撤下圍在腰間的丈二長鞭。

「飛虹劍客曾犖。」抄出左面的人大聲報名。

「雙頭鷹趙大鵬。」堵住右首的人傲然地說。

東面的小徑中，水上搜索的八名高手，正向此地趕來，相距僅有兩里左右。

後面嘯聲震耳，龍飛也在兩里後發嘯知會設伏的人。

前進無路，後退亦難；前有伏哨，後有追兵。

他將姑娘向後一推，低聲道：「我先上，速戰速決。」

「我們何不併肩上？」姑娘急問。

「你負責後面追來的人，千萬不可胡亂加入。」他愼重地說，緊了緊背上的包裹，拔劍在手邁步上前。

「方士廷，借路。」他大叫。

「棄劍投降。」出山虎沉聲叫。

他向前闖，叫道：「仙人峯血案，方某是受害人之一。在下遊歷返鄉，根本不認識你們這些江湖人，在仙人峯下大道中，被眞兇所擄被迫做掘墓人。在雲龍雙奇趕到的前片刻，眞兇已殺另五名掘墓人曝尸作餌，方某不得已而保命自衞，將三名眞兇中的一個打落他們所佈下的陷阱，逃得性命，最後在下為了要救雲龍雙奇，在陷阱旁拚命，用意是警告雙奇以免中伏，可說已冒了萬千之險。三名眞兇中，被在下擊落的人叫常老。雲龍雙奇恰好趕到，在下不認識雙奇，他兩人却恩將仇報，反而認為在下是兇手……」

「你這些話，可向龍飛兄申訴。」出山虎叫。

「姓龍的已無可理喻，在廬山兩次相逢，千里追殺，共刺了在下十劍之多。」

「你不必在咱們面前狡辯，可……」

「好，你們既然不聽，在下不用說了，兩位眞兇目下逍遙法外，在下正要找他們澄淸事實，你們不去追查眞兇，却不遠千里追殺我這拚死警告雲龍雙奇的受害人，天理何存？誰阻我，生死相決。」

他臉色鐵青，大踏步向前走。

出山虎長鞭一振，喝道：「棄劍就縛，不可自誤。」

他充耳不聞，神色冷厲地接近，三丈，兩丈。

「接鞭！」出山虎大喝，鞭嘯刺耳，鞭影夭矯如龍，攔腰抽到，聲勢洶洶。

他決定速戰速決，必須走險，不然在長鞭的遙攻困堵下，必將大敵羣至，死路一條。

人影乍閃，他不退反進，劍輕引鞭梢，雙臂徐張，被鞭纏住了。

這瞬間，他不等對方抖鞭，一聲怒吼，脫手擲劍。

「哎……」出山虎大叫，被這種拚命的打法制住了，劍化長虹而至，貫入右肩寸餘，假使再慢一剎那，忍痛扔鞭，可能被劍穿透肩背。

劍脫墜在地，出山虎也痛倒了。

方士廷脫出鞭困，抓住了劍同時一脚踏在出山虎的小腹上，大喝道：「誰敢上？讓路。」

飛虹劍客衝近至丈二左右，慢了一步，鬧聲止住衝勢，怔住了。

「曾兄退。」雙頭鷹急叫。

飛虹劍客只好退回，似仍然難信眼前的事實。

方士廷舉手一招，示意姑娘快走。他挾起出山虎，向兩人喝道：「不許追趕，在下要借這位仁兄開路。」

「曾某決不饒你。」飛虹劍客怒叫。

「以後你有機會，今天免談，除非你存心要出山虎的命。」他冷冷地說，挾了出山虎便走。

剛退抵林緣，銀星破空而至。

他命不該絕，恰好姑娘回頭察看，急叫道：「有暗器……」

他向前一仆，似晚了一步，只覺左耳上方灼熱如焚，一枝銀箭擦頭皮而過，皮破髮落，鮮血如泉。箭仍向前飛，貫入一株樹幹，入木半尺。

「金弓銀箭到了。」他駭然叫，丟掉出山虎向前一竄，竄入了樹林。

又是一場可怕的凶險的追逐，危機逐漸增漲。

向山上延伸的灌木叢不算濃密，利用藏身及竄走，零星的怪石巉崖也到處可以容身。

兩人向山上逃竄，謝謝天，黃昏終於降臨，晚霞逐漸失去了光彩。

方士廷成了一個血人，但仍可支持。

「刷」一聲響，左面傳來了衣袂擦樹聲。

他向姑娘示意，向右悄然移動。

小敏姑娘心中旱寒，但在方士廷身邊，她仍可從容應付，手操長劍走在方士廷的右後方。

方士廷用雙手分枝撥葉開路，劍負在背上。前面是一座怪石，他迅速貼在石下，探道而進，繞石潛行以便察看另一端是否有人。姑娘則伏在丈後，聽招呼跟進。

繞出一半，石上人影乍現，一名青衣人從他腦後凌空下撲，如同怒鷹下搏。

「小心後上方。」姑娘急叫。

方士廷反應奇快，向下一蹲，躺倒雙脚上攻。姑娘飛撲而上，劍出如穿魚，在青衣人一撲落空脚剛被士廷踹中的剎那，劍貫入青衣人的背心。

方士廷一躍而起，低喝道：「往前走。」

「蓬」一聲大震，青衣人衝倒在地，發出一聲可怖的狂號，滿地亂滾。

兩人向前狂奔，向前急走。

左前方灌木叢人影暴起，劍光如匹練，風雷驟發，劍虹入目便已近身，吼聲震耳：「納命……」

方士廷向左一閃，劍奇快地出鞘，「錚」一聲架開來劍，立還顏色招出「亂洒星羅」狠招出手。

另一名青衣人猛撲小敏姑娘，兵刃交擊聲震耳，雙方半斤八兩生死相搏。

唿哨聲從下面傳到，不少人向上飛趕。

方士廷心中大急，「亂洒星羅」狠招被對方用後退封招術所化解，勞而無功，對方顯然要用拖延的手法等候同伴趕來聲援，再拖片刻大事去矣！心中一急，便決定走險，脚下突然失閃，驚叫一聲，扭身一幌，脚下大亂搖搖欲倒。

青衣人果然上當，一見他身形大亂脚下失閃，一聲暴叱，疾衝而上，劍攻他的右肩井。

他志在引誘對方放手搶攻，機會終於造成了，一聲低叱，用上了兩老所授，尚未參悟其中奧秘的神奇劍術，人劍急進，「嘎」一聲錯劍厲嘯傳出，人影已經貼劍切入，劍尖已向前上方吐出，刺入對方的左胸向上滑，替對方開了一道半尺長的裂口，如不是被胸骨所阻，青衣人毫無疑問要被大開膛。

青衣人心胆俱裂，大叫一聲，縱身暴退，站立不牢，「蓬」一聲跌倒在灌木叢中，成了個血人。

方士廷不敢追殺，衝上接應姑娘，一聲低吼，「錚錚」兩聲暴響，震開青衣大漢的兩劍急襲，喝道：「快撤退，我斷後。」

姑娘眞力已竭，不敢不聽，收招飛退八尺，急後退。方士廷則向側一閃，作勢向側退。

青衣大漢就在這電光火石似的剎那間，衝進猛撲姑娘的背影。

方士廷突然不退反進，旋身一劍疾揮，「察」一聲將青衣大漢的左脚掌砍下來了。

「啊……」大漢倒在地狂叫，失去了抵抗力。

兩人全力向上狂奔，天色不早，夜幕降臨，他們總算度過了難關。

下面有滾石聲與撥草聲傳來，受傷者的叫喚聲也清晰入耳。不久，有人叫：「上面沒有路，山崖峻峭，不能攀登，不必再追了，咱們四下埋伏，明早再追他下來。」

兩人都聽到了叫聲，但不相信上面是絕路，對方既然不追，正好乘機找尋越過峯頭的出路。

遠登半里地，糟了，左右半里內，全是怪石、荆棘、亂草，外面則是滑而鬆的風化絕崖，一脚踏

下去，碎石泥屑亂草不住往下滾落，無法攀越，唯一的去向是往上走。

再走里餘，眼前黑黝黝的峯崖似聳立的巨獸，似要向下崩坍，令人望之心中發虛，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其實山並不陡峻，但岩石高下不定，風化的遺痕極爲可怕，稍一失重，又將滾墮而下，斷手折足那就完了。

「眞糟！晚上眞不能攀登，冒險向上爬，可能跌斃在這鬼地方。」方士廷焦急地向姑娘說。

姑娘雙脚早已發虛，不住抖索，一寸寸向上挪移，失足了五六次，已無法再向上爬了，歎口氣說：「士廷哥，你還是留下我自己走吧。」

他握緊姑娘的手，笑道：「你如果沒有活下去的信心，必定活不成。我們有的是機會，千萬不可失去信心。」

最後，他們不得不停下來休息，在一處石隙的草叢中躺下，兩人皆感到心力交疲，躺下便不想動了。

一個時辰之後，方士廷突從夢中陡然而醒，警覺地一躍而起，目光四下搜覷。四月下旬，要下半夜方可看到月亮，四周黑黝黝，凌亂的怪石奇巖與及一草一木，皆像是怪獸鬼魅，空山寂寂，虫聲四起，山風吹來澈體生寒。

他渾身汗水未乾，感到凉颼颼地。

身旁的姑娘睡得正沉，像一頭無助的小羊。他解開包裹，取衣衫替姑娘蓋上，歎口氣自語道：「我本想平妥地返回湖廣，順便查訪湘西八怪的下落，豈知却反而坑了她，我該怎樣方能令她平安離開險境哪！」

他在四周走了一圈，絕望的感覺恐怖地爬上心頭。除了重新向下走，別無他途。左右都是峭壁，一顆石子丟下去，滾落聲久久未止，跌下去那還了得？上面百十丈，全是飛崖絕壁，風化的岩石觸手成屑，即使他不曾受傷，大白天也難攀上，石隙中生長着野草與藤蘿，根淺不受力，一拔即起，勢難像猿猴般揉升。

即使能爬上去，山的那一邊情形如何？上面是否可以平安降下山鞍的山道？

山下隱隱傳來數聲虎嘯，令人聞之心驚胆跳。

他向下爬回原處，似乎覺得附近有人正向他窺伺，沒來由地感到一陣心悸，心潮汹湧。

「附近難道有人？他們上來了不成？」他悚然地想，急急攀下休息的石隙。

響聲驚醒了疲勞過度沉睡中的姑娘，她吃驚地挺身坐起，急抓長劍戒備。

「是我。」他低叫。

姑娘定下神，鬆了一口氣拍着胸口說：「嚇了我一跳。士廷哥，你到何處去了？」

「去找出路。」

「怎樣了？」她焦慮地問。

他頹喪地挽住她坐下，沉靜地說：「明早破曉以前，我要向下突圍，你可以藏在此地，躲入石隙靜候變化。他們志在擒我，不會對你下毒手，也無暇追究你藏身何處。」

「士廷哥……」

「你聽我說。如果我們能在南昌分手，何至於連累你吃苦？爲了此事，我深感歉疚。」

「我不要聽。在廬山，我爺爺決定幫助雙頭蛟，便已和龍飛勢不兩立，不然龍飛怎會一脚將我置於死地？可以說，你我都是龍飛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誰落在他手中皆休想活命。他們沿途截殺，折損了不少人，你以爲他肯輕易放過我麼？」

「燕姑娘，你錯了，他們都是自命白道英雄，不會對一個弱女子下毒手的，你只要不反抗……」

「你又錯了，龍飛在廬山已知道我的身份，恐怕他要殺我的念頭，比要殺你更爲迫切呢。士廷哥，你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了。」

「不會的，除非我氣息已絕，只要一息尚存，我也會爲活下去而掙扎圖存。」

「士廷哥，我相信你會平安脫身的。」

「但願如此。人一生中，不會一輩子都在贏，我已在沿途贏了不少條命，輸了也不寃枉。」

姑娘撲在他懷中，飲泣道：「士廷哥，我已聽出你絃外之音，你……」

「不管我遭遇到任何變故，我只希望你能勇敢地活下去。」

「你如此關心我，爲甚麼？」

「不爲甚麼。也許你是眞正關心我的人之一，而我正需要能信任我而幫助我的人，所以我也關心你。」

「還……還有其他原因麼？」

「這……你是一位小姑娘，關心一位小姑娘，也算是原因之一。」

她坐正身軀，用顫抖着的手，忘形地、心情激動地捧着他的雙頰，用抖切的聲音問：「士廷哥，坦白告訴我，我們有多少活的希望？」

他遲疑良久，方用苦澀的聲調問：「你眞要知道？」

「是的。」

「如果是龍飛來了……」

「他已經來了。還有一個百步穿揚的女英雄金弓銀箭柳青青。」

「一比九十九。」他沉聲答。

「不能多些？」

「不能加減半分。他們得天時地利人和，而我們只有兩個身心交疲的人。」

姑娘將他撲倒，流着淚狂吻着他。他先是一怔，然後一陣衝動，也激情地擁抱着她，投下一串苦澀的吻。良久，他用似乎來自天外的聲音說：「苦難將你我連在一起，却給我們安排下悲慘的結局，也許眞是命運的不公安排，這樣結局未免令人心酸哪！我不知人間是不是仍有正義二字存在？」

「不必理會命運，我們是一對同命鴛鴦。」姑娘悽然地說。

「就算是上蒼安排，上蒼也未免太殘忍了。」

她含淚擠入他懷中，躺在他懷中含淚笑道：「人生可意，祇說功名貪富貴。遇景開懷，且盡生前有限杯……」

他一怔，說：「咦！你的心情平靜下來了。」

「能知道有限餘生，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値得慶賀，你是個可愛的姑娘。」

「我……」

「好好養息，來日方長，也許並不那麼糟。」

「我們已無來日，盡人間短暫之歡。」她用夢也似的聲音說，嬌喘微聞。

他激情地親她，喃喃地說：「望天宇變色，願大地沉淪……」

當他的手觸向姑娘溫潤的胴體，突覺心中一震，悚然而驚，趕忙替她掩上衣裙，霎然而起，自語道：「我這不是向命運屈服麼？不是自承失敗而自暴自棄麼？不！我得挺起胸膛應付逆境，只要有一口氣在，便不放棄希望。」

他重新躺倒，輕擁着小敏低聲道：「好好歇息，天無絕人之路，養精蓄銳，我們明早突圍。」

激情逐漸消退，兩人輕擁而眠。

四更天，小敏姑娘悄然脫出他的擁抱，一搖頭點上他的睡穴，熱淚盈眶地、痴迷地親着他，顫聲自語道：「你是個可敬的人，不該爲婦人女子而死。你救了我一命，我也要用性命來回報你。願上蒼保佑我能引走他們，以我的死來換取你的安全。」

她最後深深地親吻他，懍然地站起整理凌亂的衣裙，劍繫在背上，深情地注視了他一眼，一挺胸膛，向下一步步潛行，逐段探進。

不久，一個灰影鬼魅似的出現在方士廷身旁，毫不遲疑地伸手解了他的睡穴，然後悄然隱去。

下弦月掛在東方天際，光芒黯淡。

姑娘向下潛行，遠下里餘，仍未發現敵踪。竄入一座灌木叢，一聲樹响，黑影乍現，叱聲如雷：「站住！甚麼人？」

她像一頭瘋虎，飛撲而上，劍出鞘風生八步，奮不顧身搶制機先進擊。

「錚。」黑影揮刀接招，震偏一劍順勢切入，反手就是一刀，刀光霍霍，虎虎生風。

她不接招，乘勢飛飄八尺，飛躍而下，越過了灌木叢，急急奪路。

黑影發出一聲長嘯，啣尾急追。

左下方傳來了回嘯聲，有人沉喝：「各佔方位，讓龍飛兄親自擒人。」

姑娘沒有黑影快，掠出三四丈，背後鋼刀臨頭，她向側一閃，旋身一劍急封。

「錚！」刀劍交接暴响震耳，火星飛滅。

她感到虎口如裂，整個右半身被震得麻木不仁，立脚不牢，仰面便倒。

「卸你的腿。」黑影叫，趕上就是一刀。

「我完了。」姑娘心中狂叫，已失去自救的力量。

灰影乍現，手中杖一揮，「拍」一聲擊在黑影的手肘上，捷逾電閃。

「哎……」黑影狂叫，刀拋出三丈外，驟不及防，連人影也未看清。

「噗」一聲响，灰影加上一掌，拍在黑影的背心上，黑影向前一仆，着地向下滾。

灰影好快，一杖點在姑娘的章門穴上，力道恰到好處，姑娘立即失去知覺。

灰影挾起姑娘，向左急掠。

倒地的黑影滾勢一止，立即大叫道：「兩人向左逃，堵住他。」

灰影對這一帶地勢熟，飄掠如飛，像是足不沾地，到了半里外的陡坡，突然發出一聲悽厲的狂叫，扳住一塊大石向下一推，然後向右方如飛而去。

大石向下滾，聲勢漸來漸宏，到了十餘丈下，走石飛沙，响聲漸大。

「這小子掉下去了。」有人大叫。

方士廷被嘯聲所驚醒，挺身而起，便發覺姑娘不見了，不由大吃一驚，火速打好包裹揹上，挺劍向下急衝。

向下急搶的這段時刻，嘯聲和叱喝聲令他心內如焚，恨不得脅生雙翅搶入門場，可是山勢不容他放胆下搶，跌跌撞撞而下，等聽到慘叫聲和山石滾落聲，他急得幾乎要吐血。

聽到小子掉下去了的叫聲，他幾乎咬碎了滿口鋼牙，但身在半里外，無法搶救了。

「到下面去找。」有人叫。

他向人聲傳來處飛奔，不久便追上了最後一個黑影，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追近至八尺

內，大喝道：「轉身！」

黑影聞聲知警，不轉身反向下竄。

「嗤」一聲响，他一劍刺入黑影的腰脊。

「啊……」黑影發出刺耳的悽厲狂叫，仆倒在三丈下，仍骨碌碌向下滾。

他向下疾奔，狂叫道：「方士廷在此，誰來送死。」

灰影乍現，在側方喝道：「你的同伴捨身掩護你脫困，你為何不走？」

他吃了一驚駭然問：「你是誰？你知道……」

「不必問。」

「你是龍飛的人？」

「少廢話，從右面走。」

「我不走。」

「那位小姑娘豈不九泉難以瞑目？」

他不加理睬，向下疾衝，形如瘋狂，大叫道：「龍飛，快來決死一拚！」

灰影從後跟到，竹杖一伸，便點在他左脇下的創口上，奇快絕倫。

他只感到奇痛澈骨，痛得冷汗直流，幾乎痛昏，脚下大亂。

「滾你的！」灰影沉叱。

他站穩了，神智反而一清。

灰影揮杖直上，怒叱道：「剝了你這小子的皮，以便示警江湖。」

這一來，反而激發了他的求生本能，大喝一聲一劍揮出，要擊倒對方奪路。

杖影驟變，倏吐倏吞。他感到手肘一麻，劍脫手飛出三丈外。

他本能地向右飛奔，本能地趨吉避凶，不再愚蠢得為了姑娘而與對方拚命了。

灰影將他趕走，回身向左走，「哈哈哈」一陣狂笑，立即引來了四處亂竄的人，到了左面的陡坡前，依樣葫蘆又弄下一塊大石，大叫一聲，方從容走了。

不久，灰影挾了昏厥了的小敏姑娘，向右追踪方士廷，下山而去。

天色大明，龍飛廿餘名好漢白忙了一夜。這是龍飛最大的失策，廿餘人想封鎖里餘寬的山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一兩百人也不見得能辦到。夜間被灰影一鬧，所有的人全被誘到左面的陡坡，右面空虛，任由方士廷和灰影揚長而去。

一早，他們搜遍了陡坡每一寸土地，那有屍體的形影？滾下的兩個人不可能生存，但他們連一滴血漬也找不到，硬是形影俱消。

龍飛不死心，在附近窮搜了半天，方自認失敗，重謝了前來相助的朋友，獨自啓程奔赴瑞昌府追尋綫索。

羣雄悽悽慘慘帶了死屍與受傷的人，悽悽惶惶動身返回南昌。

從此，方士廷像是平空消失了，江西的羣雄們，得不到任何有關方士廷活動的信息。

方士廷連夜逃下山，到了山麓心中大定，靈台完全清明，開始冷靜下來了。

首先，他發覺後面有人追踪。

他是個驚弓之鳥，立即打主意扔脫跟踪的人。進入一座古林，他發足狂奔，在穿越另一座樹林時，突然閃入一株小樹下。

灰影如電，追入前面的樹林去了。

他向後撤，一口氣奔回山麓，遠遠地可聽羣雄在陡坡下所發的唿哨聲，他藏在草中閉目養神，以耳力傾聽四周的動聽。

沒有人跟來，他將跟蹤的人扔掉了。

灰影太過大意，認為他受傷體力未復，跟蹤輕而易舉，更未料到會被他發覺，而且做夢也沒料到他胆敢向回走，也誤猜他不會回來自投羅網。

他成功了，也因此而失却小敏姑娘的消息。

「小敏一定跌死了，唉！難怪她昨晚能定下心，原來她已決定獨自向下闖，以便讓我脫困。按情勢看來，她跌下山去，可能是有意的，將人完全吸引至左面，我便可從右面脫身，怪！這灰衣人又是何來路？」他伏在草中胡思亂想，愈想愈恨。

灰影追出半里外，方發覺將人追丟了，不由心中暗驚，自語道：「咦，我老昏了，小看了這小伙子啦！小伙子機警得像頭狐狸呢。」

他將姑娘放下，塞在草叢中，掖好衣尾說：「好啊！我老人家不信邪，我不信你會擺脫掉我老人家的追踪，不找到你，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他在附近窮搜，只漏掉山麓一面，等他在破曉時返回原處，令他更惱火的是，救出的小敏姑娘也不見了。

原來姑娘在滾動中，被杖點中章門穴，灰影用勁有分寸，但黑夜視度不良，而且人在滾動，穴雖被制住，但力道已減。與其說姑娘是被點穴術制昏，不如說因驚駭過度而嚇昏來得恰當些。

夜風料峭，姑娘在灰影離開後不久，也就悠悠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因何到了此地。

已無暇多想，她信步而行，天亮後發覺自己到了山西南五六里的一座小村莊，有一條小徑通向豐城。她當下來打聽，從村民口中，打聽出有不少陌生人在馬鞍山，搜尋跌下坍崖的屍體，不許外人接近。

她以為是方士廷未逃出龍飛的毒手，走到偏僻

處大哭一場，孤零零地，傷心地取道袁州，返回湖廣去了。

灰影是水口村指路的村夫，他一直跟在方士廷與姑娘身旁，由於地頭熟，所以能巧妙地避過龍飛的搜索。起初他真以為方士廷是兇手，但看了方士廷的作為，與及兩人的談話，他觀感一變，決定暗中助兩人一臂之力。

這位草野奇人對兩人的處境，與及雙方的實力，估計得十分正確。姑娘想捨命引走羣雄，那是不可能的事，不但性命難保，更會坑了被制了睡穴的方士廷。因此姑娘走後，他便替方士廷解了睡穴，跟踪姑娘而下，相機援手，助兩人脫險。

兩個人都不見了，這位草野奇人徒呼荷荷，最後找了一圈，只好失望而回，返回水口村去了。

方士廷是天亮的前片刻離開的，他愈想愈恨，一咬牙，取道奔向豐江口，找船下航。

市漢驛，位於南昌南面六十里，受市漢巡檢司管理，是一座水驛。水程上行一百里，至豐城的劍江驛，下行水程六十里到南昌廣潤門外的南浦驛。

這座市鎮有三百餘戶人家，是一處大鎮市，位於章江東岸，對面便是蜀江口。

方士廷目下是孤家寡人一個，行動方便自由，他身上還有自己的十兩銀子，與及翻江鰲留給他的三十餘兩碎銀，在近期內不必為盤纏發愁。

他在驛站對面的客棧落店，已是掌燈時分，親自至藥肆買了些膏丹丸散與潔淨布巾，閉門裹傷。

次日一早，他在鎮南一座土坡上，監視着水陸兩途的北上旅客船隻。

龍飛獨自赴瑞昌，羣雄午後方趕回江邊會合，當天不能登程北返。次日一早，分水陸兩途北行。只有一艘梭形快艇，而快艇必需載死屍與受傷的人，因此大部份的人，皆需走陸路。

方士廷在土坡上等了一天，申牌初，方看到梭形快艇急放而下，艙中那位綠衣女郎金弓銀箭極為耀目，一看便知。

除了金弓銀箭，他看不清其他的人是誰。船不在市漢停靠，船上有死屍必需避免驚動官府，放乎中流飛駛而過，遠在兩里外，怎看得清臉貌？

「龍飛定然在船上，我可以放心找走陸路的人了。」他咬牙切齒地想。

走陸路沒有水程快，他先返鎮進食，方再次藏身在鎮口等候獵物。

申牌末，被他等着了。他認識的人只有飛虹劍客曾聳，與雙頭鷹趙大鵬，這些人共有十三名之多，都是白道中頗有名氣的人物。

他將十三名英雄豪傑的像貌一一默記在心，方在後面跟入鎮來。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十三名好漢不走了，就在驛站的右首鴻興客棧落店，妙極了。

他換了一身灰直綴，頭上的傷巾外面加上一條包頭，用黃梔子水加上一些褐丹，將臉部加以染色，然後大大方方出店，站在鴻興老店前等候機會。

他不必找飛虹劍客與雙頭鷹，任何一人都可，只要能弄到手便成。

很不巧，十三個人一同至隔壁酒店進食，沒有人落單。他不願錯過，也進了酒店，找一處門側壁角的座頭，聽這些人說些甚麼，也等候機會，叫來了一壺酒，兩碟小菜，慢慢品嚐。

十三個人皆心情沉重，默默進食低聲交談。食廳中客人甚多，語聲嘈雜。他聽不清他們的話，心中甚感焦躁。

驀地，店門進來了一個老花子，排衆直入，四面張望片刻，神色凜然地走向十三人的兩副座頭，老遠便叫：「草上飛姓鍾的，你們回來了？」

十三個人全部一怔，上首那位三角眼中年人離座抱拳一禮，皮笑肉不笑地說：「原來是九指狂乞李前輩，請坐請坐。」

九指狂乞上次從廬山趕來南昌會晤火德星君，原預定十天半月後偕火德星君同至廬山，豈知因事滯留南昌，這時尚未動身。

老花子不回禮，冷冷地問：「聽說你們卅餘條好漢替龍飛助拳，追殺方士廷南下，可有此事？」

草上飛哼了一聲，冷冷地說：「不錯，武林同道助拳捉拏兇手，理所當然。聽龍大俠說，上次在廬山老前輩也介入此事。老前輩德高望重，為何不協助龍大俠除此兇犯，在下委實不敢苟同。」

九指狂乞在另一空座頭落座，叫店家準備酒食，怪眼一翻，說道：「管閑事助拳，也該要問問清楚。你們聽信龍飛一面之詞，莽魯衝動亂子鬧大了。老要飯的所知，仙人山血案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老前輩是聽方士廷所說的一面之詞麼？」

「問得好。方士廷被你們殺了麼？」

「沒有，他與一位女郎跌下馬鞍山陡崖，按理該粉身碎骨，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九指狂乞神色大變，說：「那一帶猛虎成羣，會不會被啣走了？」

「那……咱們不敢料定。」

方士廷匆匆結賬外出，出店而去。

九指狂乞搖搖頭，默然地說：「如果他真的死了，你們恐怕會食宿不安，麻煩大了。他不死，你們也將永無寧日。唉！糟了！他怎會離開九奇峰的？那兩個老不死怎肯讓他離開？怪事。」

一名店伙走近草上飛，欠身陪笑問：「那一位是草上飛鍾爺？」

「正是區區，你……」草上飛惑然問。

「外面有一位客人，說是請鍾爺出外一會，有事面告。」店伙笑答。

草上飛不假思索地請店伙引路，出店而去。

店門左側站着含笑相待的方士廷，抱拳一禮笑道：「龍大俠差在下趕來傳信，鍾兄請借一步說話。」說完，向街尾舉步。

草上飛跟上，走在左首，笑道：「龍大俠得到消息了麼？果然名不虛傳，兄台貴姓？」

聲落，右臂曲池被制住了，有物頂在脇下。

「在下方士廷，向你討消息。識相些，你如果叫喚，刀子入體，你便叫不出來了。」方士廷笑答，架了便走。

草上飛大駭，心胆俱裂地問：「你……你沒死？你……你要問……問……」

「呸！在下活得好好地，難道你以爲在下是寃鬼向你索命麼？老兄，別發抖，不要怕。你說吧，你們共有多少人參予追殺？這些人姓甚名誰？」

「我……」

「說淸楚些，好不？在下耳朶不便，老兄。」說話間，進入一條黑暗的小巷。

當晚，草上飛被人發現躺在小巷中，大概腦袋因醉酒不愼失足撞在壁角上，受到震蕩成了白痴。

江西的一場江湖風暴終於平靜了。仙人峯六屍血案，因兇手方士廷被追殺於馬鞍山，失足打落坍崖斃命並嘗了虎吻，而成爲死案，已沒有追查的必要了。

仙人峯血案像江河中的一個小波浪，掀起得突然，消失也突然，誰去管它的發生與結束？

雲龍雙奇的聲譽如日中天，俠名滿天下，他們仍在江湖上走走，仍在行俠仗義。在他們的心目中，仙人峯血案只在他們江湖歷程中，一件小小的事故而已。不管他們是否做得對，天下的英雄豪傑，是不會去計較的。龍飛本人心中仍存有疑問，但他希望方士廷的死了。他却不知道，這件事會損害了多少人。

桐城方家的方秀山，便是心靈受創最重的一個人。他在等候愛子歸來，但他似乎永遠等不到那一天了。

本故事到此暫作一小結束。

要知道方士廷何日得雪寃仇，請留意購閱單行本便知分曉。

紫鏢囊

·以上承自第一四六頁·

丐帮帮主黃震宇望了小花子秋明一眼，叫小花子秋明都覺得意外的一揮手道：「小師弟，這裏沒有你的事。」小花子秋明愕了一愕，欲言又止的退出廳外而去。

甘人鶴暗忖道：「他在弄什麼鬼？」

丐帮帮主黃震宇見大家退出之後，面色一正道：「你知道本帮主，是你什麼人麼？」

甘人鶴一震，儍了！張着一雙眼睛，腦子根本不管用了。

丐帮帮主黃震宇冷笑一聲，道：「別人不知道本帮主的來歷，你劍聖之孫，則沒有理由不知道本帮主的來歷之理！哼，憑此一點，便知你是冒名頂替的騙徒了。」

甘人鶴縱是聰明絕頂，機智無儔，但這時眞被說得啞口無言。

他到底不是張震寰，那知丐帮帮主與張震寰有些什麼關係？眞人面前，這些關係却是揑造不出來的。丐帮帮主黃震宇這時忽然目射兇光，厲喝一聲，道：「快說，你是玄玄敎中什麼人？你到底把甘大俠怎樣了？還有那眞的張震寰又怎樣了？」

他這一聲厲喝，喝得甘人鶴腦一淸，心情也是一鬆，暗暗的吁了一口長氣，至少，表明他不是玄玄敎的人了。

甘人鶴定了一定心神，緩緩的道：「奇怪，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不敢當着大家的面向在下說這些話？莫非你也有見不得人的隱情？」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只要你實話實說，本帮主想給你一個機會，所以替你留了一個退步。」

甘人鶴道：「你準備給在下什麼機會？」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用你的生命，交換甘大俠與張震寰二人的自由。」

甘人鶴搖頭道：「這事只怕在下作不得主。」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你總可相助我們救出他們兩人吧！」

甘人鶴道：「就憑在下一點頭，一句話？」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當然本帮主要用一種獨門手法，在你身上取信。」

甘人鶴道：「你就這樣相信你的獨門手法？」

丐帮帮主黃震宇道：「你如解得開本人獨門手法，便是你的運氣，就算沒有這回事。」

甘人鶴點頭道：「好，我們就一言爲定。」

丐帮帮主黃震宇一擧手道：「本帮主點了你穴道之後，我們再詳細研究進行方法。」晃身走了過來。

（未完待續）

眼睛

眼睛，你看見什麼？

黑眸子！黑眸子！

迷你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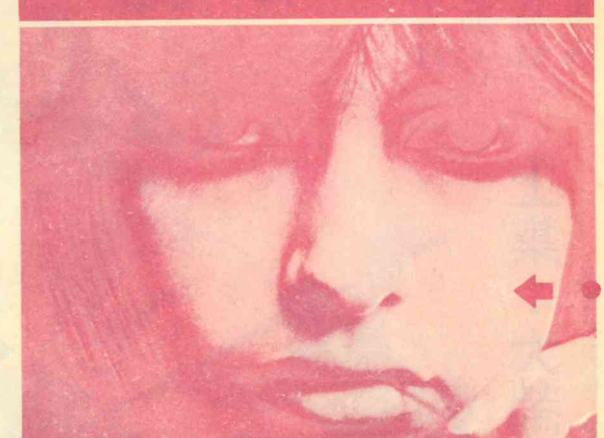
最迷你的

最動人的

長篇小說

黑眸子！

出版了！



全書438頁　定價H. K. $4.80

連載時大衆矚目

單行本完整緊湊

寫情細細入扣！寫性大胆淋漓！

發行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一二一（四線）



黃飛鴻傳奇故事

黃飛鴻生平事蹟，早已膾炙人口，本書所述盡爲人所未道及之逸事，乃根據黃飛鴻嫡傳徒孫朱愚齋師傅口述，並由其門生馬雲君執筆，故事既富趣味性，亦側重其眞實性，實爲不

上集：大鬧丁家莊

上集三〇六頁　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一（四